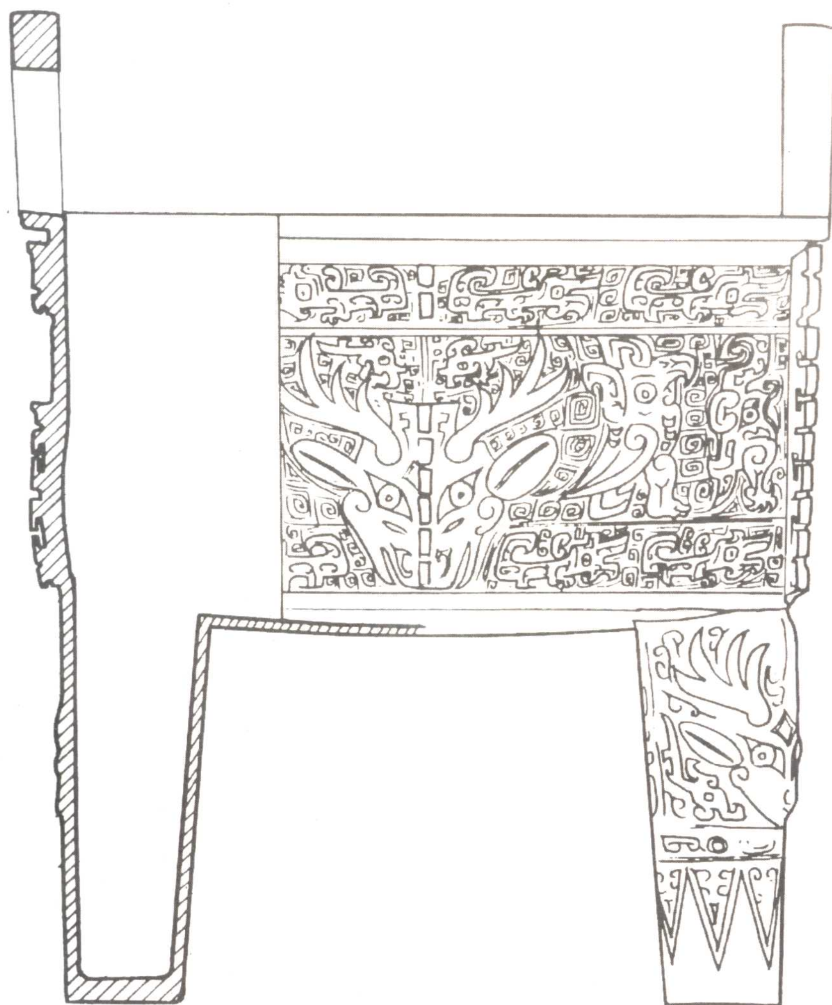
何新 著

尚书新解

大政宪典

何新国学经典新解系列





时事出版社

何新国学经典新解系列

尚书新解

——大政宪典

何新 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尚书新解:大政宪典 / 何新著. —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7.1
(何新国学经典新解系列)
ISBN 978-7-80232-055-0

Ⅰ.尚… Ⅱ.何… Ⅲ.①中国-古代史-商周时代 ②尚书-注释 ③尚书-研究 Ⅳ.K22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64506 号

出版发行:时事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100081
发行热线:(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010) 88547595
传　　真:(010) 68418647
电子邮箱: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www.shishishe.com
印　　刷: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本书印张: 17　本书字数: 280 千字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全套书总印张: 236.5　全套书总字数: 4100 千字
全套定价: 680 元 (15 册)

我们原是英雄种族的后裔

"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

1 面对 21 世纪的中国,我们有必要抚今思昔,追溯传统。

华夏民族的先史中有一个神话时代。这个时代实际就是华夏民族肇始和文明滥觞的英雄时代。

女娲是敢于蹈火补天的英雄。伏羲、神农、黄帝、炎帝、蚩尤、大禹,或创世纪,或创文明,或拓大荒,或开民智,或奋身为天下先,或舍身为天下法。

鲧与大禹父死子继,以身济世,拯黎民于水火;蚩尤共工九死不悔,虽失败而壮志不屈,天地为之崩陷。

夸父逐日,体现了对于神灵的藐视。而精卫填海,则表现了对于宿命的不驯。

由此观之,中华民族的神话先古时代,实在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慷慨悲壮的时代,奋进刚毅的时代;是献身者的时代,殉道者的时代,创造英雄和产生英雄的时代。

传说中华民族是龙和凤的传人,而龙凤精神,我以为就是健与美的精神。

所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龙飞凤舞,龙腾虎跃,这些灵物就是那些先史男女英灵们的象征化身吧?!

2 然而，“学者多称五帝，尚矣。《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后人对传说的上古英雄，三皇五帝，其名或能知之，其事则鲜能详之。

近世以来，疑古骂古之风倡行，时髦的是数典忘祖。

许多人因此也忘记了我们中华民族本是一个英雄种族的后裔，忘记了我们这个民族原是出自一种久远的英雄世系。

“中华”得名源于日华，所谓“重华”，所谓“神华”。“汉”之得名源于天汉，《小雅·大东》：“维天有汉。”郑玄云：“天河谓之天汉。”《诗经》：“倬彼云汉，昭回于天。”《晋书·天文志》：“天汉起东方。”《夏小正》：“七月，汉案户。”《埤雅》：“水之在天为汉。”《广志》：“天河曰银汉，又曰银河。亦曰天汉。”由此可知，“中华”得名于重华，即太阳。“大汉”得名于天汉，即银河。[①]太阳与银河，正是华夏民族上古的始祖天文图腾。

明有奇士张燧曾著奇书《千百年眼》。其书序云：“世有千百年眼其人乎？非迷目阿堵(阿堵，即金钱别名)，则泥首典籍作蠹虫耳。迷于利者无足论，即迷于书籍者，多从耳根入，偶拾前人舌余，即以为定案……非是千百年胸次，谁能上下剔其隐微，晰其源委？”

面对未来，世途多艰。而多难兴邦！我们今日更需要慎终追远，呼唤一种英雄的精神！“打开窗子吧，让我们呼吸一下英雄的气息！”(罗曼·罗兰)

---

①天汉本为天河名。传说汉水源自天汉，刘邦封汉中王，取天下后用“汉”为国号。汉武帝用“天汉”为年号，纪为纪年之名，后乃为华夏族名。《淮南子》：“天河者，天神之关也。”《孝经援神契》：“河者，水之伯，上应天汉。”张衡《灵宪》：“水柱为天汉。”

3 华夏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所产生过的一切文明中，最优秀、最智慧、最具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一种渊源于远古的文明。

5000年来流传有自的系统世序、历法、文献记载，以及近百年来地下出土文物、文献，与这些书面记载的惊人之印证和吻合，使人可以确信，夏商周文明绝不是建立在所谓原始巫教（张光直）或野蛮奴隶制（郭沫若）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当时举世最为先进的天文历法知识、理性宗教哲学和最发达优越的农业及工艺城邦文明基础之上的。

《易经》、《老子》是中国天人学与哲学之源。《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是中国政治学之源。《孙子》、《孙膑兵法》是中国兵学之源。《论语》、《孟子》、《礼记》是中国伦理学之源。三部《礼》经是中国制度设计之源。《素问》是中国医学之源。《诗经》、《楚辞》则一向被认为是中国文学之源。

然而，这些经典古书数千年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实际从未真正透彻明晰地被人读通。而读不懂、读不通这些书，就根本没有资格讲论中国文化。

多年来，我不揣愚陋，一直有夙志于全面地重新解读这一系列古代经典。自《诸神的起源》、《龙：神话与真相》、《大易通解》以下，我将陆续出版一系列重新解读诠释华夏上古文明和经典的著作。这一套书是这一努力的又一续篇。

可惜我目前的脑力和目力也许不允许我作完所拟构的全部工作。那么，我拟出版我在1983—1999十几年间的研究札记。这一札记中汇录着我的思考线索和研究脉络，希望以后会有人将我所不能作完的工作给予完成。

何 新

2001年5月22日于沪上雨辰斋养庐

序·重估《尚书》的民主理想以及梅颐之献《尚书》

1

《尚书》是我国古代政治文献中一部最古老的著作，包括公元前五千年到两千年前间的许多政事记录和诰誓文令。其文献来源于华夏民族最古老的国家政典档案。

子夏曰："《书》之论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离离然若星辰之错行。上有尧舜之道，下有三王之义。"《孔丛子·论书第二》）

中国之成文史，以《尚书》记录为最始，因此其价值极其重要而珍贵。

先周时代，《尚书》本藏于王室宗社，包括所谓"三坟（藩／谱）、五典（政）、八索（绳）、九丘（州）。"《左传·昭公十二年》）先周之诸邦各国皆有本邦国的王室档案，即所谓"春秋"、"梼杌"（何按：梼杌是鳄鱼古名。以鳄皮为图经，即传说中之"龙图"）、"乘"（即"册"之转语），是皆为各国之"尚书"。

春秋之际，战乱频仍，王室凌夷颠覆，周之王政亦不存，典籍档案失散。于是孔子将其收集整理，重新编辑，将一部分来自周王室所存的中央政治档案编为《尚书》，将鲁之王室档案编为《春秋》，用以传授子弟。[①]

《汉书·艺文志》记："《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至于尧，下记于秦。"故《尚书》之古本，与《春秋》、《诗经》一样，都是孔子给予系统编纂的。[②]

2

"尚书"名称的由来，旧说以为即"上书"、"上古之书"。孔颖达曰："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也。故曰《尚书》。"《书》孔安国序谓《尚书》一名是西汉名儒伏生所定，"以其为上古之书，故名《尚书》。"然此言实皆大谬。

若上古之书昂为《尚书》，那么难道《易经》不是"尚书"——上古之书？《诗经》不是"尚书"——上古之书？

---

①《汉书·艺文志》："书之所起远矣。孔子纂焉。上断自尧，下迄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

②《孔子世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

愚意以为,《尚书》者,乃"太尚"(宗社)所藏华夏先祖之史传政典文献也。尚,古堂字。太堂,即"太尚",亦即明堂太室,是上古国家宗社之所在。[①]

惟因先王政典存录于此,故尚堂之书乃称"尚书",即"太尚之书",亦即国家宗社所藏之史典。而此至简、至明一义,为两千年间治《尚书》者,竟皆不得而明之。[②]

值得注意的是,至秦汉时代,宫廷公文书,皆仍称"尚书"。敦煌武威汉简有"尚书臣"之称。汉制有"尚书令"之官职,与太史令、太乐令均隶属于"太常"。[③]直到秦汉,仍以所谓"尚书"作为中央政治文件档案处之专称。秦汉法古制,下臣上奏皇帝之书称"上书",皇家档案收藏之官文书则称"尚书"。此乃"尚书"之又一意义。

《汉书》"艺文志"有"高祖传十三篇"。班固自注:"高祖与大臣述古语及诏策也。"可知古代本有记帝王古语及诏策一体裁,而《尚书》正是记录上古帝王"古语及诏策也。"

先秦著作引用《尚书》,多仅称为《书》。虞、夏、商、周四代之典,战国时总称为《书》。亦或称为《先王之书》。唯《墨子·明鬼》篇首见《尚书》一名,曰:"故尚书:夏书、其次商、周之书"。[④]说明先秦时期已有《尚书》之名称。[⑤]

3

《尚书》所录文献表明,自夏商以来,中国已是文明灿烂、政教严整、法规明确,具有成熟、系统的宗教政治思想和礼仪制度了。

---

①明堂太室,夏商周称"太社",秦汉称"太常"或"太尚",同时为九卿职官之名,主司典章制度、宗庙祭祀、礼乐及选才考试。

②太尚藏书,不仅政典,还有《诗》。《墨子》书中常以《诗》、《书》连言。《墨子·非命》:"夏商王《诗书》",《墨子·明鬼》引《诗·大雅》"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则称之为《周书》、《大雅》,《书》即《尚书》,《诗》即《诗经》。

③汉称"太常",秦称"奉常"。《史记·三王世家》:"三月乙亥……尚书令奏未央宫。"《汉书·张安世传》云安世"用善书给事尚书"。

④清代王念孙说:此句文不成义,"尚"与上同,"书"当为"者","上者为夏书,其次为商书、周书。"何案其说谬。此断句当如下:"故《尚书》为夏书;其次商、周之书。"或"故《尚书》为夏、商、周之书。"

又,我颇疑《逸周书》原也属于《尚书》,是《周书》之逸篇。

⑤孔安国《尚书序)称:"济南伏生……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其说谬,《尚书》一名,来之久远并非伏生所制也。

孔子以《尚书》作为其政治理想、政策及政德的范本，用以教授生徒。在儒家“五经”中，《尚书》始终被置于至尊的地位。以故，《尚书》实际是儒家的大宪之典。

《尧典》所谓：“克明俊德（身），以亲九族（家）。九族既睦（族），平章百姓（国）。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天下）。”即由身而家，由家而族，由族而国，由国而天下，正体现了儒家“修齐治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系统化人伦政治理想。

一部《尚书》，可以认为乃是儒家政治理想最完整和最系统化的体现。因此，自汉代以后，《尚书》既是历代帝王所必须研习的基础政治教科书，又是从政的士大夫必读必遵的经宪大法。可以说，一部《尚书》蕴涵浓缩了作为中国5000年传统政治道德基石的一组核心价值。

贯穿整个《尚书》的核心理念，应该说主要有四：一是亲民，二是仁善，三是正德，四是中和。所谓亲民，就是相信国家兴亡系于民心。

“小民方兴，相为敌仇，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尚书·微子》）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多方》）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民，神之主也，是以圣人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季梁语）

“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传·桓公元年》虢国史嚚语）

仁即善美与博爱。德即正行与正心。和即多元兼容的协调与统一。仁的思想后来为孔子所发挥而成为儒家之中心价值。和而不同的思想则被用作儒家治国追求的理想境界。

“德”，一是天德，二是民德，三是政德。《尚书》主张为治者必以德而不能依恃于暴力。认为天命无常予，暴力不足恃。有德则兴国，无德必失国。这是贯穿《尚书》德教的基本理念。

实际上，社会契约论或曰民约论的思想，民本、民（人）权与民主的思想，皆非起源于西方，起源于罗马，而是起源于中国，起源于《尚书》。以民为本的政德理念，就蕴涵在《尚书》的亲民与正德之理念中。后来荀子概括之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这其实就是中国要还原的民主思想。

4

伊尹、周公是商周政治统治经验的系统总结者。华夏政治文化的两位最初传道者。

周公用“以德配天”说在中国历史上首创了“天人感应论”。

他第一次把天的好恶与地上君主的行为联系起来，倡导“修人事以应天命”。他一方面承认天是监临下民、赏善罚恶、公正无私的人格神，“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弗永远念天威”《尚书·周书·君奭》)，“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土，日临在兹”。(《诗·闵予小子之什·敬之》)

另一方面强调“敬德保民”可以感动上天，使天命得以长保。周公是用“敬德”改造了早期宗教的天命论。德者，循也。循即规范。规范植规，即私德。私德来自于修养，即修德。天之规范曰道。人群之规范曰循。个人之规范曰德。

“非予自荒兹德”，“予亦不敢动用非德”，“式敷民德，永肩一心”。(《盘庚》)

“曰命曰天，曰民曰德，四者以贯之。”[1]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五子之歌》)、“敬天保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周书·蔡仲之命》)为了长治久安，必须使百姓有一个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周公旦最早提出“敬天保民”，要求国君“知稼穑之难，闻小人之劳”。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2]

5

以现代政治学眼光观：所谓“德”，其实就是社会契约。而天德就是自然法。[3]

这些思想，在崇信暴力以武力征服天下的秦始皇时代被抛弃。但秦亡后，汉初政治家总结暴秦速亡的历史教训，发现必须予以重申和重视。故以治《尚书》出身的贾谊论安国之道为九个字，云：

“民为国本”，“民治则国安”。

他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故国以民为存亡，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功。国以为功，君以为功，吏以为功。国以民为兴坏，君以民为强弱，吏以民为能不能。”

---

①《观堂集林·周制度论》。

②《尚书·无逸》、《荀子·王》。

③老子自然主义，庄子自由主义，孔子制度主义，墨子民主主义，孟子人格主义，荀韩李专制主义。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力。国以为力,君以为力,吏以为力,故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

“民者万世之本……故自古至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以上俱引自贾诂《新书·大政》)

关于刑杀(暴力)与德治之关系,董仲舒则提出:“德主刑辅”,“天之任德不任刑”,“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汉书·董仲舒传》)

中国古典时代的帝王政治,原则上奉行君轻民重的治国原则。所谓“惟以一人治天下,岂能天下奉一人”即此义也。除秦皇、隋炀、朱温等少数被称为“独夫民贼”的暴君以外;中国帝王政治非常不同于中西亚及罗马的暴君专制政治,我以为其根本原因就是奉行了《尚书》所总结的治国治民原则。

立法、司法、行政三权理论,西方近代首先由孟德斯鸠所表述,但在先秦儒家理论中已经萌芽。

荀子论“五道”(即治国之道)——提出了礼、乐、刑、政的“四达”。这“四达”中:礼即制度,相当于立法权;刑即司法权;政即行政权。乐(“乐文”)不仅指音乐、美学。“乐以宣情”,指的是控制人心、情感的意识形态。荀子说引《乐记》云:“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礼记·乐记》)礼以别贵贱,乐文以沟通人心。□

荀子政治思想,是儒家与法家的综合。儒以礼乐为本,而法以法制为具。其根源,皆来自《尚书》。

6

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中国远古之政治中已总结出如此成熟的一套政治理念。此比之20世纪流行的权力迷信,以为有权即有一切,靠暴力、镇压可以维持统治(如林彪云:“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有权而可以为所欲为云云,前商周的这一套德治观念则更复杂也更成熟,更具深厚的历史感。

中国远古政治历史中之所以能形成数千年一系相承的华夏帝统,出现周汉唐宋明清这样数百年统一文明稳定的伟大帝国,中国文化之所以能百折不磨、慎终追远而宏扬光大至今,显示出发达成熟的高度政治智慧,其政治奥秘也在于此。

在传世的古代典籍中,以《尚书》之纠纷为最多。历史上围绕《尚书》的文体及经义解释,围绕着其来源出处(所谓“真伪”)及传承问题,曾发生过若干次重大的学术论争和辩论。其中影响至大的即是汉代的“今文”、“古文”学派之争,以及宋、明、清以来关于其书“真伪”及“疑古”之争。

这种学术论争,都不单纯是学派或学术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实际反映着不同利益集团和不同阶级围绕实际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斗争。在这种论争的表层语言现象背后,贯穿着为主导国家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而发生的重大竞争。

一般来说,古文学派具有崇尚古典主义的贵族价值倾向。而今文学派则具有崇尚庶民本位的平民价值倾向。宋元明清以下,随科举取士建制及学术的普及,《尚书》之学乃由皇家贵族所垄断的官学下降为世俗士民共享的经世之学,由之也发生了质疑其圣经地位的辩伪思潮。

7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纳李斯建议,焚烧民间私藏诗书,其中《尚书》和《春秋》被列为查禁之重点。但宫中档案则仍得保存(即"中秘藏书")。秦末人民起义反秦战争中,项羽占据秦都后火烧秦咸阳宫,多数宗社档案皆焚之于一炬。

吕后时代,汉惠帝除禁书令,民间收藏之《诗》及《尚书》复出。

汉文帝时,年过九十的故秦"博士"济南伏生(名胜,山东邹平人)公开传授《尚书》。但是,伏生所传《尚书》,已"失其本经,以口传授",仅能记诵二十余篇。司马迁云:"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邹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欧阳生教千乘、倪宽……"(《史记·儒林传》、班固《汉书·儒林传》)。

《艺文志》著录"经二十九卷、传四十一篇、欧阳章句三十一卷,"当系伏生后学传本。其经文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定,因此汉人称之为《今文尚书》。

汉景帝、武帝间,鲁共王刘馀拆除孔子旧宅,于墙壁内发现孔子家族一批藏书。其中有《尚书》,以"蝌蚪"(周古文字)抄写。刘馀遂以其书还予孔子家族人。周代文字汉代已很少有人认识,于是参照伏生所传会文《尚书》,定其可识者,写为隶书。这一部《尚书》比之伏生所传本,多出二十五篇。传其书者,乃孔子后裔中之孔安国。这一部《尚书》,与伏生所传之今文写本《尚书》多所不同。

孔安国本想献奉武帝,但不久遭遇巫蛊之祸,其书遂未能进献。[1]

汉武帝年间,司马迁著《史记》称:"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

---

①《汉书·艺文志》记:"刘馀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几数十篇,皆古字也。"按西汉末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云:"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於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

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史记·儒林传》)司马迁尝从孔安国问故。[①]

西晋遭永嘉之乱(公元 307-312 年)后，王室倾覆，文物沦丧。"永嘉丧乱，众家之书并亡。"[②]《尚书》亦再度亡散。

东晋政权南迁后，晋元帝时豫章太守梅颐(赜)采录他所收集到的古文《尚书》的一种传本，献予朝廷。此即《尚书》的今日传本(梅氏传本)。[③]晋儒皇甫谧即曾采纳《尚书》中古史记述及传说，撰写《帝王世纪》。梅颐所献《古文尚书》计四十六卷(五十九篇)，又附《尚书孔氏传》十三卷。其经文四十六卷，与壁古文相近，然内容殊异，实乃西晋学者收集当时传《古文尚书》经文暨《汲冢竹书》中有关文献(如《汉冢周书》等)，撰辑而成。

8

《尚书》体例，有典、谟及誓、诰、命五种。(如"虞夏书"有"尧典"、"大禹谟"、"皋陶谟"。夏启伐益，有"甘誓"。)

典谟盟誓的时代，乃是华夏政治国家组织开始形成的滥觞时代。

"典"即政典。[④]"谟"即谋议。"誓"，即盟誓约誓，是由自然法、神判法向刑法及刑罚演进的前身。誓有强制之义。誓体之演变，就是后世皇帝之"制"。蔡邕《独断》："制书者，制度之命也"，亦即法令。这些文体一直传沿到秦汉以下。

---

①"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

②《经典释文·叙录》。

③"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枚赜奏上孔传《古文尚书》，亡《舜典》一篇，购不能得，乃取王肃注《尧典》从'慎徽五典'以下，分为《舜典》篇以续之。"

关于梅颐，《世说新语·方正篇》刘孝标注云："《晋诸公赞》曰：颐字仲真，汝南西平人，少好学隐退，而求实进止。《永嘉流人名》曰：颐领军司马。颐弟陶字叔真。"

蒋善国曰："梅颐，据明袁氏嘉趣堂(刊)《世说新语》作梅赜，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作枚颐，《音义》作梅颐。朱骏声说：'古人名颐字真。晋梅颐字仲真，作梅赜者误。'"

但自《尚书正义》误梅颐作梅赜以来，清代学者多仅知梅赜，而不知梅颐。由郑冲把《古文尚书》传到梅颐，都在永嘉乱前。当时不但《古文尚书》仍传于民间，就是三家《今文尚书》汉、魏石经本，马、郑《书经》本，都是极平常书。

④典，纪也，志也。

“诰”是言教，是帝王的演讲、言告之词。秦始皇改诰为“诏”，诏者，教也，诫也。命者，名也，故封授曰“命”，策封王侯曰“命”。孔子之所谓正“名”，要正的就是这种代表等级与身份的“命”。

《荀子·大略》云：“诰誓不(言)及五帝。”誓、诰、命三种政治文体的形成，都在夏、商、周之际，标志着由神权国家走向政治制度化。

今传《尚书》各篇题下皆有短序。班固说：孔子“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准此，则书“序”是由孔子所作。

传者，即训，指口传。“尚书”佚于秦火及秦末兵乱。今所见传世本的原型，都已并非原始文献，而是汉初朝廷向民间儒师征集记述之所得。但是，无论确有遗籍，或来之于口耳之传，或来之于汉晋间儒者纂辑之故典传说(难免有窜乱或附会己意)，《尚书》中收录的材料都是具有深远来历的。虽未必全出之于三代旧典，但无一不有所渊源。

其实《尚书》就是远古历史。其中包括两部分：一是古事传说；二是历史文献。西汉司马迁著作《史记》时，东晋皇甫谧著作“古帝王世纪时，均使用了《尚书》中的史料。”

汉初儒家以《尚书》为政治教科书。西汉初年两位最为杰出的政治思想家贾谊和晁错，都曾从济南伏生受教，都是治《尚书》之学出身。

对《尚书》，汉武帝亦曾有所评论。武帝早年，喜读《诗经》，重视今文公羊派《春秋》经，不重视《尚书》。元狩三年，武帝与伏生弟子倪宽论学，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汉书·儒林传》)自武帝重视此书后，《尚书》对汉唐以下中国之政治意识形态的形成，影响至关重大。

9

西晋永嘉年代天下大乱(公元311年)，今、古文《尚书》两系均告失散。

直到东晋之初(公元317-318年)，豫章内史梅颐向朝廷献孔安国传述的《古文尚书》计46卷58篇。其中33篇内容与汉伏生旧传今文28篇略同，唯从“尧典”分出“舜典”，从“皋陶谟”分出“益稷”。“盘庚”篇则一分为二。又从“顾命”篇分出"康王之诰"。此外另有25篇也有所不同于汉传本。

梅氏所献之《孔传古文尚书》，当时即被国家视为瑰宝，立于学官。唐初孔颖达受太宗诏命为之作注，此后遂颁行天下。这个传本一直流传至今。

但是，自宋代以后，梅传《尚书》诸篇发生是否汉孔安国所传古文旧篇的“真伪”问题，清代新今文学派兴起，疑古思潮更烈，由之发生对梅颐伪造《尚书》的指责。这种指责由于20世纪初疑古主义的发生而更强烈。

但是，随着地下典籍的大量出土，20世纪初盛行的疑古主义思潮本身也已受到

怀疑和批判。①近年间,学术界对保存于各种典籍中的《尚书》片段与梅氏传本作严密对勘比较,发现其中大部分篇章是可靠的。因此,清季以来疑古者认为梅氏《尚书》出于梅颐伪造这种说法,作为一种武断的臆测,现在已经很少有人重视了。

梅颐在古《尚书》久已失传之际,汇辑、保存了这批古籍材料,使当时久已失传的《尚书》得以再现,乃是他的重大历史功绩,而绝非罪过。②

梅传本《尚书》与西汉孔安国传本有所不同。这种不同的产生原因是可以研究的。究竟是古事古典在流传中自然产生的异变,还是梅氏向壁虚构的捏造? 现在看来,只能是前者。近世商周彝鼎金文大量出土,其文体用语与梅传《尚书》非常相似,一些史料互相映证,更证明了这一点!

宋儒朱熹虽对梅氏《尚书》也存有疑虑,但他指出:“对《书》中可疑诸篇,若一齐不信,恐倒了六经。”

朱彝尊说:“是书久颁于学官,其言多缀辑逸《书》成文,无大悖理。譬诸汾阴汉鼎,虽非黄帝所铸,或指以为九牧之金,则亦听之。”“东晋所上之《书》,疑是王肃、束

---

①我 1996 年在《诸神的起源》新版序中,痛批疑古主义。

②李友仁说:“孔子用作教材的《尚书》是西周时规范整理过和新撰写的《尚书》,到孔子时又有不合当时语文规范之处,孔子又作规范整理,才用作教材,故有孔子整理《诗》、《书》之说。秦火之后,《尚书》不存,是儒生凭记忆背诵记录而成的,因用的是汉代文字,称为《今文尚书》;后又在孔宅发现孔子所用《尚书》,因是孔子时文字,称为《古文尚书》;东晋梅赜又另献《古文尚书》,因是孔子时文字,亦称为《古文尚书》。

今传《尚书》为《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而真《古文尚书》反而失传。可见这是因为真《古文尚书》是春秋时的语文,已不合汉代以后的语文规范,难以阅读理解,梅赜作了规范整理,和《今文尚书》接近了,所以能和《今文尚书》合编流传至今。

但后人却对梅赜的《古文尚书》冠以“伪”字,未免太轻率了。梅赜若无所据,岂能伪造一两千年前的历史文献? 今人也在整理古籍,一两千年后原古籍不存,或存而不能阅读理解,或只能一知半解,对照书名或某些内容,多有不合,难道可以给整理之作冠以“伪”字吗?

历史文献有民间传说和文物古迹可以参证,**不要轻易冠以“伪”字,真正的伪作只有小说、戏剧,大家明知其伪,反而不言其伪,愿言其真,追求其生活的真实性,人的思维就是这样奇怪**。今人都说《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禹贡》、《洪范》等是后儒补充进去的。有关尧的传说和古迹不多,有关舜的传说和古迹不少,有关禹的传说和古迹几乎遍天下。传说的可靠性较差,但古迹的命名却是可靠的,因为地一旦命了名,叫开了,就会世世代代这样叫,即使统治者为了某种原因改了名,老百姓还会叫很长时间,而且在历代正史的《地理志》中有沿革记载。所以,地名,特别是古迹地名,多数是古代人物历史的有力佐证。”(摘自《易学通解》第 372 页,李友莱坞仁著)这些话讲得极好!

晳、皇甫谧所拟作。”“其时未经永嘉之乱，古书多在，采摭缀辑，无一字无所本。特其文气缓弱，又辞意不相连属，时事不相对值，有以识其非真。而古圣贤之格言大训，往往在焉，有断断不可以废者。”

纪晓岚说：“梅赜之书，行世已久，其文本采缀逸经，排比联贯，故其旨不悖于圣人，断无可废之理。”他们都在力争梅氏《尚书》作为一部经典的不可废弃。

总之，梅氏本虽然未必源自孔壁古文，但实际可以看作《尚书》在西晋时代的一个纂辑佚本。其中有些章节也的确传自晚周，另一些出自历代经师的转述，皆自有传承之源，绝不能称之为伪书。

10

宋代以后，学术界怀疑主义思潮兴起。南宋吴棫著《书稗传》，开始怀疑梅氏献本《尚书》为伪作。南宋名儒朱熹亦表示疑惑。其立论的主要根据，是今、古文词句深浅难易似有不同。

朱熹说：

“孔壁所出《尚书》，如《禹谟》、《五子之歌》、《胤征》、《泰誓》、《武成》、《冏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得难的，至于易记的全记不得？”《朱子语类》卷七十八）

明代梅鷟著《尚书考异》，分析《孔传》和“晚出尚书”（简称“晚书”）的内容，从汉人记载的关于古文《尚书》传授情况、“晚书”的篇数、文体和来源等方面，推测此书应是魏晋间人所述作。

清代阎若璩在梅鷟论证的基础上，写《尚书古文疏证》，从《孔传古文尚书》中提出 128 条证据（今存 99 条），条分缕析。自其以后，《孔传古文尚书》并非汉儒孔安国原始传本这一结论得到了定案。20 世纪初叶，胡适、顾颉刚的疑古学派兴起，梅氏《尚书》受到严重质疑，以至直指梅氏本为所谓“伪书”。

但 20 世纪中叶以后，现代学者根据考古材料及出土金文，对梅氏《尚书》作了重新研究，有了新的结论和认知。

陈梦家认为：梅氏《孔传古文尚书》58 篇中有 33 篇确是伏生所传述，“晚书”25 篇则来源或有可疑。《孔传》并不是西汉“孔安国”所传，而是东晋另一位治《尚书》的学者恰好也叫“孔安国”者所传。[①]

①说详陈梦家《尚书通论》。

11

从西汉到近代，通过两千多年学者由怀疑到考实的反复研究，对于《尚书》之传授纂辑的演变过程已可以形成如下结论：

（1）《尚书》来自周王室所藏先周政典文献。春秋末孔子重新编纂并命名为《尚书》，列入五经用以传教子弟。

（2）遭秦火书劫后，《尚书》一度亡佚。西汉初期（高、文、景时代），济南今文学派大师伏生把这部书中之二十九篇口授记录保存下来。因为使用当时通行的汉隶书文字作记录，因此伏生这一系统传述的《尚书》称《今文尚书》。

（3）伏生之女口授文。文帝时代，晁错向伏生学《尚书》。伏生时年九十，已老衰，命女儿"口传之"，晁错将伏生所授《尚书》以隶书抄录带回朝廷，这就是"今文"之"中秘本"。

伏生的两个学生也将以隶书录写的《尚书》献予朝廷，被立于学官，这就是欧阳及夏侯本。

（4）汉武帝时代，悬赏征藏书，于是发现了《尚书》的几种古代写本。这几种文本都用先秦篆体古文书写，因而称做《古文尚书》。其中一系古文传本出自孔子旧宅壁间所藏。后来为孔安国所传述，此即著名的曲阜孔氏本，此外还有王朝中秘本，扶风杜林本等。

（在古文当中，又有汉代东莱张霸伪造的"百两篇"本，已佚失不传。）

以上《尚书》今、古文的两系传本，虽然内容大同小异，但却形成了讲授《尚书》的两大传统和学派，即今文学派与古文学派。

（5）尚书的传述中，各篇著作时代先后，有些是肯定明白的，有些则仍需要考证研究。

如《尧典》、《皋陶谟》、《禹贡》等篇，记载夏代以前的上古史事，但都不是当时的作品。实际是商周以后人纂辑、综述的古事传说。（"曰若"，"稽古"。）

（6）伏生口授流传下来的《今文尚书》，经过历代传写，文字多有讹误，甚至渗入一些后世才有的观念。因之后世之好卖弄聪明者，每每专挑剔于此类枝节，而怀疑其真伪。

（7）以古文传写被称为"隶古定"的《尚书》，祖本已多异同，内容亦有讹误。

于是，东汉熹平年间，朝廷将全部今文传本刻成"熹平石经"。曹魏正始年间，朝廷又将古文传本刻成"正始石经"。但这些石经多已不存，今日都已难窥全豹。

（8）永嘉乱前，《尚书》仍有多种传本流行于世。既有汉代立于学官的今文《尚书》

本，又有魏时立于学官的古文《尚书》本。还有河间献王本[1]及杜林的漆书本[2]。

(9)永嘉乱后，晋朝廷南迁。国家图书毁弃，《尚书》之官方传本也佚失。豫章太守梅颐将他所收集到的《尚书》(来自古文经师郑冲的传授本)献予国家，此本一直流传至今。唐太宗时，命孔颖达校核整理，作为国学文献，刊于《五经正义》。

王国维认为：到梅赜时，汉代传本在民间至少仍有若干残篇在周转流传[3]。因此，梅氏本的编纂者不会不参考它们。西晋初年汲郡出土《汲冢周书》和《汲冢周志》是记载周代历史的真实资料，梅氏本的编写者也不会不重视、利用这些史料。

(10)大小盂鼎、毛公鼎的金文铭文，与梅传本中《周书》诸诰的语法、用语极相类似。

1976年陕西出土“利簋”，其铭词确证了武王伐商的“甲子”日期，与《尚书·武成》所记时日准确相符。而“武成”一篇，清儒以来疑古者多曾指其为“伪书”。可见被他们认为“伪书”的，内容实不伪。

12

关于梅氏本所附“孔传”，清儒及近世学者因多疑其非西汉孔安国所作，常诋其曰“伪孔传”。惟陈梦家先生考证指出，自汉至晋有两个为《尚书》作传的孔安国：一是西汉名学者孔安国(曾仕官任开店 帝时太守)，一是东晋学者孔安国。

宋清疑古诸儒不知道存在两个传治《尚书》的不同孔安国，因此列举证据指责梅氏《尚书》中的“孔传”并非汉孔安国所传，而诋之为“伪孔传”。殊不知孔传就是孔传，只是另有晋人孔安国，所以仍非所谓“伪孔传”也。

梅氏传本《尚书》复出后，徐邈为之注音，东晋之末行于民间，南北朝时立于学官，唐初立为国(官)学。

唐初陆德明、孔颖达将东晋孔安国与西汉孔安国及二者所传古文《尚书》相混讹。[4]所以，梅氏的孔传本，也并不是什么“伪孔传”。[5]陈说考证翔实，是20世纪《尚书》及其传述系统研究的重大发现。但至今似未被学者所重视，一些人仍在剽袭清儒

---

①见《汉书·景十三正传》

②《后汉书》的《儒林传》和《杜林传》。

③见王国维《汉时古文诸经有转写本说》)

④孔颖达《尚书正义序》：“古文则西汉亦所不行，安国注之，时遭巫蛊，遂寝而不用。”言汉孔传本并未在世流行。

⑤东晋孔安国，字安国，会稽山阳人，少孤贫，以儒素见称，历侍中、太常、尚书、迁左仆射。受诏缀集古义，纪纲古训，传古文《尚书》。(详参陈氏《尚书通论》第137页－15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关于"伪孔传"的旧说。

实际上,宋清以来,所谓"伪"书之断案多属可疑及武断。疑古者的立论,往往是根据作者与成书年代的考查来否定书中内容的可信性。其实这两者在逻辑上并无必然之关系。作者之托名或成书年代之早晚,并不能证成书中内容之必然不可信。好辨伪者其所攻讦指摘不过只言片语一枝半节。但其结论却往往大而无当,在方法上惯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之术。片面性是极大的。

而20世纪初叶在胡、顾一派所倡导的疑古风气下风, 靡一时的主观辨伪的结论,现在多数已被证明是靠不住的。①学派至今仍能够站住脚的结论实在不多。

如王莽追溯其系谱,谓王氏出陈(田)虞,乃黄帝之后。顾颉刚著《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以为王说纯出托古之伪造。然三十年代出土齐威王时铜器陈侯因齐四器,上有铭文称田陈"绍从黄帝",证明王莽此说非其伪造,顾氏之说则甚为武断。

徐中舒说:"丁山先生谓:'古帝王世系,必渊源有自,绝非晚周诸子所得凭空虚构。'商、周以前的古史,大概都可认为传说。传说中固有许多错误、重复、分化、演变种种;但传说总有若干史实为素地,绝不能凭空虚构。顾颉刚先生谓,中国古史系层垒的造成。中国古史确有时代愈后,所传古史时期愈古的情形。此皆中华民族逐次同化其邻近民族所致。凡一民族必有一民族之传说,其被同化者,又将其固有之传说携入,因此,此民族遂并此被同化民族之传说传给其子孙,其子孙当然不须再为别白,孰为本所固有,孰为后来携入。此如女子既嫁之后,既携有妆奁,复承受夫产,合两家资产,遗其子孙,其子孙亦当然不须再为别白,孰为父祖遗产,孰为外家妆奁。因此之故,中国古史乃由并行的传说,演为直系的系统。在长期演进中,其同化愈后者,其在

---

①如《六韬》一书,《汉书·艺文志》中不见此书名,而《隋书·经籍志》中则有此书名,撰写者为吕尚。但《汉书·艺文志》中"儒家类"有《周史·六弢》的书名,多数学者不同意《六弢》就是《六韬》,有人指出《六弢》出于秦汉人之手,也决非吕尚所作,清代学者姚际恒等人肯定《六韬》乃伪作,因为其文字内容俚鄙、浅薄,根本不相信它是先秦人的著作。

还有《尉缭子》一书,过去也有很大争议:《汉书·艺文志》中"兵形势家"类有"尉缭十三篇"。过去大部分学者均不相信《尉缭子》是先秦的著作。由于上述许多古籍真伪和时代问题得不到解决,所以对思想史中兵家著作和兵家思想研究在长时期内进展不大。但是,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竹简中出现了《六韬》和《尉缭子》等书。经过研究,人们发现:竹简《尉缭子》和《六韬》同现行本基本上是一致的,而竹简中的内容就是现行本中的一部分。

过去被认是俚鄙、浅薄的文字,恰恰是先秦的作品,这一事实给那些以主观想象评价先秦诸子的人一个教训,也是对疑古派的有力反驳。(《简牍概述》林剑鸣)《古史辩》

古史系统中，转愈高而愈远。似此演成之古史，真既非是，伪亦不能。”

13

实际上，疑古者之所谓“伪书”，不过是后代人所辑纂、编著的前代史传而已。疑古派理论上承清未之廖平认为刘歆伪造了一批古文典籍，包括《周礼》。其实，即使《周礼》一书真是刘歆之著作，那么这也不是他的罪过，而是他的伟大功绩！若据疑古派所订之真伪标准，则今人所纂著关于前代之史书（如宋史、明史，包括“古史辩”派自身所著之先古史），皆可定为“伪作”，可谓天下无书不伪矣。[①]

“伪书”考证之结果，不过能证明成书年代之真伪，但却不能证明书中内容之真伪。例如唐尧之典非唐尧史官之所撰，但并不意味着其所记述之内容非唐尧时代事迹之传说也。疑古辨伪之妄，在于根本方法的错误，即以成书年代及作者之考辨，连类推证书中内容之应当摒弃否定。于是，抹杀否定了上古及古代众多极有价值之史籍、著作。

20世纪以来，地下出土的实物、甲金文，已提供日益增多的考古实证，不仅表明华夏文明之源远流长，且为《尚书》等古史文献包括许多昔日被论为“伪书”者不断提供了其内容记述之可信性的坚实佐证。

世纪初以胡适为代表的疑古者的主观目的，无非是想证明华夏文献文明至商代以前都不可靠，认为中国之文明史没有传说那样久远。然而现代的考古发现则证明，华夏文明之传统，实比《尚书》所记久远得多。

总而言之，梅氏传本《尚书》并不是什么伪书。今日所见《尚书》传本，是东晋学者梅赜所收集和纂辑，东晋学者孔安国所序传的。应该说，梅赜及晋儒孔安国对此具有重大历史功绩。如果没有他们为我们保存了这个晋代纂辑及序传本，华夏民族的这部伟大而重要的古代经典则早已失传。

从纯学术的角度看，虽然晋之《孔传》并非汉儒孔安国所著，但自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清儒焦循在《尚书补疏·序》中就曾对此《孔传》与“郑玄注”进行了具体比较，他认为《孔传》在许多方面优于“郑注”。

焦循曾质疑当时（如崔述一类）的疑古者曰：《孔传》即使“论其为魏晋间人之传，则未尝不可与何晏、杜预、郭璞、范宁等先后同时。晏、预、璞、宁之传注可存而论，则此传亦何不可存而论？”

---

①参阅杨向奎先生对疑古派的反思和批评，刊《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杨氏早年亦为疑古健将。

近人金德建在《司马迁所见古书考》中指出:《史记》所录虞夏商周古史,多直接取自《尚书》,而与梅氏传本可以互相参证。证明其书确有本源,绝非晋人向壁虚构之作。

14

《尚书》历来号称难读。故韩愈曾说:“周诰、殷盘,诘屈聱牙。”(《进学解》)

汉代以来,注家甚多。如清代江声、王鸣盛、孙星衍、王先谦之俦,博引旁征,汪洋浩瀚。前贤用功虽勤,其难读则如故。近世妄解古书风气大盛,我见到一些《易经》、《尚书》、《楚辞》、《诗经》之今译本,信口开河,令人齿冷。

杨树达论《尚书》云:

“《尚书》文字古奥,读者每苦其难通,深求其故。实以通假之多,不易得其本字者。苟得其字,未尝不明白其解也。”

“如大诰:‘用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即用文王遗我大宝龟兆天命。”

王国维言:

“以弟之愚闇,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此非独弟所不能解也,汉魏以来诸大师未尝不强为之说,然其说终不可通,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也。”

我解读《尚书》,大体采取以下方法:“流览成说。覆之以诂训,衡之以语法,求之以史实,味之以文情。去粗取精,惬心贵当。犹有未明,则益以私说。”在许多方面,彻底打破了对古传古家法的迷信,从而发现了一片新的天地。

解读古书难义的根本方法是训诂学。训诂,《汉书》中记作“训故”[①]。

训者,传也。诂古有“句”音,与讲、教音义相通。训诂即“传教”、“传讲”之古语,此为初始本义。后乃引申为传教古语故言。[②]

训诂学实际是一种语源学 Etymology,又是一种解释学。是中国上古文献的解译之学。

其解译的主要方法是:根据古同音及古近音文字的类属线索,结合各种文献证据和历史证据,寻找其通贯的语文异义和歧义。从而打破古文献表层文字的直示意义之谜团,理解其真正的历史和文献的语言意义。

---

①《汉书·儒林传》:“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大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

②《说文》:“训,说教也。川声。”又,“诂,训(传)故言也。”

15

训诂学的发明者是孔子。孔子向其弟子训授上古经典时，首先采用这一方法。汉代今古文经师如孔安国、郑玄均采用这一方法。

魏晋以后，学风转入主观，何晏、王弼一派玄论兴起，学者不屑于费力探求古书之本义，而主张“六经注我”。训诂学遂入衰微。

宋明以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风气大盛，导致经典古义几乎全部失传。钱大昕谓：宋后之儒者，“其持论甚高，而实便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辈。有明三百年，学者往往蹈此失”①。

明末顾炎武倡导“实学”（即“实事求是”之学）以纠其弊，清初戴震、钱大昕、高邮二王、程瑶田、郝懿行诸大儒出，训诂学吸纳了语音学、古音学、古地理学及历史学的成果，复兴而发展到了一个面貌一新的阶段。

近代章太炎、黄侃、杨树达、沈兼士在方法论上承继清学而有所归纳突破。王国维、闻一多则以之为方法考史及解读上古文献，多启人新思之见。

但郭沫若、董作宾一派乃是二十世纪上古史（海峡两岸）中的主流派，对训诂学基本忽视。他们解甲骨文金文专注字形之比较，而解释文字造义则常趋主观。至康殷一流所谓“文字形义学”更陷入望文生义、走火入魔之以字形说妄义的符图障。

总体而言，20世纪后半期之训诂学，虽有陆宗达、徐复、刘又辛、王宁等黄派弟子沿守其绪，但其学始终未能入于研治古经、古史学方法之主流。此学殆未得到治上古史者应有之重视。

16

中国古之训诂学相当于西方古典时代之语源学（ety mology）以及近代之语义学（Semantics）。语源学亦称“本义学”（希腊语 etymon，本真，logos，语义）。汉代的古文经学家将单纯的语源追索扩展到历史文化的求索，从而使之成为文化语源学，或解释学。西语“解释学”又称赫尔蒙斯之学 Hermencuties，得名于赫尔蒙斯（Hermens）——希腊神话中宙斯之传信使者。中古以后指《圣经》历史意义之诠释及分析方法。

狄尔泰认为解释学从属于“生命哲学”，是研究人类文化历史、获取生命意识的

①钱氏《文集》卷33。“与晦之论《尔雅》书。”

途径。他认为解释活动就是通过解释者自身的生命体验,从作为客体的历史文献和历史过程中重现人类的文化历史体验,从而寻找赋涵意义的普遍形式(meaning-full forms)。

我把训诂解释学看作从古典文献中提取、筛滤有效历史文化信息最根本的解读方法。透过语言去发现藏在语言背后的历史文化存在。这就是我所运用的**新训诂学方法,我称之为文化语义训诂学的任务**。

我对《易经》、《楚辞》、《尚书》、《诗经》、《老子》等先古著作的研究发现,如果通解训诂,找到正确的同位语义,会看到先古汉语与现代汉语事实上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巨大差别。

在语意深层结构上,今古语言基本相同。而许多表面上似乎晦涩已死的语词,至今仍在口语中被使用。屈原《桔赋》:"橘徕服兮",其实徕服就是"斓斑"。义即"橘色杂驳斑斓",至今仍为习用之语。而旧之解屈者,不解于此,乃对"徕服"两字之表层文义始终莫知所云。《诗经》首篇"关关雎鸠"四字,历代异说奇出。殊不知"关关"即"咕咕"或"呱呱"(俗语"刮刮叫")之语转。雎、姊古同音。鸠古音与归通。雎鸠即姊归,即子规,即杜鹃,乃历代诗词中习见而用以象征爱情之报春鸟也。

17

我研读《尚书》,常惊讶昔贤对《尚书》读解之肤浅,不能说解而妄解之怪奇。而有些至关重要之问题,则实皆不得其确解。盛名如清治《书》之硕儒孙星衍、近世疑古派之主帅顾颉刚氏晚季亦以治《书》名世,亦皆不能破其蔽。兹略举数例以明之。

"大诰"周公自称"我幼冲人",今人或谓此乃古周之怪语。案"冲"古从中音,读若"钟",即今语"童"也。"幼冲"即"幼童",今仍习用之语也。

又如"予不敢不极卒宁(文)王图事",旧解者多不通训诂,以"极卒"为奇怪语,浪说奇出。殊不知"极卒"即孔明所言"鞠躬尽瘁"之"尽瘁"语转,其义谓周公不敢不"尽瘁"于文王之霸图大业。"尽瘁"/"极卒"一语,至今仍为习见之语也!

《书》中周初文告,诸王(武王、成王、周公)皆常自称"予小子",旧解或以为"小子"即"小人"。但《康诰》周公称康封为"小子"(小子封),诰中又言"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小子"与"小人"何别?殊不知,小子之意上古与今完全不同。"子、好"在商周都为美称。贵族男性称"子",妇女称"好"(音子,即姊本字,如殷商之名媛有妇好)。小,肖也,孝也。"小子"即本宗嫡子,即肖子,亦即"孝考"之"孝子"。旧说又或以为少年之称,亦非。

周公所作之“大诰”、“康诰”，篇中周公言多记“王曰”，篇首则称“王若曰”。“王若曰”与“王曰”究竟有何区别？今按：王，公也。(“尔雅·释诂”)王本有公意，“王曰”即“公曰”，亦即周公言语。而所谓“王若曰”，若，古音与“言”通，王若曰，即“王语曰”。王之代表说教，或代表周王说教，即其真义也。周公言告所称王，多可训为公。

18

黄侃云：“古人制字，义本于声，即声是义，声音训诂，同出一源。文字孳生，声从其类，故今曰文字声音训诂，古曰字读，读即兼孕声音，训诂二事，益声音即训诂也。故凡以声音相训者为真正之训诂，反是即非真正之训诂。”[①]

杨树达云：“语源存乎声音，《说文解字》载了九千多字，形声字占七千多，占许慎全书中一个绝大部分；所以研究中国文字的语源应该拿形声字做对象，前清乾嘉以后，学者们盛倡义存乎声之说，高邮王氏念孙引之父子多所发明。一曰形声字中声旁往往有义。二曰文字构造之初已有彼此相通借的现象。三曰意义相同的字，他的构造往往相同或相类。四曰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书的字往往有后起的加旁字。”

清儒王念孙言：“训诂之旨在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则诘屈为病矣。”信然！

沈兼士曾概括杨树达所发明之训诂方法，将其规律约之为三：(1)形声字声中有义；(2)声母同者相通假；(3)字义同，缘于名称来源同。

郭沫若怀疑训诂学因声求义的方法。其理由是：“如子丑之同音字有一百，则可有一百种异说成立。”[②]

郭氏此论是站不住的。杨树达云：“读古书当通训诂，审词气，二者如车之两轮，不可或缺。”[③]

近儒吴国泰言：“学者敬明此理则于讨治古籍之道思过半矣。虽然，欲明古字之假借又岂苟而已哉！

有以双声而为假借者，有以叠韵而为假借者，有假借之字古音同而今音则异者，

---

①《训诂释略》。

②《甲骨文字研究》，218-219页。

③《曾星笠尚书正读序》。

有假借之音此地合而彼地则否者，有假借之字后人不识而讹为他字遂愈不可解者，有假借之字失其本义，一旦明之而人不识反讥其立异者，其他复有种种，尚难一二更数也。

呜呼！此所以古籍之义日湮而世之真能读古籍明古义者日少也！”

这是深明训诂奥义的精覆之论。

惟训诂需重“凡例”，即寻找普遍性。这种通语之凡例，我会在卷二注释中尽量罗列，或提示语例。唯此书亦是十五年前索读之旧业，今日整理旧著，方得检出旧稿，重新董理。

19

近年余客居海上，为宿疾缠困，当年索读查阅之书，惜乎今日多已不在手边。故我所示新义虽“无一字一义无来处”，但有的也只能提供一提示而已。

“本书注解，力求明白易懂。务求有据，除常义外，皆注明出处。解释虚词，多采《经传释词》和《词诠》之训。单纯臆必之说，概不敢从。”[①]

本书之解读，亦力求本于斯义。

与《易经》、《诗经》、《礼》书、《楚辞》一样，《尚书》是一部自先汉以来，不仅数千年间聚讼纷纭，而且从来未被历代学者真正读通讲懂之书。

而我自信本书已基本解开若干数千年难解之谜。是耶非耶。谨存之而求教于后之来者。是为序。

何 新

2002 年 6 月 3 日记于海上

2006 年 10 月 30 日改订于京华

---

①借周秉钧《尚书易解》凡例语。

尚书正义序

[唐]孔颖达

夫《书》者，人君辞诰之典，右史记言之策。[1]古之王者事总万机，发号出令，义非一揆：或设教以驭下，或展礼以事上，或宣威以肃震曜，或敷和而散风雨。得之则百度惟贞，失之则千里斯谬。

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丝纶之动，不可不慎。所以辞不苟出，君举必书，欲其昭法诫，慎言行也。其泉源所渐，基于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云之后。勋、华揖让而典、谟起，汤、武革命而誓、诰兴。

先君宣父，生于周末，有至德而无至位，修圣道以显圣人，芟烦乱而剪浮词，举宏纲而撮机要，上断唐、虞，下终秦、鲁，时经五代，书总百篇。采悲(翡)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罄荆山之石，所得者连城；穷汉水之滨，所求者照乘。巍巍荡荡，无得而称；郁郁纷纷，于斯为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将来者也。

暨乎七雄已战，五精未聚，儒雅与深阱同埋，经典共积薪俱燎。汉氏大济区宇，广求遗逸，采古文于金石，得今书于齐鲁。其文则欧阳、夏侯二家之所说，蔡邕碑石刻之。

古文则两汉亦所不行，安国注之，实遭巫蛊，遂寝而不用。历及魏晋，方始稍兴，故马、郑诸儒莫睹其学，所注经传时或异同。晋世皇甫谧独得其书，载于《帝纪》，其后传授乃可详焉。

---

①《汉书·艺文志》："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然《礼记·玉藻》则谓："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郑玄注："其书《春秋》、《尚书》其有者。"可见"右史记言"，说亦有渊自。适校《全庚文》文于此合，故仍之。

但古文经虽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辞富而备，其义宏而雅，故复而不厌，久而愈亮，江左学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为正义者，蔡大宝、巢猗、费虎、顾彪、刘焯、刘炫等。

其诸公旨趣，多或因循帖释注文，义皆浅略，惟刘焯、刘炫最为详雅。然焯乃织综经文，穿凿孔穴，诡其亲见，异彼前儒，非险而更为险，无义而更生义。窃以古人言诰，惟在达情，虽复时或取象，不必辞皆有意。若其言必托数，经悉对文，斯乃鼓怒浪于平流，震惊飙于静树，使教者烦而多惑，学者劳而少功。过犹不及，良为此也。

炫嫌焯之烦杂，就而删焉。虽复微稍省要，又好改张前义，义更太略，辞又过华，虽为文笔之善，乃非开奖之路。义既无义，文又非文，欲使后生，若为领袖，此乃炫之所失，未为得也。

今奉明敕，考定是非。谨罄庸愚，竭所闻见，览古今之传记，质近代之异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烦而增其简。此非敢臆说，必据旧闻。

谨与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臣王德昭、前四门助教臣李子云等，谨共叙。至十六年，又奉敕与前修疏人及通直郎行四门博士骁骑尉臣朱长才、给事郎守四门博士上骑都尉臣苏德融、登仕郎守太学助教云骑尉臣德素、儒林郎守四门助教云骑尉臣王士雄等、对敕使赵宏智，覆更详审，为之正义，凡二十卷。庶对扬于圣范，冀有益于童稚，略陈其事，叙之云尔。

尚书序·孔安国

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①

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②

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

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春秋左氏传》曰，楚丘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

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

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举而行，三千之徒并受其义。

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

---

①伏牺氏，伏古作虙，牺本又作羲，亦作戏。张揖《字诂》云：“羲古字，戏今字。号包羲氏。三皇之最先，风姓，母曰华胥，以木德王，即太昊也。《易·系辞》云：“上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言前世之政用结绳，今有书契以代之。则伏牺时始有文字以书事，曰“由是文籍生焉”。古者以圣德伏物教人取牺牲，故曰：“伏牺”。字或作宓牺，音亦同。《律历志》曰：“结作网罟，以取牺牲，故曰伏牺。”或曰包牺，言取牺而包之。

②所谓三皇五帝。三皇：女娲（高媒，人祖）、伏牺（渔猎神）、神农（农神）。五帝：炎帝、黄帝，尧、舜、禹。

壁。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余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世莫得闻。**[①]

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蝌蚪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

蝌蚪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

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尧典》，《益稷》合于《皋陶谟》，《盘庚》三篇合为一，《康王之诰》合于《顾命》，复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其余错乱摩灭，不可复知，悉上送官，藏之书府，以待能者。

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于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经籍，采摭群言，以立训传。约文申义，敷畅厥旨，庶几有补于将来。

[《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昭然义见，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毕，会国有巫蛊事，经籍道息，用不复以闻，传之子孙，以贻后代。若好古博雅君子，与我同志，亦所不隐也。[②]]

---

①王肃曰："上所言，史所书，故曰《尚书》。"郑氏云："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书然，故曰《尚书》。"郑玄依《书纬》，以"尚"字是孔子所加，故《书赞》曰："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书》。"《璇玑钤》云："因而谓之《书》，加尚以尊之。"

②此段序文，当为刘歆所补。

题 记

本书原稿著于八十年代中期，是我读经时所作的札记。九十年代间有补充及修正。

《周书·洪范》以下，虽也早已成稿，但尚有些问题，因此暂未收入，拟待本书再版时另予补入。特此向读者说明。

何新

2006年7月 北京

新石器时代及后世系考

新石器时代

伏羲·陶唐氏	（约 1 万年 –4 千年前）		
文化区域	早期	中期	晚期
黄河上游		仰韶文化	半山马厂文化
		马家窑文化	齐家文化
黄河中游	裴李岗文化	仰韶文化	龙山文化
黄河下游		大汶口文化	龙山文化
有虞氏（玉石文化）			
长江下游		青莲岗文化	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
长江中游		屈家岭文化	龙山文化
北方草原	细石器文化·红山文化		
	辛店文化·寺洼文化·沙井文化 长江下游印纹陶文化		

注：在商、周时期，黄河上游地区的辛店文化、寺洼文化、沙井文化，长江下游的印纹陶文化，仍属于新石器时代。

夏(约公元前21－前16世纪)·世系

(约公元前2000)禹－启－太康[1]
－仲康－相－少康－杼－槐－芒
－泄－不降－扃(不降弟)－廑－孔甲(不降子)－皋
－发－履癸(桀)(约公元前1528±10)
(竹书: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471年)[2]

①《御览》卷七引《孝经钩命诀》:

"禹时五星累累如贯珠,炳炳若连璧。"

据考公元前1953年2月中旬至3月初,黎明时分,东方地平线上,五星通列,角距小于4度。

禹之年代应在公元前1953±50年代。距今4100–4200年。《御览》卷82引《竹书》: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471年。《路史》后纪卷注引《汲冢纪年》:并穷寒计472年。

②《三国志·文帝纪》裴注引魏太史丞许艺称:周纪867年,夏纪400余年。绍兴本《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从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汲冢纪年》曰: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

商(公元前16–前11世纪)·世系[1]

(公元前1528？)
汤–外丙–仲壬
–太甲–沃丁–太康–小甲
–雍己
–太戊–仲丁
–外壬
–河亶甲
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
——盘庚–小辛
–小乙–武丁
–祖庚
–祖甲–廪辛
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纣)

①关于殷商纪年,史传多有异说。明嘉靖年《史记》"正义"引《竹书纪年》云:"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集解"引谯周曰:"殷凡三十一世,六百余年。《涿冢纪年》曰: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新唐书·历志》引一行定古历,称:"夏后氏四百三十二年,商六百二十八年。"《易纬稽览图》云:"殷四百九十六年。"与《竹书》同,约略可信。

西周初(公元前 11 世纪 - 前 771 年)·世系 [①]

	周武王发[②]	(周政 2 年即位)
	周公 7 年	(公元前 1042- 公元前 1036)
	周成王诵[③]	28 年(公元前 1035- 公元前 1008)
	周康王钊	26 年(公元前 1008- 公元前 983)
	周昭王瑕	19 年(公元前 982- 公元前 964)
	周穆王满	28 年(公元前 964- 公元前 937)
(公元前 936- 公元前 922)	周恭王繄扈	45 年,懿王元年灭
(公元前 922- 公元前 900)	周懿王歆[④]	23 年,再旦,公元前 899
(公元前 899- 公元前 987)	周孝王辟方	11 年
(公元前 888- 公元前 872)	周夷王燮	17 年
(公元前 871- 公元前 828)	周厉王胡	44 年
(公元前 841 庚申	周共和	元年

①据魏太史丞许芝说,周纪八百六十七年。

②文王受命 8 年,武王即位;11 年伐殷;12 年克纣,建周朝;14 年崩。

③据赵光贤推算,武克商之年在公元前 1045 年。(武王十一年)。

④李学勤说公元前 899 年 4 月 21 日“天再旦”当为懿王元年。

目 录

尚书新解



唐虞书

[**何新按**]《唐虞书》包括两篇:(1)尧典,(2)舜典。西汉伏生所传今文《尚书》的《尧典》中包括了一部分《舜典》,而古文《尚书》则分为两篇。本书据文意而别之。

夏代前之中国已是一个多城邦联盟的雏型政治国家。

《尧典》之“协和万邦”,五子之歌:“明明我祖,万邦之君。”《左传》哀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齐策》:“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及汤之时,诸侯三千。”《魏策》:“禹攻三苗,而东夷之民不起。”《书大传》:“天下诸侯之悉来进受命于周而退见文武之隋千七百七十三诸侯。”所言“万邦”及“诸侯(后)之国”,皆即城邦。

尧将万国划分为四部(四岳)。后来大禹将天下之万国合并为五部九州。

唐尧时代,就是炎黄时代。尧即伏羲,名“放勋”,“放勋”即“伏羲”之转音。

黄帝、炎帝初义本皆天神之名,而非君王之名。[①] 帝的本义就是神。黄帝,即光明之帝,光明之神亦即太阳神。黄、皇二字在先秦典籍中可通用。黄帝亦书作皇帝。黄帝之象征为黄金。黄帝之妻为嫘祖,嫘音从累,累、雷古字形、音俱近,可通假。故嫘祖,实际当以雷祖为初名。雷祖即雷神。雷祖转形即炎帝。炎帝,炎火之神。炎从二火,实即闪电的象形字。自然之火来自闪电,故炎帝实即为电火之神,其象征为玉斧。黄帝为日光之神,炎帝为夜光之神。月亮号称阴精,是阴光之所聚,所以炎帝即月神。嫘字音变转语为娲。(田螺即田蜗、蜗牛,语源相通。)嫘祖,炎帝亦即女娲。女娲转语女娥,亦即嫦娥。黄、炎之别即阳神与阴神之别。

夏人以前的“颛顼历”,实行观象授时每年十个月的太阳历法。《白虎通》:“夏法日。”

---

①黄帝又称黄神,汉印文字有“黄神越章”。黄神乃元神,韩国乐浪出土王莽时封泥“天帝黄神”玺印,宝鸡出土陶文有“黄神北斗”。(《文物》1981.3)《淮南子·览冥》:“黄神啸吟”。道藏称黄帝为“中黄太乙”。黄神即皇神,皇帝,太阳神也。

甲骨文有黄宗、黄示、黄尹。郭沫若说为伊尹阿衡,不足信。

黄帝 高阳——鲧(夏祖)

　　　高辛[1]——契(商祖)

黄帝即伏羲,即尧,是华夏上古公认的始祖之神,又是种植及渔牧的发明者。但是黄帝既是神号,又是人君名号(即"太阳之王")。《五帝德》说黄帝功业:"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达)四方。率熊、羆、貔、虎,以与赤帝战于坂泉之野,三战然后得行其志。播百谷四方。……时(始)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昆虫。历离日、月、星、辰,极畋土、石、金、玉,劳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故曰三百年。"

---

①辛当作莘。李平心曾证,高辛即有莘族。《说文》:"燊,从焱在木上,读若《诗》'莘莘征夫'。"则"燊"之本意火把也。又辛、夕一音之转。夕、月甲文初期不分。高辛即高夕、高月。

一、尧典(上)

(序)昔在帝尧,[1] 聪明文思,[2] 光宅天下。[3] 将逊于位[4] 让于虞舜,作尧典。[5]

1

曰若:[6] 稽古,[7] 帝尧曰放勋。[8] 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9]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10]

克明俊德,[11] 以亲九族。[12]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13]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14]

2

黎民于变时雍。[15]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16] 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17]

分命羲仲,[18] 宅嵎夷,曰旸谷。[19] 寅宾出日,平秩东作。[20] [敬致]日中。星鸟,以殷仲春。[21]

厥民析,鸟兽孳尾。[22]

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23] 平秩南讹,敬致日永。

星火,以正仲夏。[24]

厥民因,鸟兽希革。[25]

分命和仲,宅西[土],曰昧谷。[26] 寅饯纳日,[27] 平秩西成。[28] [敬致]宵中。星虚,以殷仲秋。[29] 厥民夷,鸟兽毛毨。[30]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31] 平在朔易。[32] [敬致]日短,星昴,以正仲冬。[33] 厥民隩,鸟兽氄毛。[34]

帝曰:咨!汝羲暨和。[35] 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36] 允厘百工,庶绩咸熙。[37]

[注释]

①帝尧,号高辛氏。辛,契也,锲也。高辛即巨斧,北斗之象征也。出土陶器铭中有巨斧,或

即高辛族器。尧即炎帝,高辛氏。舜即黄帝,高阳氏。

②听锐曰聪,见微(晦)曰明。聪明,《孔疏》:"听远为聪,见微为明。""以耳目之闻见,喻圣人之智慧,兼知天下之事。"文思,斯文转语。文,郑玄、马融都认为"经纬天地谓之文"。何按,文通敃《尔雅·释诂》:"敃,强也。"思,郑玄说:"虑事通敏谓之思。"意思是果断,有计谋。

③光宅,旧释光布天下,光明天下。何按:"光,广也。宅古读 tuò 拓也。《尚书正读》:"宅,宅而有之也。"拥有、充满。

④逊,古音与遂、坠通,均有退、下之义。《孔传》:"逊,遁也。"退避的意思。

⑤舜,《山海经》作帝俊。有虞族君长。傅斯年说即高阳氏。鲧亦称高阳氏。高阳氏乃尊号也。典,《说文》:"主也。"《广韵》:"典,主也。"常也,法也,经也。

⑥"曰若稽古"此句历来断句误读,断点当在"曰若"之后。曰若又作粤若、越若,先周常语。曰若,即曰然、云然,或曰焉、曰言。即今语之"传说"。又,曰、粤、越,皆为借字,疑当读为"言"。"若"古音与"有"近通。"曰若稽古",相当于今语"古事有言"、古事有说。是西周以来追叙传说中的历史往事的发端词。

⑦稽:在。稽古,乃诗书成语,即"在古"。又,稽,高也、高古。

稽,旧释皆读为考,考察。是以之为"究"之通假。稽古,马融训为考古。"尧典"一篇,首言"曰若稽古",即"玄古高古"。此篇若夏商所传,则殊为高古矣。

⑧放勋,即"伏羲"音转。伏羲,音变又作封狶、彭夷、希夷、蜥蜴,即龙/蜥蜴/鼍鳄也。尧乃谥号,尧,薪尧也;亦即高辛氏之变语。上古传说中之古帝,多为一人异号异名之分化。所谓一人多格也。此极可注意。愚意尧本名放勋,以声求之,即伏羲之转音也,放光之意也。

夏代以前"君主"称帝不称王,如帝尧、帝虞舜。夏代以后至秦汉,称王不称帝。尧,或以为谥,或以为名号。《尚书》凡称帝者皆指尧、舜。

⑨钦明:1 清明。2 敬明。钦,郑玄注:"敬事节用谓之钦。"明,明达。文,敏。文思:文读为敏。文思即敏于思(《论语》)。

安安,通晏晏,《尔雅·释训》:"晏晏,柔也。"温和的意思。

允,容,宽大曰允。《说文》:"允,信也。"恭,郑玄曰:"不懈于位曰恭。"克,即今语可。让,本字作攘。《国语·晋语》:"让,推贤也。"故郑玄注曰:"推贤尚善曰让。"

⑩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三以光读作广。典籍中"光"常借用为"广"。《史记》"礼书":"至于高祖,光有天下",即"广有天下。"被,布,放布。四表,四方,东西南北。《广雅》:"表,方也。"四表即四方。

格,各也,本义为至。《孔传》:"格,至也。"到达。何按:格读为落,临也,充沛之义。上下,天地。

⑪克,通可,能够。明,当读为萌,培养,培育。俊,己也,自身。则下文有序:自己、九族(家)、百姓(亲族)、邦国。旧说俊为美也,大谬。孙星衍等旧解俊皆为才、美,援《说文》:"才过千人曰俊。"谬!

⑫九族,今古文注疏家说法不一。《孔疏》:"上至高祖,下及玄孙,是为九族。"即高祖、曾

祖、祖、父、自己、子、孙、曾孙、玄孙。观融、郑玄说周,后注者多从古文。一说是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一般采用前说。《书·疏》引今文家夏侯、欧阳说,以为九族系异姓亲族。即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姜亮夫《〈尧典〉新议》异说或云:“九族者,指尧之氏族。”(《文史新探》,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⑬平,(1)《释文》:“读若辨。”平、辨声近通假。辨,分类也。(2)平,《说文》:“平舒也。”平等也。我取后义。按《史记·五帝本纪》作“便”,《史记索隐》作“辩”,《后汉书·刘恺传》引作“辨”,郑注:“辨,别也。”章,读为治。姓,金文作“生”,生与姓实一义之分化。百姓,即百生。《孔疏》:“百姓谓百官族姓。”

⑭昭明:昭,则也。明,命也。“昭明”即“则命”。则,顺从,服从,顺从诏命也。

协,联也。和,合也。协和即联合。应注意者,“万”在上古非数词。万者,满也,所有的、全部曰“满”,即“万”。邦、国、郭古音义皆通。国本义即城郭,方国即方城也。国在战国前并无作为国家独立主权之政治实体之义。万邦即万城也。

⑮黎,理也、令也、治也。黎民,理民。黎民旧释黔首,以为名词,不确。

于,图也、顺也。于变,顺应变化。时雍,时用。意谓:为了使人民顺应四时,以成万用。

⑯羲即《山海经》之日神羲。和,古音与娥、娲并通,月神名女和、女娲。羲、和二氏,郑玄以为乃“重黎之后”。重黎即钟离,雷神。以重黎命名之氏族为世掌天地四时之官,颛顼时“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尚书·吕刑》)

羲、和二族,即伏羲、女娲二族。在此则为兄弟之族,主司天纪,后世成为司天之官名。钦:敬也。钦若即“敬于”。若,于也。马融说:“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掌四时。”

钦,敬。若,顺从;遵循。《史记·五帝本纪》“钦若”作“敬顺”。又若训于亦通。昊天作浩天,高天。

⑰历,本义为镰,割刿也。通作计,有计算之义。《尔雅·释诂》:“历,数也。”推算的意思。《史记》作数,推算岁时。象,古音豫,与阅通,观测。这里作动词观测解。又王逸《楚辞》注:“象,法也。”取法之谓,亦通。

敬授作教授。敬,借作教也。人时,《史记》、《汉书》、《大传》及郑玄注都作“民时”。唐天宝三年,卫包为避唐太宗讳,改为“人时”。

⑱分:复,又也。又作颁,别也。仲:钟也,雷也,东也,鼓也。羲仲作曦神。

羲仲:与羲叔、和仲、和叔皆为掌天文之官。仲、叔,兄弟之排行,长曰仲(正),少曰叔(少)。这应是较原始的排行。后来又有一说,即伯、仲、叔、季,当属晚出。

⑲宅,居住。嵎夷,氏族名,即羽夷,即倭夷(委,羽古通)鸟类。古地有嵎州,即今之日本。羽夷即古之阿伊奴夷人,东夷支系。《尚书·禹贡》:“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东夷,即东瀛、东洋。先秦泛指东南沿海的土著居民。

旸谷,一作汤谷,皆为声借字。《说文》:“旸,日出也。”传说中的日出之地。

⑳寅:延也。《尚书》古本多作夤。《说文》“夤,敬惕也。”宾:聘也。《孔疏》:“宾者,主行导引,故宾为导也。”故旧注以为是早晨恭敬地引导太阳升起。郭沫若《殷契粹编》对第 17 片卜

辞研究后指出："殷人于日之出入均有祭，《殷契佚存》四、七片有卜辞云：丁巳卜又(侑)出日，丁巳卜又入日。此之'出入日，岁三牛'为事正同。唯此出入日之祭，同卜于一辞，彼出入日之侑，同卜于一日；足见殷人于日盖朝夕礼拜之。《尧典》寅宾出日，又寅饯入日，分属春秋；礼家有'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之说，均是后起。"同书的597、598、1278诸片，都反映了殷人出入日之祭。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中又引了一些祭日卜辞，以为所祭的有日、出日、入日、各(落)日、出入日等，祭法有宾、御、又、衩、岁等；这也都是祭祖先的祭法。

平秩作平治。平，辨也。秩，治也。辨别测定。《尚书核诂》："秩，察也。《释训》：'秩秩，清也。'《释言》：'察，清也。'是秩察谊同。"

东作，作读为陬，即区，区域。东部区域。五行家以东方配春。"东作即春作，谓春日之农作也。此言使民治其春作。"(李民)

㉑日中，即昼夜时间均等，春分也。

星鸟：鸟星。南方朱雀七宿在天呈鸟形，因此称星鸟。

殷，应也，确定。

仲春，春天之第二个月。一年四季，一季三个月，每季中间的那一个月称仲。

㉒厥，《史记》作其。析，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高诱注《吕览·仲春纪》引经说之云："散布在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索隐》引如淳说云："析，分也。"使民分散耕种。此皆旧说。不确。

析，即东方之神羲，或曦。《山海经》："东方曰析"。胡厚宜于甲骨文发现四方日神名，东方日神曰析。则民当读为名。厥民析，即其名曰析。

孳即"兹"、"滋"，《说文》云："汲汲生也。"但"孳尾"乃合成词，不可分拆。孳尾，即交尾、交接，生衍繁殖。《孔传》："乳化曰孳，交接曰尾。"

㉓申：授。叔：修也，神也。灵修：灵巫。宅：居住。

交：地名，指交趾。《墨子·节用篇》、《韩非子·十过篇》都有"尧治天下，南抚交趾。""曰明都"，此三字诸本佚。《史记·五帝本纪·索隐》云："东禺夷，西昧谷，北幽都，三方皆言地，而夏独不言地。"曾运乾《尚书正读》云："'曰明都'，依郑注增。郑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灭也。'按依上下文'曰旸谷'、'曰昧谷'、'曰幽都'例，'宅南交'下必实指其地名。郑知为'曰明都'三字，必有所据。今未知其审。"

何按：我疑明都当为广州。近年深圳出土殷商文化遗址，表明上古文化，确疆域已达岭南矣。又，明都即鸣条。

㉔讹：隅也，方也。又说：讹为运动、运行。《诗·小雅·无羊》："或寝或讹。"《毛传》："讹，动也。"

《说文》："致，送诣也。"致兼有迎送两个相反的意义。《汉书·五帝纪》："存问致赐。"颜师古注："致，送至也。"

永：长也。日永：夏至这天白昼最长，昼长六个土，夜短四十刻，所以古人称夏至为日永。

星火：指大火星，二十八宿东方青龙中的心星，夏至日黄昏，心星出现在南方。故《夏小

正》:“五月,初昏大火中。”《传》曰:“大火者,心也。”

正:定也。

㉕因:炎也。南方神名《尚书集注音疏》:“因,就也,就之言就高也。《月令》:‘仲夏可以居高明。’”意思是就高地而居。南方有炎民。

希,通“稀”,疏也。《汉书·晁错传》:“扬粤之地,鸟兽希毛,其性耐署。”《说文》:“革,兽皮治去其毛。”革,更之。何按:革,通翮,羽也。希革就是羽毛稀疏。郑玄说:“夏时鸟兽毛疏皮见。”

㉖分作颁。和为和氏,通娲、娥、俄。羲为羲娥,或羲与娥,或伏羲与女娲,乃是华夏民族传说中两位始祖人物,凿通天地的人物。昧,又作蒙、昧谷,西方地名,我疑后来蒙古国得名与此有关。

㉗寅:恭敬。饯:饯行,送行。纳日:入日,落日。

㉘平秩西成,与“平秩东作”对文。西成,即西域。太阳西落之处。《尚书易解》:“成,终也。”

㉙宵中,古人称秋分为宵中,此日昼长、夜长相等,均为五十刻。星虚,即虚星。星名,北方玄武七宿之一。秋分黄昏时,虚星出现在西。夷,西方日神名。

㉚毨读为显,即鲜,新也、美也。《玉篇》:“毨,毛更生也。”《说文》:“毨,仲秋鸟兽毛盛,可选取以为器用。”

㉛朔方,即极北地。朔:缩、寒缩、寒索。北方寒缩,故称“朔方”,又曰“寒肃肃”。幽都,指幽州。

㉜在作察。《尔雅·释诂》:“在,察也。”易:狄也,胡狄之族。又易、有易:地名,方国名。今河北有易县,古之易州。当有易旧地。

㉝日短:古时称冬至为日短。这天昼短漏刻为四十刻,夜长漏刻为六十刻,一年中白昼最短的一天。星昴:昴星,二十八宿西方白虎之一,冬至黄昏时,昴星出现在北方。

㉞隩:北方神名。隩,即隅之异体。《尔雅·释宫》音义引《尚书》、《说文》:“奥,室也。”《后汉书·梁冀传》注:“奥,深室也。”

氄音荣,即“绒”。细密而柔软的毛。

㉟咨:命词,即“此”,相当于今语“来”。羲和等四神,乃上古传说之四季太阳神,各居一方,主持四季。尧典中杂有神话传说,乃远古传说之人文政治化也。

㊱期(基):一周年。旬:十日为旬。有:又。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一年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我国古代历法以一年为十二个朔望月,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总计三百五十四天,比一年的实际天数少十一天又四分之一天,三年的累积相当于一个月,所以置闰月以解决。”以:增。四时:四季。鸟、火、虚、昴四星定四季之说。竺可桢推算“鸟、火、虚三星至早不能为商代以前之现象,昴宿则为唐尧以前的天象”。成岁:作刈,收割。

㊲允厘百工:用理百工。《经义述闻》:“允,犹用也。”厘:理也。百工:百官。

庶绩咸熙:诸绩咸兴。咸:皆。熙:兴。厘:理。庶:即诸、众。

[译文]

尧　典(上)[1]

[题解]

尧,名放勋。放勋实即伏羲之语转。尧之所以称唐尧,一说“唐”语义为大,唐尧即大尧。一说“唐”为地名,尧兴起之地域在“唐”,所以又称“唐尧”。按:《说文》古文唐、阳、汤、荡诸字音、形相近。所谓“高阳”亦即“高唐”。帝尧、高阳,也就是商人之高祖商汤。[1]唐,即荡,大也。陶唐即荡荡之转语。[2]

“典”,《说文》解释为“大册”。[3]典者政也,二字古音通,“尧典”即尧政。本篇是后代史官追叙尧事迹的史书,成书年代不可考,推测应在西周。

今文《尚书》有《尧典》无《舜典》,《舜典》是后人从《尧典》分出去的。孔子“论次”《尚书》将《尧典》列为首篇,有极深远的意义。《史记·五帝本纪》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尧典》中最重要的就是记录了“观象授时”、“则天作历”的传说。

《论语·泰伯》“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中国上古之历法,最早有观太阳为座标的太阳“十日”历法,又有观大火纪时的历法。《左传》襄公九年说“祀大火,而火纪时焉。”通过观察二十八宿之心宿二即大炎在昏时的中、流、伏、内等天象确定季节。

至《尧典》,而有了综合观察日月星辰四象(廿八宿)观象授时的成熟历法。

疑古派学者断言《尧典》是战国儒家搜集材料精工编造而成。(陈梦家作《尚书通论》甚至认定伏生所传29篇乃秦时齐鲁儒更定。《尧典》更被判定“非秦之旧”,“其编定成本当在秦并

---

①段注:“唐之为言荡荡也。”《尚书》今文“荡荡”,古文即“汤汤”。

丁山《商周史料考证》:“汤,卜辞金文隶作唐。甲骨文尝见‘唐土’。”连文云:“贞,作大邑于唐土。”(金璋,611)唐土,《晋语》作唐杜氏,“昔民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同为唐杜氏。周卑、晋继,为苑氏。”唐杜、陶唐一脉相承。

②《说文》:“唐,大言也。”段注:“引申为大也。”《说文》段注订补引《淮南·本经》:“元元(太阳)至砀而运照。”砀即唐之古文。其实唐本字是康,与暘字音近相讹。古唐国地望,一说即今唐山、一说在河北唐县,一说在今山西太原,一说在山西平阳。朱骏声说,陶唐即唐唐/荡荡之转语,浩浩荡荡,伟大之义。(《说文通训定声》引)

③典,《说文》:“从册在几上,尊阁(高)之也。”典、政古音相通,鼎之古音又读贞,可证。

六国之后。”)

实际上,《尧典》成书于孔子之前。

竺可桢作《论以岁差定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利用现代方法据岁差推算出“鸟、火、虚三星至早不能为商代以前之理象,星昴则为唐尧以前之天象”,论定《尧典》作于西周初年。

卢景贵曾据黄道附近星座二十八宿宫度,本七十年岁差一度,推算尧时天象,知“彼时黄经较现时约少六十度,故冬至日约在房七度三十二分,春分日在昴一度三十四分,夏至日在星三度四十一分,秋分日在氐十五度五十三分,是《尧典》之记事,于时于天均相合。”

而《夏书》“胤征篇”记中康日食,亦由天象而知为实录。《夏书》“胤征篇”之佚文见于左昭十七年所引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乃在夏都安邑,见日全食,在房星之度,而惊骇营救之现象。推步天象,考证得知此夏书出自古文“胤征篇”,乃夏中康时代之残逸史实。在中康之可能年限内,求夏都可见,食在房宿之日全食,得西元前 2137 年 10 月 22 日之日全食,条件完全相合;而适当中康之元年,甲申,九月壬申朔之日食。”

《尧典》中羲氏、和氏两族及四方之伯,即主持祭祀阴、阳及四季之太阳神①。帝尧高辛,则为北极太一之神,主宰璇玑玉衡,以法天道。羲,觋也,男巫。和,巫也,女巫。

四岳制度,即四部或四部落之制度。尧居中央,四部分掌四方,四部之长称“岳”,即四岳。这种制度,实质是一种部落联盟。各部之下,协理万邦,邦即邦国,大大小小的以居邑或小城为中心的农耕区域,其居民是同血族的公社成员。

据《经典释文》,“尧典”(包括尧书、虞书)原文共十六篇。十一篇已亡佚于秦火,现仅存五篇。“尧典”仅是五篇中之第一篇。

[何按]

(序)古昔有帝尧,聪明斯文,开拓天下。将退其位,考虑让位给虞舜,于是作了“尧典”。

1

传说:在古代,有帝王名“尧”,又称“放勋”。②他精明,斯文、安閒、谦恭、宽容。他的光辉映照四宇,充沛于天地。

---

①羲和即太阳女神之名。《大荒南经》:“有女子看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何按:甘者,当作丹也。)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后来,羲和故事在流传中不断变形、演变。

②“放勋”即“伏羲”音变。伏羲,音变又作封豨、彭夷、希夷;蜥蜴,即龙/蜥蜴/鼍鳄也。以大型爬行动物“龙”作为图腾,所以有此名号。

伏羲亦即彭祖。亦即黄帝。黄帝,太阳神也,演为人主(天王)之美号。

他首先修明自身之美德，而后使九族和睦，平等地治理百姓。百姓顺从他的诏命，然后联合统理天下所有的城邦。

2

为治理万民，顺应四时之变，以成万物之用；尧命令羲氏与和氏两族，恭敬奉事上天，计算观察日月星辰，以告知人民四时季节的变化。①

——命令羲氏之兄，居住于东夷，地名叫“旸(阳)谷”。礼聘太阳之出升，管理东极。

敬候着春分，观察大鸟星的出没，以确定春季的降临。

东风之神之名叫“析”(羲)，它一来临，鸟兽乐于交配繁衍。

——命令羲氏之弟，居住于南极。赐地名叫“明都”。管理南方，敬候夏季(太阳)最长那一天的到来。

以大火之星作为标记，以确定夏季的降临。

南方之风神之名叫“因”，它一来临，那里的鸟兽只长(裸露的)皮革。

——命令和氏之兄，居住于西土，赐地名叫“昧谷”。礼送太阳之下落，管理西域。

敬候中元之夜，观察虚(虎)星的出没，以确定秋季的降临。

西风之神之名叫“夷”，它一来临，那里的鸟兽长有美丽的绒毛。

——命令和氏之弟，居住在朔北，赐地名叫“幽都”。治理朔方胡狄，敬侯冬季(太阳)最短那一天的到来。

观察昴星的出没，确定冬季的降临。

北风之神之名叫“隩”(卧)，它一来临，鸟兽长出丰厚的毛皮。

尧帝说：“喂！你们羲，你们和。由你们来确定一年的三百六十又六日，如果有多余就建立闰余。由你们确定四季，决定刈收之时，用以指导百工们，使各种事业兴旺发达。

①尧以日、月、星辰三光为观象纪时之坐标，是古天文学之重大革命。《左传》襄公九年，记初民“祀大火，而火纪时焉”。“大火”即龙星之心宿。其主夏至，亦见本篇。

尧典(中)

1

帝曰:“畴咨,若时登庸?”①

放齐曰:②“胤子朱,启明。”③

帝曰:“吁! 嚚讼,可乎?”④

帝曰:“咨! 若予采。”⑤

驩兜曰:⑥“都! 共工方僝鸠功。”⑦

帝曰:“吁! 静言,庸违,象恭滔天。”⑧

帝曰:“咨!四岳,⑨汤汤洪水方割。⑩荡荡怀山襄陵,⑪浩浩滔天。⑫下民其咨,有能俾乂。”⑬

佥曰:⑭“於! 鲧哉。”⑮

帝曰!“吁! 咈哉。⑯方命圮族。”⑰

岳曰:“异哉,试可乃已。”⑱

帝曰:“往,钦哉。”⑲

九载,绩用弗成。⑳

2

帝曰:“咨! 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㉑

岳曰:“否德,忝帝位”。㉒

曰:“明明,扬侧陋。”㉓

师锡帝曰:㉔“有鳏在下,曰虞舜。”㉕

帝曰:“俞! 予闻如何?”㉖

岳曰:“瞽子。㉗父顽,母嚚,象傲,克谐。㉘以孝烝烝,㉙乂不格奸。”㉚

帝曰:“我其试哉女。㉛”于时,观厥刑于二女。㉜

[注解]

①畴咨:筹此。若时,若是,是谁。登庸:得用,重用。马融说:“羲和为卿官,尧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绩多阙,故求贤顺四时之职,欲用以代羲和。”

登庸,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云:“张守节《正义》曰:‘言将登用之嗣位也。’以登庸为登用

嗣位，盖本汉人旧说，三家今文之遗。扬雄《美新》云：'陛下以至圣之德，龙兴登庸。'此今文说以登庸为登帝位之证。"其说谬。

②放齐：尧臣，八伯之一。

③胤：裔。朱：丹朱，即南方之神朱鸟。丹朱：帝尧之子，丹鸟氏，楚祖也。丹朱名叫朱明。朱明即句芒。启明：晴明、精明。

《神异经南荒经》记为"丹兜"，其引《书》曰："放丹兜于崇山"。丹字，古文《尚书》记为"鴅"，从鸟丹声。朱或记作味、殳。（童书业说）丹兜，语变驩兜，杜预《左传》注谓即"浑敦"。《淮南·地形训》记作"驩头"，又曰"驩朱"，皆乃丹朱音转。

《太平御览》引佚《书》曰："尧子不肖，舜使居丹渊为诸侯，号曰丹朱。"

《海内南经》："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郭璞注："丹阳复有丹朱冢也。"丹朱封地，或曰在苍梧（长沙），或曰在丹阳（南阳），丹、淅水间。乃楚族故地。

④嚣讼，即喧讼、喧嚣之意。《史记·五帝本纪》作顽凶。讼，古字通凶。

⑤咨：问也。若：为也。予：我。采：察也。《史记》此句为"始事事"。

⑥驩兜，与共工、三苗、鲧并称为"四凶"。

⑦都：《尔雅·释诂》释为"於"，即"呜"字。表示赞叹的语气词。共工：即"鲧"之切语。郑玄注："贾侍中云：'共工，诸侯，炎帝之后，姜姓也'。"按其工亦为氏官之号，司大也。

方：读如旁，通庞，大也。僝：具也（马融）。鸠：峻也。鸠功即峻功。《史记》此句作："共工旁聚布功，可用。"清徐嵩《二老阁记》："（二老阁）其鸠工于康熙辛丑。"象：夏，大也。恭：洪。

⑧静言：巧言。静：又写作"靖"。静：美也。《汉书·翟义传》"静言令色"，即《论语·学而》"巧言令色"。

庸：用也。违：背反。静言庸违，即讲得好做不好。

象恭：象，大也。恭，洪也。大洪水。

⑨四岳：大岳。（1）四古文"丣"，与大形似。《左传》隐八年："夫许，大岳之属。"注："大岳，神农之后，尧四岳也"。（2）或说尧时姜氏为四伯，掌方岳之祀，述诸侯之职。《周语》："禹治水，四岳佐之"。贾逵注："四岳，官名，大岳也。"

⑩汤汤：即荡荡：淌淌：洋洋，水流荡貌。洪：一作鸿，《说文》："洪，洚，水不遵道也。"割：古音夏。

⑪荡荡：滔滔，大也。怀：包围。襄：上。

⑫滔：蹈，冲也。

⑬咨：灾也。俾：败。乂：治。

⑭佥，《尔雅·释诂》："皆也。"即今语咸。於：读如呜，叹词。

⑮鲧：禹父，有崇氏。有崇氏，即垂氏。夏祖：颛顼之后，曾筑城，治水不成，获罪。尧时四凶之一。

⑯咈：否。

⑰《史记》作负命毁族。吴国泰说："负，违乱也。"何按：方，妨也；坏也。圮：毁，坏也。

又作放命圮族。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汉时俱读方为放。圮(痞):毁。圮族:毁族。族:家园。古聚族而居。

⑱异:不同。已:以,用也。《史记》作"试不可用而已。"曾运乾《尚书正读》云:"四岳称异者,言异乎帝所闻也。"

⑲钦哉:谨哉,小心。

⑳绩用:绩业。

㉑庸命:用命。庸:用。郑玄注:"顺事应天命。"巽:袭也。《史记·五帝本纪》作"践",声近相借,履也。

㉒否德:《史记》作鄙德。否:不,没有。忝(舔):辱,犹言不配。

㉓明明:第一个明是动词发扬,第二个明是光明。扬:举,推举。侧又作仄。《说文》:"仄,侧倾也。"仄:即遮本字。陋,《尔雅·释言》:"隐也。"侧陋:隐伏卑下的意思。

㉔师,《孔传》:"师,众也。"锡:献也。《禹贡》:"九江内锡大龟。"

㉕方孝岳《尚书今语》根据《尔雅·释诂》:"鳏,病也。"称舜为"鳏",意思是苦人。

鳏(官),又作矜。矜、鳏古同声通用,无妻独身男子曰鳏,即"孤"。

虞舜,姚姓。虞,姚通。一说妫姓,名重华。又,鳏,鲧通。则舜即鲧也。

㉖俞:喻,晓喻。

㉗瞽:盲者为瞽。瞽瞍:乐官。古以瞽者任乐官之职,瞽者又是盲歌手。

《孔传》云:"舜父有目不能分辨好恶,故时人谓之瞽,配字曰瞍。"

姜亮夫《<尧典>新义》引汪荣甫说云:"舜父谓之瞽瞍,皆乐官名,则虞氏盖世为典乐之官,则瞽子者犹言乐官之子。"

㉘顽:恶也。恶古音巫,与顽近通,可相假。嚚:借为逍,逋逃。象:舜弟。

㉙烝烝,《诗·鲁颂·泮水》:"烝烝皇皇,不足不扬。"《毛传》:"烝烝,厚也。"《诗·大雅·文王有声》:"文王烝哉。"《韩诗》:"烝,美也。"

王引之:"谓之烝烝者,即孝德之美厚也。"

何按:烝烝,即昭昭,明明白白。

㉚乂:裕也,宽容。格奸:格,克;奸,争斗。

㉛其:即。哉:读为之。女:女儿。

㉜于时:时,是。刑:行。二女:旧注谓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谬。

何新《湘君湘妃考》(见《爱情与英雄》第123页):

"湘纪,名娥妃,又名丹朱,即太阳女神。娥、二音近,固此讹传为"二妃"。《山海经》记天帝之蛾女(即幼女)为二,女后人不知二应读为娥,而引起千古聚讼纷纭。"

[译文]

尧 典(中)

1

尧帝问:“有谁可以被重用?”

放齐说:“您的嫡子丹朱,很精明。”

尧帝说:“去吧,他爱胡说!怎么行呵?”

尧帝又说:“我再问,谁为我考察!”

驩兜说:“共工(鲧)筑堤已经大竣成功。”

尧帝说:“去吧!这个人讲得好,做不好,结果还不仍然是洪水滔天吗?”

尧帝又说:“我再问,四岳呵,流荡洪水浩大无际,大水汪洋已淹没了高山巨陵,浩浩之势席卷天地。老百姓正在遭殃,有谁能制服它啊?”

大家都说:“还是让鲧去干吧。”①

尧帝说:“呀,不行!怕他会坏事毁了我们的家园。”

四岳说:“不会吧,不妨让他试试。”

帝尧说:“那就去吧,让他小心吧!”

让鲧干了九年,没有成功。

2

帝尧说:“呀,四位大岳,我在位已七十年。你们能发布大命,继承我的帝位吗?”

四岳说:“我们无德呵,会有辱您的圣位。”

尧说:“那就发扬你们的光明,推举被埋没的人。”

大家都对帝尧说:“有一个好男子在民间,叫虞舜。”

尧帝说:“讲!我听听他是什么样的人?”

四岳说:“他是瞽史之子。父亲很凶恶,母亲逃走了,弟弟很傲慢,但他仍与他们相处很好。孝行昭昭,宽容而不相斗。”

帝尧说:“那么我拿女儿来试试他吧。”于是,让幼女考察舜的行为。②

---

①鲧,即共工之合音。据《竹书纪年》,伯鲧乃颛顼高阳氏之元子。“颛顼三十年帝生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山海经·大荒西经》郭注引)

《博物志》:“昔彼高阳,是生伯鲧,布(辟)土。取帝之息壤,以填洪水。”

②《山海经·大荒南经》:“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娥皇、女英乃舜之二妃。娥皇即嫦娥。(“昌意”)

尧 典(下)

1

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1]

帝曰："钦哉！[2]慎徽五典，五典克从。[3]纳于百揆，[4]百揆时叙。[5]宾于四门，四门穆穆。[6]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7]"

帝曰："格，[8]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9]三载，汝陟帝位。"[10]

舜让："于德弗嗣。"[11]

2

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12]

在璇玑玉衡，[13]以齐七政。[14]

肆类于上帝，[15]禋于六宗。[16]望于山川，[17]遍于群神。[18]

辑五瑞，[19]既月乃日，[20]觐四岳群牧，[21]班瑞于群后。[22]

岁二月，东巡守，[23]至于岱宗，柴。[24]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25]协时月正日，[26]同律、度、量、衡。[27]修五礼、五玉、三帛，[28]二生、一死贽。[29]如五器，卒乃复。[30]

3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31]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32]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33]归，格于艺祖，用特。[34]

4

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35]敷奏以言，明试以功，[36]车服以庸。[37]

肇十有二州，[38]封十有二山，浚川。[39]

象以典刑，[40]流宥五刑：[41]鞭作官刑，扑作教刑，[42]金作赎刑。[43]眚灾肆赦，[44]怙终贼刑。[45]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46]

流共工于幽州，[47]放驩兜于崇山，[48]窜三苗于三危，[49]殛鲧于羽山。[50]四罪，而天下咸服。[51]

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52] 百姓如丧考妣。[53]

三载，四海遏密八音。[54]

［注解］

①厘：令。蒋礼鸿《义府续貂》："厘与赉通，赐也。"《释文》引马融云："厘，赐也，理（礼）也。"《诗·大雅·既醉》："厘尔女士。"毛传："厘，予也。"《释诂》："厘，予，赐也。"降：嫁。

妫汭：或说为妫水、汭水二水之会。或说河曲之地曰"汭"（马融）。王夫之、胡渭说"妫水在今山西永济县南六十里，源出历山。"

郦道元《水经·河水注》云："河东郡南有历山，舜所处也，有舜井，妫、汭二水出焉，南曰妫水，北曰汭水，西径历山下。《尚书》所谓'厘降二女于妫汭也。"于：至。

妫（归）：水名。汭或曰水名，或曰水之曲。《说文》："水相入也。"

嫔：聘，匹配。虞：地名。舜之氏地，即虞舜。

②钦：敬，谨，小心。

③慎：授。徽：诲。慎徽：授诲。旧说诚善，皆谬。

五典：五教。即《左传·文公十八年》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克：可，得到。从：实行。

④《广雅·释诂》："纳，选，入也。"

⑤百揆：百官，百工。揆：古音近 gui，官也。百揆，《史记》作百官。

时叙，王引之《经义述闻》："犹承叙也。承叙者，承顺也。"

但王说得不确。时应读为是。叙应读为序。时叙：即有序，井井有条。

⑥宾：聘，迎宾。穆穆：肃穆。《尔雅·释训》："穆穆，敬也。"《孔疏》："以诸侯为宾，舜主其礼迎而待之。"

四门，东西南北四方之门。宾于四门，即迎接四方。

⑦大麓：古本作"大录"。大录：大政也。赵翼《陔余丛考》卷一："《汉书》于定国传：'万方之事，大录于君。'《后汉书》刘恺传：'三公协和阴阳，烈风不迷，迅雨不惑，位莫重焉。'是古人皆作大录庶政，调合阴阳解。"

"宋儒改正五经注疏，亦有不如旧本之善者。尚书'纳于大麓'，孔安国训麓作录，谓使舜大录万几之政，而风雨以时也。王肃注亦同。按《五帝注》孔子答宰予：'尧使舜大录万几之政，故阴阳清和，五星未备，风雨各以其应，不有迷错衍伏'。正与烈风雷雨弗迷之义相应。"

烈：暴，疾。《史记·五帝本纪》："舜入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尧乃知舜之足授天下。"

⑧格：来。

⑨询：问。考：考核。乃：汝、你，指舜。底：定。绩：迹。

⑩陟：升。

⑪于：予也。嗣：继也。

⑫上日:马融说是朔日,即初一。《尚书大传》谓元日。王引之云:“上旬之善日,非谓朔日也。正月上日,即正月上旬的吉日。”

受终于文祖。《史记·五帝本纪》:“尧……二十年而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

文祖:太庙。杨筠如《尚书核诂》说:“文疑当作大,形近而误。文祖,始庙也。大祖即太庙。”

终:钟,钲也,通作政。

⑬在,《尔雅·释诂》:“察也。”何按:在宰也,主持。璇玑玉衡,即北斗七星。《史记·天官》:“北斗为玉衡。”玉衡是杓,璇玑是魁。郑玄谓“运转者为璇机,持正者为衡,皆以玉为之。”《史记·律书》:“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甲(干),十二子(支)。”

⑭齐:计也。七政:指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孔安国《尚书大传》云四季、天地、人为七政。

⑮肆:遂。类:祭名,《五经异义》云:“非时祭天谓之类。”《五帝本纪》作“遂类于上帝”。遂:随也,随祭,祭名。类,《说文》:“以事类祭天神”。

⑯禋(读因):祭名,郑玄谓烟也,“取其气升达报于阳也。”六宗:马融说指天地四时(四季神)六神。

⑰望:望祭,祭祀山川。

⑱上下四方百物之神。

⑲辑:《史记》作揖,集也。《释诂》:“辑,合也。”

瑞:祥瑞。或说为五玉,诸侯所执作为信符用的玉器,分五等。孙星衍疏引《周礼·典瑞》云:“公执桓圭,九寸;侯执信圭,七寸;伯执躬圭,五寸;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皆五寸。”

⑳既:择也。既月乃日:《史记》作“择吉月日”。

㉑觐:朝见天子。牧:牧守。

㉒班,《说文》:“分瑞玉也。从珏,从刀。”

群后:氏族首领。“后,主也。”(应邵注《后汉书》)

王先谦曰:“女母后稷”,当作“女居稷”。居:处也。居:主音通。时:莳,种植。

㉓巡守:巡方,省方。古代君主巡视全国曰巡守。

㉔岱宗:泰山。柴:祭名。马融云:“柴,祭时积柴,加牲其上而燔之。”

㉕秩:次第。觐:礼敬。东后:东方之主。即《楚辞》之东君,启明星。

㉖协:统一。协时月正日,郑玄谓:“协正四时之月数及日名,备有失误。”

㉗同:统一。律:音律。度:长度。量:斗斛。衡:重量。

㉘修:献。五礼,郑玄谓: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礼。马融:“五礼:吉、凶、军、宾、嘉也。”五玉:即上文的五瑞。三帛,郑玄:“三帛所以荐玉也。受瑞玉者以帛荐之。帛必三者,高阳氏之后用赤缯,高辛氏之后用黑缯,其余诸侯皆用白缯”。

㉙二生:即二牲,指生羊羔和生雁。

一死:指死雉。死:《说文》作雉。《白虎通》“士以雉为贽”是也。

贽:《史记》作挚。挚礼:朝见时的贡献。《周礼·大宗伯》:“以禽作六挚,卿执羔,大夫执雁,

士执雉。”郑玄注曰:“羔,取其群而不失其类。雁,取其候时而行。雉,取其守令而死,不失其节,是也。”

㉚如,王引之曰:“与也,及也。”器:礼器。马融说五器即五玉。卒:终,指巡守之礼毕。乃:然后。复:还、归。《尚书大传》:“诸侯执所受圭与璧以朝于天子,无过者得复其土以归其国。”

㉛南岳:《史记》云南岳为衡山。其地在今湖南衡阳。

《尚书大传》:“五岳,谓岱山、霍山、华山、恒山、嵩山也。”孙星衍疏曰:“霍山一说在今安徽潜山县;一说在今安徽霍丘县。《周礼》以衡山为南岳,唐、虞五岳即是霍山也。窃疑经文言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则舜都平阳,日行五十里,计一月可至霍山。若至衡山,辽远又逾江,不便以觐南方诸侯。”

㉜西岳:华山,在今陕西华山县。

㉝朔:北方。北岳,《尔雅·释山》云:“河北,恒山”,“恒山为北岳”。后世五岳地望与上古五岳不同。

㉞格:至。艺祖:即上文所说文祖。特:牛。

㉟四朝:四,肆也,入。

㊱敷:布、普遍。奏:进、告。明试:考核。功:功绩。

㊲庸:用具。

㊳肇:《尚书大传》作兆。古兆、肇通用。封:积土为封,封土为坛。十有二山,《尚书今古文注疏》:“《周礼·职方》:九州皆有山镇,扬州会稽,荆州衡山,豫州华山,青州沂山,兖州岱山,雍州岳山,幽州医无闾,冀州霍山,并州昭余祁,凡九山。唐虞十有二州,则山镇当十有二,无文可知。”

㊴浚川,浚:濬也,深也;川:河川。谓浚川为疏通河道,亦通。

㊵吴国泰云:象,示也。或说象,画也。《尔雅·释诂》:典,常也。《周礼》:“垂刑象之法于象魏。”

典刑:常刑,亦即五刑。象以典刑,一说古无肉刑,只有象刑,在犯人的衣服上画着不同的图形以示惩罚;一说是把五刑的形状刻画在器物上警示世人,就像铸鼎象物一样。

㊶宥:宽宥。流宥:罪轻者或流放以宽之。刑:《说文》作荆,“罚辠也”。五刑:墨(黥)、劓、剕(腓)、宫、大辟。

五刑,郑玄谓:“墨,劓、剕(腓)、宫、大辟,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扑、赎刑,此之谓九刑。”

㊷鞭作官刑,孙星衍疏案:“庶人在官有禄者,过则加之鞭笞也。”

扑:即槚楚,郑注:“扑,槚楚也,扑为教官为刑者。”是古代学校中的体罚器具,但也可用作官刑。

㊸金:古代多称铜为金。马融释为黄金,非是。

㊹眚(读省):过失。肆:遂。眚灾肆赦,郑玄云:“眚灾,为人作患害者也。过失虽有害则赦之。”

㊺怙(读互):恃。终:终身。贼:杀。贼刑:意即如是杀人之刑则不赦免。怙终贼刑:对有所仗恃而终不悔改者,视如杀人,则不赦免。

㊻恤,王引之谓:“慎也。”何按:恤为惜,引申为审慎。

㊼流:流放。

幽州,《尔雅·释地》:“燕曰幽州。”引《括地志》云:“故龚城,在檀州燕乐县界,故老传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地在今北京密云县东北七十里。又马融曰:“幽州,北裔也。”

㊽放:流放。驩兜,尧时四凶之一。

崇山,《尚书核诂》:“崇山当即嵩山;《周语》韦注‘崇山即嵩高山’,是也。”《通典》又云:“沣阳县有崇山即放欢兜之所。”在今湖北黄陂县南。窜,《史记》作迁。

㊾窜,迁也。《五帝本纪》作迁三苗于三宛,以变(屏)西戎。

三苗,马融曰:“裔也。三苗,国名也。缙云氏之后诸侯,盖饕餮也。”高诱注《淮南子·修务训》云:“三苗,盖谓帝鸿氏之裔子浑敦,少昊氏之裔子穷奇,缙云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谓之三苗。一曰放三苗国民于三危。”

㊿殛:诛也。羽山:鸟兽解羽之山。一说在今山东郯(tán 谈)城东北。一说在今山东蓬莱东南。羽夷所在,我以为即燕山。

51罪:罚也。

52殂落:死去。

53百姓:一姓一族,百姓即百族。丧:死。考妣,《尔雅·释亲》:“父为考,母为妣。”《曲礼》:“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

54遏:止、绝。密:静谧。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泛指一切音乐演奏。

[译文]

尧 典(下)

1

尧赐命幼女去妫汭之区,匹配给虞舜。[1]

尧说:“小心啊!教诲你五典,你要遵从五典行事。让你担任百官,你要处置井井有条。让你在四门迎宾接待,你要让四门庄严肃穆。让你执掌大政,你面对狂风雷雨也不要迷惑。”

尧帝说:“来吧!你这舜。我曾询问你事情,考察你的言论,你出言诚实可信。已经三年了,你可以承继我的帝位。”

舜谦让,认为自己的德行还不配。

2

在正月初一日,尧总结大政于宗社。他亲自主持旋玑北斗,主宰日月五星七政。

杀牲祭祀上帝,焚烟告祭天地四时。望祭四方山川,以及天地诸神。

上天降临了五种祥瑞,择取吉祥月圆日,接见四方诸侯,颁发瑞玉给诸侯。

新年二月,尧向东方巡守。到达泰山岱宗,焚柴祭天,望祭四方山川。赐见东后,统一时月正日,统一乐律度量衡。修制关于五种礼、五种玉、三种帛,以及二生一死的礼仪。用五种祭器,事毕而归位。

3

五月向南方巡守,到达南岳,礼仪如同在泰山。八月向西方巡守,到达西岳,也如上。十一月初巡守,到达北岳,修礼如同西岳。归来后,致敬于农社祖庙,杀祭大牛。

4

每五年巡守一次。各地诸侯来朝拜,听取他们的进言,考核他们的政功,赏赐他们以车马礼服。

---

①传说在那古代,有一位帝舜名叫重华,辅佐于帝尧。他深邃、智慧、文明、温和、谦恭、充实,能测知深奥的“玄德”。

领土上有十二州、十二山、深浚的河川。制订了刑典，主要有五种刑罚：官事用“鞭”，教育用“扑”，赎罪用金。对无知者赦免，一贯作恶才处以极刑。

[尧说]小心呵，小心呵，对用刑要审慎啊！

于是尧将共工流放到幽州，将驩兜流放到嵩山，驱逐三苗之族到三危，杀死鲧于羽山。处理了这四大罪人，天下人都服气。

二十八年后，尧帝去世。天下百姓如丧父母，舜为尧守孝三年，四海静禁八音之乐。

二、舜　典

(序)[①]:"虞舜侧微,[②]　尧闻之聪明,将使嗣位,[③]　历试诸难,[④]　作《舜典》。"

[何按《说文》:少昊氏赢姓。赢字金文从龙从易。即有易也。少昊之虚在曲阜。或曰虞舜亦为有易族。《说文》:"虞舜居姚虚,因以为姓。或为:姚,娆也。《史篇》以为:姚,易也。"舜族姚姓,或曰从尧(母族),或曰有易之易的转语。舜族属东夷,有易之族也。]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⑤]浚哲文明,[⑥]温恭允塞,[⑦]玄德升闻,[⑧]乃命以位。[⑨]

1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述四聪。[⑩]

咨十有二牧,[⑪]曰:"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⑫]

舜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使宅百揆,亮采惠畴?"[⑬]

佥曰:"伯禹作司空。"[⑭]

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⑮]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暨皋陶。[⑯]

帝曰:"俞,汝往哉!"

2

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有谷。"[⑰]

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⑱]

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⑲]汝作士,五刑有服。[⑳]五服三就。[㉑]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㉒]

3

帝曰:"畴若予工?"

佥曰:"垂哉!"[㉓]

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让于殳、斨暨伯与。

帝曰："俞，往哉！汝谐。"[24]

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

佥曰："益哉！"

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让于朱虎、熊罴。

帝曰："俞，往哉！汝谐。"[25]

(4)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

佥曰："伯夷！"[26]

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让于夔、龙。

帝曰："俞，往，钦哉！"[27]

(5)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28]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29]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30]

帝曰："龙，朕堲谗言殄行，震惊朕师。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31]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钦哉！惟时亮天功。"[32]

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分北三苗。[33]

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34]

[注解]

①《今文尚书》将本篇与《尧典》合为一篇，没有开头的二十八个字。今从古文，将其独立一篇。

②舜：名重华（"中华"的名起源于此。）有虞氏，又称虞舜，传说中"五帝"之一。侧，《孔疏》："不在朝廷谓之侧。"指舜隐居民间。微，《孔疏》："其人贫贱谓之微。"

③嗣：继承。

④历：数次，屡次。

⑤协：协同，相合。

⑥浚（俊）：深邃。哲：智慧。文，《孔疏》："经纬天地曰文。"明，《孔疏》："照临四方曰明。"

⑦温：温和。恭：谦逊。允：确实。塞：充满。

⑧玄：深。登闻：听闻。登、听（德）古音通。

⑨命：任命，授予。按："曰若…以位。"二十八字，今文《尚书》无。

⑩月正元日，即正月吉日，王引之说。文祖：尧的太庙。询：谋。四门：明堂（太庙）的四门

⑪牧:长。十有二牧,十二州长,泛指四方首领。

⑫食,杨筠如《尚书核诂》说:"食是饬的假借字,《说文》'饬,从人从力,食声。'"《匡谬正俗》:"饬者,谨也,敬也。"时:是。柔:驯化。能:古音耐,与奶、子、爱音义兼通,亲善、和睦也。迩:近。

惇:敦也。《尔雅·释诂》:"厚也。"允:大。元:圆,周围。

难:旧说离也疏远。之谓不易之事。任人:用人。旧说淫人,奸邪之人。故《史记》作"远佞人"。《尔雅·释诂》:"任,佞也。"蔡沈《书集传》:"任,古文作壬,包藏凶恶之人也。"服:治。

⑬奋:奋发。庸:努力。熙:广。载:事。宅:居。百揆,见前注。亮:《史记》作"相"。《释诂》:"亮,相,导也。"辅助的意思。采:事。惠:顺。畴:类。亮采惠畴,是说居官相事,顺其畴类。

⑭伯禹:大禹。司空:即司工,在司百工。与《周礼》冬官司空职相似,平水土之官。

⑮俞:喻。惟时:唯是。懋哉:勉哉。

⑯稽(乞)首,郑玄注《周礼》云:"拜,头至地也。"

稷:即后稷,又名弃,周族始祖。其母姜原履巨人足印怀孕而生。及长,善农耕,通稼穑之法,民皆效仿,尧举为农师,舜时封于邰。后世奉为农神。

契:商族始祖,母曰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契。因助禹治水有功,被舜任为司徒,掌教化之职,封于商。

皋陶(姚):又作咎陶、咎繇,东夷族首领,偃姓,协理大禹治水有功,舜任其为掌刑法的官,民皆服其执法公平,禹欲传位于他,未继位而先卒。

⑰阻:俞樾《尚书平议》以为是且的假借字。《说文》:"且,荐也。"《诗·大雅·云汉》:"饥馑荐臻。"毛传:"荐,重。"有还、仍的意思。又《释诂》:"阻,难也。"《广雅·释丘》:"阻,险也。"有艰难的意思。亦通。播:播种。时:为莳的假借字,动词,有别种,移植的意思。

⑱逊:《五帝本纪》作"驯",皆当作"训",教也。

五品:指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种伦理关系。又郑玄注云:"五品,父、母、兄弟、子也。"司徒:古官名,管理徒众。

敬:恭谨。敷:布,传播。五教,《国语·郑语》:"商契能和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韦昭注:"五教,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一说五教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⑲蛮夷:古代对南方、东方民族的泛称。猾:乱。《广雅·释诂》:"猾:扰也。"《说文》:"夏,中国之人也。郑玄注:"猾夏,侵乱中国也。"猾夏,时中原未有夏号。吴国泰云当作猾扰。

《尔雅·释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礼记·明堂位》:"九夷、八蛮、六戎、五狄"。蛮、夷、戎、狄,乃上古中原人对四边不同族语者的四种分类称呼。每一方位居者并不同族,故云。四岳者,四部族之首领也。中央者,称华夏。

四岳及中华之土神方帝,即五帝。

宄:《史记》作轨,读音同。寇贼奸宄,郑玄注云:"强取为寇,杀人为贼,由内为奸,起外为轨。"

⑳士,马融云:"狱官之长。"郑玄言:"士,察也。主察狱讼之事。"

五刑：指墨、劓、剕、宫、大辟五种刑罚。有服：服，法也，罚也。

㉑何按：五服，即五罚，五刑之罚。五服三就：郑玄谓用五刑的时候，可在原野、市朝、甸师三个地方。《国语·鲁语》臧文仲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故大者陈之原野，小者散之市朝，五刑三次，是无隐也。"三次即是三就。

㉒流：流放。宅：居。五流有宅，即流宥五刑。

五宅三居，马融云："谓在八议，君不忍刑，宥之以远。五等之差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国之外。"郑玄则说："宅，读为咤，惩刈之器。谓五刑之流，皆有器惩刈。五咤者，是五种之器，谓桎一梏二恭三。"

允：公允。惟明克允，蔡沈《书集传》云："又戒以必当致其明察，乃能使刑当其罪；而人无不信服也。"

㉓畴：《史记》作谁。若：善。工：百工之长。垂：人名，相传为舜时主百工之官。

㉔殳（音书）斨（音枪）：人名，相传为舜的臣子。伯与：人名，相传为舜的臣子。暨：及、和。刘逢禄云："殳斨、伯与，垂之佐。"

㉕上：山上。下：低洼有草有水的地方。虞：官名，负责掌管山泽禽兽。益：伯益。

朱虎熊罴，《孔传》以为是二臣名。孙星衍疏根据《左传·文公十八年》和《汉书·古今人表》认为是四臣名。愚从《孔传》。刘逢禄云："朱虎熊罴，益之佐。"

㉖典：主持。三礼，马融："天神、地祇、人鬼之礼。"郑玄注："天事、地事、人事之礼也。"

伯夷：东夷族部落首领，相传为尧舜的臣子，齐太公的始祖。《国语·郑语》云："礼于神以佐尧。"舜时为秩官，典三礼。

㉗秩宗：官名。郑玄注："主次秩尊卑。"《书集传》云："秩，序也；宗，祖庙也。秩宗主叙次百神之官，而专以秩宗名之者，盖以宗庙为主也；《周礼》亦谓之宗伯。"夙：早。夜：晚。寅，《释诂》："敬也。"直：正直。清：清洁。

㉘夔（即喾）：相传为尧舜时的乐官。尧时作乐，百兽闻而起舞。舜时专职典乐，教育贵族子弟。作《九招》、《六列》、《六英》诸曲，以明帝德。

乐：乐官。

胄子，马融："胄，长也。教长天下之子弟。"郑玄注作国子。《礼记·王制》："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即指太子并包括四方诸侯及公卿大夫的子弟。王引之则认为胄作育，声近通用，胄子即育子、稚子，引申为青少年。

㉙直而温，宽而栗。孙星衍疏云："梗直者加以温和；宽厚者加以明辨，性以相反者相成也。"

虐：孙星衍疏引高诱注《淮南》云："害也。"

简，《诗传》云："大也。"傲，《说文》云："倨也。"傲慢。

永：通咏。声：指歌唱的声音。郑玄注曰："声之曲折又依长言，声中律乃为和也。"律：标准音。律和声，唱出的歌声合乎音律。夺：侵夺，干扰。伦：次，次序。谐：和。

㉚拊（府）：敲击。石：《汉纪》引刘向说指磬。《说文》："磬，乐石也。"古乐器。

百兽率舞，古代人们装扮成兽舞蹈。旧注所谓百兽受感化而起舞。

㉛龙：相传舜时臣子，舜命他为纳言之官，负责反映下情并传达舜的命令。堲(即)：嫉，恨。《说文》："疾恶也。"谗言：巧言。殄(舔)行，杨筠如注云："按殄犹病也，败也……殄行犹言病行，败行也。"

纳言：官名。《诗·大雅·烝民》："出纳王命，王之喉舌。"《孔传》："纳言，喉舌之官，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必以信。"

㉜汝二十有二人。马融曰："禹及垂已下皆初命，凡六人，与上十二牧四岳，凡二十二人。"郑玄云：指十二牧与禹、垂、益、伯夷、夔、龙、新、伯与、朱虎、熊罴共二十二人。时：承。亮：相，帮助。功：事。

㉝黜：废，罢免。陟：升。幽：暗，昏庸。明：贤明。

北：古与背同字，别也。

㉞征庸：征用，任用。方：方岳，四方之岳。之谓南岳。据《史记》载，舜时南岳一带有苗为乱，舜因之南征有苗，远至苍梧之野，并死在那里。此句断句也作："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史记·五帝本纪》："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之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大戴礼·五帝德》："舜之少也，恶顇劳苦，二十以孝闻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葬于苍梧之野。"《孔传》云："三十征庸，三十在位，服丧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数；为天子五十年，凡寿一百一十二岁。"以上关于舜的年岁记载，均系传说，难以深究。

[译文]

舜　典

[何按]

舜,姓姚,(姚古音"昭/曜",与楚王族为同姓之族。)[①]舜又名重华,氏于有虞,所以又称虞舜。顾名思义,有虞氏之族善于采渔、狩猎、捕鸟,制陶。有虞氏善猎、善渔、善陶。《考工记》:"有虞氏尚陶。"或云:"东夷之陶埴苦壶,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韩非子,难一)。

"舜典"篇言帝尧以女儿与有虞族联姻,想传帝位于女婿。舜在即位前经受各种考验,即位后,巡行四方朝礼四岳,制定刑法,惩处共工、欢兜、三苗和鲧,举贤授能,任用百官,勤劳民事而鞠躬尽瘁。

《论语·尧曰》记尧对舜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其大意谓:"舜呵,天已授历命在你身上。你要永远执掌那命运的钟铎,让四海混一,受天赐福无穷。"

虞舜似乎是有虞之族的一位英雄。

有虞氏之世系见诸《史记·陈杞世家》:

"陈,颛顼之族。陈氏得政于齐,乃卒亡。自幕至于瞽叟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至于遂(燧),世世导之。及胡公,周赐之姓,传祀舜帝。"

幕:即芒、勾芒。《郑语》:

"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

《鲁语》:

"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

关于舜父瞽叟,乃是一位乐师,琴瑟的发明者。《吕氏春秋·古乐》:"瞽叟乃拌五弦之琴作以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命延乃半瞽叟之所为瑟,益之八弦,以为二十三弦之瑟。"

有虞氏之婚俗仍颇原始。《孟子》万章:

"象曰:……'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弓矢,朕。二嫂使治朕栖。'"栖者,妻也。舜弟象要求与兄共妻。

"舜典"实际早已佚失。今《尚书》"舜典"本于梅氏所传《尚书》,实际分辑于"尧典"。

清牟庭《同文尚书》曰:

①楚王族从母姓芈,从父则姓昭、屈、景。

“孟子引作‘尧典’,大学引作‘帝典’,帝即尧也。《尚书大传》有尧典无舜典。今文之学自‘曰若稽古帝尧’至‘涉方乃死’,通为《尧典》,而兼记舜事也。东汉古文亦与今文同。而别有‘舜典’逸篇。《宋书》‘礼志’高堂隆引书曰:‘粤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建皇授政,改朔。’此即郑氏逸篇文也。”

“至晋传孔氏古文,始分‘帝曰钦哉’以上为‘尧典’。‘慎徽五典’以下别为‘舜典’。齐萧鸾建武中,姚方兴复增‘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孟子》引‘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

[何译]

(书序)虞舜出身卑微之族,帝尧听说他非常聪明,于是准备让他继承帝位,用各种困难考验他,而记录了这部舜典。

1

正月初一日,舜来到朝庙,察询政事于四岳诸侯,打开明堂四门,目照四方,耳听八聪。

“喂,十二方的牧伯!”舜说:“寻找食物要遵守时令,招抚远方安定近邻,积累德行是首要之务。而最难之事是用人,使蛮夷都服气。”

舜说:“喂,方岳之伯长呵!有没有人能奋扬先祖之业绩,主持百官之业焕扬光彩,谁能?”

大家公推说:“大禹伯最胜任主司百工之职。”

帝舜说:“呀,啊,大禹!你去治理水土,专心奋力吧!”禹下拜叩首,谦让最好委任稷、契或皋陶。

帝舜说:“吁,还是你去吧!”

2

帝舜说:“弃,人民正在挨饿。你担任稷谷的总管,去播种百谷吧!”

帝舜又说:“契,百姓们不相亲爱,王族不相和顺。你担任宗社司徒之官,去警诫和颁布五种教义,要宽容呵!”

帝舜又说:“皋陶,蛮夷正在危害华夏,为寇作贼十分猖獗。你去担任武士之官,用五种刑罚去制服寇贼,让五个阶层的人分居上中下位,让五种流动的人得到住所,用五种不同住所区别上中下三位,都要明确而恰当!”

3

帝舜又问:“谁善于主管工艺呢?”

大家都说:“垂可以呵!”

帝舜说:“啊,对!垂呵,你就作共工之官吧。”

垂下拜叩首,让于殳斨和伯与。

帝舜说:“啊,你去吧!你最合适!”

帝舜说:“谁善于管理空中地下的草木和鸟兽呢?”

大家说:“益可以呵!”

帝舜说:“呵,对!益,你作神虞之官吧。”益下拜叩头,推让于朱虎和熊罴之族。

帝舜说:“啊,你去吧,你最合适。”

4

帝舜说:“喂,四岳之伯,谁能主持神圣的礼仪呵?”

大家说:“伯夷可以。”

帝舜说:“呵,对!伯夷呵,你去作司祭之官吧。你要日夜持敬,正直清明呵!”

伯夷下拜叩首,推让于夔和龙族。

帝舜说:“呵,你去吧,你可以!”

5

帝舜又说:“夔呵,由你来主典音乐,教育诸族之子。让他们正直而温和,宽容而谨慎,刚强而不粗虐,简约而不傲慢。用诗可以抒写心志,用歌可以咏唱心言,用音调伴随歌咏,用节律调和音声。让八种音调和谐鸣奏,次序不相乱,达到神明与人类的和谐沟通。”

夔说:“知道了!让我敲击和拍击石磬,让百兽随之共舞!”

帝舜说:“龙呵,神灵憎恨邪说流行,惊动神师。让你作发言之官,日夜传布神的命令,只有你能专任!”

帝舜说:“啊,你们二十二人,要持敬呵!只要天时明亮就要尽力作功。我三年后考核你们。”三次考核后,黜免那些昏暗失职者,提升那些光明尽职者,诸种业绩都繁荣兴旺。

于是,出征击败三苗。舜三十岁时被尧任用,三十岁坐上君位,五十年后,在巡狩南方中死去。

夏　书

[何按]

夏王朝是中国第一个王朝或王国。可以确认:中国第一个国家制度成立于夏王朝。大禹,是夏王朝的始创者。尧与禹的时代,是中国上古史中城邑联盟或联邦形成的传说时代。

"城邦"一词,出自古希腊文 π ο λ i δ ,此词具有三层意义:

1. 城邑为中心的地域;

2. 政治国家;

3. 社族组织。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注:"城邦即波里斯,在荷马史诗中指堡垒或卫城,和乡郊相对。堡垒周围的市区称为阿斯托。故后世警卫一词有邦或国的意义。"①

夏亡国后复为戎胡之族。《史记·匈奴传》谓匈奴乃夏人之后窜入北狄者。《周本纪》正义引《山海经》:"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并明。并明生白犬。白犬有二,是为犬戎。"苗蛮古字通用,蛮龙即鲧、尤,融吾即戎禹。并明即方明、开明、启明。白犬即白狄。犬戎即犬狄,胡戎也。

①参阅吴氏《政治学》,商务版,第6页。

大禹谟

（序）皋陶矢厥谟，[1] 禹成厥功，帝舜申之。[2] 作《大禹》、《皋陶谟》、《益稷》。

1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3] 敷于四海，[4] 祗承于帝。[5] 曰："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6] 政乃乂，[7] 黎民敏德。"[8]

帝曰："俞！允若兹，[9] 嘉言罔攸伏，[10] 野无遗贤，[11] 万邦咸宁。[12]

稽于众，[13] 舍己从人。[14] 不虐无告，不废困穷，惟帝时克。"[15]

2

益曰："都！[16] 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17]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18]

禹曰："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19]

益曰："吁！戒哉！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疑谋勿成，百志推熙。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无怠无荒，四夷来王。"[20]

禹曰："於！[21] 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22]，九叙惟歌[23]。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24]

3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25]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总朕师。"[26]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27] 皋陶迈种德，德乃降，黎民怀之[28]。帝念哉！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推帝念功。"[29]

帝曰："皋陶，惟兹臣庶，罔或于予正[30]。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31]

皋陶曰："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32]。罪疑惟轻，功疑惟重[33]。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34]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35]

帝曰："俾予从欲以治，四方风动，推乃之休。"[36]

4

帝曰："来，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贤。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假，惟汝贤。[37]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漠与汝争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绩，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38]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推精惟一，允执厥中。[39]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40]钦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41]惟口出好兴戎，朕言不再。"[42]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从。"[43]

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44]，昆[45]命于元龟。朕志先定，询[46]谋佥同，鬼神其依，龟筮协从，卜不习吉。"禹拜稽首固辞。[47]

帝曰："毋！惟汝谐。"

5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48]

帝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49]

禹乃会群后，[50]誓于师曰：

"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罚罪。[51]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52]

三旬，苗民逆命。益赞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53]帝初于历山，往于田，日号泣于天，于父母，负罪引慝。[54]祗载见瞽叟，夔夔斋栗，瞽亦允若。至诚感神，矧兹有苗。"[55]

禹拜昌言曰："俞！"班师振旅。[56]帝乃诞敷文德，[57]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58]

［注解］

①谟：谋也。厥：其。矢：即始。皋陶乃中国上古史中一位极重要的人物。但也是不幸而死（屈原《天问》说他由于耿直而招至杀身），是一位失败的英雄。

②申:授也,传授。

③文命:文明转语。又:文命,大禹的名。《史记·夏本纪》曰:“夏禹名曰文命。”

④敷:遍也。于:有。四海,蔡沈《书集传》云:“即《禹贡》所谓‘东渐’‘西被’,‘朔南暨北,声教讫于四海者’是也。”四海即天下四方。

⑤祗:继也。祗:敬。承:祭名,即丞、供奉。帝:上帝。

⑥厥:其。克:克服。

⑦后:上古君王称后。后:母也。本义为高母。克:可。艰:难。厥:为也。蔡沈说:“‘孔子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即此意也。”至确。乂:安,治理。

⑧黎民:百姓。敏:勉。德:读如之,勉力。德。

⑨允:能也。若:如。兹:此。

⑩嘉:善。罔:无。攸:伏,降伏。攸:所。

⑪野:田野。野:古有国野之分,国即国都,野即乡村。遗:失。贤:能者。

⑫万邦咸宁,与《尚书·洛诰》“万邦咸休”意思相同。又《周官》有“万国咸宁”,《同命》有“万邦咸休”。万邦:指天下四方氏族部落。当时之天下有众多独立城邑。各个城邑都由血缘同一的族社成员组成。咸:悉,皆也。邦:城邑。咸:都。宁:安宁。

⑬稽:求教,问。稽:究,考。

⑭舍已从人:尊重众人的意见。此言体现民主意识,值得注意。

⑮虐:虐待。无告:指鳏寡孤独无依无靠的人。废:弃。惟帝时克。克:叩也,敬叩。《尚书·皋陶谟》有“惟帝时举”,意思相近。

⑯都:对。益:伯益,舜时任虞官,见《舜典》。

⑰乃:能。蔡沈《书集传》说:“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则谓之圣;自其圣而不可知而言,则谓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则谓之武;自其英华发外而言,则谓之文。”

广:大。运:远。《孔传》云:“广谓所覆者大,运谓所及者远。”

⑱眷:顾念。皇天眷命,《尚书·太甲》篇有“皇天眷佑”,《微子之命》有“皇天眷佑”,意思相近。皇天,对天帝的称呼。奄:尽。为天下君,《洪范》有“为天下王”。

⑲惠:顺。迪:道。逆,蔡沈说:“反道者也。”从逆:行逆。“惠迪从逆,犹言顺善从恶也。”影响,《孔传》:“吉凶之报,若影之随形,响之应声。”蔡沈《书集传》说:“吉凶之应于善恶,犹影响之出于形声也。”

⑳儆:警、戒备。虞:误、失误。罔:勿、不要。法度:法则制度。淫:过。

蔡沈《书集传》说:“任贤以小人间之谓之贰,去邪不能果断谓之疑。谋:图为也。有所图为,揆之于理而为安者,则不复成就之也。百志:犹《易》所谓百虑也。”熙:广。干:求。

㉑於(乌):叹词。帝:指舜。

㉒九功:即六府三事。六府:指水、火、金、木、土、谷;三事:指正德、利用、厚生。蔡沈《书集传》说:“正德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听,所以正民之德也。利用者,工作什器,商通货财之类,所以利民之用也。厚生者,衣帛食肉,不饥不寒之类,所以厚民之生也。”

㉓叙:序。九叙:指上述九功各顺其理,不乱常法。

㉔用:以。休:美。董:督。威:古文作畏。

九歌,蔡沈说:"此《周礼》所谓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歌,蔡沈:"歌者,以九功之叙而咏之歌也。"俾:使。坏:败坏。

㉕蔡沈说:"水土治曰平。言水土既平,而万物得以成遂也。"

时:是。乃:你的。功:功绩。

㉖格:来。宅:居。有:又。载:年。耄(音冒)期,《孔传》:"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年。"蔡沈说:"九十曰耄,百年曰期,舜至是年已九十三矣。"倦:困倦、疲倦。勤:勤劳之事。总:总领、统帅:这里含有摄政的意思。师:众。

㉗罔克:不能。即不能胜任。

㉘迈,蔡沈《书集传》说:"勇往力行之意。"种:广布、施行。降:下。德乃降,蔡沈说:"德下及于民。"

㉙念兹在兹以下四句,每句均有两个兹。兹:此、这,代词。第一个兹指德,第二个兹指皋陶。释,周秉钧《白话尚书》以为通怿,喜悦。名言:名言于口。允:信、诚。出:发出。诚发于心。

㉚或:有。干:犯。正:通政。

㉛士:官名,指主管刑狱的士师。五刑:指墨、劓、剕〖宫、大辟五种刑罚。参见《尧典》注。

弼:辅助,辅佐。五教:即五常之教,包括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蔡沈以为指五品之教,即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皆通。

期:《孔传》:当也。协:服从。中:中道。蔡沈《书集传》说:"而期我以至于治,其始虽不免于用刑,而实所以期至于无刑之地,故民亦皆能协于中道。"

《孟子·万章上》:"汝其于予治。"赵岐注:"汝故助我治事。""期于予治"就是"汝期于予治",意思是你帮助我治理政事。

懋:勉力、努力。

㉜帝德罔愆,与前文"帝德广运"相协。愆(迁):过,过失。临:从上往下看叫临。简:不烦琐。御:驾御、控制。蔡沈说:"上烦密,则下无所容。御者急促,则众扰乱。"嗣:世,后代子孙。延:远及。宥(又):宽恕。过:过失。蔡沈以为是指"不识而误犯也"。故:故意,蔡沈以为是指"知之而故犯也"。又说:"过误所犯,虽大必宥,不忌故犯,虽小必刑。"

㉝"罪疑惟轻"二句,蔡沈《书集传》释为:"罪已定矣,而于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轻者,则从轻以罪之。功已定矣,而于法之中,有疑其可轻可重者,则从重以赏之。"

㉞辜:罪。经:常。不经:不遵守常法。

㉟好生之德,蔡沈:不忍杀无辜,宁可受失刑之责,所表现的是仁爱忠厚。洽:和谐,这里含有深得民心的意思。有司:官府、官吏,这里当以刑狱和法官来代指刑法。

㊱俾:使。俾予从欲以治,蔡沈说:"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者,舜之所欲也。"四方风动,四方如风一样鼓动响应。乃:你的。休:美德。

㊲泽水:即洪水、大水,又作降水。蔡沈《书集传》:"孟子曰:'水逆行,谓之浇水。'盖山崩水

浑,下流淤塞,故其逝者,辄复反流,而泛滥决溢,洚洞无涯也。"儆:警惧,警告。允:信。成允成功,蔡沈说:"禹奏言而能践其言,试功而能有其功,所谓成允成功也。"满:盈、自满。假:夸大。

㊳矜,《孔传》:"自贤曰矜。"自我夸耀。伐,《孔传》云:"自功曰伐。"夸耀的意思。懋:勉也,褒奖。丕:大。绩:功。历数:帝王相继的次序。蔡沈说:"帝王相继之次第,犹岁时节气之先后。"躬:自身。陟:登、升。元:大。元后:指君王大位。

㊴心,蔡沈说:"人之知觉,立于中而应于外者也。"实际指人的思想。"指其发于形气者而言,则谓之人心;指其发于义理者而言,则谓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难公,故危;道心难明而易昧,故微。"精:精研。一:专一。允:信。《孔传》云:"危则难安,微则难明,故戒以精一,信执其中。"稽:考查、验证。询:咨询。弗询即没有咨询于众。庸:用。爱:爱戴。畏:畏惧。

㊵元后:善君。戴:奉。何戴:即戴何之倒装。《国语·周语上》:"《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为此句之本。《太甲中》有"民非君,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咸有一德》有"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意思相近。

㊶钦:敬。可愿:即可欲,民众所希望的善美之事。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蔡沈说:"四海之民,至于困穷,则君之天禄,一绝而不复续。"

㊷口:言发于口。好:善。戎:兵。兴:当作与,形似而讹。《孔传》云:"好谓赏善,戎谓伐恶。"这里指好话坏话。

㊸枚卜:历卜,即逐个地占卜。古代用占卜的办法选官。禹请逐个占卜有功的下属,吉者入选。

㊹官占,蔡沈说:"掌占卜之官也。"商代叫贞人。蔽,断,断定。蔽志,断定志向。

㊺昆:后。命:占卜。元龟:大龟,占卜大事时用。

㊻询:咨询。佥:都、皆。依:依顺。

㊼龟:龟甲,占卜所用。筮:蓍草,算卦所用。龟筮指占卜算卦。习:重复。习吉:重复出现吉兆。蔡沈《书集传》解此句说;"帝言官占之法,先断其志之所向,然后会之于龟,今我志既定,而众谋皆同,鬼神依顺,而龟筮已协从矣,又何更枚卜乎?况占卜之法,不待重吉也。"

㊽朔:马融以为朔日即上日,按王引之说,此朔日也当为月初吉日,每月之初一。神宗:指尧的宗庙。《孔传》云:"神宗,尧之宗庙。言神,尊之也。"若帝之初,指禹受舜禅位,其礼一如当初舜受尧禅位。

㊾有苗:即三苗。率:顺。弗率:不服从。徂:往。

咨:读为惟,即今语喂,呼唤词。旧说虚词无义,谬。

时:读为是。率:读为循或顺。

汝:读为乃(乳即奶同源词),即你(nai/ni,双声),即尔。第二人称5000年古今基本未变。

徂:读为趋,往也。

㊿群后:指四方部落首领。誓,蔡沈说:"戒也。军旅曰誓。有会有誓,自唐虞时已然。《礼》言'商作誓,周作会',非也。"

后:君也。

㊿济济：众多且整齐的样子。咸：悉也，皆也。朕：即身，即我。老师又云："朕"其实就是今语"咱"的语源。

蠢：罪虐。兹：此。

恭：(1)敬，(2)贡。

侮慢：污蔑同源语。自：读为已，通其。怠慢污蔑他们自己的贤人。

道：指天道。德：读为政治之政。败德：即败坏政治，不是通常说的败坏道德。(关于道德二字的释义考证，可参《老子古经新解》。

52民弃不保：即弃民不保。咎：灾咎。

53三旬：三十天。逆命，蔡沈说："以师临之阅月，苗顽犹不听取也。"

赞：辅佑。届：至，到达。满招损，谦受益，蔡沈说："满损谦益，即《易》所谓天道亏盈而益谦者。"

54帝：指帝舜。历山：相传舜当初耕于历山。日：天天，每日。号：大声喊叫。泣：哭泣。天：上天。《孟子·万章上》有"瞬往于田，号泣于昊天"之句。

负罪，蔡沈说："自负其罪，不敢以为父母之罪。"慝(特)：邪恶。引慝，蔡沈说："自引其慝，不敢以为父母之慝也。"

55祗：敬。载：事，引申为服事。瞽瞍：相传为舜的父亲。《史记·五帝本纪》："舜父瞽瞍盲，而舜母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瞍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

夔(葵)：庄敬战栗的样子。斋：庄敬。栗：战栗。

允若：信顺，信任、和顺。

矧：况且，何况。

56昌言：美言。班：还。振：整。班师振旅，蔡沈说："谓整旅以归也。或谓出曰班师，入曰振旅，谓班师于有苗之国，而振旅于京师也。"

57诞：大。敷：布。

58干：盾牌。羽：翳，用羽毛制成。干羽都是当时舞蹈者所持的道具。两阶：舞者分为宾主两队。格：各也，来之本字。至也。

[译文]

大禹之谋

[题解]

大禹:又称戎禹,夏禹。姒姓,鲧的儿子。谟,《尔雅·释诂》:"谋也。"《说文》:"议谋也"。美籍学者彭瓞钧据天文学及《竹书纪年》考订,夏禹统治期约在公元前1914—1907年间。[①]

《大禹谟》此篇记录禹与帝舜关于政治统治思想的交谈。谈话是在大禹治水成功之后,舜提出将王位传给禹,而禹则建议舜将王位传给皋陶。

《大禹谟》,今文《尚书》无,梅传古文《尚书》有。

[何译]

1

(序)皋陶(繇)始作谋划,大禹成其功业。于是帝舜就授位于他。作了"大禹谋"、"皋陶谋"和"益稷"。

传说在古代:大禹名号"文命"。[②]遍行四海,继承帝位。他说:"王后应克历艰难才能作其王侯,臣民应克历艰难才能作其臣民,政治安定,黎民百姓才会效力。"

舜帝说:"呵!如果真如此,忠嘉之言不被埋没,田野中没有失落的贤才,天下万国才都得到太平。

请教于大众,放弃己意服从众人。甚至不要遗弃孤寡无靠者,不要抛弃困难穷苦者。这才是帝后所应作的。"

2

伯益说:"对呵!先帝之德是那样广远,那样明哲而神通,那样勇武而文明。得到皇天的爱眷,因此才拥有四海而被天下人拥戴为君主。"

禹说:"顺于天道则吉祥,逆反则会遭凶灾。这报应正如影之随光,响之随声。"

伯益说:"是呵!要警惕呵!时时处处要谨慎小心,不能失乱法度。不要在安逸中

---

①《武王克商之年研究》第325页。北京师大出版社。

②文命即美名之语转。

放纵悠游，不要在安乐中沉溺无度，使用贤才不要有疑心，清除奸宄不要有犹豫。多疑则计划难成，多谋还应能善断。

不能违反天道来迎合百姓的赞誉，也不能违背民心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既不可懈怠又不可狂妄，这样才会得到四方部族的归向与拥戴。”

禹说：“正是呀，这正是先帝们的思想呵！有德就是主持良善之政治，善政的目标就是要颐养人民。所以才要开发和利用水火金木土谷，正确地利用它们，调和它们来满足人民的生活，交替使用顺其规律，声律协调有如乐歌。让人民警戒不作坏事，督导他们要有所威罚，为了鼓励他们而施用‘九歌’，千万不可使这些教典被败坏。”

3

舜帝说：“啊！大地已平静，天时顺利通行，六府三政都在实施，世世代代都有了依赖，这是伟大的成功！”

舜帝说：“来！禹。我在这帝位已三十年，已接近百岁，已难以承受辛劳。你不要懈怠，来继承我的事业吧！”

禹说：“我的德性不能胜任。怕人民不愿听从。皋陶有大德，其德能下泽于人，人民拥戴他。请帝父考虑他吧！怀念的人是他，有思泽的是他，有名分的是他，有用的人是他，请帝父记住他的功劳吧！”

帝舜说：“皋陶，你要甘心作一个臣子和助手，不能接替我的大政之位。你应当作武士，明确制订五种刑罚，用以辅佐五伦之教。以助理我的政事，用威罚的手段达到消除刑罚的目的。使万民谐和而行于中正之道，这是你的职责，你努力吧！”

皋陶说：“您的圣德无须多发教言。对待臣下如此简易，驾御众民如此宽宏。处罚罪人不株连他们的子孙，奖赏有功却惠泽于世世代代。宽恕臣民无心的大过，但重罚那种故意犯下的罪行，即使那只是小罪。

对有疑之罪处罚从轻，对有疑之功赏则从重。为了避免枉杀无辜，宁可放弃那种不能肯定的罪人。

以养生之德，深植于人民之心中。因此不必设置专司之刑。”

舜帝说：“使我能顺心而治理，四方闻风而动，这必须要靠你！”

4

帝舜说：“来，禹。洪水已平定，由于你而成功，证明了你的贤明。

你致力辛劳于邦国，你致力俭朴于自家，不自满自美，这正是你的贤明。即使你

不自夸,天下也无人能与你争功。

即使你不自我炫耀,天下也无人能与你争功。

我要光大你的道德,表扬你的业绩。

上天之命已降临于你身上,你早晚要成为元后。

人心是危险的,道心是隐微的。只有专精致一,才能体察天命呵!

那些无稽之言不要去听,无智之议不要采用。难道君位不值得爱敬?难道民意不值得畏惧?大众除了元后,还能拥戴谁?元后除了人民,还能靠谁来守护国邦?

可以呵!谨慎地坐上君位,诚敬地实施你的心愿吧!如果四海遭到困穷,你的天命也就会终止。你出口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兴兵戎。我不多讲了。"

禹说:"那就占卜谁是功臣,选择天赐吉福者让他继位。"

舜帝说:"禹,不可!如果一切专靠占卜就会掩蔽人的心志,而把自身的命运托付给了大龟。

我的心志已定,我也已询问谋臣他们,意见都与我相同。

鬼神也会顺合,龟筮也会顺合。无论卜否,结果都将是大吉!"

禹下拜,再叩首坚决推辞。帝舜说:"不要,只有你胜任!"

5

于是在正月初一的黎明,禹受命于神庙,统率了百官,一切就像当初舜帝继承尧位时那样。

舜帝说:"来!禹。还有苗族不肯驯服,由你来统帅讨伐!"

于是,禹会集诸侯,誓师说:

"济济大众,都要听从我号令。愚蠢的苗人,昏昧不来进贡,侮慢自大,逆于天道,败坏德行。君子被放逐四野,小人却居于高位。人民被弃置而得不到保护。天已降灾难于他们。召唤我带领你们众武士,奉天意讨伐罪虐。你们如果与我同心同力,必定可以建立大功勋!"

出兵三十天后苗民仍不肯屈服。于是伯益对禹说:"如果道德感动上天,不论多么遥地远方的人都能被招徕。满会招致损失,谦虚则能受益。这乃是天道!

帝舜当初在历山,来往于田间,每天只对苍天号啕哭泣。面对父母,情愿自我承担罪责而隐避。每次拜见瞽叟如见天神,何况面对那些苗人呢?"

禹拜受他的建议,说:"对呵!"于是整队回师。禹决定对苗人宣教文德,以戈盾舞蹈展示于广场间。

七十天后,苗人都来归顺了。

皋陶谟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1] 谟明弼谐。"[2]

禹曰:"俞,如何?"

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3] 惇叙九族,[4] 庶明励翼,[5] 迩可远在兹。"

禹拜昌言曰:"俞!"[6]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

禹曰:"吁!咸若时,惟帝其难之。[7] 知人则哲,能官人。[8] 安民则惠,黎民怀之。[9] 能哲而惠,何忧乎驩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10]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11]乃言曰载采采。"[12]

禹曰:"何?"

皋陶曰:"宽而栗,[13] 柔而立,[14] 愿而恭,[15] 乱而敬,[16] 扰而毅,[17] 直而温,[18] 简而廉,[19]刚而塞,[20] 强而义。[21] 彰厥有常,吉哉![22]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23] 日严祗敬六德,亮采有邦。[24]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25] 俊乂在官。[26]

百僚师师,[27] 百工惟时,[28] 抚于五辰,[29]庶绩其凝。[30] 无教逸欲。[31]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无旷庶官[32]。

天工,人其代之?[33] 天叙有典,[34] 一作敕我五典五惇哉![35]

天秩有礼,[36] 自我五礼有庸哉![37] 同寅协恭和衷哉![38]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39]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40]

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达于上下,敬哉有土!"[41]

皋陶曰:"朕言惠可行?"[42]

禹曰:"俞!乃言厎可绩。"[43]

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日赞赞襄哉!"[44]

[注解]

①允:永。迪:蹈,导也,遵循。厥:其,代词,指古代的圣贤帝王,当指尧。德:道德。

②谟:谋也。弼:辅弼,指臣下。谐:和谐。

③都:是,对。"都"从"者"音。宋元话本应答词"着",即是。慎:谨慎。修:指品德修行。思:斯。永:久。都:对。

④惇(敦):《史记》作敦,惇敦古通用,厚也。叙:《史记》作序,次第。九族:见《尧典》注。

⑤庶:众。明,杨筠如《尚书核诂》说:"俞樾谓当读为萌,……师古注并曰:'萌与亡同。'是古人每假萌为亡。然则庶明,犹言庶民。按庶民与九族对言,俞说是也。"励:勉力。翼:助。

⑥昌言:美言、善言。

⑦咸:皆。时:是,这。惟,杨筠如《尚书核诂》:"疑读为虽,古唯虽通用,唯即惟字。"

⑧哲:智。官人:用人。

⑨惠:仁。怀:思。

⑩巧言:善于说话(多贬义)。令色:指脸上表现出巴结、谄媚的颜色。孔:甚、很,程度副词。壬:奸佞。此处指共工。以上四凶举其三,郑玄云:"禹为父隐,故言不及鲧也。"

⑪亦: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谓作大也,甚也,犹言大凡的意思。行:德行。九德:即栗、立、恭、敬、毅、温、廉、塞、义立德。亦行:懿行,美行。亦:怡,懿。亦言:亦,迹也,检验。《墨子》尚贤:圣人听其言,迹其行。《楚辞》惜诵:言与行其可迹兮。《论衡》:以九德检其行,行事效考其言。

⑫乃言: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云,今文"乃言"一作"丐言",即考言,疑作丐言者为是。考言曰载事,犹考言于治事也。载:在也。采采:察察也,明察。此句意为考察一个人的言论要用许多事例验证,不能没有事实作根据,评判一个人的好坏。

⑬宽:宽宏大量。栗:厉,烈,厉害,猛烈。

⑭柔:性情温和。立,《说文》:"对,立也。"即云有主见也,与柔相反。

⑮愿:圆通。恭:庄重。

⑯乱:治。敬:严谨。

⑰扰:驯服、柔顺。毅:刚毅、果断。

⑱直:正直。温:温和。

⑲简:宽大。廉:廉约。《孔传》:"性简大而有廉隅。"孙星衍说:"简大似放,而能廉约法三约。"

⑳刚:刚正。塞:充实。刚正而断多失于疏,内充实以补之。

㉑强:顽强。义:王引之谓善也。以上九德之义,郑玄云:"宽谓度量宽宏,柔谓性行和柔,扰谓事理扰顺,三者相类,即《洪范》云'柔克'也。愿谓容貌恭正,乱谓刚柔治理,直谓身行正直,三者相类,即《洪范》云'正直'也。简谓器量凝简,刚谓事理刚断,强谓性行坚强,三者相类,即《洪范》云'刚克'也。"又余履祥《尚书表注》:"九德凡十八字,而合为九德者,上九字其资质,下九字则进修,亦有德性之全美者,宽者易弛,宽而坚栗则为德;柔者易弱,柔而卓立则为德;谨厚曰愿,愿者易同流合污而不庄,愿而严恭则为德;治乱曰乱,乱者恃有治乱解纷之才则易忽,乱而敬谨则为德;扰者驯熟而易耍,扰而刚毅则为德;直者径行而易讦,直而温和则为德;

简者多率略,简而有廉隅则为德;刚者多无蓄,刚而塞实则为德;强者恃勇而不审直宜,故以强而义为德也。”上述解说可备参考。

㉒彰:章,光明。常:长,长久,不变。吉:善。

㉓宣:循也。《释言》:“徇也。”《尔雅·释言》云:“徇也。”《国语·周语》:“刘康公曰:‘宣所以教施也。’”三德,郑玄曰:“三德,六德者,皆‘乱而敬’以下之文。”夙:早晨。夜:夜晚。浚:恭敬。明:努力。有家:旧注多谓卿大夫。家:卿大夫的封地。

㉔严:马融读严为伊,矜庄。日严:日夜祇敬。亮:佐佑,助。亮采:亮佐(孙星衍)有邦,诸侯。

㉕翕:合。翕受指三德与六德并用。敷:溥世,普遍。施:行。咸:皆。事,《礼记·郊特牲》注:“犹立也。”

㉖俊乂:又作俊艾。郑玄:“才过千人曰俊。”《释诂》:“艾,长也。”郭注:“长者多更历。”孙疏:“言大臣耆老也。”

㉗僚,《尔雅·释诂》:“官也。”百僚即百官。师师,《孔传》:“相师法。”互相学习效法之意。

㉘百工:指百官之下地位较低的士。时:善。

㉙抚,王逸《楚辞》注:循也,顺从。五辰:或谓金木水火土五星,泛指自然天象。孙星衍疏辰为时,五时谓五辰,故谓古有四时为五时说,恐非。周秉钧《尚书易解》:按五辰,北辰也,北辰之星有五,故谓之五辰。《史记·天官书》“中官天极星”,《索隐》引《春秋合诚图》云“北辰,其星五,在紫微中”是也。北辰居天之中,《尔雅·释天》云:“北极谓之北辰。”郭注云:“北极,天之中,以正四时。”昭公十七年《公羊》疏引李巡注云:“北极,天心也,居北方,正四时,谓之北辰。”五辰即五时。

辰:时也。五时:五季也。《白虎通》五行:五季各 18 日,合 90 日为一时。

㉚庶绩:庶几。凝:成功。绩:迹。凝:宁也。

㉛逸:安逸。欲:私欲。

㉜邦:诸侯。一日二日:天天的意思。几:《汉书·王嘉传》作机。万几:万端。

㉝《论衡·艺增》:“毋空众官,置非其人与空无异,故言空也。”一说旷为废。

㉞工:功,事,古工、功通用。天工人其代之:曾运乾《尚书正读》说:“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故事曰天工,人其代之者,天不自下治之,使人代之,故人居其官,不可旷厥职也,言安民之为要。”这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天、君、民一体的思想。

㉟叙:顺。蔡沈《书集传》谓指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伦次。典:常。

㊱敕:立。五典:即上文的五常。惇:尊。

㊲秩:次、顺,与叙同。

㊳自:兹也。我:这里当指天下。相当于今语我们国家。有庸:马本作五庸。庸:容也,容仪。有庸:五亨之礼。

㊴寅:敬。同寅:喻指君臣之间相互尊重。协:亦同也。恭:亦寅也。衷:善。协恭和衷即同心同德,团结一致的意思。秩,《说文》:爵之次第也。

㊵五服:《尚书大传》谓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五种礼服。郑玄谓五服为十二(指衣服上的十二种绘饰,下同)、九、七、五、三也(参看《益稷》)。章:显,五服以显等级。《尚书核诂》云:“其实虞书之五服,即下文希肃以五采,彰施于五色,合之则为五服也。”

㊶五用:即《舜典》五眼,刑亦用也。《国语·鲁语上》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剂用鞭扑,以威民也。”

㊷聪明:视听。畏:即威,古通用字。明畏,《蔡传》:“明者显其善,畏者威其恶。”明即表彰好人,畏即惩治坏人。有土:指保持邦土,也就是保持自己邦国的地位。

㊸惠:通会,引申为应,即当也。可行:定行。

㊸厎:必,定。厎可绩即可厎绩颠倒。杨筠如《尚书核诂》云:“亦疑乃言叶厎绩之倒,与《尧典》同。”

㊹思日赞赞襄哉。思:通惟。日:《孔传》本作曰,非是,当作日。《益稷》篇:”予思日孜孜“句法正同(说见《尚书核诂》)。赞:佐,助。襄:治理。

［译文］

皋陶之谋

［题解］

皋陶谟，《说文》引虞书曰“咎繇谟”。

皋陶，是中国上古史传说中一位神秘人物。从前篇之“大禹谟”看，皋陶至少是有资格与大禹竞争虞舜帝位的人物之一。丁山认为皋陶就是咎繇，亦即蚩尤。

准此，则舜即黄帝。在舜死前，皋陶、禹都是黄帝即舜的帝臣。

蚩尤本为黄帝之臣。《管子·五行》：“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定）时。”《困学纪闻》：“黄帝六相，一名蚩尤。”传说蚩尤牛首。《述异记》云：“冀州有蚩尤神，人身牛蹄，四目六首。”炎帝传说牛首，则蚩尤即炎帝也。

舜死后，皋陶与禹发生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斗争。皋陶/蚩尤失败，并蒙上了千古恶名。《吕刑》：“蚩尤乃始作乱。”

西汉伏生所传今文《尚书》的《皋陶谟》中包括了下一篇《益稷》。而古文《尚书》则分其为两篇。

《书大传》记孔子之言曰：“《皋陶谟》可以观治。”

金景芳言本篇讲为政之道可概括为六个字：“在知人，在安民。”

至哉斯言也！

［何译］

传说在那遥远的古代，皋陶说：“只要永远继承先帝的厚德，则心智清明、人事和谐。”

禹说：“呵，那么应当怎么作呢？”

皋陶说：“是！首先要谨慎，始终修身思远，使九族纯洁而有序，昭明利益，由近及远，以此。”

禹点头而称赞说：“说得对！”

皋陶说：“是！重点是要理解臣下，重点是要安抚人民。”

禹说：“对呵！只要如是，作帝王又有什么难呵！知人要有智慧，才能团结人。安民需要怀爱，黎民也就会拥戴君主。

只要能明智而被爱戴,又何惧于叛逆的驩兜?何必避逃于有苗?还怕什么巧言令色的凶人[①]呢?”

皋陶说:“是。美好的行为包括九种。观其言色,这个人若有德,其言如在,可以验察。”

禹问:“要如何做呢?”

皋陶说:“宽宏而威猛,温柔而有主见,圆通而恭敬,松弛而警觉,柔和而刚毅,正直而温顺,简而谦和,刚强而不迂塞,正直而灵活。明亮而严守规律,吉祥呵!

每天持守三德,从早到晚不懈于家。日夜都要持守公德,佐事于邦国。综合普施,能体事九德之义,惟让有才能,有经验的俊杰长老执掌官职。

让部属师事,让百工遵行,遵循于五季,庶几安宁。不要安逸和贪欲,兢兢业业守保邦国,一日、二日直到永远!

不要荒旷官事。上天的神功,人怎能代理?天行有典则,立我五典,五享之礼。

天行有秩序有礼规,所以我们也以五礼模仿它呵!必须恭恭敬敬配合协调!天之授命有象征,以五服五章。上天会讨伐有罪,以五刑为五用。政事勉之则茂盛。

上天是聪明的,它的圣明是来自于万民。上天是威严的,它的威严是来自于万民。

王者之职是通于上下,敬慎地保有国土。”

皋陶又说:“这些教导是否可以实行?”

禹说:“呀,你的话一定要遵行!”

皋陶说:“这并非表明我聪明,只是在思考如何辅佐襄助君主呵!”

---

①原文作“孔壬”,旧释皆为人名。孔:古音与凶通(兄/况异文而古音通)、壬,人也。孔壬即凶人,或疑即后世言之匈奴。

益 稷

[西汉伏生所传今文“皋陶谟”下篇曰“益稷”。有名无文。古文本分“皋陶谟”为二篇，下曰“益稷”。[1]]

1

帝曰：“来，禹！汝亦昌言。”

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皋陶曰：“吁！如何？”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1]予乘四载，[2]随山刊木。[3]暨益奏庶鲜食。[4]予决九川，距四海，[5]浚畎浍距川；[6]暨稷播，[7]奏庶艰食鲜食。[8]懋迁有无，化居。[9]烝民乃粒，[10]万邦作乂。”[11]皋陶曰：“俞！师汝昌言。”[12]

2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13]帝曰：“俞！”禹曰：“安汝止，[14]惟几惟康。[15]其弼直，[16]惟动丕应，[17]徯志以昭受上帝，[18]天其申命用休。”[19]

帝曰：“吁！臣哉邻哉！[20]邻哉臣哉！”

禹曰：“俞！[21]”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22]予欲左右有民，[23]汝翼。[24]予欲宣力四方，汝为。[25]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B26 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27]绨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28]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29]在治忽，[30]以出纳五言，汝听。[31]予违，汝弼，[32]汝无面从，退有后言。钦四邻！[33]

庶顽谗说，[34]若不在时，[35]侯以明之，[36]挞以记之，[37]书用识哉，欲并生哉！[38]工以

---

①何按：此篇以伯益、后稷与禹的对话名篇。但篇中对话实为舜帝、禹及皋陶。今文“益稷”原篇已亡佚。此篇实为“皋陶谟”之后半篇。

纳言,[39]时而飏之,[40]格则承之庸之,[41]否则威之。”[42]

3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43]至于海隅苍生,[44]万邦黎献,共惟帝臣,[45]惟帝时举。敷纳以言,[46]明庶以功,[47]车服以庸。[48]谁敢不让,敢不敬应·[49]帝不时敷,同日奏,罔功。[50]

帝曰:[51]“无若丹朱傲,[52]惟慢游是好,[53]傲虐是作。[54]罔昼夜頟頟,[55]罔水行舟。[56]朋淫于家,[57]用殄厥世。[58]

4

[禹曰:]“予创若时,[59]娶于涂山,[60]辛壬癸甲。[61]启呱呱而泣,予弗子,[62]惟荒度土功。[63]弼成五服,至于五千。[64]州十有二师,[65]外薄四海,咸建五长,[66]各迪有功,[67]苗顽弗即工,[68]帝其念哉!”

帝曰:“迪朕德,[69]时乃功,惟叙。[70]皋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71]

5

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72]祖考来格,[73]虞宾在位,[74]群后德让。[75]下管鼗鼓,[76]合止柷敔,[77]笙镛以间。[78]鸟兽跄跄;[79]《萧韶》九成,[80]凤凰来仪。[81]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82]

6

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83]乃歌曰:“股肱喜哉![84]元首起哉!百工熙哉!”[85]皋陶拜手稽首扬言曰:[86]“念哉!率作兴事,[87]慎乃宪,[88]钦哉!屡省乃成,[89]钦哉!”乃赓载歌曰:[90]“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91]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92]帝拜曰:“俞,往钦哉!”

[注解]

①下民:小民。下、小古字形近。昏,郑玄注:“昏,没也。”昏读为泯,古昏泯可通。垫:陷也。下民昏垫,言“下民”为洪水所吞没。又于省吾在《尚书新证》卷一中认为垫是执之讹,执即毛公鼎之椃,通迩,尔又同艺,昏艺之艺读溺。下民昏垫,即下民昏溺,天下的民众昏没沉溺,与郑说意思相近。

②乘四载,据《史记·河渠书》和《汉书·沟洫志》言,是指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

行则梮。如淳曰:橇“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

③随:行。刊:砍削木槎,插在山路上以作标记。随山刊木,《史记》作“行山表木”。

④暨益:集议。奏:进。庶:众,指众民。鲜食:鸟兽新杀叫鲜。

⑤决:掘。九川:王肃说是九州之川。九:古常用作虚数,泛指多数。距:至。

⑥浚:字又作濬,《史记》作决。《说文》:“深通川也。”《周语》:“为川者决王使寺。畎(音犬):即川、畎,田间纵沟。浍,郑玄:“浍所以通水于川也。”

⑦稷:粮食。

⑧艰:马融本作根。《释名》:“艰,根也。”则艰即指根生植物,亦即百谷。艰食就是用粮食做成的食品。清人俞樾说:艰当读为饎,《说文》艰字重文作僖,饎僖同声,故得通用,饎亦谓用粮食制成的食品。洪水之后,百姓生活依然十分困难,虽然播种百谷,但土地播种艰难,得食为难,所以要靠猎取禽兽补充食物。现今考古发掘证明,原始社会末期农耕居民的狩猎仍是经济的重要内容,是补充衣食不足的来源之一。

⑨懋:通“贸”。《说文》:“贸,易财也。”“贸迁有无”,《史记·夏本纪》作“调有余补不足”。迁:徙也。

化:孙星衍谓即古货字。居:蓄。刘逢禄云:当读为“懋迁化居有无”。懋迁:行货为商;化居:居货为贾。

⑩烝:众也。烝民:即众民。粒:《史记》作立。王引之云:“粒当读为《周颂》思文‘立我烝民’之立。立者:成也,定也。”

⑪万邦:泛指部落联盟下的各氏族部落,在这个意义上通常也可以称诸侯。作:始。

王引之说:“作之言作,乍者始也。作与始相对成文。”

乂:裕。

⑫师:《史记》改为此,当为斯的假借。斯师古同音。

江声说应当作“斯”,代词。《史记·夏本纪》作“此而美也”。

昌:美。

⑬都:对。慎乃在位:慎,申,寿。

⑭安汝止,郑玄谓:“安汝之所止,无妄动。”何按:止,职责。意思是安于职责,不要轻举妄动。

⑮惟:古音读抑,抑制。几:谨也,小心。惟:有也。康:安。惟几惟康,犹言克危图安。

⑯弼:辅佐,指大臣。直:正直。

⑰丕:大。应:和。推动丕应,意思是勿妄动,动则天下大应之。

⑱徯,《说文》:“待也。”徯志,《史记》改作清,故杨筠如云:“徯清一声之转,谓清洁心志也。”志:心志。昭:古通绍。《尚书·文侯之命》:“用克绍乃显祖。”唐石经作昭,即其证。《释诂》:“绍,继也。”谓继承之意。

⑲申:重,以也。休:美。

⑳邻:怜,爱也。

㉑俞:愿也。

㉒股:腿。肱(公):手臂。股肱:常用来比喻左右大臣、心腹。

㉓左右,《释诂》:"导也。"郑玄:"助也。"按,左右,即指挥。有:抚、保护、扶持。孙星衍疏云:"有者,抚也。《释诂》有、抚转相训。"

㉔翼:辅佐。

㉕宣:布。力:意指安邦治国。为:助也。

㉖观:示也。《周礼·考工记》:"嘉量既成,以观四国。"郑玄注:"以观示四方。"

作会:绘制。会:绘,读为缋,画的意思。从日月至黼黻共十二章,都是天子用来绘饰礼服的。日月星辰山龙华虫是画在上衣上的。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种是绣在衣服下身上的。古代上衣曰衣,衣服的下身曰裳。又从色彩上讲:"山龙",《尚书大传》:"青也。"华虫,郑玄注曰:"五色之虫。"

《礼记·月令》:"虫是鸟兽之总名也。"郑玄注《周礼·考工记·画缋》时说:"所谓华虫也,在衣,虫之毛、鳞有文采者。"孔颖达认为华虫就是雉。一说华虫,黄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

㉗宗彝:谓钟鼎等祭祀礼器。《小克鼎》:"克作皇祖厘季宝宗彝。"藻,水草。玉饰如水藻之文,环形。粉米:白米。粉:画粉;米:肃文如聚米也。黼,《周礼·考工记·画缋》:"白与黑谓之黼。"《尔雅·释器》:"斧谓之黼。"黻:两弓相背的形状。王国维考证黻弓音同,故画弓者谓之黻,与画斧者谓之黼,义正相应。可备一说。

郑玄说:"絺读为黹。黹,紩也。"紩:也。绣,《周礼·考工记·画缋》:"五采备谓之绣。"

黹:佚,缝制。绣:刺绣。

杨筠如《尚书核诂》说:"高晋生云:'作会与作服相对为义,会当读为桧,旌旗也,盖唐虞之世,画日月星辰山龙华虫旌旗之上,故曰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也。'"亦备一说。

㉘作服:指制成服装。采:指颜色。杨筠如云:"采,三体石经作介。按《淮南·精神训》高注:介,被甲者。《史记·南越列传·索隐》:介,被也。盖被于外者,谓之介,故甲胄在外,亦谓之介胄,虫之外甲,谓之介壳。"亦备一说。

郑玄说:"此十二章为五服,天子备有焉,公自山龙而下,侯伯自华虫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

㉙十二乐律:阴六为吕,阳六为律。六律指黄钟、太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六吕谓大吕、夹钟、中吕、林钟、南吕、应钟。五声:宫、商、角、徵、羽。八音:八类乐器。指金、石、丝、竹、匏、土、革、木。金指钟,石指磬,丝指琴瑟,竹指箫管,匏指笙竽,土指埙(勋),革指鼓,木指柷敔(触雨)。

㉚在治忽:《史记》作"来始滑"。在:察。治:治理。忽:忽滑古同声。王引之谓:"忽当读为滑。《淮南子·精神训》注:'滑,乱也。'盖治忽对言。在治忽,犹言察治乱。"曾运乾《尚书正读》云:"在治忽者,察声音之哀乐,以知政教之理乱也。"

㉛出:发布。纳:采纳。出纳,周秉钧《尚书易解》说:犹言进退。五言:五种不同的言语。前

人引《汉书·律历志》多谓五言为五常之言，或比附为五声之言。今人方孝岳说："'五言'，即《王制》所云'五方言语'。"

《礼记·王制》："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合之中国，则五也。"

㉜违：违背。弼：辅助。

㉝钦：敬。四邻：指四辅，郑玄释为左辅右弼前疑后丞，泛指左右大臣。曾运乾《尚书正读》说："实即上文所言汝翼、汝为、汝明、汝听也。"恐非。

㉞庶：诸，众。顽：恶。《庄子·渔父》："好言人之恶谓之谗。"

㉟若：语词。在：察。时：是，指示代词，指股肱耳目之意。

㊱侯：箭靶。《小尔雅·广器》："射有张布谓之侯。"古代用射侯之礼区分善恶，不贤的人不能参与射侯。

㊲挞：达，洞察。记：诫也。达而戒戒。

㊳书：《周礼·大司寇》注为书写罪状于大方板，并把方板放在犯人的背上，或去掉犯人的帽子把罪状写在犯人的背上以示耻辱。识：记也。生：一说上述刑罚都不是死刑，不置之死地。《说文》：威，违也。生，进也。

㊴工：官。纳言：采纳意见。

㊵时：善。飏：《史记》作扬，举世。

㊶格：正。承：进。庸：用。

㊷威：畏也。

㊸光：广也。

㊹苍生：黎民。

㊺黎：来。献：贡。

㊻敷：博，普遍。纳：采纳。

㊼庶：一作试。功：事。

㊽庸：运，运行。车服以庸，车服以运。

㊾敢：能。应：承。

㊿时敷：省方。同日奏：同日，终日。奏：座。罔：无。

51帝曰，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云："'无若丹朱傲'上古文今文俱有'帝曰'二字，《伪传》脱之也。史公有之。"何按：孙说甚确。惟下文亦脱落"禹曰"二字。

52若：如也。丹朱：尧的儿子，参见《尧典》注。傲：傲慢。

53惟：只。慢：与漫通，放也。游：佚也。好：喜好。

54虐：同谑，嬉戏。作：为。

55罔：无、没有。额与《说文》舠字相当，意思是船行不安，昼夜不息。額：即游。《尚书今古文注疏》："額額者，《说文》云：'船行不安也。读若兀。'"《孔传》："額額，肆恶无休息。"

罔昼夜額額，杨筠如《尚书核诂》引朱彬谓："无昼夜皆額額，即《诗》所谓'式乎式号，俾昼

罔昼夜頟頟，杨筠如《尚书核诂》引朱彬谓："无昼夜皆頟頟，即《诗》所谓'式乎式号，俾昼作夜'，指慢游傲游而言。则頟頟疑为各各之假字。《说文》：'各，论讼也。'……是各各，即谓争讼呼号，非推舟之谓也。按各与鄂古通，《说文》：'谔，哗讼也。'《广雅》：'谔谔，语也。"杨筠如以为朱说甚是。今从杨说。

56罔水行舟，郑玄注谓："丹朱见洪水时，人乘舟；今水已治，犹居舟中頟頟使人推行之。"

57朋：一说读为风，放也，雌雄相互引诱叫风。淫：淫乱。

58用：因。殄(殄)：灭绝。厥：其。世：父子相继叫世。

59创：惩。若：顺。时：是、这。

60涂山：说法不一，如：(1)会稽说，《渝州越绝书》认为禹娶亲的涂山在绍兴附近；(2)渝州说，《华阳国志》以为是江州涂山，其地在今重庆；(3)当涂说，《清一统志》以为在寿春当涂等。似以会稽为是。

61辛壬癸甲，古代很早就以干支记日，辛壬癸甲指四天，相传禹结婚三天后即离家治水。《吕氏春秋》云："禹娶涂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壬至甲四日，复往治水。"

62子，郑玄注《乐记》："子读如不子之子。"又注《中庸》谓"爱也。"一说子作字，抚问也。可备一说。

63惟：只。荒，孙星衍说："荒"通"芒"，"芒"通"忙"。

度：考虑。土功：土工。

64弼：辅佐。《国语·吴语》："夫一人善射，百夫决拾，胜未可成也。"韦昭注："成，定也。"

五服：即五部。《禹贡》的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五区，详《禹贡》注。

65州：调也。旧说州十有二师；师，二千五百人。

禹治水后，分天下为九州，舜又分冀州为幽州、并州，分青州为营州，共为十二州。《尧典》地作十二州。九州之说，详见《禹贡》。

66薄：辟也。咸：皆也。五长：五方之长，即四岳与中央。《王制》："五国以为属，属有长。"郑玄注谓，每五个诸侯国立一长以为统率，但又以为这是九州之外边远地区的编制。《尔雅》所谓"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由于四海范围广大，在东西南北各方，每方确定一个大方国统率诸多小部落，此大方之长，即称"岳"或"岳伯"。

67迪：达也。

68苗：三苗，顽：恶也。即：就。工：官。弗即工：弗竣功。

69迪：道，导也。迪朕德：应为"朕德迪"之倒装。

70时：是。乃：你，指禹。功：功劳。叙：说，称颂。惟：为。

71方：旁也，大也。祗：敬也。叙：说，称颂。厥：其，指禹。方祗厥叙，方：庞，大也。象刑：象形。图象于器物上。惟明：宜明，使人明见。

72戛(音夹)：敲击。鸣球：一种乐器，玉磬类。搏拊(音勃府)：皮制乐器。琴瑟：均是乐器名。以：咏，郑玄谓歌诗也。

73祖考来格，格：临也。郑注："祖考来格者，谓祖考之神来至也。"孙星衍疏云："祖者，颛

项;考者,尧也。《祭法》云:‘有虞氏谛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此盖宗祀明堂之祭。”

㉔虞宾:《周礼·大司乐》贾疏引郑玄注谓丹朱,舜以为宾。何按:虞,喜乐也。虞宾:即今语嘉宾。非有所确指出。

㉕群后:泛指方国诸侯、首领。德升:(《说文》)为让、揖让。德升:揖让而升,宾主相见礼仪。

㉖下管:象管。管似箫。

鼗(音桃):《说文》作召,又作兆,两旁有耳长柄的小鼓,摇之使自击。今称“拨浪鼓。”郑玄云:下,堂下奏乐。

㉗合止:即合乐。止:之,止东用敔。

柷(祝):打击乐器。形状象漆桶,中间有椎。乐曲开始时,先击柷。敔(音雨):打击乐器。形状象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铻。乐曲结束时击奏。

郑玄注谓:“合乐用柷,柷状如漆甬,中有椎,合之者投椎于其中而撞之,所以节乐。”

㉘笙:乐器,属管形乐器,大笙十九簧,小笙十三簧。镛:大钟。间:交替着演奏。

㉙跄(音枪)跄:“动也”,形容人扮成鸟兽闻乐起舞。

㉚萧韶:舜所制作的乐曲。九成:乐之一节为一成。一节完后则变奏,九成即乐曲之九节段,九次变奏。郑玄注:“成为所奏一竟”。“成:犹终也。每曲一终,必变更奏。若乐九变,人鬼可得而礼。”

㉛凤凰:大鸵鸟。上古以大鸵鸟为祥瑞,鸵鸟善舞。来仪:仪,舞也。

㉜石:石磬类乐器。拊:击也。百兽率舞。率:随。庶:诸。尹:官长。谐:同协,和也。庶尹允谐,众官员也加入礼乐队伍,人兽同乐。

㉝庸:怡,喜悦。敕,《释诂》:劳也。几:小事。蔡沈《书集传》云:“惟时者,无时而不戒敕也;惟几者,无事而不戒敕也。”

㉞股肱:指左右大臣。喜:王引之谓喜,起也,熙也,皆兴也。

㉟元首:指舜。起:兴起。百工:此处当指百事,非指百官。熙,兴也。喜、起、熙皆有兴起的意思。

㊱拜手稽首:古代男子的跪拜礼。拜手:跪下之后,两手拱合,俯首至手与心平,而不至地,因称拜手。稽首:行礼时叩头至地。飏:与扬通,发扬。

㊲率:统率。

㊳慎:真,神也。宪:成也。

㊴省:省察。

㊵赓,《尔雅·释诂》:“续也。”载:为。

㊶康:安。

㊷丛脞(错上声):烦碎。或读为“丛凑”,“治事急遽无序,则众务丛凑于前。”亦通。

惰:懈弛也。堕:坏也。

[译文]

益 稷

[题解]

益,也称伯益,又写作伯翳(伯夷)。相传伯益是舜的儿子,佐助禹治水有功。稷,也称后稷。舜帝时为农官,即周人之先祖弃,教民稼穑。

孔安国在古文《尚书》"益稷"篇名下说:"禹称其人,因此名篇。"孔颖达解释道:"禹言暨益、暨稷,是禹称其二人。二人佐禹有功,因此以此二人名篇。既美大禹,亦所以彰此二人之功也。"

《孟子·公孙丑上》有"禹闻善言则拜",就是根据本篇"汝亦昌言"而来的。因此,"益稷"的写成应在《孟子》成书之前。

[何译]

1

舜帝说:"来,禹!你也发表意见。"

禹拜首说:"是!圣帝,让我说什么呢?我只是想孜孜于工作。"

皋陶说:"啊,你要怎样做?"

禹说:"洪水已淹没到天空。浩浩荡荡包围了高山、大陆。而小民们只会愚蠢地垫高土地。我乘船四处漂流,随着山势砍削木舟。没办法,只能采取各种生腥为食。

我打算疏通九条江川,沟流连接于四面的大海。深挖沟渠,沟连于江河。

然后即播种稷粮,采集根块食物,取代那些生腥,变无为有。使万民能吃到粮米,万国得到丰裕。"

皋陶说:"好啊!去实施你美好的梦想吧!"

2

禹说:"对!圣帝,愿你长寿在位。"

舜帝说:"好!"

禹说:"要稳定你的基础,只有谨慎才会有安康。心地正直,虽有动变也不会响

应。矢志一心奉事上帝，上天会授你天命无疆。”

舜帝说：“呵！这个辅佐很可爱！很可爱呵这个辅佐。”

禹说：“我愿如此！”

舜帝说：“辅臣要成为我的大腿、臂膊和耳目。我指挥万民，你来作我的辅翼！我宣励四方，你来替我工作！

我要观赏古人留下的图象，观察日、月、星辰、高山、龙、花、虫、宗庙彝器、百草、火焰、白米、旗帜、服装、织绣。用五彩颜料彰显出五种颜色，做成衣物，你来为我明辨选择！

我要听到六种乐律、五种声音、八种乐器，察觉出不和谐，采纳五方言论，你来为我察听！

我有了过错，你来纠正。你不要当面顺从我，退到背后议论，以至亲近四方之邻国。

对各种邪恶谗言，如果我没有察觉，你要监听而明辨它，洞达而警惕它，书写而记录它，要一起进言呵。

要善于采纳人言，有善言则表扬它。对正言都要承接和采用，否则就摒弃它。”

3

禹说：“我明白了！圣帝！宽广的天空之下，所有的海内苍茫众生，万城的黎民，共同来做圣帝之臣民，共同尊奉唯一的圣帝。

普纳他们的意见，明察他们的功绩，乘车运行，谁敢不让路！谁敢不尊敬应承！如果帝王不巡方，整天坐守，就不会成功。”

舜帝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只喜好漫游四方，傲谑作乐。不分昼夜周游，竟在旱地上乘船而行。在家中淫荡，终于招致家世断绝。”

4

[禹说]：“我初创业之时，刚娶妻于涂山氏。在家中只住了辛日、壬日、癸日、甲日四天。

启还在呱呱大哭，我抛下爱子，只能忙于营度治水工程。于是划分了五部，远达五千里外。

调集了十二师人众，向外开辟四海，建立五方首长，终致成就大功。

只有苗蛮之事还未竣功，让圣帝系念呵！”

帝舜说：“光大我的德政，这是你的功绩，值得称赞！皋陶正在记叙这些事业，要大作图像，要明亮。”

5

夔说:“敲击玉磬来庆贺吧,拨抚琴瑟,奏乐！让祖考神灵降临,让嘉宾就座！”

于是诸侯互相礼让。吹奏起象牙管笛,擂响兆鼓,与柷敔相配合,中间夹杂着笙和钟。[人们]模仿着鸟兽步舞,演奏“箫韶”九歌,凤凰也来伴舞。

夔说:“好极了！我来亲自敲击拍打石磬,让百兽跟随起舞,让百官们一同作乐。”

6

帝舜兴奋地歌唱道:

“受天之命,时光几何?”又唱道:“多么令人欢喜呵！元首奋起呵！百业兴旺呵！”

皋陶拜手叩首向前进言说:“多么值得纪念呵！你统率我们兴办事业,由于认真而获成功。奇妙呵！历经磨难而成功！奇妙呵！”

于是继续作歌唱道:

“元首圣明呵！股肱优良呵！事业伟大呵！”

又唱道:

“元首放任颓废呵,股肱懒惰呵,万事也就荒废呵！”

帝舜拜手说:

“说得好呵！往后要更加认真敬业呵！”

禹贡*

(序)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1]

1

禹敷土,[2]随山刊木,[3]奠高山大川。[4]

冀州:[5]既载壶口,[6]治梁及岐。[7]既修太原,[8]至于岳阳。[9]覃怀砥绩,[10]至于衡、漳。[11]厥土惟白壤。[12]

厥赋惟上上。错,[13]厥田惟中中。[14]恒、卫既从,[15]大陆既作,[16]岛夷皮服,[17]夹右碣石入于河。[18]

济、河惟兖州。[19]九河既道,[20]雷夏既泽,[21]澭沮会同。[22]桑土既蚕,[23]是降丘宅土。[24]厥土黑坟,[25]厥草惟繇,[26]厥木惟条。[27]厥田惟中下,厥赋贞,[28]作十有三载乃同。[29]厥贡漆丝,[30]厥篚织文。[31]浮于济、漯,达于河。[32]

2

海、岱惟青州。[1]嵎夷既略,[2]潍、淄既道。[3]厥土白坟,[4]海滨广斥。[5]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

厥贡盐、絺[6],海物惟错。[7]岱畎丝、枲[8]、铅、松、怪石。[9]莱夷作牧。[10]厥篚檿、丝。[11]浮于汶,达于济。[12]

海、岱及淮惟徐州。[13]淮、沂其乂,[14]蒙、羽其艺,[15]大野其猪,[16]东原厎平。[17]厥土赤埴坟,[18]草木渐包。[19]厥田惟上中,厥赋中中。

厥贡惟土五色,[20]羽畎夏翟,[21]峄阳孤桐,[22]泗滨浮磬,[23]淮夷、蠙珠暨鱼。[24]厥篚玄纤缟。[25]浮于淮、泗,达于河。[26]

3

淮、海惟扬州。[1]彭蠡既猪,[2]阳鸟攸居。[3]三江既入,震泽厎定。[4]篠簜既敷,[5]

* 此章并未言治水,而讲禹统一中国,划分疆界,制订贡赋事。

厥草惟夭,[6]厥木惟乔。[7]厥土惟涂泥。[8]

厥田惟下下,[9]厥赋下上,上错。厥贡惟金三品,[10]瑶、琨、篠、簜、齿、革、羽、毛、惟木。[11]岛夷卉服[12]厥篚织贝,[13]厥包橘柚,锡贡。[14]沿于江、海,达于淮、泗。[15]

4

荆及衡阳惟荆州。[1]江、汉朝宗于海,[2]九江孔殷,[3]沱、潜既道,[4]云土梦作乂。[5]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厥赋上下。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6]杶、干、栝、柏,[7]砺、砥、砮、丹,[8]惟箘、簵、楛,[9]三邦厎贡,[10]厥名包匭、菁茅,[11]厥篚玄纁玑组,[12]九江纳锡、大龟。[13]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14]至于南河。[15]

荆、河惟豫州。[16]伊、洛、瀍涧既入于河,[17]荥波既猪。[18]导菏泽,被孟猪。[19]厥土惟壤,[20]下土坟垆。[21]厥田惟中上,厥赋错上中。厥贡漆、枲、絺、纻,厥篚纤纩,[22]锡贡磬错。[23]浮于洛,达于河。

5

华阳、黑水惟梁州。[1]岷、嶓既艺,[2]沱、潜既道。[3]蔡、蒙旅平,[4]和夷厎绩。[5]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赋下中,三错[6]。厥贡璆、铁、银、镂、砮、磬、[7]熊、罴、狐、狸、织皮,[8]西倾因桓是来,[9]浮于潜,逾于沔,[10]入于渭,乱于河。[11]

黑水、西河惟雍州。[12]弱水既西,[13]泾属渭汭,[14]漆、沮既从,[15]沣水攸同。[16]荆、岐既旅,[17]终南惇物,至于鸟鼠。[18]原隰厎绩,[19]至于猪野。[20]三危既宅,[21]三苗丕叙。[22]厥土惟黄壤,[23]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厥贡惟球、琳、琅玕。[24]浮于积石,[25]至于龙门、西河,[26]会于渭汭。[27]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28]

6

导岍及岐,[1]至于荆山,[2]逾于河;[3]壶口、雷首,[4]至于太岳;[5]厎柱、析城,[6]至于王屋。[7]太行、恒山[8]至于碣石,[9]入于海。西倾、[10]朱圉、[11]鸟鼠至于太华;[12]熊耳、[13]外方、[14]桐柏,[15]至于陪尾。[16]导嶓冢,[17]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18]岷山之阳,[19]至于衡山;[20]过九江,至于敷浅原。[21]

导弱水,至于合黎,[22]馀波入于流沙。[23]

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24]

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25]东至于厎柱,又东至于孟津,[26]东过洛汭,[27]至于大伾;[28]北过降水,[29]至于大陆;[30]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31]入于海。

7

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1]过三澨，[2]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3]东，为北江，[4]入于海。

岷山导江，[5]东别为沱，[6]又东至于澧；[7]过九江，至于东陵，[8]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9]入于海。

导沇水，[10]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11]东出于陶丘北，[12]又东至于菏，[13]又东北，会于汶，[14]又北东，入于海。[15]

导淮自桐柏，[16]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17]

导渭自鸟鼠同穴，[18]东会于沣，[19]又东会于泾，[20]又东过漆、沮，入于河。

导洛自熊耳，[21]东北，会于涧瀍；[22]又东，会于伊，[23]又北东，入于河。[24]

8

九州攸同，[1]四隩既宅，[2]九山刊旅，[3]九川涤源，[4]九泽既陂，[5]四海会同。[6]六府孔修，[7]庶土交正，[8]底慎财赋，[9]咸则三壤成赋。[10]中邦锡土、[11]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12]

9

[五百里甸服：[1]百里赋纳总，[2]二百里纳铚，[3]三百里纳秸服，[4]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五百里侯服：[5]百里采，[6]二百里男邦，[7]三百里诸侯。[8]

五百里绥服：[9]三百里揆文教，[10]二百里奋武卫。[11]

五百里要服：[12]三百里夷，[13]二百里蔡。[14]

五百里荒服：[15]三百里蛮，[16]二百里流。[17]]*

东渐于海，[18]西被于流沙，[19]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20]禹锡玄圭，告厥成功。[21]

---

*何新按：此段我疑乃汉经师（刘歆·）所增补。

甸：田也。甸服：田部，以之纳米粮。

按先周称“田”，本乃田猎之地，即猎场，非如后世以为粮田地。郑众注《周礼·小司徒》“唯田”云：“田，谓猎也。”郑玄注义同。《公羊传·桓公四年》何注云：“田者，蒐狩之总名也。”是四时之蒐猎总名为田。析而言之，《周礼》以春田为蒐。《尔雅·释天》云：“春猎为蒐”。郭注云：“搜索取不任者。”《左传·隐公五年》杜注“春蒐”云：“蒐索择取不孕者。”蒐字《礼记·祭义》、《国语·齐语》又作“搜”，并声近义词。夏田为苗，郑玄注“苗田”云：“择取不孕任者，若治去不秀实者云”。苗：即猫。

秋田为弥。冬田为狩，《左传·隐公五年》杜注云：“狩，围守也。冬物毕成，获则取之无所择也。”

［注释］

1

①别：分也，分划，分别。这里指分划疆界。

随：追，沿着。就是顺着山势砍削树木作为标志。

浚：循也，溯也。任：认，识别。贡：贡奉。

②敷，马融注："分也。"郑玄谓："布也。"禹敷土，蔡沈《书集传》云："分别土地以为九州也。"即划九州。

何按：敷当释辟也。辟：开辟土地，茫茫禹迹，惟禹辟之。

③刊：砍也。郑玄说："必随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为道，以观其所当治者，则规其形而度其功焉。"

④奠：定。《尚书·吕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即给山川取定名称。蔡沈《书集传》云："定高山大川以别州境也。"

郑樵《通志》云："州县之设，有时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贡》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是以山川为标志，划定各州疆界。顾颉刚谓："如兖州以济水、黄河为界；青州以海和泰山为界；雍州以黑水、西河为界；荆州以荆山、衡山为界；徐州以海及泰山、淮水为界；豫州以荆山及黄河为界；梁州以华山、黑水为界。"（《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

⑤冀州，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云："禹行自冀州始。"冀：冠带也。冀州有冠带天下，为九州首之义。夏、商已有冀古国之名，字又作蓟、箕。西周冀音转为晋，即晋国。《吕氏春秋·有始览》云："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注云："东至清河，西至西河。"大致范围是今山西全省，河北的西、北部，河南的北部，辽宁西部。

冀州是传说中唐尧、虞舜及夏的宅都之地，为尧舜联盟的活动中心。冀州：即齐州，即干（建）州、天齐、天干（天乾）也。冀亦有首领之义。

故《禹贡》治水平土，区划九州从冀州开始。

⑥既载：起哉。既：起。哉：通自。起自壶口，《汉书·地理志》："河东郡北屈，《禹贡》壶口山，在东南。"扬州即越州。《吴氏春秋》："东南为扬州，越也。"贺循《会稽记》："少康其子号曰于越。越国之称始此。"

王鸣盛《尚书后案》："壶口山上连孟门，下控龙门，当路束流，为河之扼要处，故禹首辟之。

李民说："在今山西吉县西北，与陕西宜川遥望，距龙门约70公里。黄河至此，河道骤然由200多米缩小至20多米，宛如咽喉，冬季上下水面高低落差15至25米，形成悬崖直泻的瀑布奇观。壶口瀑布水势奔放，倾注石槽，迂回旋转，好像壶形漏斗，故名。"

⑦治：至。梁：山名，在今陕西韩城县西北，壶口的南面。岐山：地在今陕西岐山县境，即吕梁。其地古说不一。《吕》、《淮》二书都有"吕梁未发"一语，《事将·黄帝》、《庄子·达生》记孔子曾观于吕梁。阎若璩谓"吕梁即龙门之南山。"胡谓亦云地在夏阳（今陕西韩城县南）。顾颉刚说

则但地理与经文不合。按此岐山又作歧山，山之分脉也，未必即地名。《水经·河水注》引《魏土地记》："梁山北有龙门山，大禹所凿。"

蔡沈《书集传》云："梁、岐皆冀州山。梁山，吕梁山也，在今石州高石县东北。岐山在今汾州介休县狐岐之山，胜水所出，东北流注于汾。"但其说胡谓以为不然。

⑧既修：即向。太原：今山西太原一带，汾水上游。

孔安国云："高平曰太原，今以为郡名。岳，太岳。"尧都中心在今晋南。王国维考证："太原正汉河东郡地，与《禹贡》太原在壶口、梁、岐、岳阳间者，地望正合。大泽当即要邑盐池，或蒲坂张扬池。"尧都平阳，即今临汾市。

⑨岳阳：岳即太岳山。《水经·汾水注》："《禹贡》所谓岳阳，即霍太山。"霍太山即太岳山，在今山西霍县东，汾水所经之地。阳：山的南面。

一名霍山。山南叫阳，今太岳山以南和永济一带，正连接成一大平原。

⑩覃怀：地名，隋、唐、宋、元称"怀州"，明称"怀庆"。今河南武陟、沁阳一带。覃怀一带土地肥沃，地势平坦，北靠太行山，南临黄河。

《韩诗外传》："武王伐纣，至邢丘，更名曰覃怀。"王鸣盛《尚书后案》："怀县故城今在河南怀庆府武陟县西，即覃怀，其地当孟津之东，稍北，太行之正南，沛水出其西，淇水出其东，为河北沃壤。"

古代称黄河以北，太行山以南平原地为南阳。

祇：致，获得。绩：迹。

⑪衡：同横。漳：漳水。《孔传》："漳水横流入河。"所以说横漳。漳水在覃怀之北。漳水由山西高原西南向东横流，与北上的黄河交汇于河北、河南两省之间的平原地区。漳水自西向东，在邺县清漳、浊漳相会入河，此即曰"横漳"。马融以衡为水名，后人多不从之。

⑫厥：其。惟：是。白壤：据今人研究，这里的土壤属盐渍土，洪水退去之后，土面一干，盐分因水分蒸发而凝聚起来，使地面略呈白色，故古人称为白壤。马融注云："壤，天性和美也。"颜师古注："柔土曰壤。"

⑭赋：赋税。《孔传》："赋，谓土地所生以供天子。"《蔡传》："上之所取谓之赋。"

《禹贡》将赋税和土质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上上是第一等。

错：杂，错杂，间杂，夹杂。指杂书第二集赋税。

⑮田：耕地。郑玄说："地当阴阳之中，能吐生万物者曰土。据人功作力竞得而田之，则谓之田。"中中：指田地的高下和肥瘠的等次，一共九等，中中是第五等。

⑯恒、卫：二水名，历来有二说。一是《汉书·地理志》说恒水在曲阳县境内，源出恒山，东入寇；而发源于河北灵寿县东北的卫水，向南流到灵寿县东南与滹沱河合流，恒、卫、寇、滹池四水各有源流，不相通假。二是《水经·寇水注》云："寇水又东，恒水从西来注之，自下寇水水兼纳恒川之通称焉，即《禹贡》所谓恒、卫既从也。"故胡渭《禹贡锥指》以为卫河下游即滹沱河，

恒水下游即寇水，四水并为两水。实际上，恒、卫的下游在战国黄河大改道前，均当是黄河下游河道的一部分，治理恒、卫即是治理黄河下游河道。

⑯大陆：大陆泽，泽名，在今河北鉅鹿县西北。

《汉书·地理志》："巨鹿郡，《禹贡》大陆泽在北。"是古代著名的内陆湖泊，后淤平。作：陬，边际。《夏本纪》作"为"。

⑰岛夷：《史记》、《汉书》均作鸟夷。郑玄注："岛夷，东方之民，捕食鸟兽者也。"岛：《孔传》谓海中之山谓之岛。夷：字当作渔，又作兽。古代称东方海滨之人为"夷"。当泛指古代冀州东方沿海的夷人，以狩猎为生，以鸟兽鱼皮为衣服。

⑱碣石：山名。其地历来说法不一，考证颇多，大致在今渤海沿岸。如《汉书·地理志》："右北平骊城县，大碣石山在西南。"骊城：在今河北抚宁、昌黎县境。或说乐亭县。文颖注《汉书·武帝纪》以为在河北昌黎东南，在夏代此为黄河古道入海处。

夹：间。《尚书易解》："夹，近也，此谓接近。"苏轼云："夹，挟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顾碣石，如在挟掖也。"《史记》改河为海。

⑲济：即济水，是古代四渎之一。源出河南济源县王屋山，汉代在今河南武陟县流入黄河，向南溢出，流向山东，与黄河平行入海。惟：为，是也。

兖（读眼）州：地约当今山东省西部，河北省东南部，河南省东北隅。兖州春秋时为卫地。《吕氏春秋》云："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兖即允之隶书，允水即济水，兖州由济水而得名。古济水河道是兖与豫、徐、青诸州的分界处。孔颖达《尚书正义》云："此下八州，发首言山川者，皆谓境界所及也。"

⑳九河，《尔雅·释水》："九河：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简、洁、钩盘、鬲津。"

郑玄说："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无岸，故能分为九以杀其势，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简、洁、钩盘、鬲津。"

九河指当时黄河下游的九道河。道：通"导"，疏导。

㉑雷夏：大泽名，在今山东菏泽东北黄河南岸，古代此处地势低洼，水潴成泽，后淤平。

㉒灉：黄河的支流，今湮灭不存。沮（剧）：济水的支流。雍沮会同：两水合流同入雷夏泽。

㉓桑土：桑田。郑玄注谓："其地尤宜蚕桑，因以名之，今濮之上，地有桑间者。"濮上指卫国，属兖州。桑土既蚕：既，出也。

㉔是：王引之《经传释词》云于是。降：下也。丘：无石的小土山。宅：居住。《史记·夏本纪》作"于是民得下丘居土"。

㉕坟：肥沃。马融曰："坟，有膏肥也。"坟肥音近。黑坟：色黑、肥沃的土壤。

辛树帜《禹贡新解》说："坟为高起之地而有膏肥，似指丘陵土壤而不尽肥沃；埴坟显指粘质丘陵土壤。考其所在，则兖为今之山东西部，丘陵地多为棕壤；惟禹贡称兖州'厥草惟繇，厥木惟条'，想见当时草长林茂，土壤中黑色腐植质必多，或于古代为灰棕壤，即所称黑坟。"

㉖繇，《说文》："草盛貌。"马融云："抽也。"指发芽。

㉗条：古音迪，大也。

㉘中下：指第六等。厥赋贞，《孔疏》：“诸州赋无下下，贞即下下，为第九也。”

贞：古音艰，少也。金履祥《尚书表注》：“贞字本下下字。古篆凡重字者，或于上字下添＝。兖州赋下下，篆从下＝，或误作正，通为贞。”

《孔传》：“田第六。贞，正也。州第九，赋正与九相当。”孔颖达《尚书正义》说该州治水最后（第九）完成，其赋亦为第九。此说不确。

㉙作：耕作，指开垦土地。蔡沈《书集传》：“兖当河下流之冲，水激而湍悍，地平而上疏，被害尤剧。今水患虽平，而卑湿沮洳，未必尽去。土旷人稀，生理鲜少，必作治十有三载，然后赋法同于他州。”又一说指禹治水年数。结合上下文，非是。

㉚漆丝：是卫地的传统特产。《孔传》：“地宜漆林，又宜桑蚕。”

㉛篚（匪）：借作芾，即服。旧皆释竹筐，谬。

《孔传》：“织文，锦绮之属，盛之筐篚而贡焉。”

㉜浮：达。《孔传》云：“物流曰浮，因水入水曰达。”蔡沈曰：“舟行水曰浮。”从一条河转入另一条河叫达。

漯：水名，古代黄河的支流，其故道从黄河北岸的河南浚县宿胥口东北流至山东朝城，从今滨州、利津一带入海。今大清河为古漯水入海河道，小清河为古济水入海河道。古济、漯两水相通。

胡渭《禹贡锥指》：“以今舆地而言之，浚县、滑县、开州、清丰、观城、濮州、范县、朝城、莘县、堂邑、聊城、清平、博平、禹城、临邑、济阳、章丘、邹平、齐东、青城、高苑诸州县界中，皆古漯水之所经。自宋世河决商胡，朝城流绝，而旧迹之存者鲜矣。”

2

①海：渤海。岱：泰山，泰岱古音近。又称岱宗、东岳。

青州：禹贡九州之一，地居东方，五行家说东方色青，故名。青州地域相当于今山东省中部和东部，东北远达辽宁东部，朝鲜西部。南界至泰山与徐州分界。

②隅夷：胡渭引薛士龙云“隅夷，今登州”，即今山东蓬莱。何按：禺夷，即隩夷、羽夷，指东方沿海的东夷族。羽夷：即今日本之阿夷奴（倭奴、倭人）。略，《广雅·释诂》：“治也。”

③潍：潍水。《汉书·地理志》：“（郎琊郡）箕：《禹贡》潍水，北至都昌入海，过郡三，行五百二十里。”

水源于山东莒县东北潍山，伏流至箕屋山复见，流经诸城、高密、安丘、潍县、昌邑入海。

淄：淄水，发源于山东莱芜东北，博山西二十五里的原山北麓，东北经博山、益都、临淄、广饶、寿光入清水泊，再向北与小清河会合，其支流从羊角沟入海。道：疏导。

④白坟：灰壤。辛树帜《禹贡新解》云：“青州为今之山东半岛，丘陵地多为棕壤，惟于古代亦多森林，所积腐植质因沿海湿润而较丰，但为酸性，成为灰壤，或即所称白壤。”

⑤海滨广斥，《夏本纪》作“海滨广潟，厥田斥卤。”斥古音泻，咸也。《说文》：“卤，碱地也。东方谓之斥，西方谓之卤。”孔颖达云：“海畔迥阔，地皆斥卤，故云广斥。言水害除，复旧性也。”

⑥盐:海盐,青州所属今山东沿海,盛产海盐。絺(音痴)借为屑,盐粒。旧如字读之,释为葛布。《说文》"絺,细葛布。"夏布之类,今泰安、莱芜一带出产大量苎麻,可以织夏布。不确。

⑦海物:指海鱼一类可以食用的海产。错:错杂。《孔传》:"杂,非一种。"

⑧岱畎:泰山一带的山谷。畎,《孔传》:"谷也。"枲(洗):不结子的大麻。《玉篇》:"麻,有子曰苴,无子曰枲。"纤维可作麻布的原料。

⑨铅,孔疏:"锡也。"《说文》:"青金也。"呈青白色,亦称"黑锡",古时胡粉、丹黄皆化铝为之,可供绘画和涂饰用,今山东安丘、文登、胶县一带多铅、银矿。

⑩莱:方国名。颜师古说:"莱山之夷。"胡渭《禹贡锥指》说:"今莱州、登州二府皆禹贡莱夷之地。"《史记·夏本纪》作"为牧"。《孔传》:"莱夷,地名,可以放牧。"

春秋时为齐灭,莱人散居各地。作牧:从事放牧的工作。蔡沈云:"言可放牧,夷人以畜牧为生也。"胡渭也说:"其可耕者无几,齐地负海泻卤少五谷,况莱夷乎。耕田不足以自给,放必兼畜牧而后可以厚其生。"

⑪檿:古称山桑,即柞树,叶可养蚕。柞蚕与桑蚕相似,色黄褐,丝呈褐色,古人以檿丝作琴瑟的弦,有弹性。产于昌邑、潍坊一带,这正是莱人的聚居地。

⑫汶:汶水,源出今山东莱芜县。《水经·汶水篇》说:汶水故道,自莱芜历泰安、肥城、宁阳至东平人济水。

《汉书·地理志》:"(泰山郡)莱芜:《禹贡》汶水出西南入济。"《禹贡》汶水入济的故道,今已不存。现在的汶水,正流曰大汶河,入运河。《禹贡》青州贡道,由汶水达济水,再入漯水入黄河。然今人王世舜在《尚书译注》中认为:"据《汉书·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莱芜县原山,西南入济,济即济。这就是说在汶水之南也有一条济水。按山东郓城县之沮水古时也称济水,沮水正好在汶水之南,窃疑由汶入济的'济',似应指沮水。"可备一说。

⑬淮:淮河,古代四渎之一,源出于今河南省桐柏县,经河南、安徽、江苏入洪泽湖,东流至黄海。

徐州:九州之一。《尔雅·释地》:"济东曰徐州。"《释名》:"徐州:徐,舒也,土气舒缓也。"《吕氏春秋·有始览》:"泗上为徐州,鲁也。"

徐州古为淮夷聚居地,多古国。春秋有徐国(徐,舒人,鄾人),地在今安徽泗县。徐州北以泰山为界与青州相邻,南至淮水与扬州为界,西北邻兖州,西接豫州,相当于今山东南部、江苏、安徽北部。

⑭沂:沂水,发源于山东沂水县北。乂:弯曲。

⑮蒙:蒙山,一名蒙阴山,在山东蒙阴县西南。羽:羽山,在今江苏赣榆县西南。或说舜殛鲧于羽山即此。艺:古植字。孔颖达疏:"《诗》云'艺之荏菽',故艺为种也。"即耕种。

⑯大野:巨野泽,在今山东巨野县境。《元和郡县志》云:"大野泽在巨野东五里,南北三百里,东西百余里。"原本地势低洼,水积成泽,是古代著名湖泊,后因黄河泛滥,泥沙淤积干涸。猪:今作潴。马融云:"水所停止,深者曰猪。"

⑰东原,郑玄注谓:"地名,东平郡即东原。"在今山东泰安至东平一带。厎:致。平:平地。

底平,《诗·小雅·黍苗》:“原土既平,泉流既清。”《毛传》:“土治曰平,水治曰清。”

孔颖达说:“致功而地平,言其可耕也。”

⑱植:粘土。《孔传》云:“土粘曰埴。”《庄子·马蹄》:“我善治植。”《释文》引司马彪注:“植土可以为陶器。”赤植坟即棕色土壤。辛树帜说:“徐为今苏北及皖鲁边区,丘陵地每为发育产第四纪洪积红色粘土层之棕壤,或即所称赤植坟。”

⑲渐包,蔡沈云:“渐,进长也;苞,丛生也。包苞近,指草木不断滋生。”孙炎说:“物丛生曰苞。”郭璞说:“渐苞谓长进丛生,言其美也。”

⑳土五色:指青、红、白、黑、黄五种不同颜色的土。《释名》:“徐州贡土五色,青黄赤白黑也。”孔安国云:“王者封五色土为社。建诸侯则割其方色土与之,使立社。”《逸周书·作雒解》云:“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国中,其遗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土,中央宜以黄土,将建诸侯,凿取其一方面之土以为封。”《史记·正义》引《太康地记》云:“城阳姑幕有五色土,封诸侯锡之茅土,用为社,此土即《禹贡》徐州土也。”五色土产于今江苏铜山、山东诸城一带。

㉑畎:山谷。夏翟:有五种颜色的羽毛,褐色曰夏。《尔雅·释鸟》:“翟,山雉。”羽毛可作装饰品山雉尾长者叫翟,古人用作舞饰或旌旗上的装饰。一说夏作大,即大雉。大雉:鸵鸟。

㉒峄阳:山名。《汉书·地理志》:“东海郡下邳。葛峰山在西,古文以为峄阳。”其地在今江苏省邳县西南八十里,一名邳绎,又名峄阳,俗又称距山,所产的梧桐制琴最好。孤桐:桐树中之特别好又难得者称孤桐。

《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孤竹之管”,郑玄注:“孤竹,竹特生者。”

㉓泗:泗水出今山东泗水县东五十里陪尾山,有四条源头,故名。泗水入淮故道,旧称南清河,金元以来为黄河所夺,今泗水乃古泗水的上游。《孔传》曰:“泗滨,水涯;水中见石,可以为磬。”孔颖达疏云:“石在水旁,水中见石,似若水中浮然;此石可以为磬,故谓之浮磬。”

㉔淮夷:淮水流域的夷人,甲骨文作“隹夷”。蠙珠:珠名。孔颖达疏云:“蠙是蚌之别名,此蠙出珠,遂以蠙为珠名。蠙之与鱼,皆是水物。”

㉕厥篚玄纤缟,《孔传》云:“玄,黑缯。缟,白缯。纤,细;纤在中,明二物皆当细。”篚:筐,盛玄纤缟之用。

㉖达于河,金履祥说:“《古文尚书》作达于菏,《说文》引《书》亦作菏,今俗本误作河耳。菏泽与济水相通,徐州浮淮入泗,自泗达菏也。书达于菏,则达济可知。”

胡渭《禹贡锥指》释云:“以今舆地言之,泗水出泗水县,历曲阜、滋阳、济宁、邹县、鱼台、滕县、沛县、徐州、邳州、宿迁、桃源至清河县入淮,此禹迹也。”此为徐州由淮入泗,由泗入菏,经济水而达于黄河之贡道。

3

①扬州:九州之一。《吕氏春秋》:“东南为扬州,越世。”扬为越之音转。扬州东南距海,西以汉水与荆分界;北距淮,与豫、徐分界。扬州地域包括今浙江、江西、福建全境,及江苏、安徽、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广东北部。扬州春秋时为吴、越、蓼、六、蔡、弦、黄、舒、宋、巢、舒庸、英氏、

桐、钟离诸国之地。

②彭蠡:一般以为鄱阳湖。李民则谓:“误也。”《汉书·地理志》云:“(豫章郡)彭泽:《禹贡》彭蠡泽在西。”彭蠡所受之水,为九条水,众水会归彭蠡,故曰“既猪”。然《禹贡》有“汉……东江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之文。可见当时与汉水相通的彭蠡应在长江北岸,并非今长江南岸的鄱阳湖。《史记·武帝本纪》与《封禅书》载汉武帝“自寻阳出枞阳过彭蠡”。枞阳:今安徽枞阳县,在江北。可见彭蠡当在今湖北东部、安徽西部一带的长江北岸,《汉书·地理志》所说的彭泽与彭蠡非一地之名。

③阳鸟攸居。阳鸟:趋阳之鸟。

《淮南子·时则训》:“仲秋之月候雁来。”高诱注:“是月时候之雁从北漠中来,过周洛南之彭蠡。”雁属秋季南飞,春季北归的候鸟。古彭蠡一带是其越冬佳地。故《孔传》亦云:“彭蠡,泽名,随阳之鸟,鸿雁之属,冬月所居于此泽。”

居:栖息。今江西鄱阳湖一带每年有大量越冬鸟类来此栖息。宋人林之奇猜测阳鸟为地名,胡渭驳难:“阳鸟为地名,终无根据,影响揣度之言,亦何足信耶!”

曾运乾《尚书正读》则云:“鸟当读为岛。《说文》所谓海中往往有山,可依止,曰岛,是也。本经皆假鸟为之。‘岛夷皮服’古今文本皆作鸟。”“阳岛,即扬州附近海岸各岛。大者则台湾、海南是也。云阳岛者,南方阳位也。”此说以鸟夷为岛夷本身可备一说。

④三江:历来说法不一,李民概之为五说。一、三江指长江下游分道入海的三条支流。《汉书·地理志》谓:“(会稽郡)吴:南江在南,东入海。”“毗陵(今江苏武进):北江在北,东入海。”“(丹扬郡)芜湖:中江出西南、东至阳羡(今江苏宜兴)入海。”是南、北、中三江。然三江所指又有分歧,今略。二、三江为太湖入海的三条水。即松江(吴淞江)、娄江(浏河)、东江(今湮)。三、指长江以外之三条江。《国语》韦昭注:“三江:吴江、钱塘江、浦阳江。”《吴越春秋》:“浙江、浦江、剡江为三江。”四、三江是长江与其他二水吴淞江、钱塘江的合称。五、三江指长江上、中、下游而言(详见李长傅遗著《禹贡释地》)。联系上下文,三江当在太湖附近,或即与太湖相通。三为多,可能是泛指今苏浙沪一带的入海河流。

震泽:即今中国四大淡水湖之一的太湖,位于江浙之间。又名具区。《周礼·职方》:“扬州,薮曰具区。”《尔雅·释地》:“吴、越之间有具区。”又名笠泽,《扬州记》:“太湖,一名笠泽。”

⑤篠:小竹,今字作筱。簜(dàng 荡),大竹:《尔雅·释草》“簜竹”,郭璞注:“簜,竹别名。”敷:布。

⑥惟:伟,长大。夭:茂盛。

⑦乔:高也。

⑧涂泥:湿地。蔡沈《书集传》:“涂泥,水泉湿也,下地多水,其土淖。”辛树帜释曰:“土湿如泥,斯指粘质湿土。考其所在则荆、扬为今之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皖南,乃我国主要湿土分布所在,正相符合。”

⑨金三品,班固曰:“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即以金、银、铜为金三品。或者谓金、银、锡三者为金三品的。但古代多称铜为金,金三品即黄白赤三色铜,郑玄注曰:

“金三品者，铜三色也。”扬州遍布铜矿，盛产铜。

⑩瑶：美玉，一说为玛瑙。琨：美石。

⑪齿：象牙。上古时代气候比现在暖和，大象的生活范围可达长江流域乃至黄河流域。

革：犀皮。羽：鸟羽。毛：旄牛尾。惟木：木材。《经传释词》：“惟，犹与也，及也。”《史记·夏本纪》、《汉书·地理志》均无“惟木”二字，江声认为是衍文。

⑫岛夷：沿海岛屿上的夷人。郑玄说：“此州下湿，故衣草服。”《尚书今古文注疏》认为草服是蓑衣、草笠之类。

卉：草的总名。卉服：是草制的衣帽鞋类。

⑬织贝，郑玄注谓：“贝，锦名也，《诗》云：‘成是贝锦’，凡为织者，先染其丝，及织之即成文矣。”

屈万里《尚书今注今译》说：“今台湾山胞，有以极小之贝，以线串连之，织以为巾者，盖即织贝也。”录备一说。

⑭包：古音奉，包奉。橘，《吕氏春秋·本味篇》：“果之美者，江南之橘。”盛产于江西、福建。柚：柚子，盛产于福建、广西、广东一带，以广东的沙田柚最有名。锡：赐。《孔传》：“锡命乃贡，言不常也。”

⑮沿：顺江而下入海。《禹贡》扬州贡道如《孔传》云：“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即从今长江口入海，北上经南通、盐城一带沿海，溯流入淮，再入泗。但上古交通工具简陋，航海技术低下，尚不足以开辟固定的海道，这从春秋吴国开凿邗沟，北上入淮的史实可以得到证明。孙星衍疏云：“沿，顺也……盖言傍水陆行，不谓顺流而下，故经文变言沿，不言浮。自暴秦元季，始有海运之事，古昔盛时所必无也。”曾运乾调和两说，认为江淮古已沟通：“沿江上下，自江入淮，自淮入泗。江淮之通，始见于《禹贡》之导江会于淮，继见于《孟子》之禹排淮泗而注之江，不自吴王沟通江淮始也……所谓沿于海者，即岭外各地附海诸岛之贡道也。其程沿海入江，溯江入淮，由淮达泗，转由菏泽而达于河也。”曾说《禹贡》、《孟子》导江入淮早于《左传·哀公九年》：“吴城邗沟，江、淮始通。”不确。《禹贡》、《孟子》均是战国以后成书，不会早于春秋末期吴凿邗沟。

锡贡，《尚书核诂》：“锡与贡，古义略同。”

4

①荆：荆山，在今湖北省南漳县西。衡阳：衡山之南。《汉书·地理志》：“（长沙国）湘南：《禹贡》衡山在东南。”其地在今湖南衡山县西北。

荆州：九州之一。《诗·商颂·殷武》：“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毛传》：“荆楚，荆州之楚国也。”《吕氏春秋·有始览》：“南方为荆州，楚也。”荆州：北界自湖北南漳向东，至安徽之淮河上游。东界扬州，自淮河上游穿过湖北省东部，沿湘、赣而南。西界梁州，从湖北西南越四川东南，至贵州东部。南界不过五岭。包括今河南、云南及湖北中南部、湖南中北部、四川和贵州一部分，古为荆蛮聚居地。

②江：长江。汉：汉水。《孔传》说：“二水经此州入海，有似于朝。百川以海为宗。宗、尊也。”

顾颉刚说:“《禹贡》所指的江,乃今四川的嘉陵江,盖以泯江与汉江源流相距不远,所以不分轩轾,而以江、汉并称。”又说:“从前诸侯见天子春见称朝,夏见称宗。这里是把海比作天子,江、汉比作诸侯,说江、汉二水合流以后归于大海。”(《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

③九江,李民说:“说法较多,约有五种:一、认为长江在荆州界,分为九江,《汉书·地理志》:‘(庐江郡)浔阳(今湖北黄梅县):《禹贡》九江在南,皆东合为大江。’二、认为九条江分别有自己的发源地,至下游合流于长江。三、认为九江是乌白江、蚌江、乌江、嘉靡江、畎江、源江、廪江、提江、箘江。或以三里江、五州江、嘉靡江、乌土江、白蚌江、白乌江、箘江、沙提江、廪江为九江。上述河流都在湖北、江西一带。四、认为湖汉九水入彭蠡为九江。五、蔡沈认为沅、渐、元、辰、叙、酉、澧、资、湘皆合于洞庭,称九江。”

《山海经》有:“沅水入下隽(今岳阳)西,合洞庭中,帝之二女居之,是在九江之间。”

曾运乾认为:“说九江者惟宋蔡氏为允。”但又指出:“谓之九江者,九为数之终,古人数之极多者皆终之以九,必因《尔雅》有九河之名,于九江亦必实指其名以配之,则邻于凿矣。”九江实为虚数。孔殷:殷,深也。孔,大也。

④沱、潜,《尔雅·释水》:“水自江出为沱,自汉出为潜。”沱是长江的支流,潜是汉水的支流。

⑤云土、梦即云梦,二泽名。杜预注《左传》:“江南为云,江北为梦。”作:错,交错。乂(义):环绕。

《周礼·职方》:“荆州,其泽数曰云梦。”《尔雅·释地》“楚有云梦。”乃古代江汉平原上的大湖,蔡沈、胡渭等皆说云梦泽地跨长江南北。顾颉刚谓云梦泽从未包括江南(《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

谭其骧考证,为云梦泽的变迁勾勒了清晰的眉目:“云梦和云梦泽不是一回事,前者是楚王的狩猎区,后者才是一个湖泊的名称,二者都在长江以北,从未有过横跨长江南北的云梦泽。云梦的范围十分广阔,是一个包有山林川泽原隰等多种地貌形态的区域,东西约有八百里,南北也不下五百里,而云梦泽只是其中的一个大湖而已。”又说:“盖最先的云梦是在今湖北安陆县东南接云梦县界,云梦县的得名当因云梦所在。”或以云梦之地跨江南、北,又或指洞庭为《禹贡》云梦,都是附会成说,非《禹贡》本意。(参见《云梦与云梦泽》,载《复旦学报·历史地理专辑》。)地质学家也证明了顾、谭二说的正确。(参阅:《跨江南北的古云梦泽说不能成立》,载《海洋与湖沼》1982年2期。)

⑥毛:旄。惟:与、及。

⑦杶:椿树。干:柘木,可做弓。《考工记》:“工人所干之道七,以柘为上。”栝:桧树。柏:柏树。

⑧砺砥:粗石为砺,精石为砥。砮(音努):石镞。丹:朱砂,水银与硫黄的天然化合物,今湖南沅陵(辰州)所产最好,因而又叫辰砂。《元和郡县志》:“辰州贡光明砂。”呈鲜红色,可作颜料,也可作药物。

⑨箘簵(郡路):簵,古文簬。箘簵,即《吴都赋》中的射筒。刘逵说:“射筒,竹细小通长,长丈余,无节,可以为矢。”《孔疏》认为箘簵是两种竹子,是错误的。(见《说文解字注》竹部箘字注)楛(音乎):木名,可作箭杆。

⑩三邦:郑玄以为,近泽之国。俞樾《癸巳存稿》卷一:“三邦即三苗也。”“荆州之苗,在唐虞时,三种最著,为三邦也。传云:近泽之国谓是侯国,群后独目其之,于词芜矣。”王世舜《尚书译注》以为指州内诸国,不必确指近泽三国,三表示多数。底贡:致贡。进贡其名特产。

⑪厥名:其名。包:奉。匭:杨梅。《说文》:“匭,古文簋或从轨。古文簋。”《异物志》:“杨梅,子如弹刃正赤,五月中熟,味甘酸。”菁茅,王鸣盛说:“《管子·轻重篇》:‘江、淮之间,一茅三脊,名曰菁茅。”可用以缩酒。所谓缩酒,一说滤去酒中的渣滓,使之更加清纯;一说古人祭祀,把青茅捆上一束,立在祭坛前,把酒倒在上面,酒渗下去,好像神饮了一样。《左传·僖公四年》:齐桓公责楚云:“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

⑫玄:黑色。纁:黄赤色。玄纁指采色丝绸。玑组:玑,不圆的珍珠。组,丝带。今称“中国结。”玑组,用丝绳穿起的小珍珠串。

⑬纳:入也。锡:献。又:易,鳄。大龟:即神龟,元龟。《史记·龟策列传》:“神龟出于江、淮之间。”天子龟长一尺二寸,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见《白虎通·蓍龟篇》)

龟甲为古代占卜用物,殷商多用龟甲占卜,数量巨大,荆州当为供龟之地。

⑭逾:由水登岸陆行曰逾。

⑮南河:黄河。颜师古说:“在冀州南。”指洛阳巩县一带的河。

顾颉刚说:“春秋时河曲以北,秦、晋两国分界处大率叫西河;河曲以南,折而东经周、郑界则为南河;更折而东北,穿入卫、齐界则为东河。这南河是指河南洛阳、巩县一带的河,也是由洛入河的地方。”(《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

⑯豫州:九州之一。《周礼·职方》:“河南为豫州。”《吕氏春秋》:“河、汉之间为豫州。”豫州在九州的中央,与七个州相邻,只有青州除外,故又称“中州”。豫州的南界为荆山,北边滨河,相当于今河南省黄河以南,湖北省北部,山东省西南隅及安徽省西北部。

⑰伊:伊河。李民说:“发源于河南卢氏县东南闷顿岭,东北流经嵩县、伊阳、洛阳、偃师南入洛水。洛:洛水,发源于陕西洛南县冢岭山,东北流至河南巩县入黄河。瀍:瀍水,发源于河南洛阳市西北谷城山,向东入洛水。涧:涧水,发源于河南渑池县东北白石山,东流经新安、洛阳西南入洛水。”《尚书·洛诰》云:“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

瀍(谗)水:源出今河南孟津县。涧水源出今河南渑池县。

⑱荥(音迎):为济水的溢流,荥波即荥播。波、播、潘通。水溢成渊者叫潘,荥波即荥泽,曾是黄河南岸的一个大泽,其地在今河南荥阳县境内,东汉后淤平。

⑲菏泽:为荷水所经,济水所经。其地望说法不一。《孔传》说:“菏泽在胡陵。”《汉书·地理志》以为在定陶县东。或说典跨两地。孟猪,又叫孟诸、望诸,其地在河南商丘东北,唐时犹为大泽,元代淤废。被:覆被、溢漫。导菏泽,被孟猪,是说水不常入,水盛时自菏泽流出的水淹没盖猪。

《墨子·兼爱中》:“古者禹治天下……防孟诸之泽。”据此,“被”当读为“陂”,筑提防的意思。(见《尚书易解》)

⑳厥土惟壤,辛树帜《禹贡新解》释为:“豫为今之河南。平原多为石灰性冲积土,或即所

称壤。”其成土母质为黄河冲积次生黄土。

㉑下土坟垆，辛树帜《禹贡新解》说：“分布于豫州，与前述之坟皆为壤之下土即底层。许慎著《说文》释垆为黑刚土，土坚刚而色黑，或指分布于河南低地石灰性冲积土底层之深灰粘土与石灰结核；结核多者连接成层。今河南、山西、山东人民尚有称之为垆者，亦称沙姜，继为丘陵土与次生黄土所掩盖。无论就地区所在言或就土层排列言，皆属符合。”此说可从。

㉒纩（音况）：孔颖达说纤纩为细绵，即细绸。

㉓磬错：制磬的石头。《诗·小雅·鹤鸣》：“他山之石，可以为错。”《毛传》：“错，石也，可以琢玉。”错：治玉之石曰错。

5

①华阳：华山的南面。华山：太华，在陕西省华阴县南。五岳之一，称西岳。黑水：陈澧认为是今怒江。

又有七说：一、以张掖河为黑水。孔颖达《尚书正义》主此说。二、以大通河为黑水。《括地志》主此说。三、以党河（氐置水）为黑水。《汉书·地理志》主此说。四、以丽水为黑水。唐代樊绰《蛮书》谓丽水即金沙江。薛士龙以泸水为黑水，而胡渭认为泸水也是金沙江，汉时泸水，唐以后改名金沙江。五、以澜沧江为黑水。李元阳《黑水辨》主此说。六、以西洱河为黑水。程大昌主此说。七、以怒江上源哈拉乌苏江为黑水，陈澧主此说。以上诸说以丽水即金沙江为黑水者最多。顾颉刚说：“今陕西城固县北有黑水，即《禹贡》梁州的黑水。《禹贡》是说自华山南西迄黑水，其南则为梁州，后人不明此文，依附孔传或者非驳孔传，都不可靠。梁州东界华山，西界无可考，南界于长江。梁州的名字不见《尔雅·释地》及《吕氏春秋·有始览》，或说古雍州兼有梁州的地方。”（《中国历史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梁州：九州之一。春秋时为巴、庸、濮、麇、褒诸国之地。相当于今四川东部和陕西、甘肃南部。

②岷：岷山，今四川省松潘县境，岷江所出。嶓：嶓冢山，汉水源，在今陕西宁强县东北。

顾颉刚考证：《汉书·地理志》：“蜀郡湔氐道，《禹贡》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东南至江都入海。”

李民说：“《禹贡》误以嘉陵江为江源，并不知道江水所出的岷山在松潘”（详见《中国历史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有关注文）。可备一说。艺：读直，峙也。

③沱、潜，《尔雅·释地》：“汉为潜，江为沱。”《禹贡》误以今嘉陵江为长江，故将渠水、宕水、巴水等称为沱。

④蔡：蔡山，叶梦得《尚书传》认为是四川雅安东南的蔡家山，又名周公山。胡渭以为是峨嵋山。蒙：蒙山，在四川省雅安、名山、芦山三县交界处。顾颉刚则认为《禹贡》江、汉乃指嘉陵江，则蔡、蒙两山不应在雅安、峨嵋一带。旅：蔡沈以为旅祭、祭山之礼。王念孙《礼记注》谓“旅，道也。”皆不确。何按：旅，陆也。

⑤胡渭说和水为涐水，《说文》：“涐水出蜀汶江徼外，东南入江。”涐水即今大渡河。或以为和夷即今彝族。厎绩：低迹，低地。

⑥青黎,《孔传》:“色青黑而沃壤。”辛树帜《禹贡新解》说:“不言地质与地形,而惟记其色泽,是或以当时梁州即分之四川,开发未久,情况欠明之故。古所谓青黎皆指黑色。试就成都平原言,今仍为深灰色石灰性冲积土,适相符合;即就四川盆地丘陵言,今虽为紫色土,但当时情形,如《汉书·地理志》所称:‘巴、蜀广漠,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果之饶。’可证土壤中腐殖质必丰,色泽必黑,今则因密集耕作而腐殖质消失矣。”可备参考。

三错,《孔传》:“杂出第七第九三等。”不确。何按:即参错、参差。

⑦璆(求),郑玄注:“黄金之美者谓之璆。”这里的金非铜,乃真金,梁州特产。又说为美玉。镂,《说文》:“刚铁可以镂刻。”即钢。

⑧熊罴狐狸织皮:罴,一种熊,又叫马熊。《孔传》:“贡四兽之皮,织金罽。”孔颖达阐释云:“与织皮连文,必不供生兽,故云贡四兽之皮。”

何按:织皮,毛毡也。

王鸣盛说:“雍州之织皮昆仑云云,知织皮谓西戎之国,即昆仑等是也。”

⑨西倾:山名,在甘肃与青海交界处的青海同德县北,东面是洮河的发源地。桓:桓水,白水。《水经注》:“白水自西倾山流注汉水。”今名白龙江。

因桓是来,即因桓水而来到梁州,此即贡道。顾颉刚说:“现在我们知道嘉陵江不是潜江,那么从雍州西倾山来的,绝无迂回自陇抵蜀,再自蜀入汉的道理,‘西倾因桓是来’一句,实在还值得研究。”可备一说。

⑩潜:即潜水。潜水是流入汉水之河,今胥水、褒水均可称为潜水。沔:沔水,一名沮水,源于陕西略阳,东南流至沔县入汉水。

或说沔即汉水的上游。故孔颖达说:“《传》云:泉始出山为漾水,东南流为沔水,至汉中东行为汉水。是汉上曰沔。”

⑪渭:即渭水,源于甘肃渭源县西鸟鼠山,东流经陕西入黄河,为黄河最大支流。汉水与渭水之间,为秦岭相阻,褒斜道最近便,故自陆上转入渭水。乱:横渡的意思。《尔雅·释水》:“正绝流曰乱。”蔡沈云:“绝河而渡曰乱。”《孔疏》:“水以流为顺,横渡则绝其流,故为乱。”

李长傅《禹贡释地》云:“此句当改为:‘浮于潜,入于沔,逾于渭,乱于河。’”至确。

⑫黑水:西河。《孔传》:“西距黑水,东据河,龙门之河,在冀州西。”

当指黄河由今内蒙古托克托折南流,至陕西潼关一段陕山界黄河。因在冀州之西,故名。雍州:九州之一,东至西河与冀州为界,南以秦岭与梁州为界,西至黑水界西戎,北界不明,约当今陕西中部、北部和甘肃大部。雍州古属羌地,为炎、黄部落和周族发源地。

⑬弱水:弱水《说文》又作溺水,古以弱水为不能承物(浮力不足)之水。实际上,草原沼泽多弱水,故东北亦有弱水。《禹贡》此言弱水,作为地名,历代注家多以为即《汉书·地理志》张掖郡乐(禄)得县的羌谷水,即今甘肃张掖河。北入居延海(罗布泊)。

徐松《西域水道记》:“弱水,今谓之黑河,又曰张掖河。”胡渭《禹贡锥指》,弱水出山丹卫西南穷石山,东北入居延津,其下流不知所归。穷石山即今祁连山,山丹卫即甘肃山丹县。弱水由山丹向西北流经张掖、高台、鼎新、额济纳旗入居延津。

⑭泾:泾水。李民说:“有二源,北源出自甘肃固原县,南源出泾源县,东北流会北源,东南流至泾川县入陕西,至高陵入渭。属,入也。渭汭,指泾水流入渭水的地方。”

泾水名,源出甘肃平凉县西,东南流至陕西高陵入渭水。渭:水名,出甘肃渭源县,东流至陕西华阴入黄河。汭(ruì 锐):河流会合的地方。属,马融说:“入也。”

⑮漆:漆水,即今洛水。源出今陕西铜川市东北,西南流至耀县合沮水。沮:沮水,源出陕西黄耀县,东南流黄陵南,又东流会漆水名石川河,东至富平入渭。既从:指漆合于沮,沮合于渭。

⑯沣又作丰、酆。沣水发源于陕西户县终南山,北流入渭,其故道已尽失。攸:所。同:指沣与漆、沮同入渭水。

⑰荆:荆山,此非湖北南漳的荆州荆山,而在朝邑(今陕西大荔县东)。一说即条荆山,在今陕西富平县西南。岐:岐山,在今陕西岐山县东北与扶风交界处,两山岐出,故名,是周人的发祥地。《孔传》:“此荆在岐东,非荆州之荆”。既旅:之麓。

⑱终南:即终南山,指陕西蓝田至郿县一带,长约八百里的秦岭山脉。但又以秦岭主峰大白山为终南山。惇物:有两解,胡渭认为即太乙山的北峰武功山。程大昌认为终南山(秦岭)高且广,多出物产,所以说终南山惇物,又说为太白山。今从胡渭说。鸟鼠:山名,位于甘肃渭源县西,一名青雀山,古产鵌鸟。《孔传》说:“鸟鼠其为雄雌,同穴处此山,遂名山曰鸟鼠。渭水出焉。”

⑲原隰,郑玄注谓地名:“其地在豳,今邠县一带。张守节《史记正义》则说:“原,高平地也;隰,低下地也。”是原隰非地名,杨大心《禹贡地理今释》谓“地势高下相因,有原必有隰,其卑于原者隰也。秦中之原独多,不止一分地。”此说至确,今陕北、陇东之地,属黄土高原,受侵蚀作用,形成深沟与细壑,在沟壑间有大面积的梁与原,如董志原、白澄原、蒲富原等。

⑳猪野:即猪野泽,古代的休屠泽。可能是今甘肃民勤县的青土湖或白亭海。或以为泛指雍州的湖泽。

㉑三危,郑玄说:“三危山在鸟鼠西,南当岷山。”

《左传·昭公九年》杜预注:“三危山在瓜州,今敦煌。”《史记·索隐》引《河图》说:“三危山在鸟鼠西南,与岐山相连。”此三危山不在瓜州,而在鸟鼠山、岐山一带。顾颉刚以为《禹贡》三危,即西汉冯奉世伐羌所登的西极山,在古代天水郡一带。既宅:宅,座也,座落。

㉒三苗,《史记·五帝本纪》:“三苗在江、淮、荆州,舜迁三苗于三危。”

丕:不。叙:驯。

㉓黄壤,辛树帜《禹贡新解》说:“则雍为今之陕西,多为淡栗钙土,系发育于原生黄土,或即所称黄壤。”

㉔球:郑玄以为指美玉。古代帝王的笏是用球做的。琳:美石。琅玕:《说文》谓似珠。或谓琅玕亦美石,仅次于玉。

㉕积石:山名,在今青海和甘肃交界的青海贵德县,黄河流经积石山的东面。浮:是指由此处入黄河行水路。

㉖龙门：山名，在今陕西韩城，东与山西河津隔水相望。《水经注》："昔大禹导河积五，疏决梁山，谓斯处也，即经所谓龙门矣。"今龙门在壶口下游70公里处，又名禹门口。两岸高山对峙，中有巨石，水流湍急，势如破竹，峡口处骤然开阔。相传龙门是大禹治水所凿，使河水盘束在山峡间，近代地质学家丁文江亲临考察后说："依专家估计，以今工程之发达，要开挖这样险峻之山峡，还不容易，何况四千年前。"(《古史辨》第一册)

西河：龙门在黄河的西岸。

㉗会，《孔传》说："逆流曰会，自渭北涯，逆水西上。"胡谓驳正云："《传》云：'逆流曰会'，不必泥。""'自渭北涯，逆水西上'，'西'当作'而'，谓南船出渭之后，逆河水而上，与北船相会也，孔疏不知为误字，释曰：'禹白帝讫。从此西上，更入雍州界。'真是郢书燕说！"渭汭：渭水入黄河处。

㉘析支：山名，在今青海西宁西南。窃谓析支即契丹一名之起源。渠搜：山名。应劭说："《禹贡》渠搜在金城河关之西，西戎也。"

蔡沈《书集传》云："昆仑、析支、渠搜三国，皆贡皮毛，故以织皮冠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总之。"即：就也。昆仑：自古以为山名，今昆仑山，位于新疆与西藏交界处，南北长约2500公里。由葱岭(帕米尔)向东至青海。古代的昆仑所在，有多种说法，一说是巴颜喀勒山；二说是祁连山；三说为青海东部的玛沁雪山；四说即冈底斯山；五说是喜马拉雅山；六说即今昆仑山；七说为葱岭。李长傅说："《禹贡》之昆仑为国名，族名，当在昆仑丘之边缘，以当时之地理知识衡量，当指祁连山及青海之北部。"今从李说。

析支，《后汉书·西羌传》："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水经注》引司马彪说云："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滨于河首左右居也。河水屈而东北流，径于析支之地，是为河曲矣。"其地在今青海积石山至甘肃临洮一带。何按：析支，山名，即后来"契丹"一名之所出。

渠搜，《汉书·地理志》云："朔方郡有渠搜县。"在今内蒙古鄂托克旗南故朔方城。一说在大宛北界，今乌兹别克境内。

西戎：古代我国西北部少数民族的泛称。

6

①导：取道也，这里是治理疏通道路的意思，与前面"导河"，治理疏通河道意思有别。或说循行即"随山刊木"。岍(千)：山名，又作开山，两汉志均说研山是陕西陇县西南的吴山。岐：岐山，在陕西岐山县东北。顾颉刚说："导水必先导山，岍、岐、荆三山皆在雍州区域内，雍州地高，又岍是岍水所出，岐、荆为漆、沮与渭水所经，所以先自岍、岐说起。"(《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

②荆山：非荆州之荆山，乃为北荆山，在今陕西富平县西南。《帝士世纪》："禹铸鼎于荆山。"谓此。

③逾：这里指山断绝了河水，自导山从雍州境越河到冀州境，与上文贡道所说的逾是舍舟登陆的意思正好相反。

④雷首:山名。《汉书·地理志》:“(河东郡)蒲反……雷首山在南。”在今山西永济县东南,属中条山脉。

⑤太岳:山名,在山西霍县东。

⑥底柱:山名,又名三门山,在山西平陆县东五十里的黄河中,南面是河南三门峡市。《水经·河水注》:“昔禹治洪水,山陵当路者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在水中若柱然,故谓之底柱,亦谓之三门。”三门,南名鬼门,中名神门,北名人门,今称三门峡。

析城:山名,在山西阳城县西南。《汉书·地理志》:“(河东郡)泽:《禹贡》析城山在西南。”《山西通志》云:“山峰四面如城,高大而峻,迥出诸山,幅四十里。”

⑦王屋:山名,南跨河南济源市,西跨山西垣曲县,北至河北北,山有三重,形状似屋,故名王屋。

⑧太行:山名,南起河南济源市,北至河北北部,连绵数千里,是今河南、山西、河北的分界线。太行西缓东陡,因河流切割,多成横谷,古称陉,著名的“太行八陉”是重要的交通要隘。

恒山:五岳中的北岳。《汉书·地理志》:“(常山郡)上曲阳:恒山北谷在西北。”西汉避汉文帝刘恒讳,改名常山,周武帝平齐复名,又叫大茂山。

⑨碣石山:在今河北昌黎、抚宁两县交界处。

⑩西倾山:见前注。

⑪朱圉:山名,在今甘肃甘谷县西南。

《汉书·地理志》:“(天水郡)冀县,《禹贡》朱圉山在县南梧中聚。”汉冀县,在今甘肃甘谷县,朱圉山在其西南三十里。

⑫太华:山名,即华山,见前注。

⑬熊耳:山名。《汉书·地理志》:“(弘农郡)卢氏:熊耳山在东,伊水出。”在今河南卢氏县西南。蔡沈以为《禹贡》之熊耳山非卢氏之熊耳山,误。自秦岭向东,洛水与伊水间之山即是熊耳山脉。

⑭外方:山名,一般认为即今河南登封境内的嵩山,五岳之中岳,又称太室。然金履祥认为:“外方旧说嵩山,非也。嵩高世称中岳,安得反为外方,又与江夏内方相与内外哉。”

李民谓今河南嵩县东北陆浑山,《新唐书·地理志》名为方山,或谓即古之外方山,可备一说。

⑮桐柏:山名,位于河南省桐柏县西,淮河所出。

⑯陪尾:山名,《史记》作“负尾”,《议书·地理志》作“倍尾”。其他望一说在今湖北安陆县东北;一说在今山东泗水县东。张华《博物志》:“泗出陪尾。”安陆的陪屋山非淮河所经,泗水与淮水相通。但两山相距太遥远,从地望上看,安陆较近,也可能淮河线上别有陪尾山。

⑰嶓(波)冢山,在今陕西宁强县西北。荆山指南荆山,在今湖北南漳县西南。汉水所经。《文选·南都赋》李善注;“汉水自荆山别流为沧浪之水。”其地在湖北南漳一带。

⑱内方:山名。在湖北钟祥县西南,逾汉水与荆门接界,今名章山,又名马良山或马仙山。顾颉刚认为此山非常卑小,内方可能是今湖北武汉的大洪山,可备一说。

大别:山名。位于河南、湖北、安徽三省交界处。又《汉书·地理志》:“(六安国)安丰,《禹贡》

大别山在西南。"汉安丰县在今安徽霍丘县西南,大别山在县西南,接河南固始县界。这是大别山东段,不在汉水流域,却在淮河线上。故顾颉刚说:此处与《禹贡》说"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之文不合。宋儒多主大别即是湖北武汉的龟山,证据不足。王先谦《汉书补注》引沈尧说云:"大别山,在光州西南,黄州西北,汉阳东北,霍丘西南,班志属之安丰,但据山东而言,若论其西南,则直至汉水入江处,故商城西南黄陂、麻城之山,古人且为大别。"又《读史方略》谓:"小别、大别既在汉东,当在柏举之南。"柏举在今湖北麻城。二说极有道理,大别山自桐柏山西,作西北东南向,绵亘于豫、鄂、皖三省之间,为江、淮分水岭,长约二百公里,此大别当在湖北汉水流域,不当远在淮河流域的霍丘。此说极是。

⑲岷山:注家多以为是四川松潘西北的峨山。李民认为:联系上下文,此岷山非今岷山,当在今湖北一带。

⑳衡山:旧注多云即南岳衡山,但胡渭认为距长江甚远,误。顾颉刚认为在河南南召县,即《山海经·中山经》中的衡山,可备一说。联系上下文,当与岷山相距不远,必在长江北岸。

㉑九江:指洞庭湖。敷浅原:山名。曾运乾《尚书正读》认为就是现在江西庐山。

或说在今江西德安县境。顾颉刚考证在今安徽霍丘县南,可备一说。

㉒合黎:合黎山,在今甘肃山丹、张掖、高台、酒泉四县的北面。

一、马融以合黎为地名。二、郑玄以合黎为山名。《淮南子·地形篇》名穷石山,《括地志》名兰门山。三、《孔传》以合黎为水名。现在的张掖河即古时合黎水,其东有合黎山。以上三处地点均在今甘肃。

㉓馀波:水下游。流沙:指居延泽附近的沙漠。郑玄引《汉书·地理志》说:"流沙在居延西北,名居延泽。"居延泽就是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的嘎顺诺尔湖和苏古诺尔湖。

《汉书·地理志》:"(张掖郡)居延:居延泽在东北,古文以为流沙。"《水经·禹贡山水泽地篇》:"流沙,在居延县东北。汉在县故城东北,《尚书》所谓流沙者也,形如月生五曰;弱水入流沙,沙与水流行也。"居延泽即今内蒙古额济纳旗的居延海,有东西两泊,东泊名索果诺尔,为张掖所汇,张掖河即古弱水。西泊名噶顺诺尔,穆林河注之。流沙即指这一带的阿拉善沙漠,馀波流入沙漠后不知去向。

㉔南海:历来注疏者说法不一。南海,当在三危以南,为古人假想中的南海。然魏源认为:"今玉门安西之黑河,至敦煌受三危之党河,西南流注于黑海,即今大、小色腾海,再伏流潜入于青海,青黑同色,又地当正南。"《甘肃府志》也以今青海当《禹贡》的南海,其地理位置最为接近。

㉕华阴:华山的北面。

㉖孟津:古代黄河渡口,在今河南孟县南十八里的黄河北岸,由于黄河河道变迁,今河道在孟津以北。周武王伐纣会八百诸侯于此。实际上,孟津以上黄河河道基本固定,历史上没有太大的变化,治水当在支流。孟津以下,黄河进入华北平原,河道变迁复杂,治河当在孟津以下河道及支流。

㉗洛汭:洛水入黄河处,在河南巩县洛口。

㉘大伾:有两说,一说认为在河南荥阳汜水镇,古成皋县故城在丕上,谭其骧有考证;一说认为大丕山在今河南浚县,史念海主其说。今从后说。黄河的泛滥多在浚县大丕山以下。

㉙降水:降亦作洚,顾颉刚认为当为漳水上游,今山西屯留至河南林县、河北一线,入河处在今河北肥乡、曲周间。

㉚大陆:即大陆泽。

㉛播:分散,分布。逆:迎而承受的意思。

7

①嶓冢:山名。漾:一作养,漾水,汉水上源,发源于嶓冢山。该河东北流经陕西沔县,西南合沔水,又东经褒城合褒水,始称汉水。

沧浪之水,始见《楚辞·渔父》:"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水经》:"汉水又东北流,又屈东南,经武当县(今均县)东北。"郦道元注云:"县西北四十里汉水中有州,名沧浪州……水出荆山,东南流为沧浪之水。""按《尚书·禹贡》言导漾水,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不言过而言为者,明非他水入也。盖汉、沔水自下有沧浪通称耳。"胡渭《禹贡锥指》:"李白《襄阳歌》云'汉水鸭头绿',正此。"是知沧浪之水指的是汉水中游均县至襄阳一段,如长江湖北段称荆江、下游称扬子江一般,不是传统注家说的汉水别流。

②三澨(音是)水名。

李民谓:"注家多说是水名,但具体指哪条河,歧说较多。"《史记·索隐》云:"今竟陵有三参水,俗云是三簸水。"簸水源出湖北京山县潼河,又名司马河,流至汉川县入汉水。簸,《说文》:"水涯边也。"蔡沈以为其河在襄阳附近的魔石山,金履祥《尚书表注》以为即泌河。也有说是地名,胡谓以为在育水入汉处,今襄阳方城一带。顾颉刚亦认为是地名,可备一说。

③汇:回,言汉水与长江相斗,水势向东流成彭蠡泽。彭蠡:见前注。

④北江:汉水古称北江。彭蠡称南江,岷江称中江。合称三江。

⑤岷山:今岷山在四川松潘,岷江又名江,源于此。顾颉刚说:古人误以嘉陵江为江源,岷山乃指今甘肃天水的番冢山,非今岷山。

⑥沱:今沱江是长江支流,其上源与岷江相接,岷江由岷山向东南流至灌县,然后分出一支流向东与沱江相连接,故云:"东别为沱。"顾颉刚则说:沱,凡江水所出的水皆可谓沱,非单指今之沱江,当时四川渠江诸水,如渠水、巴水、岩水都是。可从。

⑦澧:水名,旧注又作醴,今有南北中三源,三源会合后,由湖南桑植东南流,经大庸、慈利、石门、澧县入洞庭湖。顾颉刚考证,《山海经·中次十二经》说:"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洞庭山,在今湖北应山县西,沅,疑即员,出随州大洪山入江水。湘即襄,是汉水自襄阳以下的别名。《山海经》以澧、沅并称,则澧水应是员水的支流,员水下游即古云梦泽,又东侧为九江。他又引《汉书·地理志》说:"(南阳郡)雉,衡山、澧水所出,东至屋入汝。"汉雉县在今河南南召县,是南召亦有澧水(《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

⑧东陵：地名。旧有三说：一、胡渭根据《汉书·地理志》、《水经·决水注》定其地在今河南固始县西南至湖北黄梅一带以北。二、蔡沈认为在今湖南岳阳。三、王鸣盛认为在今湖北黄梅。顾颉刚考证应在湖北广济东北及黄梅县境。然“过九江，至于东陵”，顾颉刚考证九江在今湖北广济、黄梅，安徽宿松、望江一带，那么东陵应在九江以东，即今安徽安庆、枞阳，彭蠡以西地区。

⑨迤，《说文》：“邪行也。”《尚书正读》：“汇为淮之假借字。两大水相合曰会。江、淮势均力敌，故云会。古江、淮本通，孟子言禹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是也。”

李民说：指下流泛溢的水，回旋停蓄潴而为泽。东迤北会于汇，与上导汉“东汇泽为彭蠡”同一意思，长江过了东陵即是彭蠡，彭蠡即指安徽宿松以东，怀宁、枞阳、无为等地长江北岸一带湖泊。九江之水，汇聚于此。

中江指岷江。郑玄说：“左合汉为北江，右合彭蠡为南江，岷江居其中，则为中江。”

李民说：中江为长江下游分道入海的三条支流之一。《汉书·地理志》：“丹阳郡芜湖：中江出西南，东至阳羡（今江苏宜兴）入海。”

⑩沇（音眼）水名。《水经注·济水》：“济水出河东垣县东王屋山为沇水。”沇水和济水为同一条河，上游称沇水，下游称济水。

李民说：“沇水发源于山西、河南交界的王屋山，至河南武陟县入黄河。东流为济，入于河。旧说济水三伏三见：发源于王屋山，名沇水，潜行地中为一伏；及其东出，东西二源合流名为济水，为一见。自济而下，又潜入河为再伏；及绝河而南，溢为荥泽，为再见。自荥而下，复行地中为三伏；及其东流绕出陶丘之北为三见。此显为附会之说，翁文灏抨击：无论《禹贡》原文应如何解释，而济水绝河，三伏三见，在地理上绝不可能。”

⑪溢：指黄河漫溢形成荥泽。荥（读行）：荥泽，在今河南荥阳，东汉时称为荥播，久已淤平。黄河南岸重出的济水源于此。

⑫陶丘：在山东定陶县西南七里。《尔雅·释丘》：“丘再成曰陶。”又名釜口，《竹书纪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来会于釜口。”即此地。出：即旧说的济水三见。

⑬菏：即在今山东菏泽市一带，菏泽是古代大泽。

⑭汶：汶水。《汉书·地理志》：“泰山郡莱芜：《禹贡》汶水出西南入济（济水）。”源于今莱芜岳阴山。这一段济水，自巨野分为二股：东南流为菏水，入泗水；东北流为济水，穿过巨野泽，至东平与汶水合。

⑮又北东，入于海，《汉水·地理志》：“济水自荥阳东至琅槐入海。”琅槐：西汉置县，后废，故城在今山东广饶县东北一百一十里。东平以下入海河道为“东阿、长清、历城、章丘、邹平、博兴、广饶。济水上游多湮没，下游故道概为大清河、小清河所占。

⑯淮：淮河。桐柏：桐柏山。均见前注。

⑰泗、沂：即泗河、沂河，两河在江苏邳县一带汇合，是经洪泽湖出淮阴，与淮河相会，东流至苏北出海，或可以南流经洪泽湖、宝高湖、扬州一线在三江营入长江，再由长江入海。但这是在运河开通之后。宋代淮河在滨海云梯关入海。金以后黄河夺淮入海，破坏了淮河入海通

道，两河泛滥于苏北。现在的淮河入海口是解放后治淮时新开的，从洪泽湖至淮阴，循淤黄河故道，东行至套子口入海，名中山河，或称新淮河。

⑱渭：即渭水。鸟鼠：山名。

⑲沣：古代泾、渭、产、涝、霸、橘、沣、高号称关中八水，渭南以沣水为大。发源于陕县秦岭中，经长安后注入渭河。今故道尽失。

⑳泾：渭水的支流，有南北二源，南源出今甘肃泾源县西南大关山，北源出宁夏自治区固原县六盘山东麓，二源在平凉会合，经泾川、泾阳至高陵南注入渭水。

㉑导洛自熊耳：洛水出熊耳山，见前注。

㉒东北会于涧瀍：洛水疏通后东北流至河南洛阳市，涧水则从洛阳西南来会，瀍水从北面流来于洛阳东注入洛水。

㉓伊：伊水，出今河南卢氏县东熊耳山，此熊耳与洛水所出熊耳同脉，经嵩县、伊川、洛阳、偃师入洛水。

㉔又东北，入于河：洛水东会伊水后再向东北流，于河南巩县北入黄河。

8

①九州：九州即上文的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攸：全部。同：通，贯通。

②隩(音玉)：与墺通。四墺：四方。宅：拓。四墺既宅：是说四方都已开拓。

③九山：九条山脉。一、岍山及岐至于荆山；二、壶口、雷首至于太岳；三、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四、太行、恒山至于碣石；五、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六、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七、嶓冢至于荆山；八、内方至于大别；九、岷山之阳至于衡山。

刊：开，砍。旅：道。王引之引王念孙说："旅者，道也。"

④涤：与条字同。《汉书》颜师古注："条，达也。"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云："涤源者，谓疏达其水源也。"

九泽：九个湖泽。即雷夏、大野、彭蠡、震泽、云梦、荥波、荷泽、孟猪、猪野。

⑤陂，《说文》："陂，阪也。"《说文》："阪，陂者曰阪，一曰泽障。"泽障就是堤防。

⑥四海会同，《国语·周语》："合通四海。"韦昭注："使之同轨也。"这里的"四海会同"似也有此意，使九州山川泽与四海相通。古人认为陆地分为九州，其外四周被海所包围。其实中国仅东及东南濒海，其余三面乃想象中概念。《孔传》云："四海之内，会同京师。"《尔雅·释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犹今统称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四夷。与下文的"声教讫于四海"中的"四海"意思相同。

⑦六府，《左传·文公七年》："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礼记·曲礼》："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革、司器、司货、典司六职。"注云："府，主藏六物之税者，此殷时制也。"可见六府都是掌管税收的。译文从《礼记》。孔，甚，很的意思。修，治，备也，引申为整备。

⑧庶：众。庶土：泛言九州众多的土地。交正，《孔传》云："交，俱也，众土俱得其正，谓壤、坟垆。"大意是通过考察，勘定各州土地质量的等级。

⑨厎:致,获得。慎:谨。厎慎财赋,孔安国云:“致所慎者,财货贡赋,言取之有节,不过度。”郑玄注谓:“众士美恶及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贡篚,慎奉其财物之税,皆法定制而入之也。”

⑩咸:皆。则:法,引申为依据的标准。三壤:土壤分为上中下三品,细分九等。成赋:征纳赋税。成:征。中邦:建城邦。中:建。《史记·夏本纪》作“中国”,相对于四海、四夷而言。蔡沈曰:“中邦,中国也。盖土赋或及于四夷,而田赋则止于中国而已,放曰成赋中邦。”即赋税仅限于九州。此说可从。

⑪锡土姓,《左传·隐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即分封诸侯,分土赐姓,建立诸侯国的意思。夏禹时尚未有西周那样严格完善的分封制,是以夏部落为中心的部落联盟逐步演变为以夏方国为中心的方国统一体的早期国家。诸侯则是各方国。不能用西周的制度去比附夏代。

⑫祗:敬。台(音宜):致遗。德先:德鲜,德新。距:拒。朕:我也。

9

①甸服:部落。《国语·周语上》:“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甸:王田,天子的领地。甸服,《礼记·王制》“甸”注:“服治田出谷税也。”即指在天子的领地上服各种劳役。战国儒家把大禹时代国都以外划分为五等,每一等四方各等距离五百里,国都以外第一等为甸服。

胡渭《禹贡锥指》说:“五千里内皆供王事,故通谓之服,而甸服则主为天子治田出谷者也。”

②总:指全禾,把庄稼连茎割下来束成一捆。百里赋纳总,意思是说把庄稼完整地交出去。

③铚:铚古音刀,短镰。《孔疏》:“铚谓禾穗也。禾穗用铚以刈,故以铚表示穗。”

④秸,马融说:“秸,去其颖。”颖,芝尖。

⑤侯服,江声说:“侯之言候,候顺逆,兼司候王命。”意思是服事天子。在甸服之外五百里范围,为五服第二等,距王都一千里。侯当作候,即斥候。《孔疏》说:“斥候,谓检行险阻,伺候盗贼。此五百里主为斥候而服事天子,故名侯服。”

⑥采,《尧典》:“畴咨若予采。”马融注:“采,官也。”《礼记·乐记》注:“官犹事也。”担任王事的官叫采,引申为替天子服差役。又《春秋公羊传·襄公十五年》注:“所谓采者,不得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税耳。”蔡沈《书集传》:“采,卿大夫邑地。”其人民和土地属于国家,受封的卿大夫仅食地。

⑦男邦:子国。《史记·夏本纪》作“任国”。男、任古通用。任:负担的意思。蔡沈曰:“男邦,男爵小国也。”比卿大夫稍高,拥有土地和人民的小封国。

⑧侯有二义:一后,一候。公后:召穆。伯:兄长。子、男(力)蔡沈曰:“诸侯之爵大国。”侯是比男大一点的封国。《孔传》:“同为王者斥候。”即上文的侯、斥候,担任警戒放哨任务。

侯之本义非贵族爵号,而相当于秦汉之候长、候官。《汉书·地理志》记,都尉下治候官。《后汉书·郡国志》:候官左骑千人。司马官千人官。候官主守城堠、塞障及烽燧。(居延汉简)燧

有燧长,即队长也。

⑨绥服:侯服之外五百里,距王都一千五百里。绥:安、绥服,绥靖安抚。《尔雅·释诂》:"绥,安也。"

⑩揆(音奎):规,规则。管:管理,如百揆即百官。揆文教:指掌管文教事务的官员。

⑪奋武卫,《尚书易解》:"奋武卫者,奋扬武威为王者藩卫也。"奋武卫,即秦汉之尉官也。《汉书》师古注引《汉律》:"近塞即皆置尉,百里一人。"

⑫要服:约束。绥服之外五百里,距王都二千里。《国语·周语上》韦昭注:"要者,要结好信而服从也。"《孔传》云:"要束以文教。"蔡沈曰:"要者取要约之义,特羁縻之而已。"姚承朴《尚书谊略》引马其昶说:"要、徼通用,边塞曰徼,要服即边服。"以上诸说,以蔡说为佳。

⑬夷,《周书·谥法》:"安心好静曰夷。"和平相处的意思。

《孔传》曰:"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马融则谓:"夷,易也。"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谓其风俗可变易者徐进之。"易是改变的意思。今从王说。

⑭蔡,马融说:"法也,受王者刑法而已。"意思是相约遵守刑法。

郑玄注云:"蔡之言杀,灭杀其赋。"孙星衍疏云:"夷服之贡灭杀于中国,贡所以当赋,故云灭杀其赋也。"

⑮荒服,《广雅·释诂》:"荒,远也。"荒服是要服以外五百里,距王都二千五百里,是最远的一服。马融说:"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国语·周语上》韦昭注:"荒裔之地,与戎狄同俗,故谓之荒,荒勿无常之言也。"

⑯蛮,马融曰:"蛮,慢也,礼简怠慢。"

郑玄说:"蛮者,听从其俗,羁縻其人耳,故云蛮。蛮之言缗也。"意思是尊重他们的风俗,维系同他们的联系。

⑰流:流动无定居。

荒服之地多为游牧之地,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之,与农耕民族的定居生活相比,迁徙无常,没有固定的居处。故郑玄注:"流谓夷狄流移,或贡或不贡。"

⑱渐,《汉书集注》:"入也。"一说渐与渍同义,作浸润解。

⑲被:及。流沙:泛指西北遥远的大漠。

⑳朔:北。暨:及也。又江声云:"日颇见也。"朔南暨声教,意思是日所能照临的地方皆为天子的声教所化育。

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尚书易解》:"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九字一句,谓北方南方和声教皆指于夷狄之区。"

㉑锡:同赐。玄圭,《史记》作"元圭"。圭:瑞玉。《史记·夏本纪》云:"于是帝锡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于是太平治。"帝:尧、舜,或指天帝,皆通。

[译文]

禹　贡

[题解]

贡,《广雅·释诂》:“税也。”《广雅·释言》:“献也。”孔颖达说:“贡者,从下献上之称。谓以所出之谷,市其土地所生异物,献其所有,谓之厥贡。”就是地方向朝廷进献方物特产。应当指出,古代地方向中央的奉贡,也会得到中央的回赠,因此实际是一种不等值的交换。这种交换中包涵着以物易物的原始市场经济的意义。

传说大禹开辟九州。“禹敷(辟)土作九州。”案敷即辟之音转。开辟土地划分九州。所谓开辟,可能就是探查,或者征服。

《吴越春秋》记:“禹周行天下,还归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封有功,爵有德,崩而葬焉。至少康,恐禹迹宗庙祭祀之绝,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无转语於。越转语余、舒。无余即於越。[①]贺循《会稽记》:“少康其子号曰于越,越国之称始此。”又,无余即“乌涂”(於涂、乌荼)之语转,上古楚越谓虎及直号鱼曰“於涂”也。

九州一名原于九丘。《海内经》:“有九丘,以水络之。名曰:陶唐之丘,叔得之丘,孟盈之丘,昆吾之丘,黑白之丘,赤望之丘,参卫之丘,武夫之丘,神民之丘”。

《海外北经》又曰“九山”:“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

章太炎谓古人乐居山顶。丘、州字通。丘者,山丘也。州,即后世之州部。

上古华夏的疆域。前人(顾颉刚、郭沫若)多信其小,只在中原、华北平原周边。但现在从考古发现看来,实未必然。

禹征服中原大陆,划分大陆为九州五部(中央及四兵),建立了夏王朝。历尧舜的万族(国)部落联盟之后,夏是中国史上的第一王朝。确定九州各部以其土特产向中央王朝进其贡纳,而由中央提供大市场进行各职部间的易物交换。故《禹贡》意味着中国大陆地理政治版图的第一次出现,意味着政治征服权在经济上的体现,还意味着统一市场的萌芽,意味着由同血族联盟政治组织走向异族多城邦统一于中央的国家政治制度在中国上古史记载中的最初形成。

关于本篇写作的年代,近世论者颇多纷歧。一些疑古学者(如顾颉刚)认为在战国时期,但金景芳、辛树帜则认为至少也当在周初。[②]我赞成后说。

---

①无余即於菟,楚越古方言称虎於菟。於越,亦以虎为图腾之氏族。

②辛树帜《禹贡新解》,农业出版社,1963。

［何译］

(序)禹分划大地为九州，随着山势走向顺着河川，根据土地之所出产确定各地的贡纳品。

1

禹开辟土地，顺着山势砍削树木，确认高山大河走向的形势如下：

冀州起之于壶口，到达吕梁山及其余脉，由此再向太原到达太岳。覃怀之盆地低平，一直到横流的漳河。

这一片土地属于白色土质，其贡奉之物排于上上一等。交错之间，其田地数目排于中等之中。恒水和衡水顺流而下。在这块大陆的尽头，有鸟部的夷族身披毛皮。在右侧有碣石，黄河由此进入大海。

济水黄河之间是兖州。九河之水道，雷夏之大泽，雍水、沮水都在这里相会通流。土质适宜种桑养蚕，下了丘陵才有平地。这里的土质色黑而多砂末，百草丰茂，树木高大。

土田数目排于中等之下，贡奉少。劳作十三年，才能收获。所贡物产主要是漆、丝，其贡服织绣花纹。顺济水、漯水飘流，可以到达黄河。

2

大海、泰山围绕着青州。通向嵎夷要经由此路，淮水、淄水是入海之水道。这里的土质色白而多砂末，海滨开阔出盐。

其田数排于上等之下，其贡奉排于中等之上。主贡细盐及各类海物。

泰山山谷出产丝、麻、炭、松木、怪石。莱夷之族游牧于此。其贡品是盐丝。顺汶水漂流，可以通达于济水。

大海、泰山与淮水之间是徐州。淮水、沂水环流，蒙山、羽山耸立。有大野之泽蓄水，东部原野低平。这一片土质色红而粘，多砂末。草木壮劲丰茂。

其田土数排于上等之中，其贡奉属于中等之中。其贡奉有五色土，羽山中出产大雉，峄山南坡出产大桐木，泗水边出产大石可以作磬。

淮水夷族奉献蚌珠和鱼类，其贡服以黑色纤葛织作。顺淮水、泗水飘流，可以通达到黄河。

3

淮河、大海环绕扬州。有彭蠡之巨湖，追逐太阳之候鸟在此游居。岷江、汉水、彭蠡江三江汇集于此，水顺地势走下流注，直到震泽。到处生长芦苇、竹树，这里的草高

大肥壮，树木高大。这里的土质属于沼泽之软泥。

田数排在下下。其贡产属下等之上，略高一些。其贡奉包括美金三品（金、银、铜）、美玉、美石、芦草、竹子、象牙、皮革、羽毛及各种木材。

这里的居民属于鸟夷。穿着蓑衣，其贡服有贝锦。贡产还有桔、柚，锡、汞。沿长江而下入海，可以航海到达淮水、泗水。

4

荆山、衡山以南是荆州。大江、汉水由此总汇入大海，九江宏大而深。沱水、潜江流经于此。云土、梦泽交叉于此。

这里的土地都是沼泽涂泥，其田数排在下等之中，其贡奉排在上等之下。其所出产有羽毛、象牙、犀革、金银铜三品。出产椿木、柘木、桂木、柏木。出产砺石、砥石、磬石、丹砂。特别以菌竹、辂竹、楛木三品竹木在贡产中最有名气。此外还有苞茅、杨梅、菁茅。

其贡服是机织的玄纁。九江湖出产鳄类、大龟。沿长江、沱水、潜江、汉水飘流，可以进入洛水，直达黄河之南。

荆山、黄河之间是豫川。伊水、洛水、厘水、涧水走入黄河，有荥波之湖，通达荷泽，连波于孟猪之湖。

这里土地质属于沃壤，下等土质则有砂粒。其田数排中等之上，其贡奉交错于上、中之间。其贡物有漆、麻、缔纱、纻麻。其贡服有纤、绵。献贡品有石磬、石座。顺洛水飘流，可以直下到达黄河。

5

华山之南、黑水之间是梁州。有岷山、嵎冢山耸峙。沱江、潜江经过这里。蔡山、蒙山之间是大陆平野。是和夷之低地。

这里的土质是青黑色，其田数排在下等之上，其贡赋排在下等之中，参差不一。其贡品有玉球、铁、银、镂、磐石、石磬、熊、罴、狐狸、毛毡。西倾山沿乱横江水而下。顺潜江漂浮，可以通过沔水进入渭水，汇流于黄河。

黑水、西河之间是雍州。在弱水之西，有泾水流入渭河。漆水、沮水穿插其间，沣水也在此汇合。荆山、岐山之麓，终南山、太白山，以及鸟鼠山，原隰低平，一直到猪野湖。三危山座落于此，这里的三苗之族仍未驯服归化。

这里的土质是黄色土壤，其田数排在上等之上，其贡赋中等之下，其贡物只有玉球、玉琳、琅玕。顺积石山水漂浮，可以到龙门山而进入西段黄河，再进入渭水。

织皮族、昆仑族、析支族、渠搜族等西戎诸族居住在此，都已归化。

6

取道岍山及岐山，可以到达荆山。跨过黄河壶口、雷首山，就到达了太岳。这里有砥柱山、析城山，一直到王屋山。又有太行山、恒山直到碣石山，向东直到大海。

西倾山、朱圉山、鸟鼠山绵连直到太华山。熊耳山、外方山、桐柏山绵连到陪尾山。

取道嶓冢山可以到达荆山，内方山连接着大别山，岷山之南连接于衡山，过九江可以到达敷浅之原。

取道弱水到达合黎山，下游流入沙漠。

取道黑水到达三危山，下流进入南海。

取道黄河，经过积石山，到龙门山，向南到达华山南麓，向东到达砥柱山，再向东到孟津，再东经过洛汭水，就到达大伾山。向北经过降水，到达大平原。再向北，黄河分道为九河，逆流而进入大海。

7

从嶓冢山取道漾水，向东流入汉江；又向东，就是沧浪之水。经过三澨江，到大别山，向南流入长江。向东，江水积泄为彭蠡湖；再向东，是汉水之分汉北江，直入大海。

从岷山取道大江，东向分流是沱江，再向东是澧水，经过洞庭，到达东陵向东又向北，会入于淮水。其东为汉江之中江，一直流入大海。

取道沇水，向东流入济水，再进黄河，河水溢漫为荥泽湖。向东出口在陶丘北侧，向东又到荷泽，引导淮水流出桐柏山，向东与泗水、沂水会合，东流入大海。再向东北，汇合于汶水。再由此而东进入大海。

从鸟鼠同穴山取道渭河，向东入沣河，再东入泾河，再向东经过漆水、沮水，就能进入黄河。

洛水出熊耳山，向东北走，汇入涧水、厘水；又向东，汇入伊水；再向东北，进入黄河。

8

九州都已打通，四境都已安定。九山开出道路，九川找到源头，九大水泽都已开辟航道，四海都已联通。六种富源都已开拓，诸方土地都已设立政长，确定规则，贡奉财物。根据三等土壤征赋，建邦城，赐以土地和姓氏。让他们进贡新鲜产物，不得抗拒我君王的通行。①

---

①以下括号中文字似非西周《禹贡》原文，疑乃汉代经师所补。

9

[五百里划为部落。一百里将贡奉汇总,二百里内献谷穗,三百里内献秸杆,四百里内献粟,五百里内献米。

五百里建侯部。一百里建采部,二百里建子国,三百里封诸侯。[①]

五百里内绥靖安抚。[②]三百里设规矩传文告。二百里内担任武卫。

五百里内屈膝服礼。三百里内行跪拜礼。二百里内不服则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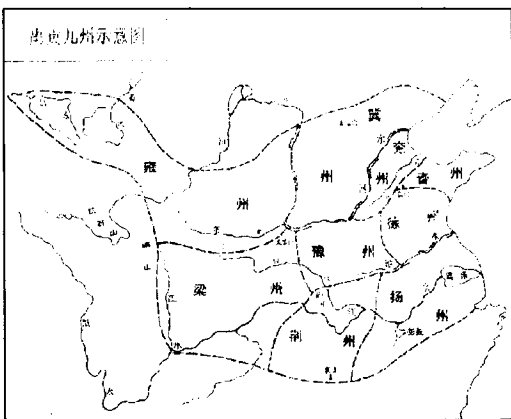
五百里内是荒远之郊,三百里内是蛮部,二百里内是巡流之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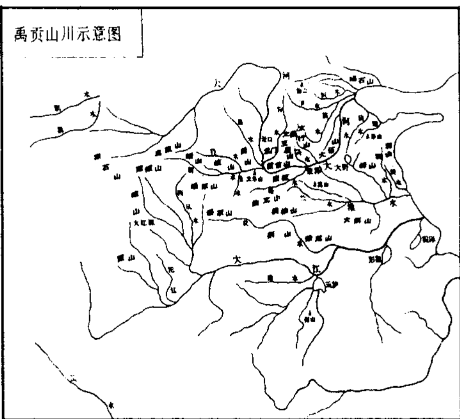
当向东到大海,向西到沙漠,从南到北,都传达着王朝声教以至四海。于是,禹献上玄圭,报告自己已完成大功。

---

①侯:侯卫,金文作边侯。

②甸:田,田猪。





禹贡九州地名古今对照

<table>
<tr><th>禹贡</th><th>汉</th><th>唐</th><th>元</th><th>明</th><th>清</th><th>民国</th></tr>
<tr><td rowspan="3">冀州</td><td>幽州</td><td rowspan="2">河北</td><td>辽阳</td><td></td><td>奉天</td><td>辽宁</td></tr>
<tr><td>冀州</td><td rowspan="4">中书</td><td>北直隶</td><td>直隶</td><td>河北</td></tr>
<tr><td>并州</td><td>河东</td><td>山西</td><td>山西</td><td>山西</td></tr>
<tr><td>青州</td><td>青州</td><td rowspan="3">河南</td><td rowspan="2">山东</td><td rowspan="2">山东</td><td rowspan="2">山东</td></tr>
<tr><td>兖州</td><td>兖州</td></tr>
<tr><td>豫州</td><td>豫州</td><td rowspan="4">河南</td><td>河南</td><td>河南</td><td>河南</td></tr>
<tr><td rowspan="2">徐州</td><td rowspan="2">徐州</td><td rowspan="2">淮南</td><td rowspan="2">南直隶</td><td>江苏</td><td>江苏</td></tr>
<tr><td>安徽</td><td>安徽</td></tr>
<tr><td rowspan="2">荆州</td><td rowspan="2">荆州</td><td>山南</td><td rowspan="2">湖广</td><td>湖北</td><td>湖北</td></tr>
<tr><td>江南</td><td rowspan="2">湖广</td><td>湖南</td><td>湖南</td></tr>
<tr><td rowspan="2"></td><td rowspan="2">交州</td><td rowspan="2">岭南</td><td>广西</td><td>广西</td><td>广西</td></tr>
<tr><td rowspan="2">江西</td><td>广东</td><td>广东</td><td>广东</td></tr>
<tr><td rowspan="5">扬州</td><td rowspan="5">扬州</td><td rowspan="5">江南</td><td>江西</td><td>江西</td><td>江西</td></tr>
<tr><td rowspan="4">江浙</td><td rowspan="2">南直隶</td><td>江苏</td><td>江苏</td></tr>
<tr><td>安徽</td><td>安徽</td></tr>
<tr><td>浙江</td><td>浙江</td><td>浙江</td></tr>
<tr><td>福建</td><td>福建</td><td>福建</td></tr>
<tr><td rowspan="3">雍州</td><td>司隶</td><td>关内</td><td rowspan="2">陕西</td><td rowspan="3">陕西</td><td>陕西</td><td>陕西</td></tr>
<tr><td rowspan="2">凉州</td><td rowspan="2">陇右</td><td rowspan="2">甘肃</td><td>甘肃</td></tr>
<tr><td>甘肃</td><td>宁夏</td></tr>
<tr><td>梁州</td><td rowspan="3">益州</td><td>剑南</td><td>四川</td><td>四川</td><td>四川</td><td>四川</td></tr>
<tr><td rowspan="2"></td><td rowspan="2"></td><td></td><td>贵州</td><td>贵州</td><td>贵州</td></tr>
<tr><td>云南</td><td>云南</td><td>云南</td><td>云南</td></tr>
</table>

[附录]

关于《禹贡》九州说

顾颉刚

1.九州说范围

《禹贡》:

“济、河惟兖州”意即由济水到大河为兖州地。

“海、岱惟青州”意即从海到泰山为青州地。(今山东半岛)

“海、岱及淮惟徐州”,意即东到海,西到泰山,南以淮水为界,便是徐州地方。

“淮、海惟扬州”,意即从海到淮河为扬州地。

“荆及衡阳惟荆州”,由荆山往南到衡阳为荆州地。

“荆、河惟豫州”,由荆山往北到黄河为豫州地。

“华阳、黑水惟梁州”,由华山往南到黑水为梁州地。

“黑水、西河惟雍州”,由黄河往西到黑水为雍州地。

“九州”之说,始于春秋,象征当时人已有统一的思想,实际上那时候的徐州尚为徐戎,扬州的越人尚断发文身,梁州(巴、蜀)亦尚为蛮夷所据。而“九州”一说的实际实现,要等到战国时代。

2.与《禹贡》不同的三种“九州”说

“九州”的说法颇不一致,见之于载籍的,除《禹贡》外,尚有下面三种:

甲、《周官·职方》:

东南曰扬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东曰青州,河东曰兖州,正西曰雍州,东北曰幽州,河内曰冀州,正北曰并州。

与《禹贡》九州不同者,系多出幽州和并州,而少了徐州与梁州,原来《职方》将徐州并入青州,梁州并入雍州,至幽、并二州乃是战国时代新拓的疆土,幽字与燕字音很近,幽州即战国燕国之地。《史记·匈奴传》云:

赵武灵王……破林胡、楼烦。……置云中、雁门、代郡,燕将秦开……袭破走东胡……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

代郡之地及于今绥远;辽西、辽东乃今察哈尔、辽宁一带;上谷、渔阳、右北平正是《职方》所云的“幽州”地,因为赵武灵王所开拓的疆域很广,所以《职方》上添了幽、

并二州。《周官》一书问世较晚,约出于西汉末年(《逸周书》中亦有《职方》),所以其分州方法较《禹贡》复杂了点,或以河为界,或以方位为界。

乙、《尔雅·释地》:

两河间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邕州,汉南曰荆州,江南曰扬州,济、河间曰兖州,济东曰徐州,燕曰幽州,齐曰营州。

此说与《禹贡》相较,只少了梁州,以《周官》已将梁州并入邕州。又"江"在《禹贡》内尚未列为分界之指标,而《释地》竟以"江"划界,是其进步之处。《释地》与《职方》相较,只少了并州。营州就是青州,以太公封于营丘,故改称曰营州。后人或疑越海之地,即今朝鲜为营州地,究否如此,尚未敢断定。

丙、《吕氏春秋》有始览:

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

豫州是春秋时的韩国地,冀州是赵、魏二国地,秦即《禹贡》的梁州,其与《禹贡》不同者,是多出一个幽州。

《禹贡》九州加上《职方》多出的二州,成为十一州,再加上《释地》多出的营州,便为十二州,故后来又有十二州说。总上四种典籍,可以列为下表:

书名	州　名	经师所定年代
禹贡	冀$_1$兖$_2$青$_3$徐$_4$扬$_5$荆$_6$豫$_7$梁$_8$雍$_9$	夏(《禹贡》)
职方	冀$_8$兖$_5$青$_4$ 扬$_1$荆$_2$豫$_3$ 雍$_6$幽$_7$并$_9$	周(《周官》)
释地	冀$_1$兖$_6$ 徐$_7$扬$_5$荆$_4$豫$_2$ 邕$_3$幽$_8$ 营$_9$	商(《尔雅》郭注:此盖商也)
吕览	冀2兖3青4徐5扬6荆7豫1雍8幽9	
总计	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幽并营	虞

《尧典》上有:

肇十有二州,封十二山,咨十二牧等语。《尧典》为舜摄政时所写成,时尧尚未死,后人持此为据,遂综合《禹贡》、《职方》、《释地》、《吕览》九州说合为十二州,伪孔《传》谓:

肇,始也。禹治水之后,舜分冀州为幽州、并州,分青州为营州,始置十二州。

《经典释文》谓:

十有二州,谓冀、兖、青、徐、荆、扬、豫、梁、雍、并、幽、营也。

恰与总计数吻合。其实是不可靠的。《尧典》云:

询于四岳,咨十有二牧,命九官,帝曰:“咨汝二十二人。”

四岳十二牧为外官,九官为内官(即中央官),合起来应该为二十五人,何以帝曰称为二十二人?原来汉初的人受了十二州说的影响,把《尧典》改了,牧本是外官,按照《禹贡》九州说,应当只有九牧,那么与四岳、九官合起来,恰是二十二人。

《禹贡》作者有很多地方是根据于《山海经》的。《禹贡》:

华阳、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三危是今敦煌,《尧典》上亦有“窜三苗于三危”的话,按中国地理形势,由河西走廊往南全为高峻的大山,如从敦煌导黑水南下直注入南海是根本不可能的,《山海经》作者错误的假设,并未为《禹贡》作者所考证出来。不过《禹贡》的作者也并不完全盲从,对于《山海经》已有很多怀疑的地方,下面各节可仔细加以比较:

《海内西经》:

昆仑之墟……赤水出东南隅,以行其东北,西南流,注南海。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

洋水、黑水出西北隅以东,东行,又东北,南入海(洋水即汉水)。

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东,又北,又西南。

《大荒北经》:

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

《禹贡·导水》:

“导河积石,至于龙门……”

“嶓冢导漾,东流为汉……”

“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

“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以《禹贡》内容与《山海经》逐条比较,我们可发觉《禹贡》的作者已进步得多了,《禹贡》作者对《山海经》发生诸多怀疑,因之,将不可信的部分,已经删去不少。

3. 关于五服

五服与九州为两个分划地方的制度,九州系就山川形势来分,五服系就帝都远近来分。前者是自然的,后者是封建的。《禹贡》:

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兑,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甸服是王畿地方,一面五里百,两面则为一千里,故《诗经》有“邦畿千里”一语。百里,二百里,三百里的人民除纳赋外,更要服兵役,故云“服”。四百里至五百里之间的人民只须纳粮就行了,用不着再供劳役,是含有安抚边民之意,此为王的国家。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

采与男邦均由诸侯所封。这是诸侯的国家。

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威。

绥服乃含有“安定”与“怀柔”之意,其地是国防重地,必要时得用武力震慑。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要服之地,已较荒远,用以流放罪放。(蔡,流放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荒服之地更遥远,也用以流放罪犯。

五服以冀州为甸服,而不以豫州为甸服;又因《禹贡》内讲贡道,政府所收到的贡物,大半来自冀州,且尧都平阳,舜都蒲城,禹都安邑,概属冀州,可见冀州的物产很丰富,所以尧、舜、禹都奠都于其境内。然从田赋一项看,五服与九州又发生冲突,兹先列出《禹贡》田赋表:

州	雍	梁	豫	荆	扬	徐	青	兖	冀
田	上上	下上	中上	下中	下下	上中	上下	中下	中中
赋	中下	下中三错	错上中	上下	上上错	中中	中上	贞	上上错

五服为一种封建制度,侯国的人民将赋直接送于侯,而不送于天子。五服的制度为五千,故《益稷》云:

禹曰……予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所以五服的面积是:

甸 100 万方里

侯 300 万方里

绥 500 万方里

要 700 万方里

荒 900 万方里

合计五服的面积共 2500 万方里,而九州的面积仅及五服的甸、侯、绥三区,(九州的面积共 900 万方里)。这是二者不同的一点。

五服的思想是出于经典的,《国语·周语》: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享,岁贡,终王。

五服对于各属发生经济关系,越近中央者贡越多,越远者贡越少。

《禹贡》内“甸”在“侯”之前,而《尚书》其他篇内将“甸”放在“侯”之后,《尚书·康

诰》:侯甸男邦采卫。

《酒诰》:

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

《召诰》:

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顾命》:

庶邦侯、甸、男、卫。

这个道理无论如何解释不通,直到民国十八年在河南洛阳发现一鼎,对于上文才寻得解释,下面便是该鼎上的记述:

《矢令方彝》:

征命舍三事令,众卿事寮,众诸尹,众里君,众百工;众诸侯。侯甸男,舍四方令。原来“舍三事令”是王朝之事,“舍四方令”是诸侯之事。上文“侯甸男”应读作“侯、侯甸男”,因为男是附属于诸侯的。

(摘录“中国古代史研究序论”顾颉刚讲 / 李得贤记录)

甘　誓

［题解］

《史记·夏本纪》载:“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

(序)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

大战于甘,① 乃召六卿。② 王曰:③

“嗟! 六事之人,④ 予誓,告汝:

有扈氏威侮五行,⑤ 怠弃三正,⑥ 天用剿绝其命,⑦ 今予惟恭行天之罚。⑧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 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 ⑨ 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 ⑩

用命,赏于祖。

弗用命,戮于社! ⑪予则孥戮汝! ”⑫

［注释］

①丁山说:“有扈,即有易、有狄、易国也。”案伯益为虞舜之子,伯益为有易族,即有虞族。有易,据《水经注》说地在阳翟。

何按:“阳翟”亦即“有易”之音变也。《水经·颖水》注:“(河水)又东南过阳翟县北。”郦注:“(颖水)东经三封山东,东南历大陵西。《归藏》曰:‘启筮亨神于大陵之上,即钧台也。’《左传》曰:‘夏启有钧台之飨’是也。”“阳翟县故城(汉县,颖川郡治)北,夏禹始封于此,为夏国。”

有扈氏,马融曰:“姒姓之国,为无道者。”郑玄云:“有扈,与夏同姓。”《汉书·地理志》:“在右扶风,古国。扈,夏启所伐。”指其地在今陕西户县一带。但《左传》昭公元年:“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先、邳,周有徐、奄。”近代学者结合甲骨文,认为扈为甲骨文中的雇,其地在今河南原阳一带。《诗经·商颂·长发》中“韦顾既伐,昆吾夏桀”的顾即此雇。

顾颉刚认为:“有扈,即东夷部落的‘九扈’,其地当在今郑州北部原阳一带,扈与夏人作

战的地方‘甘’当在今洛阳西南。”

禹死，传位于益。伯益即有易之伯，益、易古字通。

启不服，与益（有易）大战。战场在甘。有易（益）之后人兵败后离迁，一支入陕，为秦先祖。一支北上，为燕（易）先祖。今说者多以甘及有易为有扈（今陕西户县），似不确。

甘池，王国维《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所言，甲骨文中有甘，即《春秋》甘昭公所封之邑。《水经·甘水注》："甘水东二十里许洛城南，有故甘城焉，北对河南故城。"其地在今河南洛阳市西南。

但我疑甘池另有其地，即邯郸。

②六卿，卿与乡通用。古音向，相也。六卿，即六正。《左传》襄25年传："晋六正。"杜注："六正，三军之六卿。"《尔雅·释诂》："正，长也。"郑玄曰："六卿者，六军之将。《周礼》六军皆命卿，则三代同矣。"又郑注《周礼·大司马》云："天子六军，三三而居一偏。"是六卿为六军的领军将领，一卿将一军。

又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引《墨子·明鬼篇》云："王乃命左右六人，下听誓于中军。"天子亲征，王为中军、六卿左右也。卿为古官名。甲骨文、金文有"卿事"。《左传》等书中有"卿士"。早期卿领军作战。

③王：夏王。

④六事：即六师。郑玄云："变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军吏以下及士卒也。"其说不确。

⑤五行：即《洪范》所云"天经"、"天季"。《礼运》："播五行于四时。"古以五季节分属五物之性，分为金、木、水、火、土五季。威侮五行，王引之《经义述闻》曰："威疑当作灭，灭者蔑之假借也。蔑：轻也。蔑侮五行：言轻慢五行也。"

何按：旧说不确。威侮：读为违误。五行：五季。

《管子》《四时》，属月令类的时宪书：

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风生木与骨……以甲乙之日发五政……

南方曰日，其时曰夏，其气曰阳，阳生火与气……以丙丁之日发五政……

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入出……

西方曰辰（辰，雷电），其时曰秋，其气曰阴，阴生金与甲（壳）……以庚辛之日发五政……

北方曰月，其时曰冬，其气曰寒，寒生水与血……以壬癸之日发五政……

⑥三正：马融以为三正指建子、建丑、建寅。怠弃三正：指不奉正朔。一岁的第一个月为正，一月的第一天为朔，所以正朔即正月初一。相传古时王者易姓有改正朔的事情。《尚书大传·略说》："夏以十三月（孟春建寅之月）为正，色尚黑，以平旦为朔；殷以十二月（季冬建丑之月）为正，色尚白，以鸡鸣为朔；周以十一月（仲冬建子之月）为正，色尚赤，以夜半为朔。"但后来的研究者多认为旧说不可信。郑玄及《孔传》认为三正指天、地、人之正道。于省吾《尚书新证》卷一认为正，长，官长。

何按：三正即三公亦谓三卿。郑说及孔传说三正为天地人，平实可信。正读为政，三正即

三政。异说或曰三正当为正德、利用、厚生。

⑦用:杨树达《词诠》作"因也"。剿:灭绝。

⑧惟:为。恭:当作龚,奉行。

⑨左、右,郑玄注:"左,车左。右,车右。"李民:"战国以前、古代战争多用战车,一乘战车车兵三人。"

《孔传》:"左方主射。"

《诗·鲁颂·閟宫》,郑玄笺云:"兵车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同时还配备若干人数不等的徒卒,合称一乘。这种情况已在考古材料中得到证明(参见杨泓《战车与车战》,载《文物》1977年5期)。攻:善。

⑩正:正和政古通用。《吕氏春秋·顺民篇》:"汤克夏而正天下。"高诱注:"正,治也。"《尚书·微子》:"殷其弗或,乱正四方。"这里指驾驭马的技术。于省吾说正是长官,御正为御车官名,可备一说。

⑪用命:即恭命。用:奉、执行。戮:辱、惩罚。《墨子·明鬼》:"虞夏、商、周三代之圣主,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林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丛社。"《周礼·小宗伯》:"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考工记·匠人》:"左祖右社。"天子亲征,必载迁庙之祖主行,有功,则赏祖主前,示不专。"意思是天子亲自征伐时,必定随行带着祖庙的神主,凡是对有功的将士进行赏赐时,必定在祖庙的神主前施行,表示自己不敢独断专行。

《孔传》:"天子亲征,又载社主,谓之社事,不用命奔北者,则戮之于社主前。"

祖庙即宗庙,社是祭祀土地的神坛。孙星衍疏曰:"祖者庙主,社者社主。《太平御览》三百六引挚虞《决疑要注》曰:'主者,帝王出征伐,以齐车载迁庙之主及社主以行。'"《小盂鼎》、《虢季子白盘》等青铜铭文记载对异族(鬼方,猃狁)征伐胜利后,献馘(音国,左耳)献俘于周庙,周王赏赐。此句即是说赏赐在祖庙进行,惩罚在神社进行。

⑫孥戮:孥,通"奴"。颜师古《匡谬正俗》卷三说:"案孥戮者,或以为奴,或加刑戮,无有所赦耳。此非孥子之孥,犹《泰誓》称囚孥正士,亦谓或囚或孥也,岂得复言并子俱囚也。"

杨筠如《尚书解诂》云:"此文奴字,当从郑司农释为罪隶之奴也。奴戮连文,谓受刑辱之意。"《汤誓》也有此句。

何按:杨说不确。"孥戮"即"奴隶"之语转。前句已言戮于社,谓刑戮,此不可能复言之。

[译文]

甘 誓

[题解]

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东巡狩,死于会稽,把政权交给了伯益。三年后,伯益离开会稽回到有扈(有易),中原王朝已由禹子启控制。启继承禹之君位。从尧到舜,从舜到禹,都是传贤,唯独从禹到启是传子。伯益归国后不服从启。启举兵讨伐,在甘邑之野战胜有扈氏。战前,启誓师,誓辞即《甘誓》。

甘,地名,在有扈氏国都的南郊。"有扈",即"有虞"音转。亦即"有易",又即"有熊"(熊古读近以)。甘古音义与咸通,即甘邑、咸池。甘之战即咸池之战,是中国上古有名之大战。《竹书纪年》记帝启二年,"费侯伯益出就国。王师伐有扈,大战于甘。六年,伯益薨,祠之。"

誓,誓师之辞。《周礼·秋官·士师》:"一曰誓,用之于军旅。"誓有天誓与盟誓之分。天誓,指天为誓,违誓者天降灾祸而罚之。誓,即原始法、自然法之起源。誓者对天神而誓,背誓接受天罚。盟誓则为从盟之誓。虽也指天为见证,但违誓所遭受的乃是人罚,由盟众集体或集体代表(人王)施以处罚。誓必有辞,以辞为证,显示决心。

甘地所在,历来有异说。而甘邑是有扈之都。《淮南子·齐俗训》高诱注和《尚书正义》都认为"尧舜受禅,启独继父"是有扈氏不服的原因,那么公天下和家天下这两种新旧制度之争便是这次战争的起因。

甘之战,我疑亦即上古史上有名之炎黄大战,涿鹿/阪泉之战。阪泉又作革泽、甘泉、甘池、邯郸。这一战,是黄帝族(禹、启)与虞舜族(益、有易)在中国北方发生的一场大战。此战揭开中国历史之新局面。司马光《稽古录》:"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禽而杀之。诸侯皆去神农氏,归黄帝。黄帝与炎帝子孙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诸侯咸尊黄帝为天子,代神农氏。"又《后汉书·冯衍传》曰:"讯夏启于甘泽兮,伤帝典之始倾。"《天问》王逸章句:"启与扈氏战于甘之野。"洪注曰:"《传》曰:'启伐有扈。'"

由上引诸材料可证,与有扈氏大战于甘地的就是夏启。有扈,即有易,即伯益也。亦即东夷、九夷之王也。

又黄帝姬姓,号有熊氏,熊古音从以。有熊,姬皆有易之音转也。

［何译］

(序)启攻击有扈,交战于甘邑之郊野,作“甘誓”。

战于甘邑。战前召集六部执事之官。夏王说:

“喂！六师人众,我在此宣誓并告诫你们:

那有扈氏违误天行五季,荒弃天、地、人三政。上天因而断绝其天命。现在我们之所为,正是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

如果左军不向左面进攻,就是你们不执行天命!

如果右军不向右面进攻,就是你们不执行天命!

如果驾车者不能使马笔直前行,就是你们不执行天命!

凡执行天命者,战后在祖社颁赏。

凡不执行天命者,杀死而献之于祖社;而且我要使被杀者的妻与子成为奴隶！”

五子之歌

(序)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1] 作"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2] 以逸豫灭厥德,[3] 乃黎民咸贰,[4] 盘游无度,[5] 畋于有洛之表,[6] 十旬弗反。[7] 穷后羿因民弗忍,[8] 距于河,[9] 弟五人御其母以从,[10] 徯于洛之汭。[11] 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12]

其一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13]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14] 一人三失,怨岂在明?[15] 不见是图。[16] 予临兆民,[17] 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18] 为人上者,奈何不敬?"

其二曰:"训有之,内作色荒,[19] 外作禽荒。[20] 甘酒嗜音,[21] 峻宇雕墙。[22] 有一于此,未或不亡。"[23]

其三曰:"惟彼陶唐,[24] 有此冀方。[25]今失厥道,乱其纪纲,[26]乃底灭亡。"[27]

其四曰:"明明我祖,万邦之君。[28]有典有则,贻厥子孙。[29]关石和钧,王府则有。[30]荒坠厥绪,覆宗绝祀!"[31]

其五曰:"呜呼曷归?[32]予怀之悲。万姓仇予,予将畴依?[33]郁陶乎予心,[34]颜厚有忸怩。[35]弗慎厥德,虽悔可追?"[36]

[注释]

①汭:一曰水名。洛水、汭水交汇处。二曰洛水之曲折处曰洛汭。洛汭:地约在今河南巩义市嵩山之北的洛水入黄河交汇处。

②尸位:古代享用祭祀的主位。

尸:虚也。

③逸:又作"佾"。豫,《蔡传》:"乐也。"以:由于。

④咸:都。贰:有二心。乃:仍。

⑤盘:享乐。游:游逸。度:法度,节制。

⑥畋(田):打猎。表:滨指洛水的南面。表:滨。

⑦反:"返",返回。

⑧有穷:国名。后,《尔雅·释诂》:"君也。"弗忍:不堪忍受。忍:仁,爱也。忍本义为爱。又忍古音与乃通,耐也。今"忍"义从此来。

⑨距:通“拒”,抵御。河:黄河。

⑩御:侍奉。

⑪徯(音奚):等待。

⑫述,《孔传》:“述,循也。”

⑬皇,《说文》:“皇,大也。”皇祖指夏的开国君主禹。下:底下,之谓以为卑财。

⑭一:都。

⑮明:明显。

⑯不见是图,《孔疏》:“大过皆由小事而起,言小事不防,易致大过,故于不见细微之时,当于是豫图谋之,使人不怨也。”

⑰临:面临。兆,《孔传》:“十万曰亿,十亿曰兆,言多。”

⑱懔:惧。驭:御。

⑲作:兴。现在说作兴。色:女色。荒:慌,迷乱。

⑳禽:鸟兽。

㉑甘:美味。

㉒彫:彩饰。

㉓未或:未有。或:有也。

㉔陶唐:尧帝。《蔡传》:“尧初为唐侯,后为天子,都陶,故曰陶唐。”此歌言陶唐之失位,是由于失德而失去民心,亦不是主动禅让。

㉕冀方:冀州。尧建都平阳,舜建都蒲坂,禹建都安邑,都在古冀州。

㉖纪纲:法制。

㉗厎:致。

㉘明明:英明、圣明。

㉙典:典章。则:法则。贻:留。《孔传》:“遗也。”

㉚关,《孔疏》:“通也。”这里是互通有无的意思,指交换。石:指金铁。古代一百二十斤为一石,石是最重的重量单位。金铁称为石。和:平。钧:均。有:富足。

㉛荒:荒废。坠:失落。绪:前人留下的事业。

覆:覆灭。绝:断绝。

㉜曷归,即“归曷”,归向何方。曷:何。

㉝仇,《孔传》:“怨也。”今作愁。

㉞畴:谁。

郁陶:忧愁。《孔疏》:“郁陶,精神愤结积聚之意,故为哀思也。”

㉟颜厚,《孔疏》:“羞愧之情见于面貌,似如面皮厚然,故以颜厚为色愧。”[忸怩]内心惭愧。《孔疏》:“忸怩,羞不能言,心惭之状。”

㊱慎:注重。虽:即使。追:补救。

[译文]

五子之歌

[题解]

在夏代历史上,来自中国大陆西部的夏民族与生存于中国东部的有易(有虞、有扈、有穷)民族经历了长期的斗争和交融过程。

大禹从有虞君之虞舜手中取得了帝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而不是有虞族的继承人、舜的儿子伯益。

但在启死后,作为有易部族之一的有穷(弓)国君羿占领了夏国的王城之都,夺去了夏的帝位。

"五子之歌"记录了这一段史事。文中说:

夏启的儿子太康耽于游乐田猎,荒废政事,人民不满,于是太康去洛南打猎时,有穷国君羿率领反叛者在黄河北岸阻挡太康返回国都,从而使太康丢失了帝位。太康的五个弟弟在洛水之滨等候了一百多天,始终不见太康回来。于是作了五首歌。

五子的名字,书传没有记载。文中说:"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前两首是陈述大禹的告诫,后三首分别是抒发亡国之痛,宗祀之绝和追悔不及的感叹。

今文《尚书》无此篇,古文《尚书》有。

[何译]

(序)太康丢掉君位,兄弟五人痛哭于洛河、黄河之滨,流传下"五子之歌"。

太康虚占君位,由于过度追求安逸、享乐而丧灭君德。黎民百姓都生背离之心。他仍然四处周游,到洛水之滨狩猎,一去十年不归。

有穷族君王后羿利用夏民不拥戴太康,派兵设障阻拒他渡黄河归国。他的五个儿子、兄弟五人护拥他们的母亲去迎候太康,至洛河、黄河交江之处而悲哭。五人都满怀悲怨,于是追思大禹的遗教而作歌。

第一首是:

"伟大的祖先曾留下教训,对待人民只可亲近,不可轻蔑!人民是国邦之基础,基础牢固国家才能安宁。

我视察天下,连愚夫愚妇的智慧都胜过我。任何人都会有三个失误,谁不愿意自己更加聪明?

若不明见这一点，而凌驾于万民，其可怕则犹如以烂索为辕驱策六匹奔马！

居于人民之上者，难道可以不警惕吗？”

第二首是：

“大禹曾留下训词：如果在宫内贪淫女色，在宫外贪于游猎，只知爱好饮酒听音乐和大造高墙宫殿，以上几条只要沉迷其一，就不可能不亡国！”

第三首是：

“想当年陶唐氏，曾作为王拥有这块冀州。于今由于其已丧失道义，纪纲废乱，终于灭亡！”

第四首是：

“明哲的我族祖上，成为拥有万国之君长。有典章有法则，传留给他的子孙。赋税公平，王家才会富足。乱失头绪，就会毁掉宗庙断绝祭祀！”

第五首是：

“悲哭呵，我们将向何处归去！我内心所以悲痛，是由于百姓人民憎恨我家族！我们又还能依靠谁？

悲痛充满我心中，面对百姓我们充满羞愧！由于不能承继祖先之美德，现在后悔，难道以往还可以追回吗？”

胤征

(序)羲和湎淫,① 废时乱日,胤往征之,② 作《胤征》③

惟仲康肇位四海,④ 胤侯命掌六师。⑤ 羲和废厥职,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众人曰:"嗟予有众,圣有谟训,明征定保,⑥ 先王克谨天戒,⑦ 臣人克有常宪,⑧ 百官修辅,厥后惟明明,⑨ 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⑩ 官师相规,⑪工执艺事以谏,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⑬

惟时羲和,颠覆厥德,沈乱于酒,畔官离次,⑭ 俶扰天纪,遐弃厥司,⑮ 乃季秋月朔,⑯ 辰弗集于房,⑰ 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⑱ 羲和尸厥官,⑲ 罔闻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⑳,《政典》曰:'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㉑ 今予以尔有众,奉将天罚。㉒

尔众士同力王室,尚弼予钦承天子威命。㉓火炎昆冈,玉石俱焚。㉔天吏逸德,烈于猛火。㉕歼厥渠魁,胁从罔治,㉖旧染污俗,咸与惟新。㉗

呜呼! 威克厥爱,允济;㉘爱克厥威,允罔功。其尔众士,懋戒哉!"㉙

[注释]

①羲和:羲氏与和氏。尧帝曾命令他们根据日月星辰的运行情况制定历法,教导人们按时令节气从事生产活动。自尧至夏,羲氏、和氏世世代代为掌管天地四时的官。湎:迷。淫:浸也。

②胤:国名。

③征:征讨。

④仲康:太康的弟弟。《史记·夏本纪》:"太康崩,弟中康立,是为帝中康。"中康就是仲康。肇:开始。位:通"涖"。《尔雅·释诂》:"涖,视也。"

⑤侯,《尔雅·释诂》:"侯,君也。"六师:六军。

⑥嗟:说,告诉。谟:明。明征:明哲。定保:鼎保。

⑦天戒:天诫。老天的告戒。

⑧宪,即法。

修,小心。

⑨辅:副也。辅君:辅佐君主。明明:太阳。

⑩遒人:官名,主管宣令。《孔疏》:"遒人,不知其意。盖训遒为聚,聚人而令之,故以为名也。"木铎:即鸣铎、手铃。古时宣布政教法令,沿途摇铃,从而引起人们注意。《周礼·天官·小宰》"徇以木铎"注:"古者将有新令,必备木铎以警众,使明听也……文事奋木铎,武事奋金铎。"徇:巡。

⑪官师:即管事。

⑫工执艺事以谏:工,指百工。谏,戒,则。

⑬恭,《孟子·离娄上》:"责难于君谓之恭。"

⑭沈:通"沉",沉湎。畔:通"叛",违背。次:职责。

朔:失。

⑮俶,《尔雅·释诂》:"始也。"天纪,就是《书·洪范》中所说的"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

遐:远。

⑯季秋:秋季的最后一个月,就是阴历九月。朔:阴历每月初一。

⑰辰:旧指太阳与月亮相会。《左传·昭公七年》:"公曰:'多语寡人辰而莫同。何谓辰?'对曰'日月之会是谓辰,故以配日。'"房:房宿,指太阳与月亮相会的地方。

⑱瞽:本指盲人,这里指乐官。按《周礼》,盲人没有视力,但识别声音的能力很强,因此用盲人做乐官。

啬夫:掌管布帛的小官。

⑲尸:事也,主持。

⑳干:犯。先王之诛,先王制定的应当诛杀的律典条例。

㉑先时:在时令节气之前,比时令节气早。

不及时:没有赶上时令节气,比时令节气晚。

㉒奉:尊奉。天罚:天法。

㉓同力:同心协力。

㉔尚:庶几。尚弼予:辅佐我。

昆冈:昆山,著名产玉的地方。今江苏昆山。《尔雅·释山》:"山脊,冈。"

㉕逸:过。逸德:失德,失序。

㉖歼:全部杀死,即殛。《孔疏》:"歼,尽也。《释诂》文。舍人曰:'歼,众之尽也。'众皆死尽为歼也。"渠,《孔传》:"渠,大。"即巨。魁:首领。《孔传》:"帅也。"

㉗与:许可。

㉘克:战胜。

济:成功。

㉙懋:勉。戒:畏惧。

[译文]

胤　征

[题解]

太康失去帝位后，后羿立太康的弟弟仲康为帝。

这时，主管颁发季节历法的羲氏、和氏之族纵酒享乐，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于是仲康命令胤侯率领将士征讨羲和。胤侯出征之前聚众誓师，《胤征》就是出征的誓词。

《胤征》属梅赜《古文尚书》，《今文尚书》无此篇。胤，夏方国名。胤侯，夏王仲康的大臣，胤国的国君。一说名胤，任大司马，掌管六师。当时主管天文历法的羲、和酗酒失职，他奉夏王命征伐。征，蔡沈《书集传》云："《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此以征名，实即誓也。"《胤征》是胤侯出征前的誓词。《史记·夏本纪》："帝中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书序》："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今本《竹书纪年》以为此次征伐在仲康五年。

[何译]

(序)羲和放荡淫乐，导致历法失度，时季错乱。于是胤被派去纠正它，记下"胤征"。

当时仲康作夏君治理天下，胤侯持铃指挥六部军队。羲和荒误职守，成日饮酒沉醉在封邑，于是胤侯奉王命前往讨伐。临行誓师告诫众人：

"我要对你们众人说，圣祖曾有明确的教训，惟明哲才能保有国家。

我们先王恪守持敬于天道，臣民恪守世代相承的宪法。百官小心辅佐，拥戴守候惟一的太阳。

每当孟春之时，有遒人手持木柄金铎巡宣于大路，百官之事以此为规准，百工持事、种植诸事皆以其令为准则，如有人不恭敬从事，国家就对其执行早已规定的刑戒。

但如今羲和竟颠覆了古人的德政，迷乱于饮酒，叛离应尽的官守职责。以至错乱上天的规律，荒弃了他应主管的公事。以至在宣布季秋之夜天上竟没有月亮，当日月相会之辰，太阳却不在天房。[1]致使瞽人击鼓，啬夫驰告，众人乱逃。羲和却仍不在位

---

①指日食。据美籍汉学家彭瓞钧考证，仲康时代这次日食发生在公元前1876年10月16日。彭文见《武王克商之年研究》，第324页。

而置若罔闻，昏昧不见天象，已经触犯了先王订立的刑杀之律。

先王的政典规定：先于时季而报者，杀不赦！后于时季而报者，也杀无赦！

现在我率领你们众人，奉命去执行上天对他们的惩罚！你们众武士要与我王家同心，辅助我执行天子的威严法令。当野火燃烧于产玉之昆山，难免会使玉与石头一起被焚烧。上天之事如果错乱规律，其祸患远烈于大火。

要歼灭其魁首，不必追究那些被逼迫而随从者。那些曾染上污秽恶习者，允许其弃旧图新！

啊呀！我们的神威足可宣扬仁爱和互济！但仁爱也需要威严才不会无所结果！你们众位武士，勉励而恭行我的诫令吧！”

商书

商书是商代的政治典籍,现存的商书篇名(今古文)共十七篇。

商始祖契。契,就是高辛氏。(以锲凿析木曰辛。契,锲也。)契佐禹治水,被舜任命为司徒,封于商(今河北栾城商山),赐姓子氏,在夏代为诸侯。契的第十四代孙汤,联合诸侯赶走了夏君桀,取得帝位,遂以商作为国号。

王国维说:"《商书》之著于竹帛,当在宋(西周)之初叶。"①

舜之别子名商均。上古所谓"别子",我疑实际是假子即养子。商均又名义均、仪均,又名商仪、常仪(音变常娥)。商均,疑亦商君。此商地,或曰今陕西商县。②

商代二十九王中,由父传子的共计十位(包括大丁),由兄传弟(包括传与叔伯兄弟)的共计十二位,此外尚有将王位传与兄之子(包括堂兄之子)的计六位。

王国维说:"商人兄终弟及,凡一弟之子,无嫡庶长幼,皆为未来之储贰。"王玉哲认为这是母系氏族制的残余留存于父系氏族社会中的反映。这种母系残余之所以能留存于商代社会,又是与商代的家族形态,特别是王室家族形态有密切关系。商代王室是大家族制度。据学者研究,作为商代亲属组织基层单位的大家族,一般都是由近亲三数代人的几个核心家庭组成的,而王室家族的规模又要比一般家族大得多,它当是"由时王与其诸子为骨干,结合其它旁系近亲(如未从王族中分化出去的亲兄弟、亲侄等)组成"。

既然商王诸亲子、诸兄弟乃至诸亲侄都包含在一个家族之内而未独立出去,则商王的位置在其诸子或诸兄弟中轮流传承,也就不足为怪了。甚或从祖丁到阳甲几个王世期间,王位更在堂兄弟或从叔侄之间传承,也是与此家族制度不相违背的。

商代最后几位国王则为父子相继。然而继位为王者是否都是前王的长子,甚或嫡长子,却不一定。

在甲骨卜辞中,一些先妣受到后王特殊祭祀待遇。这些商王配偶之享有特殊礼遇,可能是因其为后王生母的缘故。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说:般道"亲

①《观堂集林》卷一。

②说见徐元诰《国语集解·楚语》。

亲，故立嗣子子，笃母弟，妾以子贵”，周道则“尊尊，而多礼文，故立嗣予孙，笃世子，妾不以子称贵号。”

《吕氏春秋·当务》及《史记·殷本纪》说：商末最后一位国王帝辛是以嫡子的身份越过他的庶兄微子启而继位为王的。（《左传》哀公九年亦言微子启乃“帝乙之元子也”。）

帝告*·釐沃

(序)自契至于成汤八迁,[①] 汤始居亳,[②] 从先王居。[③] 作《帝告》、[④] 《釐沃》。

[注释]

①八迁,《孔传》:“十四世凡八徙国都。”从契到汤共十四代,见《史记·殷本纪》。张衡《西京赋》:“殷人屡迁,前八后五。”自汤至于盘庚,“于今五邦。”综王国维、丁山考之,契居燕北,即邶,番(蕃,即亳。《汉书地理志》鲁国之蕃县。)昭明居砥石,又迁于商(商丘)。相土东徙曲阜(泰山下)。王亥迁于有易。上甲微迁邺(邺或即殷)。夏孔甲九年,复迁商丘。仲丁迁嚣,河亶甲迁相。汤复居邶(亳),从先王居。

②亳,商族兴起之地曰亳。关于亳,历来有多种异说。较著名者为北亳,即“燕亳”(北京)。《左传》昭九年:“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又有东亳,即曲阜。又有南亳和西亳。《括地志》:“宋州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汤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为景亳,汤所盟地,因景山为名。河南偃师为西亳,帝喾及汤所都,盘庚亦徙都之。”商族初兴之亳,丁山说即燕亳。亦即黄帝之后所封之蓟。何按《国语》言,黄帝以姬水成。姬水,不见《水经注》及《禹贡》。疑姬即蓟异文。《说文》:“契,周封黄帝之后于契。”地在上谷。契,《礼记·乐记》作蓟。《史记·乐毅传》作蓟丘。契乃黄帝之邑,则契即黄帝也。《汉书·地理志》谓蓟县即北燕,“召公所封”。北京初名蓟县,应即商之“燕亳”。亳,北也,字又作邶。

③从先王居,《孔传》:“契父帝喾都亳。汤自商丘迁焉,故曰‘从先王居’。”《史记正义》:“汤即位,都南亳,后徙西亳也。”

④作《帝告》、《釐沃》,《孔传》:“告来居,治沃土二篇皆亡。”旧说《帝告》的意思是告诉先王,汤迁居先王之地。《釐沃》的意思是整治沃土。《史记·殷本纪》引文无《釐沃》。釐,理也,后人怀疑《帝告釐沃》是一篇。

另外,商书始于帝告。

(此二篇正文佚失,仅存题、序。)

---

* 契即喾,即帝　、帝告。

汤　征

（序）汤征诸侯，葛伯不祀，[1] 汤始征之，作《汤征》。[2]

［注释］

①葛伯：葛，国名，嬴姓，故城在今河南宁陵县北。伯：伯爵。葛伯不祀的情况，见《书·仲虺之诰》“乃葛伯仇饷”注。

②汤始征之：汤征伐诸侯从葛伯开始。

（正文佚失）

汝鸠·汝方

(序)伊尹去亳适夏,[①] 既丑有夏,[②] 复归于亳。入自北门,乃遇汝鸠、汝方。[③] 作《汝鸠》、《汝方》。

[注释]

①适:古音敌,即到。

②丑:仇。

③汝鸠、汝方:汤的二位贤臣。

夏社　疑至　臣扈

汤既胜夏，欲迁其社，[1] 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注释］

①社：神杜。《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

典　宝

（序）夏师败绩，[①] 汤遂从之，遂伐三朡，[②] 俘厥宝玉。[③] 谊伯、[④] 仲伯作《典宝》。

［注释］

①败绩，《孔传》："大崩曰败绩。"

②三朡（宗）：又作"三鬷"。国名，故城在今山东。《孔传》："三朡，国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括地志》："曹州济阴县即古定陶也，东有三朡亭是也。"

③俘：获取。

④谊伯、仲伯：汤的两个臣子。"谊"，《史记·殷本纪》作"义"。何按：义古音和，和伯、仲伯即《尧典》和、仲之后也。

明　居

(序)咎单作《明居》。[1]

［注释］

①咎单(善)作《明居》。咎单:汤之贤臣。裴骃《史记集解》引马融说:"咎单,汤司空也。《明居》民之法也。"

沃　丁

(序)沃丁[1]既葬伊尹于亳,[2]咎单遂训伊尹事,[3]作《沃丁》。

［注解］

①沃丁:太甲子。太甲死后,沃丁继位。葬伊尹于亳,《帝王世纪》:“伊尹名挚,为汤相,号阿衡,年百岁卒。大雾三日,沃丁以天子礼葬之。”

②《括地志》:“河南偃师为西亳,帝喾及汤所都,盘庚亦徒都之。”又说:“伊尹墓在洛州偃师县西北八里。”

③训,《诗•大雅•烝民》:“古训是式,威仪是力。”《毛传》:“训,道。”

④咎单:殷商时的贤臣。训:说。《诗•大雅•烝民》:“古训是式,威仪是力。”《毛传》:“训,道。”

咸　乂

(序)伊陟相太戊,[1] 亳有祥桑谷共生于朝。[2] 伊陟赞于巫咸,[3] 作《咸乂》[4] 四篇。

[注释]

①伊陟:伊尹的儿子。相:辅佐。太戊:殷中宗。沃丁弟弟太庚的儿子,继承哥哥雍己的帝位。

②祥:象征兆。谷:楮。谷树:叶子像桑。

③赞:告诉。《史记·魏公子列传》:"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赞宾客。"《史记索隐》:"谓以侯生遍告宾客。"巫咸:古代的神巫。《离骚》:"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王逸注:"巫咸,古神巫也。当殷中宗之世。"

④乂:治理。

伊陟　原命

（序）太戊赞于伊陟，作《伊陟》、《原命》。[①]

［注释］

①太戊、伊陟，见上篇注释。

仲　丁

（序）仲丁迁于嚣，[1] 作《仲丁》。

［注释］

①仲丁：殷中宗太戊之子。太戊死，仲丁继位。迁：迁移，之谓迁都。嚣（敖），《史记·殷本纪》作“隞”，地名。皇甫谧说：“或云河南敖仓是也。”

河亶甲

(序) 河亶甲居相,[1] 作《河亶甲》。

[注释]

①河亶(胆)甲:仲丁之弟。仲丁死,弟外壬继位。外壬死,河亶甲继位。相:地名。《括地志》:“故殷城在相州内黄县东南三十里,即河亶甲所筑都之所,名殷城也。”

祖　乙

(序)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注释]

①祖乙:河亶甲的之子。河亶甲死,祖乙继位。圮(仪):被河水冲毁。耿,《史记·殷本纪》作"邢"。《史记索隐》:"邢音耿。"《括地志》:"绛州龙门县东南十二里耿城,故耿国也"

汤　誓

(序)伊尹相汤,伐桀,① 升自陑,② 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③

王曰:

"格!④ 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⑤敢行称乱!⑥ 有夏多罪,⑦ 天命殛之。⑧ 今尔有众,⑨ 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⑩ 而割正夏?'⑪

予惟闻汝众言,⑫夏氏有罪,予畏上帝,⑬不敢不正。今汝其曰:⑭'夏罪其如台?'⑮

夏王率遏众力,⑯率割夏邑。⑰有众率怠弗协,⑱曰:'时日曷丧?⑲予及汝偕亡。'⑳ 夏德若兹,㉑今朕必往。㉒

"尔尚辅予一人,㉓致天之罚,㉔予其大赉汝!㉕尔无不信,㉖朕不食言。㉗

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㉘罔有攸赦。"㉙

[注释]

①伊尹:名挚,有莘(高辛)族首领。汤娶有莘族为妻,伊尹自愿陪嫁,从而与商汤结盟。相:辅佐。桀:姒姓,名履癸,禹第十四代孙,夏的最后一个君主。伊尹又记为伊挚。古文字挚、执、艺、尹同形,乃同源字之分化也。周文王母太任,挚国之女,伊尹之同族也。

②升:从登也。陑,地名,在河曲之南,今潼关附近。

③鸣条:地名,在安邑之西(黄河以北)。

④格:来。

⑤台:古音夷,即我。

⑥称:举,发动。

⑦有:国也。

⑧殛(音急):诛杀。

⑨有众:大众。

⑩穑(音色)事:农事。

⑪割,《广雅》:"害也。"《书·天诰》:"天降割于我家","割"就是"害"。本文"时日曷丧",《孟子·梁惠王》引作"时日害丧","害"就是"曷",为什么的意思。正,通"征"。

⑫惟,杨树达说:"惟,同虽。"

⑬予:台通,我也。

⑭其:恐怕,大概。

⑮如台(移):如何。

⑯率:屡也。遏,《尚书核诂》:“遏,当读为竭。《诗·文王》、《释文》遏或作竭,是遏竭可通也。竭:尽也。此文率遏众力,谓尽竭民之力也。”

⑰夏邑:城邑。

⑱协:和协。

⑲时:通“是”,这个。日:太阳。曷:何,时。

⑳偕:共同。

㉑兹:此。

㉒朕:我。

㉓尚,《尔雅·释言》:“庶几也。”即倘。予一人。古天子自称。

㉔致:用。(见《淮南·脩务》注)。

㉕其:将。赉(赖),赏赐。

㉖无:通“毋”,不要。

㉗食言:不守信用。食:吞没。

㉘孥(音奴):通“奴”,变成奴隶。

㉙罔:无。攸:所。赦:免罪。

[译文]

汤　誓

[题解]

这是商汤出师征伐夏桀前的誓词。

汤名履，又称天乙。夏帝桀荒淫，昆吾氏等诸部族反叛。汤率诸侯，灭昆吾氏，乘胜回师讨伐夏桀。

(序)伊尹担任商汤之丞相，登临视察于"陑邑"。于是与桀的部队，会战于鸣条之田野。发表《汤誓》。

大王说：

来，你们众人，仔细听我的话！并不是我这小辈人大胆妄为，胡乱起事。是夏国犯了许多罪，天命令我们去惩罚他！

现在我统领你们众人，你们说："我们的王后不爱惜我们众人，荒废我的农事，而率我们去征讨夏国"。

我已听到你们在这样说。但是，有夏族犯了罪，我敬畏上帝，我不敢不去征讨他！

你们有人又说："夏人究竟有什么罪？"

夏王已耗尽了民众的力量，残害夏国的城邦。众多的夏民都疲惫而不团结，诅咒他说："这毒太阳什么时候消失？我宁愿与你一齐毁灭！"夏国的政德如此，所以现在我决心必要前往！

你们要辅佐我个人，以执行上天的惩罚！我会大大赏赐你们！你们不要不相信，我不会食言。

你们谁胆敢不服从誓命，我不但要杀死你们，还要让你们的妻儿成为奴隶，一个也不宽恕！

仲虺之诰

（序）汤归，自夏，至于大坰，[①] 仲虺作诰。[②]

成汤放桀于南巢，[③] 惟有惭德。[④] 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⑤] 仲虺乃作诰，曰："呜呼！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乂。[⑥]

有夏昏德，[⑦] 民坠涂炭，[⑧] 天乃锡王勇智，[⑨] 表正万邦，[⑩] 缵禹旧服。[⑪] 兹率厥典，[⑫] 奉若天命。[⑬]

夏王有罪，矫诬上天[⑭] 以布命于下，[⑮]

帝用不臧，式商受命，[⑱] 有爽厥师。[⑲] 简贤附势，[⑲] 实繁有徒。[⑳] 肇我邦予有夏，[㉑] 若苗之有莠，[㉒] 若粟之有秕。[㉓] 小大战战，[㉔] 罔不惧于非辜。[㉕] 矧予之德言足听闻。[㉖] 惟王不迩声色，[㉗] 不殖货利。[㉘] 德懋懋官，[㉙] 功懋懋赏。[㉚] 用人惟己，改过不吝。克宽克仁，彰信兆民。

乃葛伯仇饷，[㉛] 初征自葛，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独后予？'[㉜]

攸徂之民，[㉝] 室家相庆，曰：'徯后，后来其苏。'[㉞]

民之戴商，[㉟] 厥惟旧哉！[㊱] 佑贤辅德，显忠遂良，[㊲] 兼弱攻昧，[㊳] 取乱侮亡，[㊴] 推亡固存，[㊵] 邦乃其昌。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㊶]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㊷] 以义制事，以礼制心，[㊸] 垂裕后昆。[㊹]

予闻曰：

'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好问则裕，[㊺] 自用则小'。呜呼！慎厥终，惟其始。殖有礼，[㊻] 覆昏暴。[㊼] 钦崇天道，[㊽] 永保天命。"*

［又作：帝式是恶，用厥师，此语夏王桀之执有命也。］

［注释］

①大坰：地名。

---

*《墨子·非命》："《仲虺之告》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布命天下，帝式是恶，用厥师。'此语夏王桀之执有命也，汤与仲虺兄非之。"

②仲虺:伊尹别名。商代成汤左相,奚仲的后代。

③成汤:汤是名字,成是谥号。放:驱逐。南巢:地名。或说即今之巢湖。

④惟:畏。惭:失。

⑤来世:后世,后代。台:我。台古音"怡",怡、余音近相假。余,我也。

⑥时:通"是"。乂:宜。

⑦昏:泥也,失。

⑧坠:掉落,陷入。涂炭:烂泥和炭火,比喻灾难困苦。

⑨锡:通"赐"。

⑩表正:作为仪表、法式。

⑪缵(纂):组织、统领。服:部。

⑫率:遵循。典:法则、制度。

⑬奉:奉顺,依从。

⑭矫:欺骗。

⑮以:而。布:颁布。

⑯用:因为,由于。臧(赃):善,好。

⑰式:使。

⑱爽:丧失。《墨子·非命上》引作丧。爽丧音同。有丧:消灭。厥师:其师。师:军队。其:指夏。又作:于下帝或是增,用爽师。

⑲简:简慢。附势:依附有势力的人。

⑳繁:繁多。徒:同一类的人。

㉑肇:创造。

㉒莠:一种有害于农作物生长的杂草。

㉓秕:谷粒不饱满。

㉔战战:害怕得发抖。

㉕罔:无,没有谁。非辜:没有罪。

㉖矧:况且。足:能够。

㉗迩:近。

㉘殖:增也,营利。

㉙德懋懋官,《孔疏》:"于德能勉力行之者,王则劝勉之以官。"懋(mào贸),勉力,努力。

㉚功懋懋赏,读为功茂勉赏。茂:大也。《孔疏》:"于功能勉力为之者,王则劝勉之以赏。"

㉛葛伯仇饷:葛伯仇视给在田间劳动的人送饭。葛:国名,嬴姓,故城在今河南宁陵县北。伯,伯爵。饷:给在田间劳动的人送饭。

据说,成汤与葛伯为邻,葛伯借口没有牛羊、谷物祭品而不祭祀鬼神。汤给他牛羊,葛伯将牛羊吃了。汤又要自己的人民去帮葛伯耕种,老弱儿童给耕种的人送饭,葛伯却带领他的人抢夺饭食酒菜,不让抢的人就被杀掉,这就是所谓"葛伯仇饷"。(参见《孟子·滕文公下》)

㉜奚:何。后:指征讨在后。予:我们。

㉝攸:所。徂:往。

㉞苏:死而复生。

㉟戴:爱戴。

㊱旧:久。

㊲遂:追。

㊳兼:兼并。昧:愚昧,昏乱。

㊴乱:动乱,不太平。侮:轻慢,怠慢。

㊵推亡固存,《孔传》:"有亡道则推而亡之,有存道则辅而固之。"

㊶离:逃离。

㊷中:中道,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

㊸制:控制。

㊹垂:流传。后昆:后裔,子孙。

㊺好问则裕:尊师好问就有所得,因此伟大。

㊻殖:树立。《国语·周语下》:"上得民心,以殖义方。"

㊼覆:覆没,灭亡。

㊽钦:敬畏。崇:尊奉。天道:恒星运行之道。

太甲死后,沃丁继承帝位。(葬伊尹于亳)《帝王世纪》:"伊尹名挚,为汤相,号阿衡,年百岁卒。大雾三日,沃丁以天子礼葬之。"沃丁:太甲的儿子。《括地志》:"河南偃师为西毫,帝喾及汤所都,盘庚亦徒都之。""伊尹墓在洛州偃师县西北八里。"

［译文］

仲虺之诰

［题解］

仲虺：即伊尹，成汤的左相。仲虺：即夔，书传又作“仲傀”、“中归”，其实就是后世之仲馗的语源。夔是雷电之神名。雷神曰夔，又称雷鬼，雷鬼善击钟鼓，故又称钟鬼、钟傀，又作“终葵”。语变作“傀儡”、“郁(偶)壘”、“郁厘”、“郁来”、“禺京”，“禺强”。夔是龙，亦雷神之号也。

诰，就是告。

仲虺/伊尹是上古史中著名的政治家、战略家，实即老子之原型。

《荀子·尧问》记引仲虺之言曰：

“诸侯自以为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为谋而莫己若者亡。”

《左传·襄14年》记引仲虺之言曰：“仲虺有言，亡者侮之。乱者取之。推亡固存，国之利也。”

仲虺也就是彭祖(鼓祖)，最早之老子。①

(序)汤回师，自夏国，来到大坰。仲虺发布文诰。

成汤将桀一族驱逐到南巢。怕有所失德，说：“我担心后世会留下口实。”于是命仲虺发布文诰，说：

“啊呀！天生人皆有欲望，失去主宰就会乱来。只有天生的聪明人能明察时宜。

夏国败坏德政，使生民坠入泥涂和火炭。于是上天赏赐我王以勇敢智慧，让他成为表率去扶正万方城邦，宗承大禹的遗业，顺循其典章，奉持上天之命令。

夏王犯有大罪，冒充上天，而颁布命令于下界。

上帝因而不悦，使我商族接受天命，粉碎其军队。天降贤人辅佐我军，士众兴旺。天要兴旺我们的城邦。

如果谷苗中生有莠草，如果米粟中混有谷秕，无论其是小是大都应该战栗，不可不惧怕其危害！以我的圣德，所说你们要认真地听！

---

①老子非一人，详说见拙著《老子考》。

我王不近声色,不爱好音乐美色,不谋求增多宝货利益。德大者为官,功大者有赏。用人信任如对自己,有错改过则不计较。又宽大又仁爱,显示信义于百万民众。

曾有葛伯与我为仇恨,故初次出征是葛国。向东征伐时西夷抱怨,向南征伐时北狄抱怨,人们说:"为何唯独后来我国?"军队所至地之人民,家家相欢庆,说:"为何迟来我处?至使我们晚得复苏。"人民之如此爱戴商王,其为长久呵!

扶助贤人辅佐有德者,表彰忠贞进用善良,兼并弱小攻击昏昧,夺取乱国灭亡黑暗之君王。消灭应该灭亡的,加强应该生存的,国邦由此才昌旺!

德政一日新于一日,以万方邦国放置心怀之中,如果意志骄慢,九族都会背离。君王要茂昭大德之政,建立公正以示于民,以仁义去治理万事,以礼制去约束人心,垂育后世。

我听说:能自己为自己之师者王,永远认为人不如己者亡。好多问者则充实,只会自用者则日小。啊呀!好的终结,要在开始。扶植有礼的,颠覆昏暴的。崇敬天道,才能永久保有天命!

汤　诰

(序)汤既黜夏命,[①] 复归于亳,[②] 作《汤诰》。

王归。自克夏至于亳,[③] 诞告万方。[④] 王曰:"嗟!尔万方有众,[⑤] 明听予一人诰。[⑥] 惟皇上帝,[⑦] 降衷于下民。[⑧] 若有恒性,[⑨] 克绥厥猷惟后。[⑩] 夏王灭德,作威,以敷虐于尔万方百姓。[⑪] 尔万方百姓,罹其凶害,[⑫] 弗忍荼毒,[⑬] 并告无辜于上下神祇。

天道福善祸淫,[⑭] 降灾于夏,以彰厥罪。[⑮] 肆台小子,[⑯] 将天命明威,[⑰] 不敢赦。[⑱]敢用玄牡,[⑲] 敢昭告于上天神后,[⑳] 请罪有夏。[㉑] 聿求元圣,[㉒] 与之戮力,[㉓] 以与尔有众请命。[㉔]

上天孚佑下民,[㉕] 罪人黜伏,[㉖] 天命弗僭。[㉗]

贲若草木,[㉘] 兆民允殖。[㉙] 俾予一人,[㉚] 辑宁尔邦家,兹朕未知获戾于上下,[㉛] 栗栗危惧,[㉜] 若将陨于深渊。[㉝]

凡我造邦,[㉞] 无从匪彝,[㉟] 无即慆淫,[36] 各守尔典,[37] 以承天休。[38] 尔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39] 其尔万方有罪,[40] 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41] 呜呼!尚克时忱,[42] 乃亦有终。"[43]

[注释]

①黜:废除。夏命:夏朝的天命。

②归:回。亳:故址在今河南商丘县北。

③克:战胜,攻破。

④诞,《孔传》:"诞,大也。"

⑤有:大,万。

⑥予一人:古天子自称。

⑦皇:光明。

⑧衷,《孔传》:"衷,善也。"

⑨若:顺从。恒性:常性,通性。

⑩绥:安稳。猷:道,法则。《诗·小雅·巧言》:"秩秩大猷,圣人莫之。"郑玄说:"猷,道也。大道,治国之礼法。"后:君王。

⑪敷:布行。虐:暴政。

⑫罹:遭遇。

⑬荼毒:残害。《诗·大雅·桑柔》:“民之贪乱,宁为荼毒。”孔颖达说:“荼,苦叶;毒者,螫虫。荼毒皆恶物。”

⑭福善:降福给好人。祸淫:降祸给邪恶的人。淫:邪恶。《商君·书·外内》:“淫道必塞。”

⑮彰:显示。

⑯肆,《蔡传》:“肆,故也。”台(yí 移):我。

⑰将:奉行。《诗·大雅·烝民》:“肃肃王命,仲山甫将之。”郑玄说:“仲山甫则能奉行之。”明威:表明天的威严。

⑱赦:恕也。

⑲玄牡:黑色的公牛。《礼记·檀弓》:“夏后氏尚黑,大事敛用昏,戎事乘骊,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这里汤用玄牡,是商刚建国,仍用夏的礼制。

⑳后:后土。古代指地神或土神。参见《书·夏社》注。

㉑罪:降罪。

㉒聿:遂,于是。元圣:大圣贤,指伊尹。

㉓戮:勉也。

㉔请命:请求保全生命。

㉕孚:福。佑:保佑。

㉖黜伏:逃跑屈服。

㉗僭:弃也。

㉘贲:文饰。《孔传》:“贲,饰也。”《广雅·释诂》:“贲,美也。”

㉙殖:孳生。允:以此。《经传释词》:“允,以也。”

㉚俾:帮,助也。辑:和睦。《诗·大雅·板》:“辞之辑矣,民之洽矣。”《毛传》:“辑,和洽。‘

㉛兹:此。指伐桀这件事。戾:罪。

㉜栗栗:懔懔,畏惧。

㉝陨:坠落。

㉞造邦:建立的诸侯国。

㉟无:通“毋”。匪:通“非”。彝:常道,法度。《诗·大雅·烝民》“民之秉彝”。《毛传》:“彝,常。”郑玄说:“民所执持有常道。”

㊱即:就,靠近。慆淫:享乐过度。

㊲典:常法,法则。

㊳天休:休,喜,吉。

㊴简:鉴,见。

㊵其:如果。

㊶无:通“毋”。以:用。

㊷尚:倘,如果。时:通“是”。忱:诚信。

㊸终:好的结局。

[译文]

汤　诰

[题解]

汤伐桀还亳后，至东郊作《汤诰》告诸侯群后。《史记·殷本纪》所引诰词，与本文不同。可参看。

[何译]

(序)汤黜除了夏国的天命，返归于亳邑，于是而作“汤诰”。

商王归来。从战胜夏国之地回到亳邑。遍告万方诸邦。王说：

“喂，你们万方众人，明白地听取我个人的言告。我皇上帝，降旨意于下方民众。要你们有恒心，忠诚追随大道和我王。

夏王丧失政德，大逞威刑，施虐于你们万邦百姓。你们万邦百姓，都曾遭其凶害，不肯忍受其荼毒，一同向天地神灵祈诉自己的无辜。

上天之道，降福于善，降祸于恶。于是降大灾于夏，以昭显其罪恶。所以我这小辈，承受天命神威，不敢忽视。

我恭敬地请用黑色公牛一头，恭敬地昭告上天和地神，请求惩罪夏国。呼吁请求“元圣”，与我们共同勉力，来为你们大众请求性命。

上天福佑下界众民，罪人已被除去和征服。证明天命不可逃逭！现在赏赐你们草木之地，招人来垦殖，辅佐我个人同时安顿你们的家园。

此事我不知会否获罪于天地，我战栗畏惧，害怕会坠入深渊。

所有我的诸邦，不可行无轨则，不可盗淫。你们要恪守你们的法典，以接受上天的保佑。你们作善事，我不敢隐瞒。罪罚降临，我也不敢私自宽赦，因为一切都来自上帝的心志。万方有罪，不如罪我一人。我自己一人犯罪，不可降移于万方。

啊呀，只要勇敢面对眼前的艰难，我们一定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伊　训

(序)成汤既没,[1] 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肆命》、《徂后》。[2]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3]伊尹祠于先王。[4]奉嗣王祗见厥祖,[5]侯、甸、群后咸在,[6]百官总己以听冢宰。[7]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8]以训于王。

曰:"呜呼!古有夏先后,[9]方懋厥德,[10]罔有天灾。[11]山川鬼神,亦莫不宁,[12]暨鸟兽鱼鳖咸若。[13]

于其子孙弗率,[14]皇天降灾,[15]假手于我有命,[16]造攻自鸣条,[17]朕哉自亳。[18]惟我商王,[19]布昭圣武,[20]代虐以宽,[21]兆民允怀。[22]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23]立爱惟亲,[24]立敬惟长,[25]始于家邦,[26]终于四海。[27]

呜呼!先王肇修人纪:[28]从谏弗咈,[29]先民时若。[30]居上克明,[31]为下克忠。[32]与人不求备,[33]检身若不及。[34]以至于有万邦,[35]兹惟艰哉![36]

敷求哲人,[37]俾辅于尔后嗣,[38]制官刑,儆于有位。[39]

曰:'敢有恒舞于宫,[40]酣歌于室,[41]时谓巫风。[42]敢有殉于货色,[43]恒于游畋,[44]时谓淫风。[45]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46]比顽童,[47]时谓乱风。

惟兹三风十愆,[48]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

臣下不匡,[49]其刑墨,[50]具训于蒙士。'[51]

呜呼!嗣王祗厥身,[52]念哉![53]圣谟洋洋,[54]嘉言孔彰。[55]

惟上帝不常,[56]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尔惟德罔小,[57]万邦惟庆。尔惟不德罔大,坠厥宗。"[58]

[注释]

①没:即"殁"。

②肆命、徂后:今《尚书》仅存篇名,亡佚。《尚书正义》说:"陈天命以戒太甲。"郑玄说:"肆命者,陈政教所当为也。""陈往古明君以戒。"郑玄说:"徂后者,言汤之法度也。"

③祀:年。《孔传》:"祀,年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有]又:用在整数与零

数之间。

④祠:祭祀。先王:汤。《尚书正义》:“汤之父祖不追为王,所言先王,惟有汤耳。”

⑤嗣王:王位继承人,指太甲。祗(zhī 之):恭敬。

⑥侯甸:侯服和甸服。相传古代天子所住京都以外的地方按远近分为九等,叫九服。方千里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叫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叫甸服。

⑦总己:统领自己的官员。冢宰:周代官名,为六卿之首,又叫大宰。

⑧烈祖:即列祖。

⑨先后:指夏禹。《尔雅·释诂》:“后,君也。”

⑩懋:勉,努力。

⑪罔:无。

⑫宁:安宁。

⑬暨:及,连。若:顺。咸:皆也。

⑭率:循。弗率:不守先王之道。

⑮皇天:对天的尊称。皇:大。

⑯有命:天命。有:执也。

⑰造:创造。攻:通功,功业。

⑱朕:神也。哉:开始。

⑲惟:委,委托。

⑳布昭:即昭布,显示。圣武:武德。

㉑虐:恶。宽:宽容。

㉒兆民:广大的百姓。兆:百万或者万亿。怀:爱也。

㉓初:开始。

㉔立爱惟亲:立爱从亲者始。

㉕立敬惟长:树敬从年长者始。

㉖家:卿大夫的封地。邦:国,诸侯的封地。

㉗四海:四海之内,指天下。

㉘肇(兆):努力。《尔雅·释言》:“肇,敏也。”人纪:做人的纲纪。

㉙咈:不违背。

㉚先民时若:时通“是”。若:诺,顺从。

㉛明:明察下情。克:肯,努力。

㉜忠:尽心竭力。

㉝与:于也,对于。备:完备。

㉞检:节制。身:自我。

㉟有万邦:有,执也,治也。万邦:众多城邦。

㊱兹:此。惟:为。

㊲敷:遍。哲人:哲,智也,贤人。

㊳俾:庇。后嗣:后继者。

㊴儆:警告,告诫。

㊵恒:总是,常常。

㊶酣:放纵。

㊷时:通“是”。巫风:巫觋之风。此言表明,早在商代,已反对迷信巫觋,所以并不是什么“巫史时代”。

㊸殉:贪求。货:财物。色:女色。

㊹游:浪游。畋(田):打猎。反对游猎古俗,重视农耕文明。

㊺淫:野也。

㊻耆德:老年有德者。

㊼比:亲昵,姘也。

㊽三风十愆:“三风”指巫风、淫风、乱风。“十愆”指舞,歌、货、色、游、畋、侮、逆、远、比。愆,过错。

㊾匡:匡正。

㊿墨:墨刑。在脸上刺字后涂上墨,又叫“黥。”

51具:俱。蒙士:士。《孔疏》:“蒙谓蒙稚,卑小之称,故蒙士例谓下士也。”

52祗:敬,警戒。

53念:小心。

54谟,《说文》:“议谋也。”洋洋,美善。

55孔:大。彰:章,光明。

56不常:没有固定之则。

57尔:你。惟:为。德:德行。罔:无,不计。小:微小。

58大:大恶。宗:宗庙。

[译文]

伊 训

[题解]

本篇是伊尹教导太甲的训辞。

成汤去世以后，究竟由谁继承帝位，历来有两种说法。

《史记·殷本纪》说："汤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为帝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汤適长孙也，是为帝太甲。"《孔传》说："太甲，太丁子，汤孙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汤没而太甲立，称元年。"《尚书正义》根据《伊训》的序和《太甲》的纪年，断定"太甲必继汤后"，与《史记》不同。

太甲继承帝位以后，伊尹作《伊训》、《肆命》和《徂后》三篇，用汤的美德教导太甲。《肆命》、《徂后》不传。在《伊训》中，伊尹要太甲汲取桀灭亡的教训，发扬汤的美德。篇中认为"三风十愆"是失位亡国的重要原因。

[何译]

(序)成汤死后，太甲登位的元年，伊尹传下了"伊训"、"肆命"、"徂后"三篇文诰。

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日，伊尹献祭于先王。拥奉继位王拜见其先祖。诸部侯、甸、君后都参加。全体百官听命于主宰。伊尹于是宣讲列位祖宗成就和美德，以传训于幼王。

他说："吁嘻！古代有夏国王先后，致力于美德，所以天不降灾。山川中的鬼神，没有不安宁，连鸟兽鱼鳖都驯顺。

其后夏后子孙不孝，于是皇天降灾，借我王之手取其命，缔造成功于鸣条。神灵降附于亳邑，保佑我商王，传布光明圣武，以宽容取代虐政，亿万民众都怀爱他！

现在新王承继先王之德政，一切要从初始做起。对亲人要友爱，对长者要尊敬，从家族、邦国开始，收德政施之于四海。

吁嘻！我先王已创立了做人的纲纪：

——听信建议不违逆，一切以民意为先。在上位者要做到明察，在下位者要做到

尽忠。对别人不宜求全,对自我则从严节制。要知道领导万邦,这是非常之艰难的呵!

要访求智者,辅弼于你及后世。要制订管理官员的威刑,警示那些在位者。要对他们说:

“——谁敢成日在宫庭中舞蹈唱歌,这是巫教的邪风!谁敢到处搜刮宝货,成天四处游猎,这就是放荡的淫风!谁敢侮辱先圣的教言,违逆忠直的批评,远离宿德之士,亲近幼稚无知的狡童,这是祸乱之风!

如听任这三种邪风蔓延,卿士们沾染于身,则其家必败丧!国君沾染于身,则其国必败亡!臣下对君上不能匡正,处之以墨刑,以此教训那些误入歧途者。

啊呀!新王继位要严谨持身,小心呵!圣祖已传下洋洋美德,美好的言论。

——要警惕上帝之天意不守于恒。对作善者,降之大吉祥。对作恶者,降之大灾殃!

你即使只做了小小的德政,天下万邦都会欢庆。你即使作恶不算很大,也会导致宗社的颠覆!”

太　甲（上）

（序）太甲既立。[1] 不明，[2] 伊尹放诸桐，[3] 三年复归于亳，思庸。[4] 伊尹作《太甲》三篇。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5] 伊尹作书曰："先王顾諟天之明命，[6] 以承上下神祇。[7] 社稷、宗庙，罔不祇肃。[8]

天监厥德，[9] 用集大命，[10] 抚绥万方。[11]

惟尹躬，[12] 克左右厥辟、宅师，[13] 肆嗣王丕承基绪。[14] 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15] 自周有终，[16] 相亦惟终。[17]

其后嗣王，[18] 罔克有终，相亦罔终，嗣王戒哉！[19]

祗尔厥辟，[20] 辟不辟，[21] 忝厥祖。"[22]

王惟庸，[23] 罔念闻。[24] 伊尹乃言曰：

"先王昧爽丕显，[25] 坐以待旦。[26] 旁求俊彦，[27] 启迪后人，[28] 无越厥命以自覆。[29]

慎乃俭德，[30] 惟怀永图。[31] 若虞机张，[32] 往省括于度则释，[33] 钦厥止。[34]

率乃祖攸行，[35] 惟朕以怿，[36] 万世有辞。"[37]

王未克变。伊尹曰：

"兹乃不义，[38] 习于性成。[39] 予弗狎于弗顺，[40] 营于桐宫，[41] 密迩先王其训，[42]无俾世[43]迷。"

王徂[44]桐宫居忧，克终允德。

［注释］

①既立：即即位。既：即。立：位。

②不明：愚昧。

③放：放逐。诸："之于"的合音。桐：桐宫，汤的葬地。《晋太康地记》说："尸乡南有亳孤，东有城，太甲所放处也。"

④复：返。思：思念。庸：用，作也。

⑤嗣王：指太甲。惠：敬爱。《诗·邶风·燕燕》："张温且惠，淑慎其身。"《毛传》："惠，顺也。"

阿衡:商代官名,指伊尹。郑玄说:“阿,倚;衡,平也。伊尹,汤倚而取平,故以为官名。”《诗·商颂·长发》:“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孔颖达说:“伊尹名挚,汤以为阿衡,至太甲改曰保衡。阿衡、保衡皆公官。”衡:北斗星名。

⑥先王:指成汤。顾,《说文》:“顾,还视也。”諟(shì 是):视。

⑦上下神祇:天神地祇,天地的神灵。

⑧祇:恭敬。

⑨监:视,看到。厥:其。

⑩用:家,长。集:降。大命:天命。

⑪绥:安抚。万方:万邦,天下。

⑫躬:亲身。

⑬左右:帮助。辟:君主。宅:居。师:众。

⑭肆:故,因此。丕:大。绪:业。

⑮西邑夏:夏的国都安邑在亳的西边,因此称西邑夏。

⑯自:用。周,《孔传》:“周,忠信也。”《诗·小雅·都人士》:“行归于周,万民所望。”《毛传》:“周,忠信也。”郑玄说:“都人之士所行要归于忠信。”

⑰相:辅佐。

⑱后嗣王:指夏桀。

⑲戒:以桀为戒。

⑳辟:君。

㉑辟:君主。

㉒忝:侮辱。

㉓王:指太甲。庸:用。

㉔罔念闻:不听信。

㉕昧爽:昧,昏暗。爽:明亮。丕显:拂晓。

㉖坐以待旦:坐等太阳。旦:太阳。

㉗旁求:普遍寻求。《孔传》:“旁,非一方。”俊彦:才智。

㉘启迪:开导,启发。

㉙无:通“惟”。越:忧。厥命:权力和使命。覆:倾覆,灭亡。

㉚乃:你的。

㉛怀:思考。永:长远。图:图谋,打算。

㉜虞:虞人。古代掌管山泽囿苑田猎的官。机:弩机。弓上发箭的装置。《鬼谷子·飞箝》:“为之枢机。”皇甫谧注:“机,所以主弩之放发。”张:拉开。

㉝省:察看。括:箭末端扣弦处。《孔疏》:“括谓矢末。”度:适度。释:放。

㉞钦:恭敬。 止:志向,意图。

㉟率:循。 乃:你的。 攸:所。

㊱怿:喜悦。

㊲辞:好的言辞,声誉。

㊳兹:这。指太甲的所作所为。

㊴习:习惯。

㊵狎:轻视。弗顺:不德。

㊶桐宫:在汤的墓地建造的行宫。

㊷密:亲密。迩:近。

㊸世:一生,一辈子。迷:迷惑不醒悟。

㊹徂:生育。居忧:替父母尊长守丧。

太 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①]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②]作书曰:"民非后,[③]罔克胥匡以生;[④]后非民,罔以辟四方。[⑤]皇天眷佑有商,[⑥]俾嗣王克终厥德,实万世无疆之休。"[⑦]

王拜手稽首曰:[⑧]"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厎不类。[⑨]欲败度,[⑩]纵败礼,[⑪]以速戾于厥躬。[⑫]天作孽,[⑬]犹可违;[⑭]自作孽,不可逭。[⑮]既往背师保之训,[⑯]弗克于厥初,尚赖匡救之德,[⑰]图惟厥终。"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协于下,[⑱]惟明后。[⑲]先王子惠困穷,[⑳]民服厥命,罔有不悦。并其有邦厥邻,乃曰:'徯我后,[㉑]后来无罚。'王懋乃德,[㉒]视乃厥祖,[㉓]无时豫怠。[㉔]奉先思孝,[㉕]接下思恭。[㉖]视远惟明;听德惟聪。朕承王之休无斁。"[㉗]

［注释］

①朔:阴历的每月初一。

②冕服:帝王的礼帽礼服。

③非:没有。《词诠》:"非,无也。"后:君主。

④胥:相。匡:救助、扶助。

⑤辟:霸。

⑥眷佑:爱护保佑。有:我。

⑦休:喜。

⑧拜手:古代的一种跪拜礼。下跪后两手相拱到地,低头到手。

⑨厎:致。不类,不好。《孔传》:"类,善也。"

⑩败:败坏,破坏。度:法度。

⑪纵:放纵。礼:礼仪。

⑫速:招致。《尔雅·释言》:"速,征也。""征,召也。"戾(lì利):罪过。戾:厉,祸。

⑬孽:灾祸。

⑭违:避免。《左传·成公十六年》:"有淖于前,乃皆左右相违于淖。"杜预注:"违,辟也。""辟"是"避"的古字。

⑮逭:逃避。

⑯师保:王传古代担任辅导和协助帝王的官。

⑰匡救:匡扶救助。
⑱允:以。协:和洽。
⑲明后:英明的君主。
⑳子:像对待儿子一样。惠:仁爱,爱护。困穷:穷困者。
㉑奚:等待。
㉒懋:勉力,努力。
㉓厥:其。
㉔豫:安乐。怠:懒惰。
㉕奉先:尊奉祖先。
㉖接:接近。《仪礼·聘礼》:"公揖入,立于中庭,宾立接西塾。"郑玄说:"接,犹近也。"
㉗休:美善。斁:已,穷尽。

太　甲（下）

伊尹申诰于王曰:[1]"呜呼！惟天无亲,[2]克敬惟亲。[3]民罔常怀,[4]怀于有仁。[5]鬼神无常享,[6]享于克诚。[7]天位艰哉！[8]

德惟治,[9]否德乱。[10]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终始慎厥与,惟明明后。[11]

先王惟时懋敬厥德,[12]克配上帝。[13]今王嗣有令绪,[14]尚监兹哉。[15]

若升高,[16]必自下;若陟遐,[17]必自迩。[18]无轻民事,[19]惟难;[20]无安厥位,惟危。慎终于始。[21]

有言逆于汝心,[22]必求诸道;[23]有言逊于汝志,[24]必求诸非道。

呜呼！弗虑胡获？[25]弗为胡成？[26]一人元良,[27]万邦以贞。[28]君罔以辩言乱旧政,[29]臣罔以宠利居成功,[30]邦其永孚于休。"[31]

[注释]

①申:声,诵。

②无亲:没有固定的、一成不变的亲人。

③敬:敬天者。

④怀:爱。

⑤仁:善也。

⑥享:鬼神享用祭品,引申为保佑的意思。

⑦诚:真。

⑧位:居天子之位。

⑨德:实行德政。

⑩否德:不实行德政。

⑪慎:谨慎。厥:其。惟:只有。明明后:明哲的君后。

⑫时:通"是"。

⑬配:陪。

⑭令:善,美好。《诗·大雅·卷阿》:"如圭如璋,令闻令望。"郑玄说:"令,善也。"绪:基业。

⑮尚:表示祈求、愿望的副词。兹:此。指先王成汤勉力修德。

⑯若:如果。 升:登。

⑰陟:升。之谓行走。遐:远。

⑱迩:近。

⑲无:通“毋”。 民事:人民所做的事。指劳役等。

⑳惟:思。

㉑于:如。

㉒逆:违背,不合。

㉓诸:“之于”的合音。道:道义。

㉔逊:恭顺。

㉕虑:思考。

㉖胡:何。

㉗一人:指天子。元:大。 良:善。

㉘万邦:众邦邑。

㉙辩言:巧言,诡辩。

㉚宠利:恩宠和利禄。

㉛孚:保,安。《说文解字注》:“古文以孚为何也。”休:休美。

[译文]

太　甲(上篇)

[题解]

据《史记·殷本纪》:太甲继帝位后三年,行为不端正。于是伊尹把他放逐到桐宫替中壬守丧。伊尹代理太甲处理国事,接受诸侯的朝见。

太甲在桐宫守丧三年后,悔过自新。

于是,伊尹又把太甲迎回国都,交还了政权。伊尹作了关于《太甲》的三篇训辞。

[何译]

(序)太甲继帝位以后,昏暗不明哲。伊尹将他放逐桐宫。三年后返归亳邑,思考周密。伊尹作"太甲"三篇。

我继位之王不肯顺从阿衡伊尹。于是伊尹作书说:

"先祖之王审视上天显示的天命,承序天、地各神祇、社稷、宗庙,无不敬肃。上天见视其政德,从而降以大命,抚肃万方邦国。

以我伊尹任左右之辅弼师宰。所以新王才能继承基业。我伊尹亲自访察过西方的夏国都邑,其始王忠信而有终,所以有好的结果。

其后世之王不能为善于终,结果其邦国也没有好结果。

继承之王要警惕呵！如果你拒绝忠辅,辅弼不再辅佐,你会颠覆祖业！"

但是,王不采纳,仿佛没有听闻。于是伊尹又进言说:

"先王日夜操劳不息,坐以待王。访求俊彦之士,用以启迪后人,担心天命由己而颠覆。应当慎持勤俭之美德,怀思长远之大计。就像虞人张开弩机,测度好距离然后才能开射,箭才会正中目标。

效仿你祖先的榜样,持身以德。则万世都会赞美你！"

王还是不肯改悔。

伊尹又说:"如此之不义,习惯会成习性。我不能忍受你如此之不孝顺,请你住到桐宫去,体会先王的遗训,不要长久地执迷"。

于是商王来到桐宫居住忧思,培育自己的德行。

[译文]

太 甲(中篇)

[何译]

(序)太甲三年十二月初一,伊尹奉持商王着礼服回到亳邑。作书录说:

“如果民众没有君后,就得不到师长而为君主。如果君后没有人民,就不能称伯长于四方。

皇天亲佑我商国,盼望继承王可以长有德政,保持万世无疆之喜!”

商王拜手低头,说:“我这个小孩子不明于美德,自己招致苦难。贪欲败坏法度,放纵败坏礼仪,以故使苦戾降临于我身。

上天降祸,还可以逃避。自我招祸,无可逃避。过去我违背师保的教训,没有作出好的开端。今后要依靠您的匡教培持美德,争取有好的结果。”

伊尹拜手叩头说:“修养己身,以德政施之万民,只能靠明哲的君王。先王对百姓困穷者爱怜如子,所以百姓都尊奉他的命令,没有不乐意的。

当先王巡视周邻各邦国,人们总要说:‘我的君后,你到来我们就不会遭受苦罚了!’君王你要丰美你的德行,以你先祖为榜样,不能懈怠。要敬奉先祖,思考效仿,待臣下谦恭。能见远才为明哲,能听取德言,才是聪明。继承你的先王吧!”

[译文]

太　甲(下篇)

[何译]

伊尹训诰于商王说:

“吁嘻! 对上天来说是没有亲疏之分的。奉敬上天者才会得到上天之亲爱。

人民也没有长爱,对他仁者他才会爱。

鬼神也不会永远佑谁,只有诚心者才会护佑!

居于天赐之君位难呵!

只有靠美德才能治国,无德则乱。治国合于天道,则国不会不兴。采用乱国之道,则国不会不亡。要谨慎从始到终呵,才是圣明的君后!

先王正是如此勉敬自己之德行,奉侍于上帝。现在君王继承先王之遗绪,要明见于此呵!

如果登高,必须始于下基。如果行陟远方,必须始于近旁。不要轻忽于治民之事,这是极难的。不可安于君德,这是极危险的。慎终要如始。

如果有的话违背你的心愿,也一定要考虑它是否合于道理。如果有的话迎合你的心意,你却要考虑它是否不合道理。

啊呀! 不远虑怎能有收获? 不去创始怎能有成功? 君主优良,万邦安定! 君王不能靠诡辩来乱先王之政,臣下不能靠邀宠求利而达到成功。这样邦国才会永远福庆无休呵! ”

咸有一德

(序)伊尹作《咸有一德》。①

伊尹既复政厥辟,②将告归,③乃陈戒于德。④曰:"呜呼!天难谌,⑤命靡常。⑥常厥德,⑦保厥位。⑧厥德匪常,⑨九有以亡。⑩

夏王弗克庸德,⑪慢神虐民,⑫皇天弗保。⑬监于万方,⑭启迪有命,⑮眷求一德,⑯俾作神王。⑰

惟尹躬暨汤,⑱咸有一德,克享天心,⑲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师,⑳爰革夏正。㉑

非天私我有商,㉒惟天佑于一德;㉓非商求于下民,惟民归于一德。

德惟一,动罔不吉。㉔德二三,动罔不凶。㉕

惟吉凶不僭,㉖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

今嗣王新服厥命,㉗惟新厥德。终始惟一,时乃日新。㉘

任官惟贤材,㉙左右惟其人。㉚臣为上为德,为下为民。其难其慎,㉛惟和惟一。㉜

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善无常主,协于克一。㉝俾万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绥先王之禄,㉞永底烝民之生。㉟

呜呼!七世之庙,㊱可以观德。㊲万夫之长,㊳可以观政。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㊴无自广以狭人。㊵匹夫匹妇,㊶不获自尽民主,㊷罔与成厥功。"㊸

[注释]

①一:仪,美也。一:数词,统一,始终不变。

②复:还给。辟:君。

③告:请求。《国语·鲁语上》:"国有饥馑,卿出告籴。古之制也。"韦昭注:"告,请也。"归:回家。回到自己的封地。

④乃:于是。陈:陈述。于:以。

⑤谌(陈):信。

⑥靡:无,不。

⑦常:尚,崇尚。

⑧保:安定。

⑨匪:通“非”。

⑩九有:九州。《诗·商颂·长发》:“莫遂莫达,九有九截。”郑玄说:“无有能以德自遂达于天者,故天下归向汤,九州齐一截然。”

⑪克:能。庸:用。

⑫慢:侮慢,轻慢。虐:残害。

⑬保:护佑。

⑭监:监视。万方:即万邦。方:邦通。

⑮启迪:祈祷。有命:持有天命。

⑯眷:深。一德:美德。

⑰神王:异本作神主,天王。

⑱尹:伊尹。躬:身,我。暨:及。汤:商汤。

⑲享:当,适应。天心:天意。

⑳以有:以我。师:军队。

㉑爰:于是。革:更改。

㉒私:爱。

㉓佑:佑助,辅助。

㉔惟一:纯一,不变,一贯。

㉕二三:一时是二,一时是三,反复不定,不专一。

㉖僭(见):差。

㉗嗣王:后继的君主,指太甲。服:担任。《尔雅·释诂》:“服,事也。”厥命:天子之命。

㉘时:是。新:使……新,更新。

㉙贤材:有德有能的人才。

㉚左右:辅弼大臣。“小大之臣,咸怀忠良。”

㉛其难:很难。其慎:要谨慎。

㉜和:和衷共济。一:始终如一。

㉝师:师法,榜样。

主善:以善为正。《国语·周语》注:“主,正也。”正:准则。

协:助,合。一:纯一。

㉞绥:随,追随。禄:路。

㉟厎:致,达到。烝(征):众,烝通蒸。

㊱七世之庙,《礼记·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吕氏春秋·有始览》引商书:“五世之庙,可以观怪,万夫之长,可以生谋。”余嘉锡云:“所引在百篇未樊之前,应为原文。梅氏窃取其文,易怪为德,似是而非。”“古者社庙屋壁多为图画,吕书引《书》上所言怪兽,益谓庙中画之。”观政:言政也。

㊲可以观德:古代帝王立七庙,对世次疏远的先祖,则依制迁去神主,供在祭祀远祖、始祖的远庙,但如果是有德的帝王则不迁。因此,七庙亲尽而庙不毁,就证明有德。

㊳长(掌):君长。

㊴后:君王。使:役使。

事:侍奉。

㊵无:通“毋”。广:宏大。狭:狭小。

㊶匹夫匹妇:平民百姓。

㊷自尽:尽自己的心力。

民主:人主,天子。与:帮助。《战国策·秦策》:“楚攻魏,张仪谓秦王曰:‘不如与魏,以攻之。’”

㊸厥:其。

[译文]

咸有一德

[题解]

本篇是伊尹训诰太甲的言教,文中有“今嗣王新服厥命”可证。

《史记·殷本纪》认为作于成汤还亳的时候。司马贞《史记索隐》以为不然,云:“《尚书》伊尹作《咸有一德》在太甲时。太史公记之于斯,谓成汤之日,其言失序。”

[何译]

(序)伊尹作“咸有一德”。

伊尹已把政权归还其君上。将告老而归,于是陈述告诫德教。说:

吁嘻!上天难奉持,天命不久长。只有长久地行德政,才能保住君王之位。如果行德不长久,九州就会丧失。

夏王不长久地保持一贯之德,侮慢神灵虐待百姓,结果皇天不保护他。于是皇天观察万方,寻找有天命者,眷顾能一贯持德者,让他来作神州之王。

我伊尹恭侍汤王,恒守一贯之德,奉享得天之心,于是受到上天盟命,拥率九州之师,革除夏王之政。

并不是上天私爱我们商国,而是上天保佑一贯行德者。并不是商王乞求天下众民,是众民归心于一贯行德者。行德必须一贯,要靠行为而不是言论。如果行德反复二三,行为就会导致灾凶。吉凶无常,取决于人。天降灾、祥无常,取决于德。

现今君王立位新承天命,只有不断革新德教。从头至尾保持一贯,这就要日新德政。

使用官员必须择取贤材,辅弼左右必须择人。臣子辅佐君上要行德,在下要为民。这是很难之事必须谨慎!

君臣要团结如一。行德没有不变的法式,只有以求得善果为目标。善行也没有恒常的范式,协调于统一。必须让百姓众民都说:‘伟大呵君王之业!’又说:‘归一于君王之心’。就可以齐肃先王之灵,永致众民之心!

啊呀!供奉七代之祖庙,必可以观察世代相承之德业。从万夫之长,可以与其论政。

君后没有人民就无人役使。人民没有君后,就没有方向。不要自以为广大而小看众人。即使匹夫匹妇,不愿尽力效奉万民之主,也不可能使你成就功业!”

盘　庚(上)

(序)盘庚五迁,[1]将治亳殷,[2]民咨胥怨。[3]作《盘庚》三篇。

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4]率吁众感,[5]出矢言曰:[6]"我王来,既爰宅于兹,[7]重我民,[8]无尽刘。"[9]

不能胥匡以生,[10]卜稽。[11]曰:"其如台?[12]先王有服,[13]恪谨天命。[14]兹犹不常宁,[15]不常厥邑,于今五邦。[16]

今不承于古,[17]罔知天之断命,[18]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19]若颠木之有由蘖,[20]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21]绍复先王之大业,[22]厎绥四方。"[23]

盘庚敩于民,[24]由乃在位,以常旧服,[25]正法度。曰:"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26]王命众,悉至于庭。

王若曰:[27]"格![28]汝众,予告汝训汝,猷黜乃心,[29]无傲从康。[30]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31]王播告之修,[32]不匿厥指,[33]王用丕钦,[34]罔有逸言,[35]民用丕变。今汝聒聒,[36]起信险肤,[37]予弗知乃所讼。[38]

"非予自荒兹德,[39]惟汝含德,[40]不惕予一人。[41]予若观火,予亦拙谋作,[42]乃逸。[43]

若网在纲,[44]有条而不紊;[45]若农服田,[46]力穑乃亦有秋。[47]汝克黜乃心,[48]施实德于民。[49]至于婚友,[50]

丕乃敢大言汝有积德。[51]乃不畏戎毒于远迩,[52]惰农自安,不昏作劳,[53]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54]惟汝自生毒,[55]乃败祸奸宄,[56]以自灾于厥身!乃既先恶于民,[57]乃奉其恫,[58]汝悔身何及!

相时憸民,[59]犹胥顾于箴言?其发有逸口,[60]矧予制乃短长之命![61]

汝曷弗告朕,[62]而胥动以浮言,恐沈于众?[63]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则惟汝众自作弗靖,[64]非予有咎。"

"迟任有言曰:[65]'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66]胥及逸勤,予敢动用非罚?[67]世选尔劳,[68]予不掩尔善。

[69] 兹予大享于先王,[70] 尔祖其从与享之。[71] 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德。"[72]

"予告汝于难,若射之有志。[73] 汝无侮老成人,[74] 无弱孤有幼。[75] 各长于厥居。[76]勉出乃力,听予一人之作猷。[77] 无有远迩,用罪伐厥死,[78] 用德彰厥善。[79] 邦之臧,惟汝众;[80] 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81]

"凡尔众,其惟致告:[82] 自今至于后日,各恭尔事,齐乃位,[83] 度乃口。[84] 罚及尔身,弗可悔。"

[注释]

①五迁:第五次迁都。《竹书纪年》:"仲丁自亳迁于嚣,河亶甲自嚣迁于相,祖乙居庇,南庚自庇迁于奄,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

②治亳殷,《孔疏》:"束皙云:《尚书序》:'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旧说以为居亳,亳邑在河南偃师。孔子壁中《尚书》云'将始宅殷',是与古文不同也。"今从壁中书作"始宅殷。"殷:在今河南安阳。亳:宅也。

③咨:皆。胥:相。

④适,《尚书今古文注疏》:"适者,《一切经音义》引《三苍》云:'悦也。'言民不悦新邑。"有:名词词头。

⑤率:帅也,一齐。吁,《说文》:"呼也。"慼:《说文》引作"戚"。"戚:亲也。"

⑥矢:申也。《释诂》:陈也。

⑦爰:原也,一直。宅:居住。兹:此。

⑧重:爱护。

⑨刘:刈也。《尔雅·释诂》:"杀也。"《尚书今古文注疏》:"言我民若为水所害,是我杀之,所谓思天下有溺,由己溺之,毋令其尽厄于水也。"盘庚迁殷,是为了不使臣民受到疾疫的伤害。

⑩胥:悉,皆。匡:况,兄也。祝:说服。以生:有姓,百姓。

⑪卜:占卜。稽:考卜。《周礼·春官·大卜》:"国大迁,大师,则贞龟。"

⑫其:将。如台:如何,如意。台:怡也。

⑬服:教也。

⑭恪:恭敬。谨:谨慎。

⑮犹:尚且。常:久。

⑯邦:国,城邦。

⑰承:继承。古:指先王恪谨天命。

⑱断命:定命。

⑲矧:谁。烈:事业。

⑳颠:倒仆。由:抽。蘖:嫩芽。

㉑新邑:指殷。

㉒绍:继续。复:恢复,复兴。

㉓厎:定。绥:安。

㉔斅:教。

㉕由:酉也。常:穿着。旧服:旧衣。

㉖或:有。伏:听从。张衡《西京赋》:“伏棂槛而俯听,闻雷霆之相激。”小人:指盘庚。攸:所。箴:规劝。

㉗若:语。

㉘格:来。

㉙猷:图谋。黜:除去。乃:你们的。心:私心。

㉚无:通“毋”。傲:傲慢。从:通“纵”,放纵。康:安逸。

㉛任:任用。旧人:长期在官位的人。共政:共同管理政事。

㉜王:指先王。播,《说文》:“布也。”修,初。

㉝匿:隐瞒。指:通“旨”,旨意。

㉞用:意也。丕:弗。钦:亲,敬。

㉟逸,《尔雅·释言》:“过也。”罔:妄。丕变:反变。

㊱聒聒,马融说:“拒善自用之意。”喋喋不休。

㊲起:兴起。信:通“伸”。伸说。险:恶,邪恶。肤:肤浅、虚浮。

㊳讼:争辩。

㊴荒:坏。兹:自古。

㊵含:怀,藏。

㊶惕:俞樾说应当读为施,《白虎通》引作施。予一人:盘庚自称。

㊷谋作:谋略。

㊸乃:则。逸:过错。

㊹纲:网的总绳。

㊺紊:乱。

㊻服:播。

㊼穑:收获。这里指耕种。秋:秋天。

㊽黜乃心:去掉你们的私心。

㊾实德,曾运乾说:“不迁为顺民之虚名,迁则为惠民之实德也。”

㊿婚:有。

51丕:否。乃:你们。倒置句:你们不要。

52乃:你们。戎:戎狄。毒:祝害。迩:近。

53昏,《尔雅·释诂》:“强也。”

越其:宜其,当然。

㊹和:俞樾读为“宣”,宣布。

㊺毒:祸害。

㊻败:危败。祸:灾祸。奸:在外作恶。宄:在内作恶。

㊼先:引导,倡导。《礼记·郊特性》:“天先乎地。”郑玄说:“先谓倡导之也。”

㊽奉:承受。恫,《广雅·释诂》:“痛也。”

㊾相:视,看。时:通“是”,代词。憸(先),《蔡传》:“小民也。”

㊿逸口,《蔡传》:“过言也。”口出错误言论。

(51)制:掌握。短长之命,或短或长的寿命。

(52)曷:何,为什么。

(53)恐:恐吓。沈煽惑,黄式三说通“扰”《说文》:“告言不正曰扰。”

(54)弗:无。靖:情也。

(55)迟任,郑玄说:“迟任,古之贤史。”即伊任、伊尹。

(56)暨:即。

(57)非罚:不罚不当。

(58)选计算,《孔传》:“数也。”劳:劳绩,功劳。

(59)掩:掩蔽。

(60)大享于先王,《孔疏》:“《周礼·大宗伯》祭祀之名;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此‘大享于先王’,谓天子祭宗庙也。”

(61)尔祖其从与享之:古代天子在宗庙祭祀祖先时,让功臣的祖先也同时享受祭祀。

(62)非德:不恰当的赏赐,这里还应该包括不恰当的惩罚。

(63)志,《广雅·释诂》:“识也。”箭靶。

(64)侮老:《唐石经》作“老侮”,轻视。

(65)弱孤,《经义述闻》:“弱孤连言,以为孤弱而轻忽之也。”

(66)长:长久,永久。厥居:居处,指殷邑。

(67)作猷,江声说:“作,为。猷,谋也。”所作的谋划。

(68)罪:刑罚。死:恶。《韩诗外传》八:“逊而直,上也;切,次之;谤谏为下;懦为死。”

(69)德:有所施与。(见《礼记·玉藻》疏)之谓赏赐。彰:表彰。

(70)臧:壮,强也。惟:以。

(71)《周语》引此文作:“国之臧,则惟尔众。国之不臧,则惟余一人是有逸罚。”佚:夷,杀也。过错。罚:罪。《国语·周语》注:“罚,犹罪也。”

(72)惟,思。致告:致告之词,告诫的意思。

(73)齐,迅速,《尔雅·释诂》:“疾也。”位,《尚书易解》:“位,位置,犹今言布置。”

(74)度:杜,闭也。

［译文］

盘　庚（上篇）

［题解］

盘庚为成汤十世孙，祖丁之子，商第二十位君主。他发起由奄迁都到殷，这件事在商朝历史上是个大事件。（魏晋以后传说有开天辟地神名盘古，或疑即盘庚故事之演变也。）

从成汤到盘庚，社会经常处于动荡不安状态，有“九世之乱”。盘庚曾五次迁都，“不常厥邑。”

而盘庚这次则是最后一次迁都，此后三百年“更不迁徙”。

伏生本《尚书》，《盘庚》只有一篇。而《史记·殷本纪》和其他多数版本之《尚书》，则把《盘庚》分上中下三篇。上、中二篇是未迁时言。下篇是告诫百官族姓，是既迁后言。

《盘庚》篇为史家公认的商代遗文，对研究商代政治、经济、阶级状况等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史记·殷本纪》：“帝盘庚崩，弟小辛立，是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据此，《盘庚》实际是史官于事后追记。

盘庚迁殷，殷指何处？《孔疏》引《汲冢书》说：“盘庚自奄迁于殷。殷在邺南三十里。”又引《汉书·项羽传》说：“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阳西有殷。”据此，则盘庚迁殷是从奄迁到安阳。奄、鄘，或说为即燕，或说曲阜。

《史记·殷本纪》：“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

值得注意的是，由篇中可看出，商代政治仍是贵族民主政治。民意、贵族耆旧（长老）之言对决策仍有重大影响力。

这是盘庚发表演说的背景。此外，表明当时土地非私有制。

［何译］

（序）盘庚五次迁徙都邑。将在亳建城邑。民心不满而有抱怨。于是而作《盘庚》三篇。

盘庚将迁都邑于殷，民众不适应新邑。集聚要求王族亲戚出面进言。说：“自从我先王以来，世代原都居住于此。爱护我民吧，不要害他们。”

盘庚不能说服众人，于是卜兆。说：

“你们满意了吗？先王有遗教，必须持敬于天命。告诫我们不要贪图安宁，不要固

定居住一处都邑。于今距先王已五代。怎能说还可以继承发扬先王的伟烈？

今天不能永远保持古俗，而无知于天命已经改变。

我们不过是倒卧巨木上的小萌芽。上天已降命要我们前往这个新都邑，去恢复先王所留下之大邑。平定四方！”

盘庚设教于众民，贵胄乃登座而穿上古旧的礼服，端正法度。说：“不要迷惑听信那大胆小家伙的谣言！”

于是王命令众人，一齐来到王庭。

王说：“来，你们大众！我要告知你们、训诫你们！要革除你们的心灵，不要那样骄傲而只追求康乐！

古代我们的先王，也畏惧专任旧人参政。王发言告，不合于其心意，就对王者之心不信从，而胡乱散布流言蜚语，以至扰乱民众的意愿。

现在你们又在乱讲，所讲都是邪浅之论！我不知你们胡闹什么！

不是我要一意孤行破坏古德。你们都应守德，不只要求我一个人。

我看得明亮如火！我不如放弃筹谋，图个安逸吧！如果结网就要有纲不要乱绳，如果农夫田作就要努力，才会得到秋日丰收！你们必须清洗你们的内心，施真实的德政于民众！劝说你们的亲友。

你们不要大讲过去的旧德。你们不畏惧远近那些戎狄，放弃农事自求安乐！不勤勉劳作，不扑身于田亩，自然不会收到黍稷！

你们不把我的美言宣通于百姓，是由于你们自己内心中有毒害！所以你们才败事作祸而奸诈，这只会自惹灾难上身！你们先把恶言散于民众，然后又借民意来恫吓我！你们将会为此后悔莫及！

我明察时势了解人心，怎么会在乎那些谣言！谁若再大放厥词，小心我会取你们老少之命！

你们为何不来报告我？而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恐吓那些老百姓？就像以火燎原，烧得不远，还可以扑灭。这都是你们自己做事无情，不是我的过错！

迟任曾说：‘用人应该靠贵戚老臣，使用器具就不能用旧的，必须用新的！’

古代我们的先王，也都是你们的祖父、父老！你们如果殷勤做事，难道我敢对你们动用刑罚吗？世代都记着你们的功劳，我不会掩埋你们的善业！

每当我大献享于我王族之先祖，你们的先祖都一同陪配供享。你们作福还是作灾，我不会处置不当的。

我告诉你们艰难，就像射箭要瞄准靶子。你们不要欺骗老实人，不要吓唬那些孤儿幼子，让他们安其居处。努力尽你们之力，一切听从我一人的筹谋。不分亲疏，犯罪

我就罚他死！有功德我就显扬他的美善！国邦之兴旺，都靠你们众人！如果国邦不强大，那只有我一人承受惩罚！

所有你们众人，都要互相告知：从今以后，人人要恭守你们的执事，敬安在位，闭住你们的嘴。否则惩罚会降到你们身上，不要后悔！”

盘　庚(中)

盘庚作,[1]惟涉河以民迁。[2]乃话民之弗率,[3]诞告用亶其有众咸造,[4]勿亵在王庭,[5]盘庚乃登进厥民。[6]曰:

"明听朕言,无荒失朕命![7]呜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8]后胥慼鲜,[9]以不浮于天时。[10]

殷降大虐,[11]先王不怀,[12]厥攸作视,民利用迁。[13]汝曷弗念我古后之闻?承汝俾汝。惟喜康共。[14]非汝有咎,比于罚。[15]予若吁怀兹新邑,[16]亦惟汝故,以丕,从厥志。[17]

今予将试以汝迁,安定厥邦。汝不忧朕心之攸困乃,[18]咸大不宣,[19]乃心钦念,以忱动予一人。[20]尔惟自鞠自苦![21]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22]尔忱不属,[23]惟胥以沈。[24]不其或稽[25]自怒曷瘳?[26]汝不谋长以思乃灾,汝诞劝忧?[27]今其有今罔后,汝何生在上?[28]

今予命汝一;[29]无起秽以自臭,[30]恐人倚乃身,[31]迂乃心。[32]予迓续乃命于天![33]予岂汝威,[34]用奉畜汝众。[35]予念我先神后之劳尔先,[36]予丕克羞。尔用怀尔然![37]

失于政,陈于兹,[38]高后丕乃崇降罪疾,[39]曰:'曷虐朕民?[40]汝万民乃不生生',[41]暨予一人猷同心,[42]先后丕降与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孙有比?'[43]故有爽德,[44]自上其罚汝,[45]汝罔能迪。[46]

古我先后,既劳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47]汝有戕则在乃心!我先后绥乃祖乃父,[48]乃祖乃父乃断弃汝,[49]不救乃死。兹予有乱政同位,[50]具乃贝玉。[51]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孙!'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52]

呜呼!今予告汝:不易![53]永敬大恤,[54]无胥绝远![55]

汝分猷念以相从,[56]各设中于乃心。[57]乃有不吉不迪,[58]颠越不恭,[59]暂遇奸宄,[60]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61]无俾易种于兹新邑。[62]

往哉!生生!今予将试以汝迁,永建乃家。"

[注释]

①作,黄式三说:"作,谓立为君也,与《易》神农氏作、黄帝尧舜氏作同。"

②惟,《尔雅·释诂》:"谋也。"何按:即欲也。涉:渡。盘庚从奄渡河到殷,即今安阳。

③话,《尚书故》:“会也。”《说文》:“话,会合善言也。”率:循。

④诞,《尔雅·释诂》:“大也。”亶:墠,礼。造:至,到。

⑤勿亵:联绵词,不安。

⑥登进:使人近前。

⑦荒:坏。失:江声说读为“佚”。《说文》:“佚,忽也。”轻忽的意思。

⑧罔不惟民之承保,江声说:“当读至保字绝句。保:安也。言前后无不承安其民也。”

⑨胥:“谞”的古字。《说文》:“谞,知也。”章太炎《文始》五说:“凡古言谞者,今言清楚,或言清爽。”见《尚书易解》。慼:通“戚”,贵戚大臣。鲜:鲜明。

⑩浮:废。《小尔雅·广言》:“浮,罚也。”

⑪殷:庄葆琛说应读为“慇”。此读为殷商族名。《说文》:“慇,痛也。”虐:孽,祸。

⑫怀:安。所作:作为。

⑬用:以。

⑭承:顺。俾:从。康:安康。共,俞樾说:“共拱古通用,《广雅》:‘拱,固也。’”

⑮咎:过错。比:通“庀”,《国语·鲁语》注:“庀,治也。”

⑯吁:呼吁。怀:安。

⑰丕:方,仿。从:遵从。厥:其,先王的。

⑱忧:忧虑。困:困苦。

⑲宣:孙星衍说读为“和”。咸:恒,久也。不宣:不快乐。

⑳钦念,《尚书易解》:“按钦之言甚也,钦念,谓甚思也。”忱,《尚书易解》:“忱当作扰,《说文》:‘告言不正曰扰,竹甚切。’”

㉑鞠:穷,走投无路。

㉒臭:朽。《广雅·释诂》:“朽,败也。”载:事。

㉓忱:诚。属,《尚书易解》:“《礼记·经解》注:‘犹合也。’”

㉔胥以:相与。沈:“沉”的古字。

㉕不其或稽:其,助词。或,克。稽,同,协同。(见《尚书易解》)

㉖曷:何,什么。瘳:病好了。

㉗劝:乐,安于。《吕氏春秋·离俗览·适威》:“天子至贵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寿也,诚无欲,则是三者不足以劝。”高诱注:“劝,乐也。”

㉘其:将。有今罔后:有今无后,意思是离死不远了。

㉙一:整齐划一,同心的意思。

㉚起秽:扬起污秽,比喻传播谣言。

㉛倚乃身:使你们的身子不正。倚:偏斜。

㉜迂乃心:使你们的心偏邪。迂:歪邪。

㉝迓(亚):通御,《匡谬正俗》作御。《广雅·释诂》:“御,使也。”续乃命,继续你们的生命。意思是不迁徙就会被淹死,迁徙后就可以延续生命。

㉞汝威:即威汝。

㉟奉:助也。见《淮南子》高诱注。畜:养。

㊱神:神明,神圣,用来表示尊敬。旧注认为指成汤。劳:烦劳。

㊲丕:乃,才。羞:进献。张衡《思玄赋》:"聘王母于银台兮,羞玉芝以疗饥。"李善注:"羞,进也。"《尚书正读》:"羞,进也,献也。羞尔,犹今言贡献意见于尔也,下篇'羞告尔于朕志'可证。"怀:安。

㊳陈:居处。《周礼·天官冢宰·内宰》"陈其货贿",郑玄注:"陈,犹处也。"

㊴丕乃:于是就。崇,《尔雅·释诂》:"重也。"

㊵曷:何,为什么。虐:虐待。

㊶乃:若。生生:营生。《庄子·大宗师》:"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崔注:"常营其生为生生。"

㊷猷:谋划。

㊸幼孙:盘庚自指。有比:亲附,亲近。

㊹爽:差错。

㊺上:上天,上帝。

㊻迪:逃。《尚书正读》:"迪,逃也,声相近。"

㊼作:为。畜:养。

㊽有:通"又"。戕:残害。绥,《尚书正读》:"绥,安也。引申之安人以言亦曰绥。下文'绥爰有众',即告于有众也。"

㊾断:断然,绝对无疑。

㊿乱政:乱政之臣。同位:同僚,同事。

51乃:其。贝玉:贝,货币。玉:玉石。通指财物。

52迪:至。崇:重。

53易:轻易。

54敬:谨慎。恤:忧患。

55胥:相。绝远:隔绝疏远。

56分:当。宋玉《神女赋》:"含然诺其不分兮,喟扬音而哀叹。"李善注:"分,当也。"猷:谋。猷:究也。念:思也。

57中,《说文》:"和也。"和衷共济的意思。

58乃:若。吉:善。迪:道,正路。

59颠:陨,坠落。越:越轨,违法。

60暂,王引之说:"暂,读曰渐,诈欺也。"遇,王引之说应当读为隅,或读为偶,奸邪的意思。奸宄(轨):作坏事。

61劓(义),《说文》:"*"又写作"劓"。《广雅·释诂》:"断也。"殄(舔):灭绝。

育:读为胄。《书·尧典》:"教胄子",《说文》胄作育。胄:后代。

62俾:使。易,王引之说:"延也。"延续。种:种族,指后代。

［译文］

盘　庚（中篇）

［何译］

盘庚发命，于是渡过黄河率领众民迁移。对众民中不驯服者，言告于其众人。言语诚恳，众人都赶来，无人敢轻慢。站在王家庭院中。盘庚乃登高，走近众民，说：

“仔细听朕的话，不要慌乱违失我的命令！

啊呀！古代我们的先王，无不对众民进行奉保，厚重地相亲善。以不违背于天日。

现在殷邑降临了大祸，先王不安。他们发出征兆警示，认为众民迁居才有利！你们难道已忘记我们先王要你们听到的话？成也由你们，败也由你们！你们只喜爱安逸作乐。并不是你们有过错，必须受罚。我劝喻你们怀爱这座新城邑，仍然从事你们的故业。去不去。随你们心意！

现在我率领你们全体迁走，以安定我们这个邦国。你们不体恤我内心中痛苦如此，心中久久郁闷！你们心中只知道深深关切自己。把一切重担都丢给我一个人。你们只知道关爱自己和自我的感受。

比如乘舟，你们认为难以渡过河，就想丢掉别人。要知道面临没顶的并不仅是你们自己，大家都会一起沉没！要知道这是多么大的灾祸正在降临！而只考虑自己有什么用？

你们不从长远考虑，如何平息你们面临的灾难，这又怎能解除你们的悲愁？这样只考虑眼前不考虑长远，你们以后如何生存？

现在我命令你们要团结一心，不要传播秽闻搞臭自己，小心有人利用你们，愚蠢你们的心灵！

我会请上天救你们的命！不是我要威吓你们，我只是要救助你们！我怀念我族先人神王们与你们祖先一同创业之艰劳，我们不可以让他们蒙羞！你们要想一想你们这种所为究竟对不对！

由于我们过去犯了错，迁延于此，所以高祖们才重重降下惩罚我们的瘟疫。说：‘多么可恶的下民！你们万民将会丢掉生命！’由于不与我同心。高祖已降予你们严重的瘟疫，问：‘为何你们不为我的小孙子作辅佐？’由于你们过去背失德政，所以从

天上降罪罚你们,你们无法抵抗!

面对古代我们的先王,还有有功劳的你们的先祖父,你们都是我的子民。而你们有邪恶藏在你们内心!我先祖会责怪你们的祖父们!你们的祖父会抛弃你们,不救助你们的死难!

现在我周边有乱政者在位,正在聚敛财宝。你们的高祖父会要求我的高祖说:‘请降下威刑处罚给我的这些不肖子孙!’高祖知道了,所以才重重降下如此多的灾殃!

啊呀!现在我还要告诉你们:再不迁移,就还会有大灾降临,不管处在多么边远!

你们只能一心地跟从我,各设正念于内心。你们再有不喜悦、不顺从,颠狂不听命令,行为奸宄,我就一定对你们采用劓、殄杀灭之罚,绝不姑息,不要让这种败类滋长在新的城邑!

去吧,这是惟一的生存之路!我现在要率领你们全部迁移,去建立一座永远的新家园!”

盘　庚(下)

盘庚既迁,奠厥攸居,[1]乃正厥位,绥爰有众。[2]曰:“无戏怠![3]懋建大命![4]今予其敷心腹肾肠,[5]历告尔百姓于朕志。[6]罔罪尔众,尔无共怒,协比谗言予一人。[7]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8]适于山。[9]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10]今我民用荡析离居,[11]罔有定极,[12]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13]

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14]乱越我家。[15]朕及笃敬,[16]恭承民命,[17]用永地于新邑。[18]肆予冲人,[19]非废厥谋,[20]吊由灵各;[21]非敢违卜,用宏兹贲。[22]

“呜呼!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23]尚皆隐哉![24]予其懋简相尔,念敬我众。[25]朕不肩好货,[26]敢恭生生。[27]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28]今我既羞告尔于朕志,[29]若否,罔有弗钦![30]无总于货宝,[31]生生自庸。[32]式敷民德,[33]永肩一心。”[34]

[注释]

①奠:定。攸,所。

②绥:告诉。爰:于。有:名词词头。

③戏:游戏。追求享乐的意思。怠:懒惰。

④懋:勉力,努力。建:布告。《周礼·天官冢宰·小宰》:“小宰之职,掌建邦之宫刑。”郑玄注:“建,明布告之。”

⑤敷心腹肾肠:敷,布。开诚布公的意思。

⑥历:数。百姓:百官。志,《广雅·释诂》:“意也。”

⑦协比:协同一致。

⑧将,《广雅·释诂》:“欲也。”前人:前人的功劳。

⑨适:往,迁往。

⑩用:因此。降:减少。凶:灾祸。

⑪荡析:荡泆。段玉裁说:“荡泆者,动荡奔突而出。”

⑫极:止,至。《诗·齐风·南山》:“既曰得止,曷又极止?”《毛传》:“极,至也。”

⑬曷:何,为什么。震动:惊动。

⑭肆,《尔雅·释诂》:“今也。”将:欲。

⑮乱,《尔雅·释诂》:“治也。”越:于。

⑯及,《尚书今古文注疏》:“及者,《公羊·隐元年》传云:‘犹汲汲也。’”汲汲:争切的样子。笃,厚。

⑰恭承民命,就是《书·盘庚中》:“予迓续乃命”的意思。承:续也。

⑱永地:永远居住。

⑲肆:故。冲人:童人。《后汉书·冲帝纪》“孝冲皇帝讳炳”,李贤注:“《谥法》曰:‘幼小在位曰冲。’”这里是盘庚自指。

⑳厥谋:迁徙的打算。

㉑吊:善。灵各,《尚书易解》:“灵,神也,指上帝。各:当读为格。《仓颉篇》:‘格,量度也。’吊由灵各,谓善用上帝之谋度,即上文上帝云云之意。”

㉒宏:宏扬,发扬。贲:美。

㉓邦伯:邦国之长,指诸侯。师长:众位官长。师,《尔雅·释诂》:“众也。”百执事:处理具体事务的众官员。

㉔尚:庶几,表示祈使、希望。隐,《广雅·释诂》:“度也。”忖度:考虑。

㉕懋:勉力,努力。简相,《广雅·释诂》:“简,阅也。”《说文》:“相,视也。”简相:等于说视察。念:顾念。敬,《尚书故》读为矜。矜:怜恤。

㉖肩:任用。《尔雅·释诂》:“肩,胜也。”《说文》:“胜,任也。”好(hào):喜欢。货:财务。

㉗恭:举用。生生:营生。

㉘鞠:养育,抚养。《诗·小雅·蓼莪》:“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毛传》:“鞠,养。”保,安。叙:次序。钦:敬。

㉙羞:进献。见《书·盘庚中》“予丕克羞尔用怀尔”注。若:顺。

㉚钦:顺从。

㉛总:聚敛。《说文》:“聚克也。”这里是的意思。

㉜庸:功。《国语·晋语》“无功庸者不敢居高位。”韦昭注:“国功曰功,民功曰庸。”

㉝式:句首语气助词。敷:施。德:恩德,恩惠。

㉞肩:能够。《尔雅·释诂》:“肩,克也。”

[译文]

盘　庚（下篇）

[何译]

盘庚迁邑之后，奠定了城居，安正了王位，于是召集城邦众民说：

“人不可懈怠！必须勉力完成天命。

现在我要向你们袒露我的心肝肺肠，一一告知你们百姓们我的心态。我不会惩罚你们，你们不要一齐发怒，聚众毁谤我！

古代我们的先王，费了多少前功，离开山地，建立了我伟大嘉美的邦国。而现在我们全民迁移向新居，抛弃了旧居，你们问我何故要扰动万民而搬迁？

这是由于上帝要我们光复高祖的美德，降灾孽于我们的宗庙。我必须诚敬，恭奉天命，开辟永远之地建立这座新城邑。我只是一个年轻人，不是非要不听你们的谋议，只是兆由神灵降下，我不敢违背神卜，才采取此次宏大的搬迁。

啊呀！各位邦伯、师长、百工执事们，天意是隐昧的！我会敬勉照顾你们，尊敬我的众民！

我不重宝货，只重视生民的生计！我关念你们，理解你们的安居亲情。现在我已告知你们我的心志，不论对否，没有隐瞒。

不要迷恋财宝，生民之生命才最可贵。我要施布众民以德政，让我们永远团结一心！”

说　命（上）

（序）高宗梦得说，[1] 使百工营求诸野，[2] 得诸傅岩，[3] 作《说命》三篇。

王宅忧，[4]亮阴三祀。[5]既免丧，[6]其惟弗言，群臣咸谏于王曰："呜呼！知之曰明哲，[7]明哲实作则。[8]天子惟君万邦，[9]百官承式。[10]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禀令。"[11]

王庸作书以诰曰："以台正于四方，[12] 惟恐德弗类，[13] 兹故弗言。恭默思道，[14] 梦帝赉予良弼，[15] 其代予言。"[16] 乃审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17] 说筑傅岩之野，[18] 惟肖。[19] 爰立作相。[20] 王置诸其左右。[21]

命之曰：[22]"朝夕纳诲，[23] 以辅台德。若金，[24] 用汝作砺；[25] 若济巨川，[26]用汝作舟楫；[27] 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28] 启乃心，[29] 沃朕心，[30] 若药弗瞑眩，[31] 厥疾弗瘳；[32] 若跣弗视地，[33] 厥足用伤。[34] 惟暨乃僚，[35] 罔不同心，以匡乃辟。[36] 俾率先王，[37]迪我高后，[38]以康兆民。[39] 呜呼！钦予时命[40] 其惟有终。"

说复于王曰：[41]"惟木从绳则正，[42] 后从谏则圣。[43] 后克圣，臣不命其承，[44] 畴敢不祗若王之休命？"[45]

［注释］

①高宗：殷高宗武丁。《史记·殷！·本记》："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乙嘉武丁之以祥雉为德，立其庙为高宗。"说：人名。武丁梦中所得的贤人，后为殷相。

《书·无逸》：高宗……亮阴五年不言。《论语·宪问》引此亮阴作谅阴。《礼记·丧服》作"谅闇"也。何按：谅阴即聋哑之叠韵双声转语。谅：聋也。阴：哑也。皆一音之转。

② 百工：百官。《尧典》："允釐百工，庶绩咸熙。"《孔传》："工，官。"营：经营。诸："之于"合音。

③傅岩：傅，地名。岩，山中洞穴。孔安国说："傅氏之岩在虞，通道所经，有涧水坏道，常使胥靡刑人筑护此道。说贤而德，代胥靡筑之，以供食也。"

④王:指殷高宗武丁。宅:居。忧:居父母之丧。这里指武丁居父亲小乙的丧。

⑤亮阴:又写作“谅阴”、“凉阴”、“亮闇”、“梁闇”、“谅闇”。帝王居丧。《礼记·丧服四制》:“高宗谅阴,三年不言。”祀:年。何按:谅阴即“喑(哑)音”、“哑言”之语转。

⑥免丧:居丧期满。

⑦明哲:明智,通晓事理。哲:聪明有才能。

⑧则:法则。

⑨君:君临,统治,主宰。

⑩承:奉。式:法式,法令。

⑪攸:所。禀:受。

⑫台:我。正:表正。作为仪表、法式。四方:天下。

⑬类:善。《诗·大雅·皇矣》:“克明克类,克长克君。”郑玄说:“类,善也。”

⑭默:幽静。思道:思考治理天下的办法。

⑮帝:天帝、上帝。赉(音赖):赏赐。良弼:贤良辅弼。

⑯其:将。

⑰审:详细。厥象:梦中人的形象。

旁求:四处寻求。

⑱筑:夯土使之坚实。《孟子·告子下》:“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版筑就是筑墙时用两板相夹,中间放泥土,用杵舂实。筑就是夯土的杵。

⑲肖:相像,相似。

⑳爰:于是。立:登上某一地位。

㉑置:放置,安置。诸:“之于”合音。

㉒命:任命官吏时发布的政令。《蔡传》:“后世命官制词,其源盖出于此。”

㉓朝夕纳诲,《蔡传》:“朝夕纳诲者,无时不进善言也。”纳诲,进谏。

㉔若:如果。金:金属,之谓指铁器。

㉕砺:磨刀石。《荀子·劝学》:“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

㉖济:渡河。川:河流。

㉗舟楫:船和桨。楫:桨音转。

㉘霖雨:久下不停的雨。《左传·隐公九年》:“凡雨自三日以往为霖。”(以往:以上。)

㉙启:开启。乃:你的。

㉚沃:浇灌。朕:我的。

㉛瞑眩:头昏眼花。《孔疏》:“瞑眩者,令人愤闷之意也。《方言》云:‘凡饮药而毒,东齐海岱间或谓之瞑,或谓之眩。’”又说:“药毒乃得除病,言切乃得去惑。”意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㉜疾:病。瘳:病好了。

㉝跣:赤脚。

㉞用:因此。

㉟暨:及。僚:僚属。

㊱匡:匡正,纠正。辟:君王。

㊲俾(bǐ 比):使。率:循。

㊳迪:蹈,踏。高后:高尚的君王,指成汤。

㊴康:安乐。兆:古代指百万或万亿,表示极多。

㊵钦:敬。予:我的。时:通“是”,代词。

㊶复:回答。

㊷绳:绳墨。木工用的墨线。

㊸圣:圣明。

㊹臣不命其承,《孔传》:“君能受谏,则臣不待命其承意而谏之。”

㊺畴:谁。祇(纸):恭敬。若:顺。休:美好。

[译文]

说　命(上)

[题解]

《说命》三篇是殷高宗武丁任命傅说为相的命辞。

盘庚去世后,他的两个弟弟小辛、小乙相继为王,而殷商国运衰颓。武丁继位后,力图复兴,却苦于不能得到贤人的辅佐,于是把政事交给冢宰,三年不言,以观国风。

一天晚上,武丁梦见一位圣人,名叫说,来辅佐他。而群臣百官中没有一个人像梦中的说。于是武丁要人画出梦中人的形象,在全国上下按图寻索。最后,在傅岩找到了做工奴的说。

武丁解救了他! 赐他姓“傅”,任命说为相。在傅说辅佐下,殷商大治。

《说命》分上、中、下三篇。上篇记叙高宗得说的经过和任命说为相的命辞,中篇记傅说向高宗进言,下篇记傅说论学。高宗任命傅说为相是三篇的纲领,因此,总名《说命》。

[何译]

(序)高宗梦中见到傅说,于是使百官到四野寻找。在傅岩找到了他,于是作“说命”三篇。

王居家守丧。喑哑三年。除丧服后,仍不发一言。群臣计于大王说:

“吁嘻! 有智曰明哲,明哲是以作法则。

天子作为王者君临于万邦,百官受事,以君王之言论为命令。王不讲话,臣下将无法执行命令!”

王于是作书而发布文诰说:

“让我扶正于四方,我担心德行不配。所以我不能发言。每天在恭默沉思着大道。

我梦见上帝派给我一个良好的辅臣,可以代表我发言。”

于是他根据回忆画出图像,参考其图形而命人们到天下去寻找。找到了正在傅岩之下作为苦役筑墙的傅说,与图中的人像很像。于是王命立说为国相,王将他放置于身边。命令他说:

“你要早晚进献教诲,以辅助我的德行。譬如我是青铜,你就是砺石。我是巨川,

你就是舟船。如果发生大旱,你就要作霖雨。开启你的心灵,以滋润我的心。如果服药后不感到晕眩,疾病是不会好的。如果赤脚而行走地上,难免就会受伤。

你与你的下僚,不可不同心协力以扶助我、辅佐我!以师法先王,继承高祖之业,让万民安康。

啊呀!敬领我的命令,希望你成功!”

傅说辅佐君王,说:

“木料必须依照准绳才能取直。君后必须听从计谏才能圣明。君后可以成为圣明,臣下不帮助他成功,就是大不敬。我谨奉大王之教命。”

说　命(中)

惟说命总百官,[①]乃进于王曰:[②]"呜呼!明王奉若天道,[③]建邦设都,[④]树后王君公,[⑤]承以大夫师长,[⑥]不惟逸豫,[⑦]惟以乱民。[⑧]惟天聪明,惟圣时宪,[⑨]惟臣钦若,[⑩]惟民从乂。[⑪]

惟口起羞,[⑫]惟甲胄起戎,[⑬]惟衣裳在笥,[⑭]惟干戈省厥躬。[⑮]王惟戒兹,[⑯]允兹克明,[⑰]乃罔不休。[⑱]

惟治乱在庶官。[⑲]官不及私昵,[⑳]惟其能;爵罔及恶,[㉑]德惟其贤。虑善以动,动惟厥时。

有其善,[㉒]丧厥善,矜其能,[㉓]丧厥功。惟事事,[㉔]乃其有备,有备无患。

无启宠纳侮,[㉕]无耻过作非。[㉖]

惟厥攸居,[㉗]政事惟醇。[㉘]黩于祭祀,[㉙]时谓弗钦。礼烦则乱,事神则难。"

王曰:"旨哉![㉚]说。乃言惟服。[㉛]乃不良于言,[㉜]予罔闻于行。"[㉝]

说拜稽首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王忱不艰,[㉞]允协于先王成德,[㉟]惟说不言有厥咎。"[㊱]

[注释]

①命:接受王命。总:总理,统管。

②进:进谏,献策。

③明王:明君。若:顺从。

④邦:邦邑,城邦。

⑤后王:天子。君公:诸侯。

⑥承:承接,接着。大夫师长:臣。《孔疏》:"周礼立官多以师为名。师者,众所法,亦是长之义也。大夫以下分职不同,每官各有其长,故以师长言之。"

⑦逸豫:安逸享乐。

⑧乱:理。见《尚书·泰誓中》"予有乱臣十人"注。

⑨时:通"是"。宪:效法,摹仿。

⑩钦:恭敬。若:顺从。

⑪乂:治理。

⑫口,《说文》:“口,人所以言食也。”口是说话和进食的器官,这里是指说话,意思是随意发号施令。起:引起,招来。羞:羞辱。

⑬甲胄:铠甲和头盔,代表军队。戎:戎兵,战争。

⑭衣裳:指官服。笥:一种装衣物的方形竹器。

⑮干戈:武器。干:盾牌。戈:古兵器,长柄横刃,劢于殷周。省:察看。躬:身,本人。(按:“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两句互文见义,等于说“惟衣裳在笥省厥躬,惟干戈在库省厥躬”。)

⑯兹:这。指上文口、甲胄、衣裳、干戈四个方面。

⑰允:信。明:明政,使政治清明。

⑱休:美好。

⑲庶:众。

⑳及:涉及,与。昵:亲近。

㉑爵:爵位。《礼记·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之谓帝王赐给廷的爵位,即公、卿、大夫、士等。恶德:恶德之人,即丧德皆。

㉒有其善:自己认为很好。

㉓矜:自夸。

㉔事事:前一个事字,动词,从事;后一个事字,名词,事情。

㉕无:通“毋”。动词皆加毋。启:开启。宠:宠幸,宠爱。纳:入,收进。侮:轻慢。

㉖耻过:以过为耻。非:不对。

㉗攸:所。居:居止,行为举止。

㉘醇:通“纯”。纯粹:完美。

㉙黩:轻慢,不庄重。《公羊传·桓公八年》:“(祭)亟则黩,黩则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黩。”何休注:“黩,渫黩也。”渫黩:后写作“亵渎”。

㉚旨:美。《诗·小雅》:“尔酒既旨,尔殽既嘉。”郑玄:“旨嘉皆美也。”

㉛乃:你。服:信服。

㉜良:善。言:说。

㉝罔闻:听不到。行:做。

㉞忱:真诚。

㉟允:的确。协:合。成:盛。

㊱咎:过错。

[译文]

说　命（中）

[何译]

于是傅说奉命总管百官，进言于王说：

“吁嘻！明哲之王奉顺天道，建国立城，树立后、王、君、公，下有大夫、师长，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治理民众。

只有上天最聪明，所以圣主效法。所以众臣敬奉，所以众民顺从。

用口可以尝鲜，用甲胄可以作战，衣裳要收放在匣笥中，对于干戈必须慎用。王要戒备这些，用此圣明，就无有不善。

天下之治乱决定于百官。授官不能以私爱，而要看其才能。赐爵不能给邪恶者，只能授命于贤人。考虑成熟才能行动，行动必须选择时机。

自夸其善，就失去了美善。自逞其能，就不会成功。一切行事，都要有所准备，有备才能无患。

不要放纵私宠而进用坏人。不要为掩饰过错而进一步做错事。

只有与善德共居，政治才会清明。过多地祭祀，也是不敬。礼太多则乱，事事求神只会令神灵为难。”

商王说：“讲得对，傅说！我要思考你的话。如果你不进善言，我将不知该如何行动。”

说下拜而叩首说：“明白道理不难，但实践才是难！既然大王诚心不畏艰难，一心要实行先王的成德，如果我不进善言就甘受罪咎！”

说　命(下)

王曰:“来!汝说。台小子旧学于甘盘,[1] 既乃遯于荒野,[2] 入宅于河。[3] 自河徂亳,[4] 暨厥终罔显。[5]

尔惟训于朕志,[6] 若作酒醴,[7] 尔惟麴蘖;[8] 若作和羹,[9] 尔惟盐梅。[10] 尔交脩予,[11] 罔予弃[12] 予惟克迈乃训。”[13]

说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14] 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15]

惟学逊志,[16] 务时敏,厥脩乃来。允怀于兹,道积于厥躬。[17] 惟斅学半,[18] 念终始。典于学,[19] 厥德脩罔觉。[20]

监于先王成宪,[21] 其永无愆。惟说式克钦承,[22] 旁招俊乂[23] 列于庶位。”[24]

王曰:“呜呼!说,四海之内,咸仰朕德,时乃风。[25] 股肱惟人,[26] 良臣惟圣。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27] 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尧舜,其心愧耻,若挞于市。’

一夫不获,则曰时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28] 尔尚明保予,罔俾阿衡专美有商。惟后非贤不乂,惟贤非后不食。其尔克绍乃辟于先王,永绥民。”[29]

说拜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之休命。”[30]

[注释]

①台:我。甘盘:武丁时的贤臣。在《尚书·君奭》中,周公景仰殷商时的贤臣,把武丁时的甘盘,与成汤的伊尹、太甲的保衡、太戊的伊陟、祖乙的巫贤等相提并论。

②遯:“遁”的古字,逃避。

③宅:居住。《尔雅·释言》:“宅,居也。”河:黄河边。

④徂:往。

⑤暨:到,洎也。《国语·周语中》:“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韦昭注:“暨,至也。”罔:无、显,明显。

⑥于:大,远大,用作动词。《方言》:“于,大也,于,通语也。”朕:我的。志:志向,抱负。

⑦若：如果。醴：甜酒。

⑧《列子·杨朱》："聚酒千钟，积麴成封；望门百步，糟浆之气逆于人鼻。"又写作"麯"或"粬"。蘖，《玉篇》："麯也。"《礼记·礼运》："礼之于人，犹酒之有蘖也。"

⑨和：掺和。羹：用肉或菜调和五味做成的带汁的食物。

⑩梅：青梅，有酸味，可作调味品。

⑪尔交脩予，《孔传》："交，非一之义。"《孔疏》："尔交脩予，令其交更脩治己也。故以交为非一之义，言交互教之，非一事之义。"意思是你要在多方面训导我，让我修德。"脩"通"修"。

⑫罔予弃：即"罔弃予"。

⑬迈，《尔雅·释诂》："迈，行也。"

⑭乃：才。获：获得，收获。

⑮匪：通"非"。攸：所。

⑯逊：使谦逊。志：心意。

⑰躬：自身。

⑱斅，《孔传》："斅，教也。教然后知所困，是学之半。"

⑲典：从事。

⑳脩：通"修"，完善。罔觉：不觉得。自己没有感觉到。

㉑监：通"鉴"，借鉴。成宪：现成的法律。

永：长久。愆：过错。

㉒式：用，因此。承：承受，接受。

㉓旁：普遍，广泛。招：招集，求得。俊乂：有才能的人。马融说："才德过千人为俊，百人为乂。"

㉔列：排列，安排。庶：众。位：官位，职位。

㉕乃：你的。风，《孔传》："风，教也。"政教：教化。

㉖股：大腿。肱：上臂。

㉗正，《尔雅·释诂》："正，长也。"长官。保衡，《孔疏》："保衡、阿衡，俱伊尹也。《君奭》传曰：'伊尹为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作：兴起。

㉘格：通"假"，嘉美，赞美。《礼记·中庸》释文："假，嘉也。"皇，《尔雅·释诂》"大也。"

㉙绥：安抚。

㉚休：吉，美。

[译文]

说　命(下)

商王说:

"来,你傅说!

我幼时曾向甘盘从学,后来又远遁于荒野,居住在黄河边。又从黄河回到亳邑,但到最后一无所成。

现在任命你来训导我的心志。就像酿酒,你作为酵母。就像做羹,你作为调料。你来教导我,不要丢弃我,我要实行你的教诲!"

傅说说:

"大王!人必须多闻,才足以成事。必须学习古人的教训,才有成功。行事不学习古人,而可以成功,我傅说从来没听过。

只有学习可以长智。行事聪敏,才能有大德来至。永远记住这个道理,道就常积于你身上。教学相伴,有终有始,有志于学,德行会在不知不觉中不断增长。

借鉴先王的成败,就永远不会犯错。我傅说要小心敬奉大王,广招俊杰,让他们进列于高位。"

王说:"啊呀!傅说,四海之内,都已仰慕我的德教,这是你的风范。人身体不能没有股肱,有良臣才能辅佐圣君。过去先世有政长伊尹,辅佐我的先王。他曾说:我若不能使君后成为尧舜,于心愧耻,就该被鞭挞于集市。

如果天下有一人在怨望,就是我有过错。愿我的列位祖先,上告皇天。你要以聪明辅保我,不要只让一个阿衡留美名于商国。作为君后,非贤人不用,作为贤人,非君后不成事。你要使你的君后能继承先王,永远安定人民。

傅说叩首说:"我敬当颂扬天子所赐之大命!"

西伯戡黎

(序)殷始咎周,[①] 周人乘黎。[②] 祖伊恐,[③] 奔告于受,[④] 作《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⑤]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讫我殷命。格人元龟,[⑥]罔敢知吉。[⑦]

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⑧]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⑨]今我民罔弗欲丧,[⑩]曰:'天曷不降威?'[⑪]大命不挚,[⑫]今王其如台?"[⑬]

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祖伊反曰:"呜呼!乃罪多,参在上,[⑭]乃能责命于天?殷之即丧,指乃功,[⑮]不无戮于尔邦!"[⑯]

[注释]

①殷:殷商。商朝的第十代君主盘庚把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迁到殷(今河南安阳西北),因此,商也称为殷。

②乘,《孔传》:"乘,胜也。"黎,《说文》写作:"阢",殷诸侯国,在上党东北。"《汉书·地理志》"上党郡壶关"下注引应劭说:"黎,侯国也,今黎亭是。"故城在今山西黎城县,一说在长治县西南。

③祖伊:祖乙的后代,商纣王的贤臣。

④受:商纣王。《史记·殷本纪》:"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郑玄说:"纣,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爱而欲立焉,号曰受德。时人传声转作纣也。史掌书,知其本,故曰受。"

⑤西伯:周文王。《史记·周本纪》:"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文王居岐山,被封为雍州伯,南兼梁荆,岐山在西,因此称西伯。戡:战胜,平定。

⑥格人:能知天地吉凶的至人、贤人。《孔疏》:"格训为至。至人谓至道之人,有所误解者也。至人以人事观殷。"元龟:大龟。马融说:"元龟,大龟也,长尺二寸。"上古用龟甲占卜,认为龟愈大愈灵验。

⑦罔敢:不能。知:觉察。

⑧淫戏:纵酒好色过度。《史记·殷本纪》:"(纣)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用:相当于"以"。自

绝,《孔疏》:“纣既自绝于先王,亦自绝于天。”

⑨迪:遵循。率典:常法。《尚书集注音疏》:“王犹不度知天性,不遵循典法,言春昏乱。”

⑩罔弗欲丧:意思是没有谁不希望纣灭亡。

⑪曷:何,为什么。降威:显威灵,给予惩罚。意思同《尚书·汤誓》:“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

⑫何按:大、天古字可通用。大命即天命。挚:执也,把握,不执即失去。《尚书正读》:“挚可训臻,亦可为再也。大命不南非,犹言天命不掌也。”

⑬如台(读移):如何。台、何古音通。

⑭参:懒惰懈怠。《鸣沙石室遗书》中《尚书》此句作:“厽”,《汉简·古文四声韵》作“絫”。“厽”是“絫”的古字。“絫”当读作“累”。《说文解字注》:“儽,垂貌。从人,絫声。一曰懒懈。”(见《尚书易解》)。何按:参,陈也,显昭曰陈;乃,何也。

⑮指乃功:指示你的政事。乃:你的。功:功业、事业。

⑯戮(路):通“勠”,合力,并力。(见《尚书易解》)

[译文]

西伯戡黎 *

[题解]

西伯周文王攻占殷商的属国黎国以后，纣王臣祖伊禀报商纣王。商纣王却不认为值得重视。于是史官记录下祖伊的这篇谏言，即《西伯戡黎》。

[何译]

(序)殷国得罪了周国，周人伐灭了黎邑。祖伊感到恐惧，急忙来报告纣王。作《西伯戡黎》。

西伯攻陷了黎邑，祖伊恐惧，奔来报告商王说：

“天子！天要断绝我殷国之天命。哲人、占龟，都认为大不吉祥。

并非先王不福佑我们这些后代，是君王正在放纵淫戏而自我毁灭。所以天要抛弃我们，不让我们康宁。

不考虑天意，就不配主持祭典。现在我们的子民们已没有人不希望国家灭亡。说，‘天为何还还不降示威罚呵！大命将丧失，现在君王怎么办呵？’

商王说：“啊哈！难道我的存在还不能证明是享有天命？”

祖伊反驳说：“啊呀！您的罪过已太多，都已陈布于上天。您还能希望受命于上天吗？殷国即将丧亡！但愿惩罚止于您自身，不要祸及你的全体城邦吧！”

---

* 殷商有两个重要属国，一曰崇(重)，一曰黎。重、黎世典天官。有崇伯鲧，即共工，是崇国之祖，夏人其后也。西伯即文王。文王克黎后，被纣所拘，或说死于羑里。或说为诸侯所救，或说为周人赂释。

高宗肜日

［考释］

高宗肜日，即：(1)祭祀高宗之正日(杨树达)。(2)祭祀高宗祭而复祭之日。《尚书大传》引孔子曰：吾于高宗肜日见德之有极之疾也。

《礼·丧服·四制》说："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贤王也。继世即位而慈良于丧，当此之时，殷衰而复兴，礼废而复起，故善之。善之，故载之书而高之，故谓之高宗。"《说苑·君道》也说："高宗者武丁也。"所有这些材料足以说明高宗为武丁宗庙之号。

《既济》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孔疏》即据上述周代至汉代资料注明："高宗者，殷王武丁之号地。"这不会是周人的凭空编造，显然是承殷人纪实的资料。甲骨文中有不少武丁伐鬼方的卜辞纪事，足证《周易》所记之不误。如果没有殷代原始资料为根据，必不能称之确凿如此。因此，可以确信高宗即武丁。

高宗武丁为商代一位有名的贤王，《楚语》谓武丁求贤，得傅说升以为公，又称武丁"神明"、"圣睿"。《晏子春秋·内篇·谏上》将武丁与汤、太甲、祖乙并称为"天下盛君"。上引《丧服四制》亦作了很好称誉，《殷本纪》也说："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可知他确是汤以下几位名王之一。他是商汤第11世孙，盘庚弟小乙的儿子，商王朝第23位国王，在位时间约当公元前1300年左右。甲骨文中反映武丁的文治武功都是很出色的，自盘庚迁殷以后，他是在商代后期273年的首都里表现得最有作为的一个国王。我们看殷墟甲骨，虽然说所包含时代从盘庚迁殷开始到殷纣王末年，但实际是从武丁时代开始的甲骨为大宗，它成了留给后代的无比丰富无比珍贵的商史资料，就说明了他文治武功之盛。文献中的《商书》第一篇《汤誓》留下了开国之君商汤的重要史料，第二篇《盘庚》留下了奠都于殷的这位名君盘庚的重要史料，第三篇《高宗肜日》则留下了高宗武丁的重要史料，反映了高宗武丁在商史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他与汤、盘庚这样的"盛君"并称着。

至于"高宗肜日"是什么意思？历代注疏家作了不少解释，也发生过不少分歧的看法，有待清理一下。

先说"肜日"。《释文》："肜，音融。"《诗·丝衣·笺》作"融"，彼《释文》云："《尚书》作肜"。钱大昕《潜研堂集》云："《说文》舟部有肜字，……即《高宗肜日》之肜。"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云："肜即肜字，从舟隶省。"《隶释》载《李仲曾造桥碑》舟字作自，与月形近。而汉代漆器铭文之肜字习见，皆从月。《玉篇》"舟字注云今或从舟者作月，同。"并举俞、肜二字皆从舟者作月之

例,而《晋书音义》云:“肜,本或作肜。”按甲骨文中有作为祭名的“彡”字,后代或加舟,或加月,或加丹,都是“彡”的繁文或异写,总之其字体本作彡。

《尔雅·释天》:“绎、又祭也。周曰绎,商曰肜,夏曰复胙,祭名。”孙炎《尔雅音义》云:“肜日,相寻不绝之意也”(《邢疏》引)。郭璞《尔雅·注》云:“祭之明日寻绎复祭。”故伪《孔传》云:“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周曰绎。”蔡沈《书集传》所释同。按《春秋·宣八年》:“辛巳,有事于太庙。”“壬午,犹绎。”《公羊传》:“绎者何?祭之明晶也。”何休,公羊解诂云,“礼,绎继昨日事,但不灌地绎神尔。天子、诸侯曰绎大夫曰宾尸,士曰宴尸,吉事之杀也,必绎者,尸属昨日配先祖食,不忍辄忘,故因以复祭”。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释肜日》云:“按,如何说,绎祭不灌地降神,意主宾尸,既是宾尸,自非正祭,故徐彦《疏》云:‘绎在正祭之后,祭尊于绎’。是其说也。古人既视肜,绎为一事,说绎如此,肜义可知”。

(序)高宗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雊,[①] 祖己训诸王,[②] 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训”。

高宗肜日,[③] 越有雊雉。[④] 祖己曰:“惟先格王,[⑤] 正厥事。”[⑥] 乃训于王。曰:“惟天监下民,典厥义。[⑦] 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绝命。民有不若德,[⑧] 不听罪,天既孚![⑨] 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呜呼!王司敬民,[⑩] 罔非天胤,[⑪]典祀,无丰于昵。”[⑫]

［注释］

①雊:即叫。句、叫音通语转。雉:野鸡。

②祖己:祖庚的贤臣。

③肜(róng):殷商时祭名。祭之明日又祭曰肜。《尔雅·释天》:“绎,又祭也。周曰绎,商曰肜,夏曰复胙。”杨树达说:殷代祭先王仪式,分为二日之祭。第一日曰“豫(预)祭”,第二日曰“正祭”,正祭称“肜日之祭”,即“肜日”、肜祭之日。肜:殷商时的祭名,祭祀后的第二天再举行祭礼。

④越:遇。

⑤格:宽解。《汉书·五行志》、《孔光传》都引作“假”,假是宽假的意思。《史记·殷本纪》引作“王勿忧,先修政事”。孙星衍说:“史公云王勿忧者,疑释假王为宽假王心。”

⑥正:纠正。事,《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从本文最后“典祀无丰于昵”看,这里的“事”,应该是指祭祀。

⑦典:通“腆”、善。《礼记·郊特牲》:“币必诚,辞无不腆。”郑玄说:“腆,善也。”(见《尚书易解》。)

⑧若,《尔雅·释诂》:“善也。”《汉书·礼乐志》:“神若宥之。”《汉书·韦玄成传》:“钦若稽

古。”集注说:“若,善也。”若:仁。

⑨孚:《史记·殷本纪》作“附”。《汉石经》、《汉书·孔光传》都作“付”。交付:给予的意思。

⑩王:殷商先王。司:《史记·殷本纪》作“嗣”、继承。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王司者,言王嗣位也。”

⑪胤:即裔,后代。《史记·殷本纪》作“继”。

⑫典:政也,主持。昵:亲近。马融说:“昵,考也。谓祢(读你)庙也。”父亲死后在宗庙中立神主叫做祢。《周礼·春官·甸祝》:“舍奠于祖庙,祢亦如之。”郑玄说:“祢,父庙。”

［译文］

高宗肜日

［题解］

高宗：殷商第二十三代君主武丁。肜日：肜祭之日。据《书序》和《史记·殷本纪》说高宗武丁祭成汤，有野鸡飞到祭器上鸣叫，武丁恐惧，于是他的贤臣祖己作《高宗肜日》。

近人根据甲骨卜辞的记载，认为肜日之上的人名，是被祭祀的祖先，而不是主持祭祀的人。那么，《高宗肜日》应该是后人祭高宗，不是高宗祭成汤。

本文可能是武丁死后，他的儿子祖庚继承帝位，在肜祭武丁时，祖己训导祖庚的记录。

（序）高宗祭祀成汤，有雉鸟飞来立在祭鼎之耳而鸣叫。于是祖己教训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训》。

以肜祭祀高宗武丁之日，飞来一只野鸡鸣叫。

老臣祖己说：这是先祖报告君王，要预兆某些事。于是训导祖庚说：

“上天在看视着万民，显示某些意义。

人之寿命有长有短，并不是天要人夭折，而是其所作所为导致丧命。众民有不顺于德，不停止犯罪，天就降下处罚，从而纠正其德行。说这一切都是他自己招来的。

吁嘻！君王之所以能在位治理众民，其实都是天之所授。主持重大祭祀，宁可不丰盛但必须具有诚意呵！”

微 子

殷既错天命,[①] 微子作诰父师、少师。[②]

微子若曰:[③]"父师、少师!殷其弗或,乱正四方。[④] 我祖底遂陈于上,[⑤] 我用沈酗于酒,[⑥] 用乱败厥德于下。[⑦]

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⑧] 卿士师师非度。[⑨] 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小民方兴,[⑩]相为敌仇。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殷遂丧,越至于今!"

曰:"父师、少师,我其发出狂?[⑪] 吾家耄逊于荒?[⑫] 今尔无指,告予颠隮,[⑬] 若之何其?"

父师若曰:"王子![⑭]天毒降灾荒殷邦,[⑮]方兴沈酗于酒,乃罔畏畏,[⑯]咈其耇长,旧有位人。[⑰]

今殷民乃攘窃神祇之牺,牷牲用以容[⑱] 将食无灾。[⑲]

降监殷民,[⑳] 用乂仇敛,[㉑] 召敌仇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诏。"[㉒]

"商今其有灾,我兴受其败;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㉓] 诏王子出迪。[㉔] 我旧云刻子。[㉕] 王子弗出,我乃颠隮。自靖,[㉖] 人自献于先王,我不顾行遁。"[㉗]

[注释]

①错,马融说:"废也。"天命:指天赋予人的权力和职责。

②父师、少师:官名。

③若:这样。

④其:岂。或:克。《文侯之命》"罔或耆寿",《汉书·成帝纪》诏引作"罔克耆寿",证明"或"可通"克"。乱,《尔雅·释诂》:"乱,治也。"《史记·宋微子世家》写作"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

⑤我祖,马融说:"我祖,汤也。"底,定。《舜典》:"乃言底可绩。"马融说:"底,定也。"我祖,观融说:"我祖,汤也。"底:致。遂:功成曰遂。陈:陈列。上:指过去。遂:成,谓功业遂也。陈:陈列。

⑥我:我君指纣。《尚书易解》:"我,指纣。"《史记·宋微子世家》作"纣沈湎于酒"。用:因为,

由于。沈，王引之说："沈之言淫也。沈酗：犹淫酗也。"酗，喝醉后撒酒疯。

⑦用：因此。乱：淫乱。厥德：成汤之德。下，马融曰："下，下世也。"

⑧小：小人、老百姓。大：大人、大臣。草：读为钞声近假借，《广雅·释诂》："冠钞也"》又《尔雅·释言》："钞，掠也。"奸宄：犯法作乱。

⑨师师：众长。前一个"师"，众多。后一个师，官长。度：法度。

⑩方：并。《仪礼·乡射礼》："不方足。"郑玄说："方犹并也。"兴：兴起。

⑪我其发出狂，《史记·宋微子世家》作"我其发出往"。郑玄说："发，起也。纣祸败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孙诒让说："此狂当从郑读为往，发疑当读为废。言我其废弃而出亡也。"

⑫家：住在家中的意思。耄：年老。逊：逃遁。荒：荒野。

⑬指：同旨，意即主意，想法或打算。颠：颠覆。隮：坠落。

《史记·宋微子世家》："子度纣终不可谏，欲在之。及去，未能自决，乃问于太师、少师……"

⑭王子：指微子。微子启是帝乙的长子。

⑮毒：《史记·宋微子世家》作"笃"。深、厚：大也。荒：《史记·宋微子世家》作"亡"。

⑯畏畏：畏天威。《礼记·表记》引《甫刑》"德威惟威"，郑玄说："德所威则人皆畏之。"这是以威为畏。郑玄注《考工记》又说："故《书》畏作威。"古代"畏"、"威"通用。

⑰咈，《说文》："违也。"耇：年老。

孙星衍说："似谓不听比干之谏。比干，纣之诸文，故云长老。"

⑱攘：偷。窃：偷盗。牺：毛色纯一的牲畜。牷：体格健全的牲畜。牲：猪牛羊。容，《尚书今古文注疏》："容，隐也。"

⑲将：养。《诗·小雅·四牡》："王事靡盐，不遑将父。"《毛传》："将，养也。"无灾：无罪。

⑳降：下。监：监视。

㉑乂：同"刈"、杀。雠：马融本作"稠"、多。敛：赋敛。

㉒瘠：病。这里指受害的人。诏：告。

㉓臣仆：古代战胜者把被征服者当做臣仆。臣仆就是奴隶。

㉔迪，《尚书今古文注疏》："迪者，行也。字从由，行也。"

㉕旧：舅也。(《释名·释亲》)。云读为余，存也。刻子：焦循《尚书补疏》和孙诒让《尚书骈枝》都认为刻字就是箕子。

㉖靖：谋划，打算。

㉗顾：顾念。遯：逃亡。

[译文]

微　子

[题解]

微子名启。微是封号，子是爵位。微子是帝乙长子，纣同母庶兄。据《吕氏春秋》，微启之母生启时不是帝乙的正妃，因此微子不是嫡子，而属于“庶子”。虽然纣年小于启，但却是嫡出，故继承了帝位。

据《史记·殷本纪》和《宋微子世家》：纣继承帝位后，淫乱不止。微子屡次劝诫纣，纣不听。于是太师屡次劝微子出走。

[何译]

(序)殷国已失去天命。微子作诰，告父师、少师。

微子言说：

“父师、少师！殷已不成其国家，动乱正在起于四方。我祖社遂仍供陈于先祖，但我(君)只知道沉醉酗酒，乱德败德于下民。

现在殷国小人、大人无不抄掠盗窃作为奸宄，连卿士、师、吏皆不遵法度。一切罪人，没有办法捕获。小民都起来造反，与我们做敌寇。现在殷国即将沦丧，好像面临大河洪水，想济渡却已找不到舟桥。殷国就要丧亡，恐怕就在今日！”

又说：“父师、少师，我们莫非要发疯？我们家园莫非要成为荒野？现在你们有没有主意？告诉我有什么计策？像这样可怎么办？”

父师答说：“王子！上天要降大灾难灭亡殷邦，国人沉湎于酗酒，竟无人畏惧天威。也没有人肯听信长老、舅伯的规诫！

现在殷国人竟连敬神献祭的全牛都敢偷抢，用以自奉，认为吃掉祭品也不会受灾。

所以上天降灾于殷国，要用周人的杀罚来惩罚这些疯人。如果继续不断招来寇仇，诸罪报于一日，那就众灾皆至无可求告！”

“现在商国面临大灾难，我们正在共同承受其败困。商国即将沦丧，我们不再能作其臣仆。请王子出逃吧！舅伯这可保留下箕子。如果王子不肯走，我们只能一起毁灭！我们请求！让我们为先王牺牲，我们不愿意逃遁呵！”

周 书

周祖后稷，即稷后。周人姬姓，姬从稷也。后稷，名弃。又，姬乃黄帝之姓。上古至少有三系黄帝。一为周人所祖黄帝；一为商祖契黄帝，封于北燕蓟邑（今北京）者；一为有虞舜所宗黄帝（陈姓，田氏其后也）。

周人之父系从姬为姓，称“黄帝”之后。但周之母族是有邰氏，曰姜嫄，姜嫄从嫁帝喾。

据此，周人如从母系，则乃炎帝（神农）之后，炎帝牛首人身，以神牛为图腾。姜、羌乃同源字之分化，皆为羌人之名。女性曰姜，男性曰羌。周族母祖姜原，实际是羌戎，原是西戎游牧族。羌族或称犛族。“斄”——“犛”，即牦牛之族。周人母系是炎帝、神农之后，其起源地在远方西域，后裔游牧于汉水、渭水之间。其始建城地在陕西扶风之周原。其男姓始祖名弃，因其发现了“稷”（小米）的种植技术而被尊为农神——“后稷”。“后稷”之义实际就是稷后、稷神，亦即农神或“神农”。

《周本纪》谓：“姜嫄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这个传说表明姜嫄与帝喾实际是野合而受孕。其生子后，“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嫄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因此此子名曰“弃”。

邰，《史记正义》谓与斄 / 犛通。[①]《说文》：“斄，强曲毛，可以著起衣。”“犛，西南夷长髦牛也。”则斄是牛鬃，犛是牦牛。邰，“炎帝之后，姜姓，封邰，周弃外（母）家。”（《说文》）《集解》引徐广：“今斄乡在扶风。”《正义》引《括地志》：“故斄城一名武功城，在雍州武功县西南，古邰国，后稷所封（邦）也。有后稷及姜原祠。”

孟子：“文王生于歧周，卒于毕郢。”（马融云：“毕，文王基地。”）

孟子：“文王之治歧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

---

①邰、斄无相通之理。邰，姬也。女喜曰姬，古音近怡。邰从怡音。姬姓之斄族，故居地称邰也。又，斄亦作莱。《春秋》山东有莱夷所，即东进姜戎之后也。

姜，古有京、凉之音，在来母，与黎相通。斄者，莱也。山东半岛古有“莱夷”，亦应羌人之后。

《周书》是周人的政治典籍,孔子采录收入《尚书》者。周人的其他政治典籍尚有存于战国者,被儒家学者汇编成为《逸周书》。

周立国后一大变革是建立父权传嫡的宗法体系。嫡长子继位的正式确立是在周初成王时代。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的基础,宗法制产生于西周。

所谓宗法制,是周人创造的将宗族结构中的血缘统属关系与政权结构中尊卑上下关系相结合的一种制度,自天子以下各级贵族,仅嫡长子得确立为宗子,他相对于诸孽庶来说是为大宗,诸孽庶即为小宗,同时在政治地位上相应地归于下一级贵族。由于嫡长子只有一个,这就从宗族血缘关系上保障了各级贵族的政治地位不致受到诸下级贵族,即诸孽庶之子的僭越。

这种政治地位是世袭的,"百世不迁"。如此,便构成了周天子及其同姓诸侯、卿大夫、士之间法定不移的等级名分制度。"故先王立法:立天子,不使庶孽疑焉。疑则生争,争生乱。是故诸侯失位则天下乱,大夫无等则朝廷乱,妻妾不分则家室乱,嫡庶无别则宗室乱。"①

①《吕氏春秋·慎势》。

泰誓

《泰誓》,当为《大誓》。《汉书律历志》云:"《书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纣,《大誓》。八百诸侯会。'"

原据《史记》,本篇中"还师归"以上为太公作。"十一年"以下为武王作。此篇在伏生二十九篇中。

《史记儒林传》、《汉书艺文志》俱云伏生壁藏书,得二十九篇,包括《大誓》。但《大誓》之文见于《尚书大传》及《史记周本纪》、《齐世家》,娄敬、董仲舒、终军等皆引之,则不似武帝末始得于民间者。

《书序》疏引《别录》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书于壁内者,献之,与博士使读说之,数月,皆起传以教人。"

又引《后汉书》献帝建安十四年黄门侍郎房宏等说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内女子有坏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论衡正说篇》云"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

《书》疏又云:"《史》、《汉书》皆云伏生得二十九篇,则司马迁时已得《泰誓》,以并归于伏生,不得云宣帝时始出也。或者尔时重得之,故于后亦据而言之。"

案:王充既称宣帝时得《泰誓》三篇,则合二十八篇,不止二十九,而云"二十九篇始定",盖今文以三篇连属为一,每篇空一字,如《熹平石经盘庚》之式也。《艺文志》云:"《经》二十九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

今以《史记》比照,《大传》及唐时所称今文《泰誓》又有较多之文,盖史公用经文,略有删定,故杖钺、把旄及苍兕之语,互见于《齐世家》,不复载于《周本纪》也。

泰 誓(上)

[惟十有一年,[1]武王伐殷。一月戊午,[2]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3]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4]明听誓。[5]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6]亶聪明,[7]作元后,[8]元后作民父母。

今商王受,[9]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沈湎冒色,[10]敢行暴虐,罪人以族,[11]官人以世。[12]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13]以残害于尔万姓。[14]焚炙忠良,[15]刳剔孕妇,[16]皇天震怒,命我文考,[17]肃将天威,[18]大勋未集。[19]

肆予小子发,[20]以尔友邦冢君,观政于商。[21]惟受罔有悛心,[22]乃夷居,[23]弗事上帝神祇,遗厥先宗庙弗祀。[24]牺牲粢盛,[25]既于凶盗。[26]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惩其侮。[27]

天佑下民。[28]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29]宠绥四方。[30]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31]

同力,度德;同德,度义。[32]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商罪贯盈,[33]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34]

予小子夙夜祗惧,[35]受命文考,[36]类于上帝,[37]宜于冢土,[38]以尔有众,[39]厎天之罚。[40]

天矜于民![41]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尔尚弼予一人,[42]永清四海,时哉,弗可失!"[43]

[注释]

①十有一年,指周文王十一年伐殷会盟邦军观兵事。《孔传》:"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毕,观兵孟津,以卜诸侯伐纣之尽,诸侯佥同,乃退,以示弱。"按:武王即位不改元,续文王受命年,表示继成父业。据《史记·周本纪》张守节《正义》:"九年,武王上祭于毕"。

②关于武王伐殷年代,古史(汉代)有十一年及十三年二说。一月戊午,《孔传》:"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尚书正读》:"《志》(指《汉书·律历志》)以伐殷观兵为十一年事。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为十三年事,似《书序》'一月'上当有'十三年'三字。"

③孟津:黄河古渡口名,在今河南省孟津县。会:会合。

④友邦,《说文》:“同志为友。”甲金文友像二手相拉形,助也。心连心曰同志,手连手曰相友。相助曰友,同盟邦国曰友邦。周与多友邦“友”的关系,表明周王实际是一个邦国联盟的首领,而不是帝王。《孔疏》:“同志为友,天子友诸侯,亲之也。《牧誓》传曰:“言志同灭纣。”冢君:冢,宗也。宗:主也。指诸侯。越:与。御事:即后之御史。御:用也。庶士:庶,诸、众。王樵说:“即本国三卿、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

⑤明:谧也,肃静。明听:肃静细听。《蔡传》:“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听之审也。”誓:志也,决心曰志。。

⑥催:萃也,赋予。《礼记·礼运》:“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皆也。”

⑦亶(音胆):特也。

⑧元后:大君。

⑨受:商纣王名。

⑩沈湎冒色:指纣王与妲姬事。沈:沉。湎:免。冒:美也。冒色:美色。

⑪罪:鱼网曰罪。罪:聚也,罗织。《孔传》:“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

⑫官人以世:官,逭也,捆缚入官曰“官人”。世,父子相继为世。《周礼·秋官·大行人》:“世相朝也。”郑玄说:“父死子立曰世。”

⑬惟:以,为了。台榭(谢),建在高土台上的敞屋。《孔疏》引李巡说:“台,积土为之,所以观望也。台上有屋谓之榭。”陂池,人工池塘。侈服,华丽的服饰。《孔传》:“侈谓服饰过制,言匮民财力为奢丽。”

⑭万姓:即百姓。万:百,皆指多也。姓:母族。

⑮焚炙(音治):焚烧。当指炮(咆)烙(格)的酷刑。《史记·殷本纪》:“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列女传》:“膏铜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辄堕炭中,妲己笑,名曰炮格之刑。”

⑯刳(音枯):剖开身体。剔(踢):分解骨肉,把肉从骨头上刮下来。

⑰文考:考,父也。指文王。

⑱肃:敬。将:行。天威:上天的惩罚。

⑲勋:功业。集:成就,成功。

⑳肆:俟,等待。发:武王名。

㉑观政:观察政事。《蔡传》:“观政,犹伊尹所谓万夫之长,可以观政。八百诸侯,背商归周,则商政可知。”

㉒悛(音圈):改过,悔改。夷:已。

㉓夷居:傲慢无礼。《荀子·修身》:“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固僻违,庸众而野。”杨倞:“夷,倨也。”

㉔遗:废弃。厥:其,他的。

㉕牺牲:古时祭祀用牲的通称,色纯为牺,体全为牲。粢(咨)盛(成):盛在祭器中的黍稷。

㉖既予:给予。

㉗惩:改正。侮:误,错误。

㉘佑:爱。

㉙克:能够。相:辅佐。

㉚宠:这里的意思是爱护,保护。绥:安定。

㉛曷:何。越,《孔传》:"远也"。何按:越,违越,违背。厥志:指上天的意志。

㉜度:度量。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孔传》:"力钧则有德者胜,德钧则秉义者强,揆度优劣,胜负可见。"

㉝贯:串。盈:满。贯盈:意思是成串,数不胜数。

㉞厥罪惟钧:那罪和纣的罪相等。

㉟夙(肃):早。祗(支):敬。

㊱受命文考,《蔡传》:"言受命文考者,以伐纣之举,天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禀文王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已。"

㊲类,《说文》:"以事类祭天神也。"古代作为因特别事故祭天的名称,与定时的郊祭不同。

㊳宜,《蔡传》:"祭社曰宜。"《尔雅·释天》:"起大事,动大众,必先有事乎社而后出,谓之宜。"冢(肿)土:就是宗社。公社曰宗社。一邦族的祭所。《诗·大雅·绵》:"乃立冢土。"《毛传》:"冢,大:冢土,大社也。"

㊴以:率。有:所有。

㊵底:给予。

㊶矜:近,亲近。

㊷弼:辅佐。予一人:武王自指。

㊸永清四海,陈经说:"四海本清,纣汙浊之。伯夷大公所以避之以待天下之清也。去纣而除其秽恶则清其源而天下清矣。"

[译文]

泰　誓(上)

[题解]

“泰誓”是周武王伐商的誓师词。泰,《史记》作“太”,《国语》作“大”。泰、太、大古音近义通。泰誓,即大誓也。

《史记·周本纪》:“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曰:‘孳孳无怠!’武王乃作《太誓》。”

《泰誓》是《尚书》中非常有名的篇章,在先秦书中即多见征引。如《墨子·非命》引《书·泰誓》:

“天有显德,其行甚章,为鉴不远,在彼殷王,谓人有命,谓敬不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祝降其丧。”

《孟子·腾文公》引“泰誓”:

“我武惟扬,侵子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

[何译]

(序)文王十一年,武王讨伐殷国。一月戊午日,军队渡过黄河孟津渡,发布“泰誓”三篇。

在十三年之春,各军大集会于孟津。武王说:

“喂!我的友邦诸君与我执事诸将士们,静听我的誓告。

全靠天地、万物与我们的父母,造育了人成为万物之灵。让人中最聪明者,担任‘元后’,元后才能成为万民的父母。

而现在的商王纣,不敬奉上天,致使天降灾害于下民。他终日沉湎于美色,行为暴虐,得罪他就被杀人灭族,后人世代沦为奴隶。

他大建宫室、台榭、山池、车驾,而残害万方百姓。忠良之臣被其焚烙,怀孕妇女被其剖腹,皇天为之震怒!所以上天降命于我故文王父考,敬奉天威,可惜大功未能完成。

所以我小子发,今天与你们各位友邦诸君,现在一起来讨论商朝的政治。这个纣

至今仍没有畏惧之心，终日晏卧，不奉事上帝神祇，抛弃其先王宗庙不祭祀。以至听任献神之牲米，被人盗取。反而还说：‘我有民心也有天命。’不肯改正错误！

上天爱他的人民，为之立君，立祭师，是让他们敬奉上帝，静护四方。岂能让如此有罪而得不到惩罚，我怎敢违背天意呢？

力量相等，就比度政德。政德均等，就比度道义。纣虽然有百万臣民，但人人怀有异心。我虽只有三千臣民，但我们只有同一条心！

商王的罪恶已满盈，上天命我们去诛伐它！如果我们不顺承天意，天就会降罪罚处我们！

小子我日夜畏惧！我受命于父亲文王，奉祭上帝，奉祭宗社！我要率领你们大众，去执行上天的刑罚！

上天正在注视着我们！凡民心所希望的，天意必会顺从之。你们要辅佐我这个人，澄清四海，时机已经降临，不可错失啊！”

泰　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1]群后以师毕会。[2]

王乃徇师而誓曰：[3]“呜呼！西土有众，[4]咸听朕言。[5]

我闻吉人为善，[6]惟日不足。[7]凶人为不善，亦惟日不足。

今商王受，力行无度，[8]播弃犁老，[9]昵比罪人，[10]淫酗肆虐。[11]臣下化之，[12]朋家作仇。[13]胁权相灭，[14]无辜吁天，[15]秽德彰闻。[16]

惟天惠民，[17]惟辟奉天。[18]有夏桀弗克若天，[19]流毒下国。[20]天乃佑命成汤，[21]降黜夏命。[22]

惟受罪浮于桀。[23]剥丧元良，[24]贼虐谏辅。[25]谓己有天命，谓敬不足行，[26]谓祭无益，谓暴无伤。[27]厥监惟不远，[28]在彼夏王。[29]

天其以予乂民？[30]朕梦协朕卜，[31]袭于休祥，[32]戎商必克。[33]

受有亿兆夷人，[34]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35]

虽有周亲，[36]不如仁人。[37]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38]在予一人。[39]今朕必往。[40]

我武惟扬，[41]侵于之疆，[42]取彼凶残。[43]我伐用张，[44]于汤有光。[45]

勖哉，[46]夫子！[47]罔或无畏，[48]宁执非敌。[49]百姓懔懔，[50]若崩厥角。[51]

呜呼！乃一德一心，[52]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注释］

①次：停留、驻扎。《孔传》：“次，止也。”河朔：黄河北岸。

②后：君。群后：指众诸侯。毕：都。

③徇：巡视。《孔传》：“徇，循也。”《字诂》：“循，巡也。”《汉书·东方朔传》注：“循，行视也。”

④有：图。西土有众：指西方各国的官员。周国王都丰、镐，其地在西方，跟从武王渡河伐商的都是西方诸侯，所以称西土有众。

⑤咸：悉，全，都。朕：我。

⑥吉人：善良的人。

⑦惟日不足，《蔡传》：“言终日为之而犹为不足也。”

⑧受:即纣。力:厉也。厉行:恶行。度:量也。无度:没有止境。

⑨播(簸):遍。《孔疏》:"《传》以'播'为'布'。布者:遍也。"何按:播借作鄱:播弃,鄱弃也。言遍弃之,不礼敬也。"犁老:老人。古本犁作黎。

《经义述闻》:"黎老者,耆(其)老也,古字黎与耆通。"之谓箕子、比干。

⑩昵(溺):亲近。比:庇也,亲近。昵、比二词同义。

⑪淫:过度,过分。酗:沈溺在酒中。肆:放纵。虐:恶行。

⑫化:古音读匕。避也:躲避。

臣下化之,《孔疏》:"臣下化而为之,由纣恶而臣亦恶。言君臣之罪同也。"

⑬朋家:指亲家,亲朋。仇:仇敌。

⑭胁:挟持。《释名·释形体》:"胁,挟也。"权:权力。胁权相灭,《孔传》:"胁上权命以相诛灭。"

⑮无辜:指无罪的人。吁(裕):呼。吁天:呼天诉苦。

⑯秽(汇):秽恶。彰:显著、显明。闻:传布。

⑰惠:爱。

⑱辟:君。奉:奉承。

⑲克:能够。若:顺从。

⑳流毒:传布毒害,犹言传播灾祸。

㉑佑:佑助。

㉒黜(触):废除、废止。命:福命,指国运。

㉓浮,何按:浮读若仿、法,效法。《孔疏》:"物在水上谓浮。浮者,高之意,故为过也。桀罪已大,纣又过之。言纣恶之甚,故下句说其过桀之状。"

㉔剥,《孔传》:"伤害也。"丧,迫使离开国土。《蔡传》:"丧,去也,古者去国为丧。"元:大。良:善。元良:指微子。《史记·殷本纪》:"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

㉕贼:杀害。虐:残暴。谏:直言规劝。辅:辅臣。《尚书大传》:"古者天子必有四邻: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谏辅:指比干。《史记·殷本纪》记载:比干"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

㉖足:值得。

㉗伤:妨碍。

㉘监:通鉴,镜子。《新书·胎教》:"明监所以照形也。"一说儆戒、教训。

㉙左:察。见《书·舜典》:"在璇玑玉衡"的孔安国注。

㉚以:使用。乂(义):通治。

㉛朕:占。朕梦:占梦。协:和。朕卜:即贞卜。

㉜袭:赐。于:予。休祥:喜兆。

㉝戎:征伐。克:胜。

㉞亿:古量词,百万曰亿。《孔疏》:“《传》,训‘夷’为‘平’,平人为凡人,言其智虑齐,识见同。”谬不可通。夷:依也,依附。

㉟乱,《尔雅·释诂》:“治也。”乱臣,指治国大臣。何按:乱可读作良,乱臣即良臣也。十人,指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邑姜。见《孔传》、《蔡传》。

㊱周:族。周亲:亲族。

㊲仁人:仁爱有德的人,这里指上文“乱臣”。

㊳《广韵》:“过,责也。”

㊴予一人:武王自指。在予一人,王安石说:“盖以其身任天下之责,不如是不足以为天吏也。”

㊵今朕必往:现在我必去伐商。《蔡传》:“言天之视听皆自乎民,今民皆有责于我,谓我不正商罪。以民心而察天意,则我之伐商断必往矣。”

㊶武:武力。扬:发扬。惟:必也。

㊷侵:人。于:弗殷,殷商。

㊸取:擒取。凶残:凶残的人,指纣王。

㊹用:戎。张:长,首也。戎长:指纣。

㊺光:光辉。

㊻勖(序):勉,努力。

㊼夫子,《孔传》:“夫子谓将士。”

㊽罔:通往。无:不、无畏。

㊾非敌:无敌。

㊿懔懔:恐惧的样子。

51若:好像。崩:崩下。角:额角,指头。厥角:叩头。

《汉书·诸侯王表》:“厥角稽首。”应劭说:“厥者,顿也。角者,额角也。”若崩厥角,当为厥角若崩,叩头好像山崩。见愈樾《古书疑义举例·倒句例》。

52一德一心:一德,指同谋救民;一心,指同心诛暴。

［译文］

泰　誓（中）

［何译］

于戊午日，周王军队渡过黄河。各部诸侯的军队会师，武王巡视全军后又发布誓词说：

“吁嘻！西来的全体战士们！都静听我讲话。

我听说吉祥的人行善事，只恐行善之日不多。凶恶的人为恶事，也只怕作恶之日不足。现在那商王纣，他专干坏事没止度。摒弃元老，亲近坏人。沉浸在酒醉的迷狂中胡作非为！臣下都躲避他，亲戚都与他为敌，倚仗权力乱杀人，无辜者呼天鸣冤，其罪恶无人不知。

上天是热爱人民的。做君主必须敬奉上天。前代的夏桀不肯敬依上天，流毒下民，于是上天就降命于商汤，解除夏国的天命。

现今这纣一切效法于夏桀。他驱逐了良臣，残害辅佐的忠臣。他认为自己享有天命，不必敬奉上天，不必祭祀，认为暴行不会受到惩罚。殊不知他的鉴戒并不远，就在夏末世之君王身上！

上天是否会保佑我们？我占过梦兆又作占卜，天赐吉祥，讨伐商人必获成功！

纣虽然有百万依附者，但对他离心离德。我只有良臣十人，他们与我同心同德。

虽有至亲，不如爱人！因为天听自我人民而听，天视自我人民而视！若百姓有过错，责任只在我一个。

现在我决心进军！

我们要耀武扬威，攻进商国的疆界。抓住那个凶贼头子！我要处罚那个戎首，让商汤之业绩重振光芒！

努力吧！武士们，只顾向前不要畏惧！我们是无敌的！敌人的“百姓”已经在发抖了，你们要让他们向我们叩头！

吁嘻！让我们同心同德，取得伟大的成功，扬威于后世！

泰誓(下)

时厥明,[1] 王乃大巡六师,[2] 明誓众士。[3]

王曰:"呜呼,我西土君子!

天有显道,[4] 厥类惟彰。[5]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6] 荒怠弗敬。[7] 自绝于天。[8]

结怨于民。斫朝涉之胫,[9] 剖贤人之心,[10] 作威杀戮,毒痛四海。[11] 崇信奸回,[12] 放黜师保,[13] 屏弃典刑,[14] 囚奴正士。[15] 郊社不修,[16] 宗庙不享,[17] 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18]

上帝弗顺,祝降时丧。[19] 尔其孜孜,奉予一人,[20] 恭行天罚。[21]

古人有言曰:'抚我则后,[22] 虐我则仇。'[23] 独夫受,洪惟作威,[24] 乃汝世仇。[25]树德务滋,[26] 除恶务本。[27]

肆予小子,诞以尔众士,殄歼乃仇。[28] 尔众士其尚迪果毅,[29] 以登乃辟。[30]

功多有厚赏,[31]不迪有显戮。[32]

呜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临,[33] 光于四方,[34] 显于西土。[35]

惟我有周诞受多方。[36] 予克受,[37] 非予武,[38] 惟朕文考无罪。[39] 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40]

[注释]

①时:日、太阳。厥:将。

②六师:古制,天子六军,大国三军。

③明誓:盟誓。

④众士:众将士。《孔传》:"众士,百夫长以上。"显道:显明的常理。

⑤厥:如。类:雷。《方言》:"类,法也。"彰:光。

⑥狎(匣)侮:轻忽侮慢。五常:五等。《孔疏》:"五常即五典,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行。"

⑦荒:废弃。怠:懈怠,懒怠。弗敬:不重视。

⑧自绝:自己断绝。

⑨斫:确断。涉:徒步涉水。《说文》:"涉,徒行厉水也。"斫朝涉之胫,《孔传》:"纣王受'冬月见朝涉水者,谓其胫耐寒,斫而视之。'"

⑩贤人:指比干。

⑪毒:指纣王的暴虐。痡(扑):伤害。《尔雅·释诂》:"痡,病也。"

⑫崇:推崇。信:宠信。回:坏。

⑬放黜:放逐贬黜。保:辅。

⑭刑:法。

⑮囚:囚禁。奴:为奴隶,侮辱。正士:指箕子。《史记·殷本纪》记载:"纣王: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祥狂为奴,纣之囚之。"

⑯郊:祭天。社:祭地。修:修治。

⑰不享:不祭祀。

⑱奇技:奇异技能。淫巧:过度工巧。奇技淫巧:指纣王的各种荒淫暴虐的行为。悦:取悦。妇人:指妲己。

⑲祝,《孔传》:"断也。"这里的意思是断然。时丧:这丧亡的惩罚。

⑳奉:帮助。《淮南·说林》注:"奉,助也。"

㉑恭:奉。天罚:上天的惩罚。

㉒抚:抚爱。后:君主。

㉓虐:虐待。仇:仇敌。

㉔独夫:孤独一人。指纣王残暴凶狠,众叛亲离。《蔡传》:"独夫,言天命已绝,人心已去,但一独夫耳。"洪:大。惟:通维,维护。

㉕世仇:当世的仇敌。

㉖务:致力。滋:滋长。

㉗本:根本,本源。《蔡传》:"喻纣为众恶之本,在所当去。"

㉘诞:助词。殄歼:灭绝、歼灭。

㉙迪,《尔雅·释诂》:"进也。"果:果敢。毅:坚决,坚毅。果毅,《孔疏》:"言其心不犹豫也。军法以杀敌为上,故劝令果毅成功也。"

㉚登:成就。《尔雅·释诂》:"登,成也。"辟:君。

㉛厚赏:就是重赏。

㉜显戮:明显的惩罚。

㉝若:好像。

㉞光:光辉。

㉟显:显著。显于西土,《蔡传》:"言其德尤著于所发之地也。"

㊱受:爱护。《广雅·释诂》:"受,亲也。"多方,指众诸侯国。

㊲克:胜。

㊳武:勇武。

㊴罪:过失。无罪:没有过失。《孔疏》:"文王无罪于天下,故天佑之,人尽其用。"

㊵良:善。《孔疏》:"言胜非我功,败非父咎,崇孝罪已,以求众心耳。"

[译文]

泰　誓（下）

[何译]

当朝阳升起，武王巡视六师军队，与全军将士盟誓。武王对全军说：

“吁嘻！我西土来的各位君子！

上天运行有明显的道轨，有雷必有电光！

而今那商王纣，狎侮五大天常，荒淫不敬天，已自绝于上天！

他结怨于人民，砍掉来朝涉水者的足脚，剖取贤人的心肝。为了立威专事杀人，毒虐四海。只信任奸坏小人，驱逐了师傅！屏弃典章刑法，把正义之士关押作奴隶。

他对祭天之社不作修缮，祖宗之庙不作献享，却大作奇技淫巧取悦那妖妇妲姬。

上帝厌恶他，已不断降下灾祸。你们要认真小心，辅佐我一人，力行天罚！

古人有言教说：爱我者为我君后。虐我者是我寇仇！那个孤家寡人的纣，只知道作虐威吓人，是你们的大仇敌！

作善德要不断增进，除恶人要拔其根本。

所以小子我率你们全体将士，去歼灭我们的仇敌！你们全体要发扬刚毅，为你们的父兄增光！

功多我会有厚赏，不尽力的就杀他头！

啊呀！我的文王父考也与日月一同在照看我们，明察四方，佑护西土。

现在我周国大受四方拥戴。我们一定会战胜纣，不是我要耀武扬威，而是因为我文王父考曾无辜被虐。如果纣战胜我们，那也不是因为文王父考有罪，而是我这小人太无能！”

[附录]

泰誓(孙氏辑本)

今文《泰誓》已佚,其书名及部分逸文散见于《史记》、《尚书大传》等典籍,特别是《史记·周本纪》引《泰誓》经文颇多,且与古文《泰誓》完全不同。

孙星衍认为《泰誓》:"在伏生二十九篇中",《史记》所载即此篇逸文。因之孙氏以《史记》为底本,又参照《尚书大传》、《诗谱序疏》、《书疏》、《周礼疏》、《汉书律历志》、《汉书谷永传》等所引《泰誓》经文,连缀成文,成此辑本,收在《尚书今文注疏》卷十。

[原文]

唯九年四月,太子发上祭于毕,下至于盟津之上。乃告司马、司徒、司空、诸节:"齐栗,允哉!予无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予小子。

予受先公,必力赏罚,以定厥功,明于先祖之遣。"

遂兴师,师尚父左杖黄钺,右把白旄以誓,号曰:

"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

太子发升于舟,中流,白鱼入于舟中,王跪取,出涘以燎。

群公咸曰:"休(吉)哉!"周公曰:"虽休,勿休。"

既渡,至于五日,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迫),五至以谷俱来。

武王喜,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见此以劝之也,恐恃(失)之志。"

使上附以周公书报诰于王,王动,色变。

遂至盟津,八百诸侯不召自来,不期同时,不谋同辞。皆曰:"帝纣可伐矣。"

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

惟丙午,王逮师。前师乃鼓鼗噪,师乃慆(蹈),前歌后舞,格于上天下地。

十一年十二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曰:"孳孳,无怠。天将有立父母,民之有政(征)有居。"

武王乃作《太誓》,告于众庶:

“今殷王受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弃其王父母弟。

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宗是长,是信是使。

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悦妇人。

故今予发维其行天罚。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译文]

泰誓(孙星衍辑本)

[题解]

以上三篇《泰誓》为古文本。今文之《泰誓》已佚,其篇名及部分佚文散见于《史记》、《书大传》等典籍。

清儒孙星衍以《史记·周本纪》为底本,参引多种古籍所录章句佚文,辑成一篇。可与古文本对照研究。

在所陈述过的伐商理由中,屡次申述其罪之一是惑于妇人,惟妇言是用。反映商国仍是一个母权、舅权浓重的母系社会。其出土重器有"妇好"重器,尊贵如王仪,可证。而周人重父权、父系。故商周之争,亦有文化礼制之争,宗法父权与母权之争的意义。

周文王九年四月,太子姬发上祭毕星之神后,东下至于盟津。召见司马、司徒、司空、诸节等大臣说:

"我警惕战栗,只能如此啊!我很无知,幸赖先祖先父遗下有德之臣来教导我。

我继承列祖列宗,信赏必罚,以成大功,盟誓于先祖之前。"

于是起兵。太师吕尚左手持黄钺,右手握白旄,号令说:

"苍兕苍兕,统领你们的部众,驾起你们的舟舨,逾期未渡者斩!"

于是太子姬发登上舟船,到大河中流,有白鱼跃入舟中,王跪拜取之,上岸后烧之献给上天。

群臣都说:"是吉祥之兆啊!"周公说:"虽然有吉兆,也不能松懈。"

渡过河后,到第五天,有火云流动在上,降临于武王所居之处,变幻成乌鸦,其色为赤,叫声急迫,乌鸦五次衔着谷物飞来。

武王很高兴,诸大夫都很高兴。周公说:"勉励呀勉励呀!上天现此征兆是勉励我们,不让我们松懈斗志。"

于是使节把周公的话报告武王,武王被震动,神色改变。

于是到达盟津,八百诸侯未被招唤而自动前来会师,未约定而同时到达,不用谋

划而同出一辞。都说:“殷帝纣是应该讨伐的。”

但武王说:“你们不知道天命,现在还不可以讨伐”。命令还师西归。

到丙午那天,武王来到军营。所到达之前军都敲鼓欢呼,全军振奋,前歌后舞,声音震天动地。

周文王十一年十二月,大军尽数渡过盟津,诸侯都来会见,武王说:“要小心,不可懈怠。老天将要重立民之父母。民众将得到君主得到安居。”

于是武王发布《太誓》,对众人宣告:

“现在殷王受竟然听信那女人妲姬的话,自绝于上天,毁坏天地人三大王政,背弃疏远同祖之叔伯弟兄。四方犯有重罪而叛逃之人,被他收留而立以氏族,信任和使用。

他抛弃了先祖之雅乐,制作淫靡之乐曲,用以改变和扰乱庄严优雅之神乐,来取悦那个女人。

现在我姬发要恭敬奉行上天的惩罚。各位夫子要努力,我不再说第二遍、第三遍了!”

牧誓

(序)武王戎车三百两,[1] 虎贲三百人,[2] 与受战于牧野,[3] 作《牧誓》。

时甲子昧爽,[4]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5] 乃誓。

王左杖黄钺,[6] 右秉白旄以麾,[7] 曰:

“逖矣,西土之人!”[8]

王曰:

“嗟!我友邦冢君,御事,[9] 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10] 千夫长、百夫长,[11] 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12] 称尔戈,[13] 比尔干,[14] 立尔矛,[15] 予其誓。[16]”

王曰:

“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17] 牝鸡之晨,惟家之索。’[18] 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19] 昏弃厥肆祀弗答,[20] 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21]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22] 是崇是长,[23] 是信是使,[24] 是以为大夫卿士。[25]

俾暴虐于百姓,[26] 以奸宄于商邑。[27] 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28]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29] 乃止齐焉。夫子勖哉![30]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31] 勖哉夫子![32]

尚桓桓如虎[33]、如貔、如熊、如罴,[34] 于商郊弗迓克奔,[35] 以役西土![36]

勖哉夫子!尔所弗勖,[37]其于尔躬有戮!”[38]

[注释]

①戎车:战车。两:同辆。

②虎贲:勇士。

《汉官仪》:“《书》称虎贲三百人,言其猛如虎之奔赴也。”三百人:《史记》作“三千人。”《尚书今古文注疏》:“《司马法》:‘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乐记》:‘虎贲之士说剑’则虎贲即士也。一乘十人,三百两则三千人矣。《孟子·尽心篇》:‘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三百人当三千人之误。”

③受:纣王名。

④甲子:甲子日。昧爽:黎明时刻。《说文》:“昧爽,旦明也。”《礼记·内则》:“昧爽而朝,日出而退。”

⑤商郊:商国都城朝歌的郊外。杜子春说:“五十里为近郊,百里为远郊。”牧野是远郊之内,近郊之外。

⑥杖:拿着。《说文》:“杖,持也。”钺:大斧。

⑦秉,《尔雅·释诂》:“执也。”白旄,马融说:“旄牛尾。”麾:指挥。

⑧逖:达,到达。

⑨冢君:邦国的君主。御事:邦国的治事大臣。

⑩司徒、司马、司空:官名。《孔传》:“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马主兵,司空主土。”

亚旅、师氏:官名。亚旅:上大夫。见《左传》文公十五年注。师氏,中大夫。见《周礼·地官·序官》。

⑪千夫长、百夫长:官名。郑玄说:“千夫长,师帅;百夫长,旅帅。”

⑫庸:与蜀、羌、髳、微、卢、彭、濮是当时周西南方的八个诸侯国,庸在今湖北省房县境内。蜀,在今四川省西部地区。羌,在今甘肃省东南地区。髳,在今甘肃省与四川省的交界地区。微,在今陕西省眉县境内。卢,在今湖北省南彰县境内。彭,在今甘肃省镇原县东。濮,在今湖北省,具体地区,未详。

⑬称:持也,举。尔:你们。戈:古代主要兵器,横刃,木质长柄,可以横击。

⑭比:排列。干:盾牌。

⑮矛:古代主要兵器。直刺:木质长柄。

⑯予:与,一起。誓:立誓。

⑰牝鸡:母鸡。牝鸡无晨:母鸡没有早晨啼叫的。

⑱索:空、尽。惟家之索:就是惟索家,宾语前置。见《尚书易解》。

⑲妇:指妲己。《史记·殷本纪》:“纣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

⑳昏弃:蔑弃。就是轻蔑、轻视的意思。见《经义述闻》。肆:祭名,对祖先的祭祀叫肆。(见《周礼·大祝》郑玄注)。答:问。

㉑迪:周也,问。

㉒逋:逃亡。

㉓崇:长,指尊敬。

㉔信:信任。使:使用。

㉕大夫卿士:官名。

㉖俾:使。

㉗奸宄:犯法作乱。乱在内为奸,乱在外为宄。

㉘发:武王名。

㉙愆:超过。

㉚勖:勉。

㉛伐,郑玄说:“伐谓击刺也。一击一刺曰一伐。始前就敌,六步七步当止齐,正行列。及兵相接,少者四伐,多者五伐,又当止齐,正行列也。”止齐:结束。

㉜夫子,《孔传》:“夫子谓将士。”勖(音序):勉。

㉝尚:副词。表示命令语气。桓桓,郑玄说:“桓桓,威武貌。”

㉞貔:一种猛兽。《说文》:“豹属。”罴:熊的一种。于:往。

㉟迓:王肃作御,《史记》与马融本作迓,古御迓音义相通。迓,马融说:“禁也。”役,《广雅·释诂》:“助也。”

㊱西土:指周国。

㊲所:如果。《经传释词》:“所,犹若也。”

㊳躬:身。戮:杀。

[译文]

牧　誓

[题解]

牧:牧野,地名,在商都朝歌南七十里,属今河南省淇县南。本篇是周武王在牧野与纣王的军队决战前的誓师词,所以篇名《牧誓》。

《诗·大明》:“牧野洋洋,战车煌煌。维师尚父,时维鹰扬。”

1976年3月陕西临潼出土的《利簋》,铭文有“珷征商,隹甲子朝,岁鼎,克昏夙又商。”与《牧誓》所记相符。

《史记·鲁周公世家》:“11年,伐纣。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礼记·祭统》疏引皇氏云:“武王伐纣,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欢乐歌舞以侍卫。”

(序)武王率战车三百辆,虎奔战士三百人,与商纣会战于牧野,作“牧誓”。

这一天是甲子之日的黎明。武王接受全军朝觐于商城郊外的放牧原野,于是誓师。

武王左手持金斧,右手挥动着白色旄牛之尾,说:

“我们到达了,西土而来的各位!”

武王又说:

“来呀,我的友邦诸君和各位执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长、千夫长、百夫长,还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各邦的武士们!擎持起你们的战戈,举起你们的盾牌,竖起你们的长矛,都来听我的誓词!”

武王说:

“古人告诫说:不要让母鸡报晨。母鸡报晨,于家有祟!而现在这商纣却只听信那个女人的话,蔑弃对列祖的祭祀,蔑弃他的各位亲王,连父母所生诸弟都不用,却收留四方犯罪逋逃者,重用为伯长,信任而使用,甚至让他们作了大夫、卿士。

他施暴虐于百姓,任用奸宄于商国。现在我姬发为此而恭行上天对他的刑罚!

今天就要战斗,只再走六步、七步,就要决定一切!武士们,要振作啊!只要作四击、五击、六击、七击,就要决定一切,要奋力啊!

冲上去吧，雄纠纠！个个要像老虎、豹子、猛熊、巨罴！

就在这商国之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我武士的飞奔！让它归属于我们西国的领土！

奋力啊，武士们！谁如果不努力，就会被杀死！”

武　成(甲)

(序)武王伐殷。往伐,归兽。[1]识其政事,作《武成》。[2]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3]越翼日,[4]癸巳,王朝步自周,[5]于征伐商。[6]

厥四月,哉生明,[7]王来自商,至于丰。[8]乃偃武修文,[9]归马于华山之阳,[10]放牛于桃林之野,[11]示天下弗服。[12]

丁未,[13]祀于周庙,[14]邦甸、侯、卫,[15]骏奔走,[16]执豆、笾。[17]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18]

既生魄,[19]庶邦冢君暨百工,[20]受命于周。[21]

王若曰:"呜呼,群后![22]惟先王建邦启土,[23]公刘克笃前烈,[24]至于大王,肇基王迹,[25]王季其勤王家。[26]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勋,诞膺天命,[27]以抚方夏。[28]大邦畏其力,[29]小邦怀其德。[30]

惟九年,大统未集,[31]予小子其承厥志。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32]所过名山大川,[33]曰:'惟有道曾孙周王发,[34]将有大正于商。[35]今商王受无道,暴殄天物,[36]害虐烝民,[37]为天下逋逃主,[38]萃渊薮。[39]

予小子既获仁人,[40]敢祗承上帝,[41]以遏乱略。华夏蛮貊,[42]罔不率俾。[43]

恭天成命,[44]肆予东征,[45]绥厥士女。[46]惟其士女,篚厥玄黄,[47]昭我周王。[48]

天休震动,[49]用附我大邑周。[50]惟尔有神,尚克相予,以济兆民,[51]无作神羞![52]

既戊午,[53]师逾孟津。[54]癸亥,陈于商郊,[55]俟天休命。[56]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57]会于牧野。

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58]以北,血流漂杵。[59]

一戎衣,[60]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旧。[61]释箕子囚,封比干墓,[62]式商容闾。[63]散鹿台之财,[64]发钜桥之粟,[65]大赉于四海,而万姓悦服。[66]

列爵惟五,[67]分土惟三。[68]建官惟贤,[69]位事惟能。[70]重民五教,[71]惟食、丧、祭。[72]惇信明义,[73]崇德报功。[74]垂拱而天下治。"[75]

[注释]

①往伐归兽,《尚书孔传参正》卷三十五引皮锡瑞说:“兽、狩通用……古文序作往伐归兽者,谓往而伐殷,归而巡狩……解者误以为用本字,则往伐归兽近于不辞矣。”

②识:记识。

③旁死魄:魄也作霸,月光。旁,《孔传》:“旁,近也”。指旁死魄,月亮大部分无光。《孔传》以为是一月二日。一说,指阴历每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这一段时间。见王国维《观堂集林·生霸死霸考》。

④越,《经传释词》:“犹‘及’也。”翼日:第二天。

⑤朝,早晨。步,《孔传》:“行也。”自:从。周:镐京。

⑥于:往。

⑦哉:通才,始。哉生明:同哉生魄,月亮开始发光。古代常用作阴历每月二日或三日的代称。

⑧丰:文王时的周都。在今陕西省长安西北沣河以西。丰有周代先王庙。

⑨偃:停止,止息。修:修治。偃武修文:停止武备,修治文德教化。《孔传》:“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不用;行礼射,设庠序,修文教。”

⑩华山:旧说是西岳华山。净若璩说:“《武成》之华山非太华山,乃阳华山。今商州雒南县东北有阳华山,即武王归马之地,与桃林之野南北相望,壤地相接。”

阳:山南曰阳。

⑪桃林:地名,在今河南省。阎若璩说:“桃林塞为今灵宝县西至潼关广围三百里皆是。”

⑫服:使用。

⑬丁未:指四月丁未日。

⑭周庙:周祖庙。祀于周庙,《孔传》:“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

⑮甸、侯、卫:就是甸服、侯服、卫服。周代把王室周围的土地按照距离远近分成六种,称为六服,即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这里举甸、侯、卫以代六服的诸侯。

⑯骏,《尔雅·释诂》:“速也。”

⑰豆笾:豆和笾,祭器。

⑱柴:祭名,烧柴祭天。《礼记·大传》:“柴于上帝。”

望:古代祭祀山川的专名,望而祭之,所以叫做“望”。

大告:达告。

⑲既生魄:魄,也作霸。《汉书·律历志》:“生霸,望也。”《孔传》以为是十五日之后。一说,指从上弦到月望一段时间,月亮已经生魄还没有大明。王国维《观堂集林·生霸死霸考》:“既生霸,谓自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也。”

⑳庶邦:诸国。暨:和,同。百工:百官。

㉑命:政命。《蔡传》:“四方诸侯及百官皆于周受命,盖武王新即位,诸侯百官皆朝见新君。

㉒后:君。群后:指众诸侯。

㉓惟:我。先王:指后稷。《孔疏》:"后稷非王,尊其祖,故称先王。"建邦启土:建立邦国,开启疆土。《孔疏》:"后稷始封于邰,故言建邦启土。"

㉔公刘:后稷的曾孙。笃:厚。烈:业。公刘克笃前烈,指公刘能厚成前人的功业。《史记·周本纪》记载:公刘"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

㉕大王:古公亶父。肇基:开始。《尔雅·释诂》:"基、肇,始也。"肇基王迹,指古公亶父迁居岐山下的周原,积德行义,深得民心,开始王业。《史记·周本纪》称"盖王瑞自太王兴。"

㉖王季:文王之父。勤:勤劳。王家:指王家的事业。

㉗膺:受。

㉘抚:安。方夏:四方中夏。见《孔传》。

㉙大邦畏其力:指大国畏惧文王的威力。

㉚怀:怀念。小邦怀其德:指小国思念文王的美德。

㉛大统:指统一天下的大业。集:成就,成功。

㉜皇天后土:古时天地的合称。《左传·僖公十五年》:"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实闻君之言。"这里指天神地神。

㉝名山:指华山。大川:指黄河。周武王伐商从镐京往朝歌,必然经过华山,渡过黄河。

㉞有道,《孔疏》:"自称有道者,圣人至公,为民除害,以纣无道自己有道,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饰以谦辞也。"曾孙,《礼记·曲礼》说诸侯自称之辞。临祭祀,内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孙某侯某。

㉟正:同政。大政:大事。

㊱天物:指鸟兽草木等各种天然物资。

㊲烝:众多。烝民:指老百姓。

㊳逋:逃亡。逋逃主,《孔传》:"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纣为魁主。"

㊴萃:聚集。渊薮:鱼和兽类聚居的地方。这里比喻天下罪人都归向纣,如同鱼聚于渊,兽聚于薮。

㊵仁人:指太公、周公、召公这些大臣。

㊶祗:致。

㊷华夏:指中原国家。《孔疏》:"《释诂》云:夏,大也。故大国曰夏。华夏谓中国也。"蛮:古代南方各少数民族的泛称。貊: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名。蛮貊:泛指四方的少数民族国家。

㊸俾,《尔雅·释诂》:"从也。"

㊹恭:奉行。成命:定命。指天意灭商。

㊺肆:所以。东征:商在周的东方,伐商是向东征伐,所以叫做东征。

㊻绥:安。士女:古代男女的称呼。

㊼篚:竹筐。这里用作动词。玄黄:指玄黄二色丝帛。

㊽昭:通诏,帮助。《尔雅·释诂》:"诏,助也。"

㊾休:美、善。震动:震动民心。

㊿大邑:大国。

51相:帮助。济:救助。兆:十亿,极言众多。见《书·五子之歌》"予临兆民"《孔传》:兆民,指众百姓。

52无作神羞:作,使也。见《周礼》注。"无作神羞"是说莫使神受到羞辱。

53既:不久。

54逾:渡过。

55陈:通阵,布阵。

56俟:等待。待天休命,《孔传》:"谓夜雨止毕陈。"

57旅,《尔雅·释诂》:"众也。"这里指军队。若林,《孔传》:"如林,言盛多。"

58前徒:指前军。倒戈:倒转戈矛向己方攻击。《史记·周本纪》:"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

59北:败逃。

杵:舂杵。《孔传》:"血流漂舂杵。"

60"一戎衣,即《康诰》之"殪戎殷"。

一:殪也。戎:兵也,见《中庸》注。

61乃:于是。反:恢复。指恢复商国国政。

由:用。旧:指商代旧时的善政。

62封,《孔传》:"益其土。"封比干墓,在比干墓上添土,重修坟墓,以表敬重。

63式:同"轼",车前的横木。《孔疏》:"男子立乘,有所敬则俯而凭式。"这里是礼敬的意思。商容:商代贤人。《史记·殷本纪》:"商容贤者,百姓爱之,纣废之。"闾,《说文》:"旅居里门也。"式商容闾,礼敬商容居里。《孔疏》:"武王过其闾而式之。言此内有贤人,式之礼贤也。"

64鹿台:府库名。《史记·殷本纪》:商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史记集解》引如淳说:"《新序》云鹿台,其大三里,高千尺。"

65钜桥,《史记集解》引服虔说:"钜桥,仓名。许慎曰钜鹿水之大桥也,有漕粟也。"

66赉:赏赉。

67惟:为。五:指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今人对五等爵说有疑问。)

68分土惟三,《孔传》:"列地封国,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为三品。"

69贤:指任用贤才。

70位事:位,理也。能:指选择能人。

71五教: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伦理道德准则。

72惟食、丧、祭,《孔传》:"民以食为命,丧礼笃亲爱,祭祀崇教养,皆圣王所重。"

73惇:厚。明:显明。

74崇:尊崇。报:报答。

75垂拱:垂衣拱手。《孔传》:"言武王所修皆是,所任得人,故垂拱而天下治。"

[译文]

武　　成(甲)

[题解]

武成,武事成功。记叙武王克商成功后的政事。

《史记·周本纪》:"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宝玉。命闳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军。乃罢兵西归。行狩,记政事,作《武成》。"

(序)武王讨伐殷国。前往征伐,归于所守,记其政事,作"武成"。

于一日壬辰,月相半白。于翌日,癸巳,朝晨,周王从周镐京出发,前往伐商。

至四月,新月之日,周王自商归来,到达丰邑。于是收藏武器修治文教,将战马放归于华山之南坡,将征牛放牧于桃林之郊野,示天下不再征用。

丁未日作祀礼于周之祖庙。各邦国的甸、侯、卫长官们急急奔来,献设豆、笾。

三天后,庚戌之日,烧柴祭天,望祭山川,向天地报告武功大成。

月圆之日,诸邦宗君及百工执事,来到周京接受王命。周王言告说:

"啊呀,各位王后!我们先王开辟国土建立城邦,是太公刘开创先祖的伟业,传给太王,于是创建王业之基础。

先王季辛勤地建立了我王族家园。我的父考文王继承其功业,大大光扬天命,而拥有了大夏之邦。使大国畏惧他的威力,小国感怀他的恩德。

为业九年,大统一之政未竟,小子我继承先人之志。我将商国犯下的罪虐,奉告于皇天后土和所经过的名山大川。我曾说:

"我是有道周王的曾孙现在的周王发。我将要大力征伐商。现在那商纣不行天道,暴贪天地万物,残害众民百姓。成为藏匿天下逃亡罪人的魁首,罪恶的深渊。

小子我要和众位仁人,敬奉上帝之命,制止他的乱政。我华夏人和诸方蛮貊各族,无不顺从。

恭奉上天的授命，随同我而东征，去拯救其国的男男女女。

于是，其国的男女们，用筐载着衣食，招迎周王我。天心于是被感动，保佑我伟大的周邦。一切依靠众神，大力助我，拯救了亿万人民，不使神灵蒙羞。

在戊午之日，我大军渡过孟津。癸亥之日，兵阵陈布于商国的郊野，守候上天降命。甲子日的黎明，纣率领他的大军像树林一样密集，与我们会战于牧野。

但是他们不能抵挡我军，前边的士徒反而倒转兵器攻击他们后面的部队，于是大败，血流如河漂起盾牌。

击灭戎殷，天下大定。于是我恢复了商国之政，让它回到先前的德政。我释放了被囚禁的箕子，为比干之墓栽树培土，以车轼迎接商容于大路。散发纣王在鹿台的积财，散发钜桥仓的存粟，赏赐于天下人，于是百姓喜悦安顺！

我立爵五等，分国土为三部。邀请贤人任官，邀请能者任事。我要重视以五德教民，特别注重食物、死亡和祭祀。我要尊明信义，重视德行和还报功臣，垂衣拱手而令天下得到大治。”

武　成

（宋蔡沈辑）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过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孙周王发，将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无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予小子既获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乱略。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惟尔有神，尚克相予以济兆民，无作神羞。"

既戊午，师逾孟津。癸亥，陈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旧。释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闾。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大赉于四海，而万姓悦服。

厥四月，哉生明，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丁未，祀于周庙，邦甸、侯、卫，骏奔走，执豆笾。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王若曰："呜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启土。公刘克笃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惟九年，大统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东征，绥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天休震动，用附我大邑周。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贤，位事惟能。重用五教，惟食丧祭，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

洪　范

(序)武王胜殷,杀受,[1] 立武庚,[2] 以箕子归。[3] 作《洪范》。

惟十有三祀,[4] 王访于箕子。[5] 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6] 相协厥居,[7] 我不知其彝伦攸叙。"[8]

箕子乃方曰:"我闻在昔,鲧陻洪水,[9] 汩陈其五行。[10] 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11] 彝伦斁叙。[12] 鲧则殛死,[13] 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14] 彝伦斁叙。"

初一曰五行,[15] 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16] 次四曰协用五纪,[17] 次五曰建用皇极,[18] 次六曰乂用三德[19],次七曰明用稽疑,[20] 次八曰念用庶征,[21] 次九曰向用五福,[22] 威用六极。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23] 火曰炎上,木曰曲直,[24] 金曰从革,[25] 土爰稼穑。[26] 润下作咸,[27]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28]

二、五事:一曰貌,[29] 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30] 视曰明,听曰聪,[31] 思曰睿。[32] 恭作肃,[33] 从作乂,[34] 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

三、八政:[35] 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

四、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36] 五曰历数。[37]

五、皇极:皇建其有极。[38] 敛时五福,[39] 用敷锡厥庶民,[40] 惟时厥庶民于汝极,[41] 锡汝保极。[42]

凡厥庶民,无有淫朋,[43] 人无有比德,[44] 惟皇作极。

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45] 汝则念之。[46] 不协于极,不罹于咎,[47] 皇则受之。

而康而色,[48] 曰:'予攸好德。'[49] 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其惟皇之极。[50]

无虐茕独,[51] 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52] 而邦其昌。

凡厥正人,[53] 既富方谷,[54] 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55]

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56]

无偏无陂，[57]遵王之义；[58]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59]

无偏无党，王道荡荡；[60]无党无偏，王道平平；[61]无反无侧，王道正直。[62]

会其有极，[63]归其有极。曰皇极之敷言。[64]是彝是训，[65]于帝其训。

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66]

平康，正直。[67]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68]。沈潜刚克；高明柔克。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69]

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

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70]

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71]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72]曰克，[73]曰贞，[74]曰悔，[75]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76]

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77]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

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

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

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78]作外凶。[79]

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八、庶征：曰雨，曰旸，[80]曰燠，[81]曰寒，曰风。

曰时(征)：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庑。[82]

一极备，[83]凶；一极无，凶。[84]

曰"休"征：曰肃，时雨若[85]；曰乂，时旸若；曰哲，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

曰"咎"征：曰狂，[86]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豫，[87]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88]恒风若。

曰王省惟岁，[89]卿士惟月，师尹惟日。

岁月日时无易，[90]百谷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谷用不成，

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91]家用不宁。

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92] 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93] 月之从星，则以风雨。[94]

九、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95] 六极：[96] 一曰凶、短、折，[97] 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98] 六曰弱。[99]

［注释］

①受：殷纣王的名。

②武庚：一名禄父，殷纣王的儿子。

③箕子：殷纣王的叔父。马融说："箕，国名也。子，爵也。"

④有：通"又"。祀：年。十有三祀，指周文王建国后的第十三年，周武王灭商后的第二年。

⑤王：周武王。访：咨询。《尔雅·释诂》："访，谋也。"

⑥阴，马融说："覆也。"《释名》："荫也。"骘（至），《史记》作"定"。阴骘：就是荫覆安定，等于说保护。

⑦相：使。（见《吕览·诚廉篇》高诱注）。协：和。厥：其。

⑧彝伦：常理。攸，《经传释词》："犹，'所以'也。"叙：次序。

⑨鲧：夏禹父亲。陻：掩。

⑩汩：乱。陈：列。行：用。五行：旧说皆云"指五种被人利用的物质水、火、木、金、土。"似是而实谬。

五行本指五气之运行，又称"五运。"郑玄《月令》注云："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次也……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为后。"

上古历法以五行气为纪，水气行，春季也，多雨。火气行，夏季也，暑热。木气行，盛夏（古称'长夏'）也，草木盛。金气行，秋季也，物枯黄。土气行，冬季也，草木不生，见土也。《尚书大传》："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

⑪畀：给予。洪：大。范：法。畴：种类。九畴：就是下文初一至次九的九类治国大法。

⑫斁：失败坏。

⑬殛：诛。

⑭锡：通"赐"，给予。

⑮初一：等于说第一。

⑯次：第。敬：谨。五事：五件事。农：努力。《广雅·释诂》："农，勉也。"八政：八种政事官员，此处代指八种政务。详见下文。

⑰协：合。纪，《广雅·释诂》："识也。"五纪：五种记时方法。

⑱建:建立。皇:君王。极:法则。皇极,《尚书大传》作王极。朱熹说:“皇者,君之称;极者,至极之义,标准之名也。”

⑲乂:治。治民,《孔传》:“治民必用刚、柔、正直之三德。”

⑳稽:考察,当读为卟,《说文》:“卟,卜以问疑也,读与稽同。”

㉑念:经常思虑。《说文》:“念,常思也。”庶:众。征:征兆。

㉒向:读为皀,劝勉。《汉书·谷永传》:“永对曰:经曰皀用五福,畏用六极。”用皀不用嚮(向)。

㉓润:润湿。

㉔曲直:可曲可直。

㉕从:顺从。革:变革之谓改变形状。

㉖爰:《史记》作“曰”,以也。稼穑:播种和收获。土爰稼穑:土以稼穑。

㉗润下:指水。“炎上”、“曲直”、“从革”同例。作:产生。《诗·周颂·天作》:“天作高山,大王荒之。”《毛传》:“作,生也。”

㉘稼穑:指五谷。

㉙貌:容貌。

㉚《汉书·五行志》:“注:言正曰从。”

㉛《楚辞·涉江》王逸注:“远听曰聪。”

㉜睿:通达。

㉝作:则,就。肃:敬。

㉞《孔疏》:“貌能恭则心肃敬也,言可从则政必治也,视能明则所见照晰也,听能聪则所谋必当也,思通微则事无不通乃成圣也。”

㉟八政:八种政务。郑玄说:“食,谓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货,掌金帛之官,若《周礼》司货贿者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司寇,掌诘盗贼之官。宾,掌诸侯朝觐之官,《周礼》大行人是也。师,掌军旅之官,若司马也。”

㊱星辰:星指二十八宿,辰指十二辰。《孔传》:“二十八宿迭见以叙节气,十二辰以纪日月所会。”

㊲历数:指太阳月亮运行经历的周天度数。周天 365 厘度,太阳每天行一度,月亮每天行 13 厘度,一年按照 12 个月计算,就有余日。计算太阳、月亮运行的周天度数,可以定闰月。定闰月就可以调和四季。《尧典》:“以闰月定四时成岁。”

㊳建:立。建立君权。

㊴敛:采取。时:这。五福:或指下文第九条所说的寿、富、康宁、攸(有)好德、考(老)终命五种幸福。

㊵敷:普遍。锡:施予。

㊶于,《尚书易解》:"《方言》:大也;犹言重视。"

㊷锡:赐,献。保:保持、保有。

㊸淫朋:淫,妖也。朋:类也,邪党。

㊹人:百官。比德,《蔡传》:"私相比附也。"德:行为。

㊺猷:谋。为:作为。守:操守。

㊻念,《说文》:"常思也。"

㊼罹:陷入。咎:罪恶。

㊽而:连词。两个"而"连接两个形容词,表并列关系。康:安,和悦。色:湿润。(见《诗·泮水》"载色载笑"传。)

㊾攸,《尚书易解》:"攸,与由通,遵行之意。"

㊿斯,《经传释词》:"犹乃也。"惟,思。

51茕孤:茕独,泛指鳏寡孤独,无依无靠的人。

52羞,《尔雅·释诂》:"进也。"犹言说贡献。使羞其行:等于说让他们施展才能。

53正人:指官员。《尚书今古文注疏》:"正人谓在位之正长。"

54方:经常。义见《礼记·檀弓》郑注。谷:禄位。

55辜:责怪。时人斯其辜:这些人将责怪您了。

56作,焦循说:"《周礼·司士》注:作谓使之也。"用,《说文》:"可施行也。"咎,《广雅·释诂》:"恶也。"政。

57无:通"勿",不要。下同。

58陂(坡):不正。后来写作"颇"。

59义:仪,法。

60有:或。《吕览》、《韩非》引"有"皆作"或"。好(浩),马融说:"私好也。"

61荡荡:宽广。

62平平:平易。

63无反无侧,马融说:"反,反道也;侧,倾侧也。"

会:聚合。犹今言团结。

64敷:陈述。极之敷言:极所陈述之言。《洪范》皇极,俞樾读为大中,至确。"极,中也。"极:键,中轴也。

65彝:《史记》作夷,谓陈列宣扬。训:教训。

66克,《尔雅·释诂》:"胜也。"刚克:过分刚强。柔克:过分柔顺。刚克、柔克:是说性情过刚或过柔。

67平康:中正平和。

⑱友:亲近。燮:和顺。

⑲玉食,与融说:“美食。”

⑳僭:越轨。忒:作恶。僭忒:越轨作恶,等于说犯上作乱。

㉑卜筮:龟占曰卜,蓍占曰筮。

㉒驿:古文作圛。《说文》:“《尚书》曰圛。圛,升云半有半无。读若驿。”

㉓克,郑玄说:“如气之色相违也。”见《史记集解》。

㉔贞:内卦。

㉕悔:外卦。

㉖衍:推演。忒:变化。

㉗逢:兴旺。马融说:“大也。”子孙其逢,王引之说:“犹言其后必大耳。”

㉘内:国内。下句“外”,指国外。

㉙作:举事。

㉚旸,《说文》:“日出也。”与雨对言,相对而言,意即晴天。

㉛燠,《说文》:“热在中也。”同寒相言,即温暖。

㉜蕃:茂盛。庑:通“芜”,草长得丰盛。

㉝一:指雨、旸、燠、寒、风五者之一。极备:过多。

㉞凶:荒年。

㉟若:象。

㊱狂:傲慢。

㊲豫:逸乐。

㊳蒙:昏暗。

㊴省:视察治理政事。

㊵岁月日:岁包括四时和月日,内容很广。月统属于岁。日统属于岁与月。这是正常状态。易:改变,岁月日时无易,《尚书易解》:“喻君臣各顺其常。”

㊶用:因。

俊民:有才能的人。章:显明。义即表彰提拔。这个意义后来写作“彰”。

㊷星有好风,马融说:“箕星好风,毕星好雨。”

㊸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郭嵩焘《史记札记》:“冬夏者,天之所以成岁功也,而日月之行循乎黄道以佐成岁功。比喻臣奉君命而布之民。”

㊹以:用。月之从星,则以风雨,《史记札记》“月入箕则风,入毕则雨,风雨者,天之所以发生万物也。而月从星之好以施行之。”

㊺考:老。考终命:老而善终。

⑯公极:极者。殛:灾也。

⑰凶、短、折:均指早死。郑玄说:"未龀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意思是说,还未到换牙齿的时候就死了叫做"凶",还未到二十岁成年的时候就死了叫做"短",还未结婚就死了叫做"折"。

⑱恶:邪恶。《尚书易解》:"恶,指善恶之恶,攸好德之反,谓为奸宄,不遵循好德也。"

⑲弱,郑玄说:"愚懦不壮毅曰弱。"

[译文]

洪　范

[题解]

洪:宏,大也。范:法也。“洪范”即大法。(此义千古所未发,余首得之。)

周灭殷后,周武王向箕子询问治国方略,箕子依据《洛书》,详细阐述了九种大法,史官记录了他的话,写成《洪范》。

《洪范》是《尚书》的重要篇目,是研究上古政治、哲学和文化的重要文献。根据《书序》,本篇作于周武王时。

《尚书大传》:“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武王因具朝而问‘鸿范’。殷亡后,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据《竹书纪年》,“武王十六年,箕子来朝”。此言十三年,武王克商之后第十三年,武王已不在位矣。

《史记·宋世家》记:箕子朝周,过殷虚,城坏生黍。乃作“麦秀”之诗。

《周本纪》则曰:“武王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则先后有二次问也。此篇当为前问。

[何译]

(序)周武王战胜殷国,杀死商纣,立武庚为新王,带箕子同归于周。于是而作《洪范》。

我王十三年,武王拜访箕子。武王对他说:

啊呀!箕子,上天关怀着下方人民。怎样才能和睦共处,我还不知道此中的伦理和头绪。箕子下拜说:

“我曾听说在古代,鲧不懂五行之性。尧帝因此震怒,因此不授予他‘洪范’和‘九策’。致使他丧败伦理。结果鲧被杀死,大禹取代而兴起。于是帝尧乃赐予大禹洪范及九策,伦理才得以有秩序。

第一筹策是关于五行。第二筹策是关于敬持五事。第三筹策是关于慎用八政。第四筹策是关于和谐运用五纪。第五筹策是关于建立皇极。第六筹策是关于运用“三德”。第七筹策是关于明哲而清除疑虑。第八筹策是关于验察各种征兆。第九筹策是关于享用五福和小心危害人的“六殛”。

第一大筹策是善于利用五行。

五行一是水，二是火，三是木，四是金，五是土。[①]水性湿润向下。火性炎热向上。木性能曲能直。金性可以削割。土性可以种植庄稼。

水湿润向下其味涩咸。火炎热向上其味焦苦。木能曲能直，其味酸。金利割者，其味辛。而稼谷，其味甘甜。

第二大筹策是善用五事。

一是注重外貌，二是注重言说，三是注重察视，四是注重辨听，五是注重思考。

外貌要恭敬，言说要顺从人心。察视要明亮，听觉要聪慧，思考要深刻。貌恭使人敬。顺从人心才能安治，明辩产生智慧，聪明产生谋略，思维宽广深刻才能成为圣人。

第三大筹策是关于八大政事：一是采食，二是货流，三是祭祀，四是工程，五是治理田土，六是治理寇盗，七是外交礼宾，八是用兵军事。

第四大筹策是关于五种纪时：一纪是据岁星的运行，二纪是据月亮的运行，三纪是据太阳的运行，四纪是据星辰的运行，五纪据历算。

第五大筹策是关于建立皇极。

君王必须设立准则。掌握五福，用以赏赐众民。如是则众民才会以你为中心，奉献于你保护于你。

要防范你的众民！不要让他们结成朋党，不要让他们暗藏私心，而唯一地以君王为中心。

要防范你的众民！他们都有计谋、有作为、有私守。你要小心！如果他们不服从中央，不服从管教，君王就要管教他们。

要节制享乐，节制好色。要告诉人民说：我只爱好美德。你要赐有德行者以奖掖。展示这种德人，让他们成为代表君王的榜样。

不要虐待孤独者，而畏妒高明者。让人们施展其才能作为，让他们发展，这样邦国才会得到昌盛！

要防止那些为官长者。如果他们只顾自己富裕，你就无法支配他们！只要有人比你还富，这种人就是罪人！

这种人没有善德，即使赏赐他幸福，他也会对你作出罪孽！

---

①“五行”五德，即五气运行，故《素问》记之曰“五运。”与阴阳理论相结合，是上古中国人解释宇宙周行四季循环的理论。五行说起源于五季历法。水季，即雨季。火季即夏季。木季即种植之季。金季即收割之季，土季即冬季。古五季说今存于《管子》。《史记·历书》：“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亦表明黄帝“建立五行”是与“定星历”有关。

不要偏不要歪，要遵循君王的礼仪。不需要做得更好，只要遵循君王之道。不可能做得不好，只要严守君王之路。

不要有偏私，不要结私党，君王之道必须宽阔坦荡。不要结私党不要有偏私，君王之道才能平顺。不要反复不要曲折，君王之道应当正直。

环绕于中极，归返于中极，依据中极而发布言论。是准则是教训，都要以上帝为遵循。要防范那些众民，如果君王没有发言就自作主张而行动，这是盗取天子的光明。只有天子才是民众的父母，也是天下的君王！

第六大筹策是关于三德。一德是正直，二德是刚强，三德是柔韧。

保持平静，正直。强大但不要一味倔强，还要善用柔韧。潜藏刚强，发扬柔韧。

尤其要避免大享其福，尤其要避免炫耀威风，尤其要避免美食纵欲。不要让臣下贪于享福、显威、美食，这会危害你的家族，危害你的邦国！人好此则会偏邪，民众好之则会邪恶！

第七筹策是关于决疑、择吉。首先要选立善于卜筮之人，而命令他进行卜筮：是否下雨，是否天晴，是否有雾蒙，是否可以旅行，是否可以克敌，是否正顺，是否有反变，一共七项。前五种是龟象，后二种是卦象，推演变易。

选立筮人做卜筮，要使用三个人，而听从其中两个人的占言。如果你有重大的疑问，首先要在你自心中思谋，然后与你的卿士们谋议，然后再与卜筮为谋。

如果你认为可以从事，龟卜认为可从，占筮认为可从，卿士也认为可从，众民也认为可从，这叫"大统一"。你身体会康健，子孙会旺盛。大吉！

如果你认为可以从事，龟卜认为可从，卜筮认为可从，卿士们却反对，众民反对，那么做其事吧，也会吉祥！

如果卿士们想做，龟卜认为可从，占筮认为可从，只有你反对，众民反对，那么做其事吧，吉祥！

如果众民们想做，龟卜认为可从，占筮认为可从，而你反对，卿士们也反对，那么做其事吧，也吉祥！

如果你想做，龟卜认为可从，占筮反对，卿士反对，庶民也反对；那么如果是你的家事则吉，国事则凶。

如果龟、卜、占筮都反对，那么守静则吉，事则凶。

第八筹策是关于各种征兆。就是关于雨，关于旸，关于炎热，关于寒冷，关于刮风。这五兆按时而来，各顺其序，则草木繁茂。如果其中某一种盛大，另一种缺少，则会发生凶荒。

以下是喜兆。君政严肃，则雨会顺时而来。君政安宜，则晴朗顺时而来。君政明

哲，则天候不会过热。君政有远谋，则天候不会过冷。君政圣明，则和风会顺时而至。

以下叫作恶兆：君政狂野，则雨下不止。君政僭位，则大旱不止。君政安豫，则天气炎热不止。君政急苦，则天气寒冷不止。君政昏蒙，则大风不止。

要注意：君王应当每岁巡视国家，卿士要每月出巡，师尹要每日出巡。

如果岁月日时不乱，则百谷大成，收获丰大。众民日用充足，家国安康。

如果岁月日时紊乱，则百谷种不成，没有收获，众民日用缺少，国家就不得安宁。

庶民的征兆是星象。星会预兆好风，星会预兆好雨。由于日月运行，造成冬和夏。月亮伴从星相，预兆着风和雨。

第九筹策是关于五福：一是寿，二是富，三是康宁，四是大好之德，五是长寿之命。

还要注意六种灾咎：一是关于凶死、短命、夭折，二是关于疾病，三是关于忧愁，四是关于贫穷，五是关于邪恶，六是关于衰弱。”

[附录]

关于《尚书》的源流

1

秦始皇用李斯议禁止借古非今，又用老子之道行愚民之策，焚书，严禁民间私藏《诗》、《书》、百家语，但秦博士官职掌的国家图书仍在。

汉初沿用秦律，读书仍遭禁。

汉惠帝时“除挟书律”，文、景、武帝搜讨民间藏书，秦际遭禁的《诗》、《书》、百家语在民间大量出现。

文帝时，济南伏生是秦的博士，专治《尚书》，年逾九十，无法再应征来京师。太常寺派人前往学习。

伏生名胜，秦始皇焚书，伏生抱着简册回了老家，将它们藏在壁中。等战乱过去后，他找出了当初藏起来的简册，就在齐鲁之地教书。这样山东地方就有了好些讲《尚书》的学者。伏生重新找回他的《尚书》，不幸发现其中有几十篇亡佚了，拼凑残简所得共是28篇。

晁错去学《尚书》，根据《汉书·儒林》注引卫宏《书古文训旨·序》的说法，伏生其时已“老不能言，言不可晓也”，于是伏生就让自己的女儿，“传言教晁错”。晁错是颍川人，听齐方言有困难。十之二三是听不懂的，只是“以其意属读而已”。

晁错把学习抄录下来的《尚书》交到了汉王朝，入藏秘府，这就是《尚书》传本中的中秘本，共28篇，这是今文本尚书。

欧阳、夏侯，武帝时被立于学官，三家今文本《尚书》也略有不同。

东汉灵帝熹平年间，为统一今文学各家经文文字的分歧，在洛阳太学立石经。《尚书》用欧阳本，大小夏侯两家的异文刻在校记里。此石经《尚书》现仅约有千字之存。

2

汉惠帝除秦挟书律后，民间献书踊跃，一些用战国六国文字书写的经书文本重

新被发现,这些用战国文字写的经书文本称为古文经。

汉武帝兴儒,所重用乃今文经学。西汉鲁恭王刘馀,坏孔宅,得古文《尚书》。向武帝献古文经书,"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见。"(《论衡·正说》)

古文经在西汉没有取得官方学术的地位。西汉末年,刘歆随其父刘向整理国家图书,认为古文经的价值更高,于是就提出立古文经于学官。

今古文字之争表面上只是由于文献的版本不同。但实际上,两派学者在对文献的评价、诠释和研究方法上也都有着很大的分歧,其背后映现着西汉时代关于统治思想和政策方向的斗争。这是造成今古文之间长期争论的根本原因。

大体看,今文学派偏重于为政治服务,以六经为孔子政治思想所托,好阐发治国安邦的大道理;古文学派是儒学的原教旨主义,追溯德教于周公及周礼,也更偏重于文献学训诂学的研究。

刘歆《移太常博士书》说古文经有《逸礼》39篇、《书》16篇。《汉书·艺文志》说有《尚书》、《礼记》、《论语》、《孝经》。《说文解字叙》说有《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这就是古文经。这次发现的书也被称为孔壁书。

3

《尚书》最早的古文本在西汉出现,此即孔子后裔孔安国家藏本。根据《史记·儒林传》,伏生的孙子不能传《尚书》。而鲁周霸、孔安国、洛阳贾嘉则颇善《尚书》。孔安国家藏《古文尚书》,比28篇的今文《尚书》多出十几篇,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大概就是用今文来定章句。后来司马迁也从孔安国学《尚书》。

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广收民间逸书。

"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祖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根据《隋书·经籍志》,有一个姓李的人向河间献王献了《周官》(即《周礼》)。

刘歆《移太常博士书》说,鲁恭王献的《尚书》,比今文本多出16篇。

王充《论衡·正说》云: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尚书序》正义还引汉献帝黄门侍郎房宏等说,河内女子得到的《尚书》一篇是《泰誓》。

根据《尚书序》正义引刘向《别录》,汉武帝末年,民间也有人曾经在墙壁内得到《泰誓》并上献。

《泰誓》的出现,使伏生28篇补成了29篇。《史记》、《汉书》的《儒林传》都说今文《尚书》29篇。

4

汉成帝时,东莱有个名叫张霸的人将29篇折成了百篇,并将各篇的序言合编成两篇,称"百两"篇。

东汉时,又出了另一个古文《尚书》的本子,杜林漆书本。据《后汉书》本传,这个本子是杜林在西州得到的,共1卷,后来卫宏、徐巡、贾逵、马融、卢植、郑玄都为之作过传注。杜林本内容只有今文的29篇,还是没有孔壁多出的16篇。

5

西晋永嘉之乱后,古文《尚书》的各种版本全都亡佚了。

东晋时豫章内史梅颐[①]向朝廷献《尚书》,其它乃用"隶古定"录写。

由于梅氏传本古文《尚书》经文完整、注解详明,它受到人们的重视。

唐初,唐太宗命孔颖达主持对《易》、《书》、《诗》、《礼记》、《春秋左氏》五部经典的全部训义作总整理,这样就有了170卷的《五经正义》。唐高宗时诏令"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

《五经正义》中的《尚书正义》所用正是梅氏传本《尚书》。唐天宝年间又命卫苞用楷书改写成"通行文字本",其中也有写错之处。唐开成年间这种通行楷字本刻在开成石经中,成为以后一切版刻本之祖。旧之传本即逐渐亡佚。

6

梅颐本《尚书》的由来,王鸣盛说是来自王肃、皇甫谧,实际是来自晋代的一位经师郑冲。

影宋刊本《太平御览》卷609引《尚书正义》说古文《尚书》,"至魏、晋之际,荥阳郑冲私於人间得而传之,独未施行。东晋汝南梅颐奏上,始列於学官,此则古文也。"

---

①《经典释文》作"梅颐"或"枚颐",字仲真。东晋时确有豫章太守梅颐字仲真,《世说新语·方正》曾提及此人。

《晋书·皇甫谧传》云："晋太保公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愉，愉字休预；预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谧之外弟也；季授城阳臧曹字彦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赜字仲真，又为豫章内史。遂于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

郑冲得到了古本《尚书》后，其传承谱系是：郑冲传苏愉，苏愉传梁柳，梁柳传臧曹，臧曹传梅颐。梁柳是皇甫谧的外弟，故皇甫谧也得是书。

孔颖达《尚书正义序》说："晋世皇甫谧独得其书，载于《帝纪》(帝王世纪)。"

因此郑冲才是晋代复出之古文《尚书》的真正始传者。郑冲是魏晋的经学大师，也是魏晋之际很关键的政治人物，是晋初政策礼法的制定者。本文据刘起于著《尚书学史》。实际正是他复兴了当时已失传的《尚书》之学。

参考书目

(汉)孔安国	《尚书孔氏传》	《尚书大传》
(唐)孔颖达	《尚书正义》	
(宋)蔡 沈	《书经集传》	
(清)胡 渭	《禹贡锥指》	
(清)段玉裁	《古文尚书撰异》	
(清)江 声	《尚书集注音疏》	《皇清经解》本
(清)阎若璩	《尚书古文疏证》	
(清)孙星衍	《尚书今古文注疏》30 卷,	中华书局 1986 版
(清)王先谦	《尚书孔传参正》	
(清)阮 元	《尚书注疏校勘记》	
(清)俞 樾	《尚书平议》	
(清)皮锡瑞	《经学通论》,《经学历史》	
曾运乾	《尚书正读》	中华书局 1964
周秉钧	《尚书易解》	岳麓书社 1985
陈梦家	《尚书通论》	中华书局 1985
蒋善国	《尚书综述》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李 民、王 健	《尚书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王世舜	《尚书译注》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屈万里	《尚书今注今译》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9
江灏、钱宗武	《今古文尚书全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0
顾宝田、洪泽湖	《尚书译注》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6
周秉钧	《尚书易解》	岳麓书社 1984
章树帜	《禹贡新解》	农业出版社 1963
刘起钎	《尚书学史》	中华书局 1989
司马迁	《史记》	
丁福保	《说文解字诂林》	
王念孙	《广雅疏证》	
郝懿行	《尔雅义疏》	

杨树达	《词诠》	
司马光	《类篇》	
杨 雄	《方言》	
刘 熙	《释名》	
顾炎武	《日知录》	
黄 生	《义府·字诂》	
王引之	《经义述闻》	
钱大昕	《十驾斋养新录》	
徐 鼒	《读书杂释》	
宋翔凤	《过庭录》	
俞 樾	《茶香室丛钞》	
王国维	《王国维遗书》	
黄 侃	《尔雅音训》	
陆宗达	《训诂简论》	北京出版社
陆宗达 王宁	《训诂与训诂学》	山西教育出版社
徐 复	《徐复语言文学丛稿》	江苏古籍出版社
魏建功	《古音系研究》	中华书局
	《沈兼士学术论文集》	中华书局
杜正胜	《周代城邦》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许倬云	《西周史》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刘季高	《斗室文史杂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顾颉刚	《古史论文集》	中华书局
顾颉刚	《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	中华书局
陈梦家	《尚书通论》	
杨树达	《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	
	《积微居小学述林》	
古本	《逸周书》	
	《竹书纪年》	
	《左传集解》	

何新著作年表

书名	出版社	年代
培根论人生(第一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诸神的起源(第一版)	三联书店	1985
人生论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新探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何新集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注:收入开放丛书·中青年学者文库,本文库何新任主编)		
人性的探索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中外文化知识辞典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中国文化史新论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龙:神话与真相(第一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谈龙	香港中华书局	1989
Democracy And Socialism Form	NEW STAR	
the Eyes of A chinese Scholar	PUBLISHERS1990	
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		
——何新与西方记者谈话录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东方的复兴(第一卷)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	1991
东方的复兴(第二卷)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2
反思与挑战	台湾时代风云出版社	1991
巨谜的揭破	台湾时代风云出版社	1991
爱情与英雄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何新政治经济论文集(白皮书,内部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论何新(内部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何新政治经济论文集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5
何新画集	亚洲画廊	1992

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上·下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
培根人生随笔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6
为中国声辨	山东友谊出版社	1997
危机与反思(上·下卷)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7
诸神的起源(新版)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7
致中南海密札	香港·明镜出版社	1997
《新战略论·何新战略思想库》(三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孤独与挑战(第一卷)	山东友谊出版社	1998
诸神的起源(日文版)后滕典夫译	日本东京树花舍	1998
(韩文版)洪熹译	韩国东文堂	1990
中华的复兴(韩文版)		1999
龙:神话与真相(第二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大易通解	澳门出版社	2000
大易新解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思考(第一卷)	时事出版社	2001
思考(第二卷)	时事出版社	2001
艺术分析与美学思辨	时事出版社	2001
何新古经新解(七卷)	时事出版社	2001
培根人生论	国际友谊出版社	2002
培根人生论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美学分析	中国民族摄影出版社	2002
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	时事出版社	2002
世界战略形势的最新观察	时事出版社	2002
论政治国家主义	时事出版社	2003
圣与雄	时事出版社	2003
何新集(第二版)	时事出版社	2003
风·华夏上古情诗	时事出版社	2003
孔子论人生·论语新解	时事出版社	2003
培根人生论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4
谈龙说风	时事出版社	2004
泛演化逻辑引论	时事出版社	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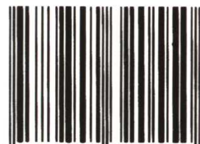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王基建
选题策划：骆彦卿
封面设计：李鸿飞 春晓伟业・朱晓峰

尚书新解

大政宪典

何新国学经典新解系列



ISBN 978-7-80232-055-0

（全套15册）定价：680.00元